FOR USE IN
LIBRARY
ONLY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3066 0674

明治四十四年三月九日印刷
明治四十四年三月十二日發行
明治四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再版發行
明治四十四年三月二十日三版發行
明治四十四年四月二十日四版發行
明治四十四年四月三十日五版發行
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六版發行
大正二年八月十日七版發行
大正三年六月十一日八版發行

著作權所有

評者　三島毅

編輯者　東京市神田區裏神保町九番地
合資會社冨山房編輯部

發行者　合資會社冨山房社長
坂木嘉治馬

印刷者　東京市牛込區榎町七番地
渡邊八太郎

印刷所　東京市牛込區榎町七番地
日清印刷株式會社

發兌元（明治廿九年六月設立）
東京神田裏神保町　合資會社　冨山房
電話本局一〇三六、四一三〇、四四四二番
振替貯金東京五〇一番

（漢文大系第四卷奥付）
正價金貳圓五拾錢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三十終

（漢文大系第四卷總紙數六百九十四頁）

日扳仲——日日ニ仲永ヲ引連レテ邑人ノ家ヲ廻リ歩少キシモ學業ヲ修メシメズ。
明道ハ仁宗ノ年號。
舅ハ母方ノ叔父。

泯然衆人トハ、聲名泯滅シテ、碌碌タル凡人トナルナリ。
通悟ハ事ニ敏キコトナリ。
受之天ハ天才ヲ云フ。
卒之爲——竟畢其ノ衆人トナリタルハ、人ヨリ受クベキ學問ガ至ラザル故ナリ、彼ノ仲永ハ天受ノ通悟ヲ以テ賢レルモ、學問ヲ受ケザル故ニ衆人ト爲リ了ル、サレバ今天受モナキ衆人ガ、更ニ人ヨリ學問ヲ受ケザレバ、衆人タルベキコトモ亦難カラン。

母收族爲意。傳一鄕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第一小段敍五歳作詩。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第二小段敍其父環謁邑人。不使學。余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第三小段敍旣長爲凡人。○以上第一大段敍仲永天受至。而人受不至。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村人遠矣。卒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衆人。」第一小段傷仲永恃天不恃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已耶。」第二小段推開戒無天受人受者。○題外意卻重。妙亦在此。○以上第二大段論不可無人受。戒後人。

庶乎ハ古人ニ庶キチイフ。
異物ハ肉體チ云フ。
箕山之―許由天下チ辭シテ潁水ノ陽、箕山ノ下ニ潁ストアリ、公ハ晩年潁ニ退老シタルヨリ云フ。
歔欷ハすすりなきナリ。
瞻依トハ尊敬依頼スルコト。
盛衰興廢之理卽チ死生ノ理ナリ。
隷耕トハ家世世農業ニ屬隷シ、卽水呑百姓ナリ。

又庶乎。英瑰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

以上第三段言公氣節。○英瑰靈氣云云主意歸宿。○公死而不死。應首段又何悲。○箕潁自氣節來。

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遊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以上第四段述悲悼之意。反應首段。歸到追祭之意。

傷仲永

主意　言人不宜恃天。宜恃人。

金谿民方仲永。世隷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卽書詩四句。幷自爲其名。其詩以養父

夫事有——夫事ハ人力ニテ致スベキモノアルモ、尙ホ之ヲ期スルコト難シ、況ヤ天理ノ深與ナル、焉ンゾ推測スベケンヤ。

豪健俊偉トハ、力强ク衆ニスグレタルコト。怪巧瑰琦トハ、奇巧ニシテ立派ナルコトヲ云フ。

崎嶇ハ路ノ險難ナルヲ云フ。

迍邅トハ進ム能ハザル貌。

流離トハ落魄スルコト。

果敢ハ決斷ノヨキコト。

從容指——ユツタリト彼ヲ指シ此ヲ顧ミ、直ニ大計ヲ定メ、謂フ是レ千載ノ一遇ナリト。

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伏○以上第一段。言公有文章氣節。其死不足悲。

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一句呼起後段。○以上第二段。言公文章。

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迍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

ニ近ヅカズ。
委蛇ハユッタリスルコト。
黼我典常ハ我ガ常道ヲ治ムルナリ。
彼闒不遂ハ彼ノ小人等ガ公ヲ壅塞セントセシニ、遂ニ行ハレザルナリ。
身屯ハ身體ノナヤムコト。
耇老トハ年ノ老ユルコトヲ云フ。
肆其經――十分ニ其政事ヲ行ハセバ、其功ハ孰モ及ブ能ハザラン。
傲訐以容トハ傲慢ニシテマタ人ノ陰私ヲ訐ク如キ人ヲモ容ルルヲ云フ。
敝絺惡粟トハ、ヤブレタル絺ヲマトヒ粗惡ノ粟ヲ食ムコト。
鍥ハ刻ナリ、キザムナリ。
孰埋於――孰カ此碑ヲ深キニ埋メ、又孰カ其銘ヲ刻ミ、其傳ヲ詳カニシテ永ク法トスルゾ。
承凶萬――凶訃ヲ遠キ萬里ノ地ニ聞キ、往キ弔フ能ハズ、徒ニ涕哭シテ文ヲ作リ之ヲ祭ルト、醪羞ハ酒饌ナリ。

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以上七段敍復出不得志。自公之貴。廄庫逾空。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於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敝絺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以上第八段括敍逸事。孰堙於深。孰鍥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碩人云云收起手一世之師。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贊醪羞』以上第九段敍碑銘及已遙祭。

祭歐陽文忠公文

主意　言公有文章氣節。死而不死。○一韻到底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溟。又安可得而推。』起手一節謂死生難測。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

呂夷。
簡ノ家ニハ萬人皆伺候セリ、公ハ然ラズシテ獨其私ヲ正サントセシニ用ヒラレズ。失職シテ饒州知タリ、天下ノ士皆爭ウテ公ヲ引キ留メントセリ。
風俗之——世俗ノ衰ヘタル時ニハ、正道ニ驚キ畏レ、邪道ヲ喜ブモノナリ。蹇蹇不遇ナル出仕ノ初ニハ人其所爲ヲ疑ヒ、其不幸ヲ悲シミシが、公ハ己ノ志ヲ力行シテ翻サズ、故ニ公ヲ慕フ者モ共ニ奮起シテ儒先ノ大雄モ節美ヲ以テ相侑ブニ至ル。
如灑河——河江ノ水ヲ尋尺ノ地ニ灌グが如シ。
戎孽猘狂ハ趙元昊ノ禍亂狂犬ノ如ク來リテ我邊疆ヲ齧ミ犯ス。
公屏一方トハ、元昊ノ時公環慶路ノ安撫招討使トナル。
取將於伍トハ狄青ヲ擧用セシコト。
取士至佐トハ、孫復尹洙ヲ薦ムルコト。
虜不敢瀕ハ、虜敢テ邊

儒先奄奄。以節相侈』。

以上第三段
敍公風節。

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灑河江。以灌尋尺。宿贓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絃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

以上第四段
敍在外功績。

戎孽猘狂。敢鬪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

以上第五段
敍防西夏之功。

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於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

以上第六段
敍入參宰相。

彼閼不遂。歸侍帝側。卒屏於外。身屯道塞。謂宜耇老。尚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

有拔而起之云云拔テ之ヲ起ス者ノアルベキモ之ヲ陷シテ止ムルモノナシ、而シテ許君ガ一生不遇ニシテ終リシハ如何ナル理ゾ、アア誰カ之ヲ爲セシカ、外ニ爲セシモノナシ是レ天命ナリ。

明肅ハ眞宗ノ后劉氏ナリ。

身危志殖トハ身危ケレドモ志ハ立チテ少シモ動カザルヲ云フ。

瑤華失――仁宗ノ后郭氏ノ廢セラレタル時公孔道輔ト共ニ之ヲ爭ヒ、出サレテ睦州ニ知タリト云フ。

尹帝之都トハ河南省開封府ノコト。

稚子ハ民。

赫赫之――盛ナル宰相

參軍。琦大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第二小段妻子。○以上第四大段敘享年葬地妻子。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祭范潁州文

主意　言公一世之師。而終始名節無疵。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以上第一段綱領。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以上第二段敘諫廢后而貶。忤姦相而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

若夫智――若夫レ智謀功名ヲ希フノ士ハ時勢ノ可否ヲ窺ヒ時事ノ機會ニ投セントスル者アルモ不遇ニシテ終ル者多シ。

右武之國トハ武ヲタツトブノ國ト云フコト。何説――猶何ノ理トイフカゴトシ。嗟乎彼――アア、彼レハ時勢ノ至ルヲ待ツモ、遂ニ當世ニ得ズシテ、後世ヲ待ツ者ハ如上ノ理ヲ知ル、是皆命ナレバナリ。

齊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 以上第二大段敘許平有智畧。不用而卒。 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 第一小段論獨行之士。不求於凡人。而待後世。 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 第二小段論智謀功名之士多不遇。 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遇者。其知之矣』。 遇不遇皆有命。主意歸宿處。○第三小段始論許平。○以上第三大段論時之用不用在命。 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眞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 第一小段享年葬地。 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眞州司戸

展ハ試ナリ。
輈ハ車ノ轅ナリ。
考終トハ壽命ヲ保チテ終ルヲ云フ。
錫公休トハ公ニ幸福ヲ賜フナリ。
幽ハ墓穴ナリ。

譜其世家トハ、家系ヲ譜錄スルコトナリ。

卓犖不羈ハ常人ニ超越シテ人ノ制御ヲ受ケザルコト。

余亦不得而略也』。第二小段敍擊蛇。遂論及大節。○以上第四大段敍平生性行。顧應第二大段大節。終局。　銘曰。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輈。權彊所忌。讒諂所讎。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主意　悲許平有智略而不用。○此篇亦插議論于敍事中。蓋變體。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以上第一大段敍名字姓氏官銜。　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大廟

有行治トハ、行狀宜クアリト云フ。

鬼神禨祥トハ凡テ怪ヤシキ鬼神及ビ吉凶ナドノコト。

眞武像トハ北方ノ神名、龜蛇合體ノ像ナリ。

欲視驗——見屆ケテ上申セントス。

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第三小段敍爲執政所疑而出卒于道。　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洵。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應首段。○第四小段敍夫人男子及葬地。○以上第三大段敍履歷死葬子孫。　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第一小段敍性行。　在寧州。道士治眞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擧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數句遙收大節。　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

孔某トハ公ヲ云フ。

待遷トハ昇進ヲ待ツベシト云フ。

語連大臣數人トハ白狀ニヨリ大臣數人ニ罪ノ連及シタルヲ云フ。

執政ハ張士遜ナリ。公爲大ー公ハ大臣程琳ノ保護ヲ爲スト思ハレテ、出デテ鄆州ニ知事タリ。

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

應第二大段第三小段。○第二小段敍公爲上所思而入。又爲宰相所出。○兩度公皆議論筆。敍事中挿議論。文不平。是公擅場。

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

郭氏廢トハ、郭氏ハ仁宗ノ后ナリ尚美人ト忿争シ誤テ帝ヲウチ遂ニ廢セラル。

釋褐トハ始テ庶人ノ服ヲ脱シ官途ニツクヲ云フ。

大理寺トハ今ノ司法省ナリ。

兗鄆御——兗鄆二州ノ知事ト御史丞トハ再ビ勤メタリ。

持一節トハ常ニ同一ノ節操ヲ守ルヲ云フ。

憚之」。第一小段敍公剛毅諒直。内外憚之。 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閤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第二小段敍諫諍得罪。 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伏度公不久居中。○第三小段惜以公大節不終于大位。

○以上第二大段敍立朝大節。

○山陽曰。二矣字生議論。洵然。

公諱道輔。字厚濟。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點耳字然字。猶帶議論。 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僊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文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内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剛毅諒直。以終身。蓋未嘗自絀也」。第一小段敍歴官中持一節不自絀。 其在兗州

天聖寶元ハ並ニ仁宗ノ年號ナリ。
明肅太后ハ眞宗ノ后劉氏ナリ、仁宗ノ初メ簾ヲ垂レテ政ヲ聽リ。
尙御藥ハ官名。
爲市トハ私利ヲ謀ルコト。
悍强不遜ハ姦强ニシテ擴柄ナルコト。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主意　敍二公剛毅諫直之節一以貫二一篇一○節字眼目。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

第一小段敍二官銜一

尙書工部侍郎贈尙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尙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

伏二第三大段末句一○第二小段敍二世系一○以上第一大段敍二官銜世系一

其仕當二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閒一。以二剛毅諒直一。名聞二天下一。嘗知二諫院一矣。上書請二明肅太后歸二政天子一。而廷奏二樞密使曹利用。尙御藥羅崇勳罪狀一。當二是時一。崇勳操二權利一。與二士大夫一爲レ市。而利用悍强不遜。內外

リ、宜シク列傳ニ置クベシト論ズルナリ。

進退トハ位ニ因レバ列傳ニ入ルベキヲ世家トセシ故進ト云ヒ、德ニ因レバ本紀ニ入ルベキヲ世家ニ列セシ故退ト云フト。

旅人トハ一定ノ住居ナキ人。

棲棲衰──澆季ノ世ニ當ツテ、四方ヲ彷徨シテ尺寸ノ地ヲ有スル權ナケレバ、列傳ニ入ルベキニ何故世家ニ入レタルヤ。

將聖之資トハ、殆ンド聖人タルノ天資ト云フナリ。

舃奕ハ光リ燿ヤク貌。

極摯之論ハ至論ナリ。

多所抵牾トハ班固ガ史記ヲ評シタル語ナリ。

太史公敍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第一小段先敍史公凡例。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邪。第二小段詰孔子世家無據于例。○以上第一大段先揭無所據。一喝起後段。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第一小段言宜列之以傳。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敎化之盛。舃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又字承前段一喝語。○第二小段因難史公抗之之非至論。○以上第二大段論孔子宜列傳。是一篇頭腦。 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第一小段言孔子才之道不以世家貴。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第二小段詰其亂例。○以上第三大段論孔子不藉後人推崇而重。遂歸到其亂例自抵牾。收起首。

卒賴其――遂ニ其力ニ因ツテ虎豹ノ如キ貪欲ナル秦國ヲ脫シ出デタリ、嗚呼孟嘗君ハ鷄鳴狗盜ノ賊ノ士ヲ得タル英雄ノミ、何ゾ眞士ヲ得タリト云フニ足ラン。

鷄鳴狗盜トハ、孟嘗君ノ士ニ、狗盜ヲ爲シテ、秦ノ庫中ヨリ狐白裘ヲ盜ミシ者アリ、又函谷關ニテ鷄ノ鳴聲ヲマネタル者アリ。

宜可以――宜シク南面シテ秦國ヲ制服スベキ筈ニテ、何ゾ鷄鳴狗盜ノ士ノ力ヲ用ヒンヤ。

讀孟嘗君傳

主意　言君用鷄鳴狗盜。故不能得眞士。〇士字眼目。〇此篇三轉。每轉益妙。蓋學史記論贊。如讀一大長篇。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承上句能字。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虎豹字有緣於雞狗。其巧匠在于有意無意之間。〇以上第一段揭世論　嗟乎。喫驚。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以上第二段一喝駁世論。微露主意。　不然。擅齊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以上第三段詳解第二段意。　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以上第四段發揮主意。結全局。〇末句一轉。甚健甚巧。〇余則將言荊公用事。不能得一賢士。而信呂惠卿等小人。夫唯用呂惠卿等。此賢士之所以不至也。

讀孔子世家

主意　言孔子宜置之列傳。〇例字眼目。

枵然ハ虛ナル貌ニテ、何物モ所持セザルヲ云フ。

百二十楹トハ、柱ノ數ニテ廣キヲ云フ。

衣冠而——衣冠ヲ著シテ儒道ヲ學ブ者ハ必ズ云フ、孔子ニ因ルト而シテ孔子ノ道ハ行ヒ易ク、彼ノ佛者ノ如ク身體ヲ苦メ、性欲ヲ遠離スルホド困難ニアラズ。

被四海トハ、四海ヲ被フ程多シト云フナリ。

人。使不得私焉』。第二小段記欲興慶院。預請文。○以上第一大段記預請文。伏後段。

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第一小段記諸文而不遽作之。

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爲。凡百二十楹。頼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盡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第二小段記院之興不難。○以上第二大段記其能興講院。

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第一小段言浮屠氏多材。

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第二小段惜以浮屠之材不由儒道。

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第三小段歎儒失而佛得由無私。○以上第三大段慨儒者之材不若浮屠氏。

庳屋數——棟低キ數十軒ノ家屋ニテ屋根ハヤブレ壁ハ墜チタリ、側ヨリ出デテ家ノ後チ視レバ、藪ハ人ノ丈ヨリ高クシテ垣ノ頂モ見エズ。宮之トハ新築スルコト。

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愼取之也』。

結主意。○以上第四大段因碑文悟學之不可不深思愼取。始顯言學。

四人者。盧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以上第五大段記同遊及年月。

揚州龍興講院記

主意　歎佛者無私而能成事功。儒者有私而不能成事功。○私第一字眼。難易第二字眼。○此篇亦變體。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游。

伏後段聖學。

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

伏佛說。○第一小段記慧禮從余。又從佛師。

嘗出而過焉。庳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

其求思トハ其求メ思フコト深クシテ常ニ心ノ此ニ存スルガ為ナリ。

奇偉瑰怪ハ奇怪ナルコト。

無物以――或物ヲ借リテ、其助ニ因ラザレバ至ル能ハズ、然レドモ氣力強クシテ至ルニ足ルモ、中途ニシテ止ムレバ、他人ニ識ラレ己ハ悔ユ、若シ吾ハ吾ガ志ヲ盡シテ、猶ホ至ル能ハザレバ、已ムヲ得ヌ事ニテ、己ニ於テモ悔イナクシテ、他人モ識ラザルベシ。

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應伏筆。○以上第二大段記不得極其遊。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主意。

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以上第三大段因遊之有悔、悟學之可無悔。然猶就遊言。不顯言學。妙。

余於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

舍於其址トハ、山麓ニ居住シタルヲ云フ。廬冢ハ、襃ノ廬ト墓トナリ。

漫滅トハ碑ノ風化シテ磨滅シタルコト。

窈然ハ奥フカキナリ。

擁火トハ燈火ヲ持ツコト。

不能十一トハ、其十分ノ一ニモ足ラヌヲ云フ。

襃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襃。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襃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襃之廬冢也。距其縣東五里。（縣一本作院似是。）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伏學。）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記者既衆。故略記詳論。）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伏筆。）謂之後洞。（以上第一大段記襃禪山。）

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

閣ハたかどの高閣ヲ築クナリ。

天下之風俗。」 第三小段一結兩大段。 況於行先王之治哉。」 第四小段推開暗伏結末。○以上第二大段敍芝之辱于凡民。 太邱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因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 以上第三大段記芝閣。○言外諷陳君。諷在奇字。 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 收第一大段。 或貴於士。 收第三大段。 或辱於凡民。 收第二大段。 夫豈不以時乎哉。」 第一小段言芝之貴辱由時。 士之有道。 士之道。卽先王治天下之道。照應在有意無意之閒。 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第二小段推開及士之貴賤。○以上第四大段以一時字結上三大段。更論及士之貴賤亦由時。以感慨結。○段中貴辱貴賤。卽第二大段好惡字。字異而意同。妙。

遊襃禪山記

主意 言因悔遊之中止。悟學可無中止之悔。因得深思愼取之工夫。○悔字眼目。○此篇遊記變體。

祥符ハ、眞宗ノ年號ナリ。
以芝來告ハ靈芝ノ瑞物生ジタルヲ以テ來リ告グルナリ。
希世トハ立身ヲ望ムコト。
攀緣狙杙トハ、狙猴ノ如ク木ニ攀登ルヲイフ杙トハ猿ヲツナグモノナリ。
封禪ハ土ヲ積ミ壇ヲ築キ山川ヲ祭ル禮ナリ。
銷藏委翳トハ、カクレスタルコト。
蒿藜ハよもぎあかざ。
榛莽ハくさやぶ。

芝閣記

主意　言物由時而貴賤。○時字眼目。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　第一小段敍祥符時天子貴芝。

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閒。蓋幾於盡矣』。　第二小段敍搜索天下芝殆盡。○以上第一大段敍芝之貴于天子。

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　第一小段敍今上不納告祥瑞。

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閒。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　第二小段敍凡民不知芝之爲祥瑞。

則知因一時之好惡。　時字與後段時字呼應。　而能成

夻ハ夷ノ本字ナリ、文王ノ時、西ニ昆夷北ニ玁狁ノ難アリ。南仲ハ將帥ノ名ナリ、王、南仲ニ命ジ朔方ニ城カシムト詩ノ小雅出車篇ニ見ユ。東方ハ齊ヲ云フ、詩ノ大雅烝民篇ニ王、仲山甫ニ命ジテ、彼ノ東方ニ城ヅクト見ユ。慮之以――南仲ハ之ヲ慮ルニ悄悄憂勞ノ心ヲ以テシテ、後能ク赫赫タル功名ヲ建テ、仲山甫之ヲ承ケ繼グニ公翼翼トシテ謹愼ナル勤ヲ以テシ、而シテ終ニ明明タル功ヲ繼續シ、卒ニ夷狄ヲ拂ヒ、中國ヲ安全ニシタルハ、君臣德相協ヒ守衞ノ道有ルヲ以テナリ。

未之聞也』。第二小段言有其人而城郭可修。○以上第三大段論防夷狄要其人其具。

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夻之難。則城於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第一小段引文王用南仲城朔方、宣王用仲山甫城東方。

此二臣之德。協於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夻狄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衞之有其具也』。第二小段言文宣皆得人與具。○以上第四大段引典證前後。

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鎭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以上第五大段

論余公之人材。新城之防具。不劣周代。以歸到記之不可不刻。

甓ハ磚、卽チ敷キ瓦ナリ。
有奇ハ、有餘ナリ。

有大費——此ノ如ク大費ト大勞トアリトモ、人ハ少シモ勤勞ト思ハザルナリ。

夷狄橫——夷狄ガ橫暴ヲ極メ中國ヲ窺フ。毀頓陷滅ハ破レ陷ルコト。

里。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第一小段記城。）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衞其財。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第二小段記人。〇以上第二大段記有其人以築城。）

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第一小段言先王恃禮教而不恃城郭。）及至喟然覺悟。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法卽上文禮也。）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

儂智高ハ廣源州ノ蠻酋ニシテ仁宗ノ皇祐四年反ス。

一日之變ハ一日不意ニ起リタル變事。

故特推——故ニ特別ニ恩賞ヲ與ヘ、變ニ死スル節義ヲ擴メテ、一切職ヲ失ヒタル者ヲ赦セリ。

付之經略ハ經略使官ヲ與フルナリ。

接和ハ和睦ナリ。

來者。以上第五大段論所以作記。結一篇。

桂州新城記

主意　言以余公之人得新城之防具。具與人皆備。不可無記。〇人具二字眼目。材智勇禮法君臣等字屬人。城郭甲兵修扞等字屬具。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第一小段記過去。

惟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令尙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第二小段記現在。〇以上第一大段記十二州之不守。由無人才與無城兵。故擧余公。

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出城桂州。其方六

賢令トハ、賢明ナル縣令ト云フコト。
珍産淫貨ハ、珍ラシキ著物ヤ奇巧度ニ過ギタル貨寶。
遊販之民ハ、旅商人ヲ云フ。
多美茂――學業素行美シク茂リタル材多クシテ、教ヲ成シ易シ。
醇一ハ質朴ナルコト。
拘於法――法制ニ拘泥シ時勢ニ限ラレテ、古ノ爲ス如クスル能ハズト雖モ、固ヨリ眞教化ノ將ニ行ハレントシテ、善風俗ノ成ルコトヲ疑ハザルナリ。

此矣』。第四小段贊從今之法不失古之實。○以上第三大段記林君奉天子立學之意。用今法復古敎。建縣學。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愼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第一小段敍林君之政。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第二小段敍得良師。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敎化之將行。敎化應起首敎字。結一篇。而風俗之成也』。第三小段敍敎化將行。○以上第四大段論林君既修政。又聘良師。古之敎化將行。夫敎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能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

學稍稍——學校ガ漸漸天下中ニ立ツ樣ニナリタリ。

慶曆ハ仁宗ノ年號ナリ、此時天下ニ學校ヲ興セシコト歐文吉州學記ヲ參照スベシ。

古之所——古ノ學校ノ制度ハ一向心得ザルモ、國法ニハ從ハザルベカラズ。

治其四旁トハ、廟ノ四旁ヲ修理スルコト。

然也』。第二小段言最後學廢而聖廟僅存。○以上第二大段論後世學法之弊。今天子卽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第一小段敍慈溪學不立廟又壞。今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曆某年也』。第二小段敍劉在中欲修作而去。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無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敎。卽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第三小段敍林君立學聘師。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二句一篇主意。○古之實卽古之敎也。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

ハ重ク釋菜ハ輕シ。
遷徙逼逐トハ禮ノ王制ニ國ノ右郷ニ命ジテ教ニ帥ハザル者ヲ左ニ移ス、左郷ハ之ヲ右ニ移ス、改心セザルトキハ之ヲ郊ニ移ス、猶改メザルトキハ之ヲ遂ニ移ス而シテ尚改メザル者ハ遠方ニ屏ケ終身齒セズ。
素定ハ平素ヨリ鑒スルナリ。

陵夷ハ漸次衰廢スルコト。
搏土ハ、土ヲつくれるコト。
浮屠道士ハ佛教徒及ビ老莊ノ敎ヲ奉ズルモノヲイフ。

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 第五小段敍學士以所學施於官。

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 第六小段總收帝王立學之本意。○以上第一大段敍二帝三王立學之本意。

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 第一小段言後世不學政法。而學章句文字耳。

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

政教ハ、政治ト教育。

古者井――古ハ井田法ヲ行ヒ五百家ノ邑ノ黨ニ庠ト云フ學校ヲ設ケ二千五百家ノ邑ノ遂ニ序ヲ、天子諸侯ノ國都ニ太學ヲ設クル法ヲ立ツ。

春秋合樂トハ六代ノ樂ヲ作ス禮。

受成トハ、古ハ天子ニ出征セントスルトキ、命ヲ祖ニ受ケ成ヲ學ニ受クト見ユ、受成ハ兵略ヲ定ムルヲイフ。

獻馘トハ殺シテ其左耳ヲ獻ズルヲイフ。

訊囚ノ囚ハ虜獲スル所ノモノヲイフ。

試於位而去者トハ、位ニ在ツテ實地ニ試ミ既ニ位ヲ去テ鄕ニ在ル者ナリ。

釋奠釋菜トハ、先聖先師ヲ祭ルノ名ニテ釋奠

慈谿縣學記

主意　言林君從今之法。而行古之教。故信其教化之行。○政教二字一篇綱領。教字又綱領中綱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第一小段　言天下不可一日無政教。

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法即政。以下法字政替字。立乎其中。鄕射飮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第二小段敍古政教必出於學。

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第三小段敍取士大夫試于位者以爲師。

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逼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第四小段敍學士所見聞。無非治國家之

不自揆トハ、自ヲ我力ヲ計ラズノ意。

知夫立――夫ノ政ニ施シ事ニ作シテ舊ニ囘復セシコト、亦以テ難キヲ知ル。

訓迪ハ訓導スルナリ。

有馮有翼トハ、詩ノ大雅卷阿篇、注ニ馮依シテ以テ輔翼トナスベキモノナリト見ユ。

亹亹乎ハ倦マザル貌。

六服ハ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ニ畿内ヲ加ヘタル六方ノ地ヲ云フ。

見而知之トハ、孟子盡心下篇ノ語ニテ其事ヲ眼前ニ見テ之ヲ承知スルナリ。

昧冒ハ冥昧ニ差出ヅルナリ。

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意。追而復之之爲難」。第一小段言千百年後訓發追復甚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以所觀云云主意歸宿。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第二小段此大段主意。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千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第三小段言納上頒下。○以上第三大段言今之政庶幾于周禮。故觀今考古。以作訓義。

造之トハ士ヲ造クルコト。
周官ハ周禮ナリ。董周官ハ、周官ノ校正ヲ董督スルヲイフ。
運數ハ運速ト同義。
載籍ハ書籍。
崇ハ重ヌルナリ。賡續ハ繼續スルナリ。
掃蕩トハ地ヲ拂ツテナクナルコト。

周禮義序

主意　言觀今考古。作訓義。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 以上第一大段敍奉勅注周官。 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 第一小段言周法制具于周官之書。 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 第二小段言周法制集大成前代。移世無加。○以上第二大段論法制至周而大成。 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大平之遺迹。掃蕩幾

之ヲ見テ愈倔强トナラン。
厭兵トハ戰ヲ厭フナリ。
偷、いやしくも。
深閉固距ハ彼ノ來服ヲ距ギ止ムルヲ云フ。
首議ハ議ヲ首唱スルナリ。

老子曰――老子六十九章ニ、兵ヲ抗ゲテ相戰フニ當ツテ、戚然トシテ兵ヲ用フルヲ以テ喜トナサザル者ハ勝ツト。

紓吾患ハ、吾ガ患ヲユルムルコトナリ。
聖上ハ神宗ヲ指ス。
龍圖ハ當時ニ龍圖閣直學タルヲ以テ斯ク云フ。
西人有――西夏ヨリ來ル書面ノ文理恭順ナラバ、直ニ受取リ奏聞セヨ。
界上ハ兩國ノ界ナリ。

弊。厭兵。卽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懼。幷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强也』第二小段言我不許和。則彼致死於我。益倔强。我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爲倔强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擧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爲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怠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愛者勝矣。此之謂也。』第三小段言開納怠彼。○以上第一大段論開納之善。

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納。蓋以下數句。主意在處。所以怠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以上第二大段論開納之後。約和之不可遽。

聖上恐龍圖未喩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卽與收接聞奏。宜卽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擧國。皆知朝廷之意。』以上第三大段言已承聖上之意致此書。

意ニ任カスヲ云フ。
能言之君子ハ、文筆ヲ能クスル君子。

雅ハ平素ノ親交ヲイフ。
發潛德ハ潛ミ隱レタル德ヲ顯ハスナリ。

遽欲開――遽ニ西夏人ノ來服スルヲ納レントト欲セバ、我ガ弱點ヲ彼ニ示ス所以ニシテ、彼

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第四小段言大公至正能言之君子載之。則不朽於無窮。○以上第二大段論今世無良史。望能言之君子。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以上第三大段望殿臣發潛德。告能言者。是主意歸宿。

與趙卨書

主意　言先開納怠彼。而後徐議和。

某啓。議者多言。遽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倔強』。第一小段先擧議者言。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尚疲

儁烈ハ後烈ナリ。
滿衍ハ滿溢ナリ。

雜出一―一時高貴ノ人ヨリ多ク出デ、其人ガ朝廷ニ議論スル時、人人ハ其可否ヲ議論スルコトヲ得ルモ、猶ホ忠ヲ以テ邪トナシ、異ヲ以テ同ト爲ス。
訕ハそしるコト。
鑿其忿―己ガ忿怒ノ情ト愛好ノ情トヲ滿足セシムルノミ。
疑可以貸褒トハ、己ガ好ム所ハ疑ハシキコトモ之ヲ譽メ、己ガ惡ム所ハ類似ノモノモ之ヲ毀ルナリ。
不施其閒トハ、筆者ノ

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第二小段述謝意。○以上第一大段謝來書。稱揚先人政迹恐無史傳之意。

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第一小段言三代之時有良史。

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第二小段言後世無考究之史。又無名位不見於史。

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鑿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閒。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閒邪」。第三小段言愛憎褒貶。○平生憤激。至此發露無遺。

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

是皆不――是皆不肖ナル孤ノ某ガ、言モ行モ共ニ天下ニ信用セラルルニ足ラズシテ、先人ノ功烈ヲ推揚シテ世人ニ聞知セシムル能ハズ、日夜心ヲ痛メ頭ヲ苦シメ敢テ休息セザル所以ナリ。

先君所――先君ガ心ニ思フ所ハ、大ニ恩澤ヲ施サント欲スルニアリ、故ニ一物ニテモ、恩澤ヲ被ラズシテ枯レンコトヲ以テ、身ノ羞トナセリ。

惻惻ハ勞ハル貌。

爲念トハ心配トナスノ意。

答韶州張殿臣書

主意　望張殿臣發潛德。告能言之君子。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

第一小段　揭來示。

先人之存。某尙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尙能記誦敎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尙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閒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

倦倦ハ懇至ナリ、君ヲ忘ルル能ハザルコト。

有言責――言論ノ責任アル者、其言行ハレザレバ、則退キ去ルト、サレバ君ハ何ゾ言責アル職ヲ去ラザル。

堅强之辯トハ、コヂツケノ辯解ナリ。

不矜ハ高ブラヌコト。

昌言ハ盛德ノ言ニテ善言ヲ述ブルナリ。

蹇蹇ハ忠貞ノ貌。

有爲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於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倦倦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盍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强之辯。不能爲執事解也』第二小段駁以君不從解者。○以上第三大段駁解者。是塞遁路手段。

迺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宣』以上第四大段勸改過解疑。是結穴。

耳目ハ見聞スルナリ。

痤然ハ腫レ上ガル貌。痼然ハ病ノ久シキ貌。若不可起ハ全治スベカラザルガ如シ。

何向者――何故先ニハ遠慮ナク指摘シ排斥セシニ、今ハ斯クウトウトシキヤ。

爲執事――執事ノ爲メニ辯解スルモノヲ聞クニ、正言ハ天子ノ前ニテ言ヲ申セドモ退出シタル後ハ、實ヲ以テ人ニ告ゲザレバ、疏賤ノ人ニハ其微細ヲ知リ得ザルナラント。傳ハ穀梁傳ナリ。

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第一小段言對策之言似欲行志。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卽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痤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痼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謂擧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耶。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第二小段言今聯諫官。一言不寤君。是可疑也。○以上第二大段質疑事。是一篇主意在處。

爲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迺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第一小段駁以詭辭解者。復

正言ハ官名。
鄴ハ郵便ナリ。
息耗ハ消息ノ如シ音信ノコト。
薦紳ハ紳士。
介然立―朝廷ノ上ニ獨立シテ偏跛スル所ナシト。
殿廡ハ廟堂ノコト。
方正ハ科目ノ名。
制科ハ殿試ニテ天子ガ親ラ士チ試ムルノ名。
塗ハ途ナリ。

上田正言第一書 名況

主意　疑田正言爲諫官而不諫。與對策之言異。以勸其解疑。故疑字眼目。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言。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 第一小段言欲、道懷以事廢。

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閒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 第二小段言聞執事消息而喜。

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爲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 第三小段言質疑償知。○以上第一大段敍所以質疑。

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爲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擧方正者。獵取名位而

伯夷云云ハ、孟子萬章下篇ニ見ユ。

邪說比ハ邪說ノ類ナリ。

挾莊以――莊子ノ書ヲ楯トシテ吾ガ儒道ヲアナドルナリ。

人之道乎』。第三小段言莊意欲矯世弊以存聖人之道。○以上第二大段論莊子之意在矯世弊。是一篇主意。　伯夷之淸。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爲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第一小段言莊矯之過歸狂。　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第二小段言讀者宜善其心非其說。○此亦莊子云云結主意。　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爲貴。悲夫』。第三小段言今之讀者不知莊意。○以上第三大段論讀莊子之方。遂歸到今人不知求莊意。收首段。

過慮ハ、心ニ思ヒ過ゴスコト。同是非――是非ノ別、彼我ノ分、利害ノ辨ヲ爲サズシテ、人人皆自己ノ心ニ滿足スルヲ以テ得タリト爲ス、是レ其天下ノ弊ヲ矯ムル所以ナリ既ニ其說ヲ以テ弊ヲ矯メ尙ホ又後世ノ人ノ吾說ヲ實ナリト誤解シテ天地ノ大道ト、古人ノ大體トヲ觀破セザランコトヲ懼レテ其心ヲ傷メタリ。卒篇ハ莊子ノ天下篇ナリ。又曰ハ、亦莊子天下篇ニ見ユ、宋鈃齊宣王ノ時ノ人、孟子ニ宋牼ニ作ル。其全在――聖人ノ道ノ全キモノハ彼六經ニ在テ此百家衆技ニアラザルコトヲ明カニス、故ニ己ノ書ヲ宋鈃等ノ書ト列ネテ兼ネズ、備ハラザル一方ニ偏スル士トナルナリ。

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爲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第一小段言莊意在矯世弊歸之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第二小段言莊能知聖經之旨。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鈃愼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云爾。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一本天下上有矯字。似是。而存聖

ズシテ、能ク其道ヲ信ズ。

莊子非不達云云、是レ莊子ハ仁義禮樂ノ意義ニ通達セザルニアラズ只、其仁義禮樂ハ道ノ末事ナリトシテ之ヲ輕視スルナリ。

未有知――己ノ身ノ貴ブベクシテ、外物ノ賤シムベキ道ヲ知ルモノナシ。

漸漬陷溺ハ、漸漸ト利慾ニ迷ヒ込ムコト。

萬物于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爲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爾』。

第二小段 莊徒之論。

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

第三小段斷二論。○以上第一大段論儒者莊徒。並不知莊意。

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己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爲辱。殞身而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

繩之トハ之ヲ正ダスノ意。

揖讓トハ禮義ノ意ナリ。

以謂天――荀卿ノ説ノ如ク、天之ヲ化シテ僞ナサシムベシトイハバ、狙猿モ亦禮ヲ爲サシムベシ。

天則無――天性ニハ無キモ、人ガ強ヒテ人爲ヲ以テ之ヲ爲シテ、成就シ得ルモノ、天下ヲ擧ゲテ一物モ見ザルナリ。

學儒者トハ孔孟ノ學ヲ學ブ者ナリ。

詆ハそしるナリ。

不以萬――天下萬物ノ爲メニ其念慮ヲ擾亂セ

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耶。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僞耶。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第一小段譬喩。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擧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第二小段結主意。○以上第三大段設一喩結主意。

莊周論上

主意　言儒者莊徒。並不知莊子意。意在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正。故心意字眼目。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第一小段儒者之論。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

服馬トハ馬ヲ馴ラヘナリ。

繩墨トハすみなわナリ。

束聯膠漆ハ束縛シ又膠ヤ漆ヲ付ケテ器ヲ作ルナリ。

規ハ圓ヲ作ル器、ぶむまはし。

矩ハ方ヲ作ル器、さしがね。

勒ハくつわ、手綱ナリ。

馳驟舒——速ク驅ケ或ハ除ニ歩ムコトハ、共ニ馬ノ意ノママニナラズ。

捨木而——聖人、木ニアラズンバ器ヲ作ラズ、馬ニアラズンバ車ヲ引カシメズ、是レ其天性ノ材ニ因ッテ之ヲ用フルナリ。

嚴父トハ父ヲ重ンズルコト。

爲之制ハ禮ヲ設クルコト。

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

第一小段 喩成于人。

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器。捨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强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

第二小段喩始于天。○主意至此發揮盡。

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眞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

第三小段駁荀卿不思。○以上第二大段詳論荀子不思之過。

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

聖人化――荀子性惡篇ノ語ニテ人ノ性惡ナリ故ニ聖人禮ヲ制シテ其惡ヲ化シテ僞即人爲ヲ起サシムルナリト。

至於言――禮ノ教化ヲ言フニ至ツテハ、則チ以テ故意ノ僞トナス。

禮始於――禮ハ天ニ出ヅルモノ即天然ニ存スルモノニシテ、人ハ天ヨリ稟ケテ自然ノ秩序ニ本ヅキ、此禮ヲ成スナリ、サレバ天理ナルヲ知ルモ、人ガ禮ヲ制シテ之ニ從フコトヲ知ラザレバ、文飾ナキ野鄙トナル、又人ヲ知ラザレバ僞トナルベシ。

詘其放――放任ノ心ヲ退ケ其嗜慾ノ性ニ反ス。

擊跪曲拳ハ、手ヲ擊ケ、跪ヅキ躬ヲ曲ゲテ拜伏スルナリ。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 第一小段言荀卿不知禮。

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 一篇主意。 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而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 第二小段言荀卿不知天。

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慾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擊跪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己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 第三小段先恕荀卿不思之過。以起後段。○以上第一大段論荀子不知禮。出于不思之過。

夫斲木而

バセントスレバ、幾日カカリテモ、爲スコト能ハザルベシ。

或曰仰—荀子ノ語ニテ祿ヲ求ムルノ士ナレバ、之ニ對シテ驕ルモ宜ロシ、身ヲ正シウスルノ士ニ對シテハ驕ルベカラズト。
不易乎世ハ、易ノ文言傳ノ語ニテ其志世俗ノタメニ、移易セラレザルヲ云フ。

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一句主意歸宿。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第四小段言周公宜設學校之法。養天下之士。是主意發揮處。○以上第二大段謂周公宜用法養士。辨荀卿之妄。

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闇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爲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收妄。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以上第三大段論荀卿以亂世量聖人。所以爲妄說。結一篇。

禮論

主意　言禮始於天。而成於人。

ルフ。

國ハ天子及諸侯ノ國都ナリ、學ハ太學ナリ。

春申孟嘗ハ、楚ノ春申君、齊ノ孟嘗君、共ニ多ク客ヲ養ヒシ人ナリ。

毛遂侯嬴ハ共ニ戰國時代ノ名士、毛遂ハ趙ノ平原君ノ客、侯嬴ハ魏ノ信陵君ノ客ナリ。

以其乘――自分ノ乘物ヲ以テ、通行人ヲ溱洧ノ川ニ濟シタリ、孟子ハ之ヲ評シテ曰、子產ノ其行爲ハ慈惠ナレドモ、政ヲ爲ス道ヲ知ラズト。

如其不――若シ法ヲ立ツル能ハズシテ之ヲ悅

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

第一小段言古聖人用法養士。

且聖世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

三亂世字伏末段。

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

第二小段就士駁荀說。

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惟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

第三小段就周公駁荀說。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

周公之——荀子堯問篇ニ周公ノ言ヲ載セテ曰ク吾人ニ交ハルニ、此方ヨリ贄即玉帛禽鳥ノ類ヲ贈物トシテ相見ル者十人アリ、又先方ヨリ贄ヲ以テ見ユルヲ請フモ、贄ヲ還ヘシ、對當ノ禮ヲ以テスル者三十人アリ、又單ニ禮貌ヲ以テ、丁寧ニ接待スル者百餘人アリ、又面會ヲ乞フ者アルモ、即時ニ見ルヲ得ズ、用ヲ畢リテ見ル者千有餘人アリト。

庠、序、學ハ皆學校ノコト。

黨ハ五百家ノ邑ヲイフ。

遂ハ二千五百家ノ邑ヲ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三十

周公論

主意　言周公宜用法養士。以駁荀子之妄。故法字眼目。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　以上第一大段先提荀卿見周公之小。

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　一句一大段綱領。

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伏學校。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

象喜亦喜ハ孟子萬章上篇ニ見ユ。
象ハ舜ノ弟。
王赫斯怒ハ、詩ノ大雅皇矣篇ノ語、王ハ文王ナリ。
其餘可――其餘ノ哀樂好惡欲ハ、之ニナゾラヘテ知ルベシ。
如其廢――若シ其情ヲ廢棄シテ見ルトキハ、人善性ヲ備フト雖モ、之ヲ外ニ發スル情ナキ故ニ、其善ナルヲ明ニスル能ハズ。
若夫善――故ニ善ト云ヒ惡ト云フハ、射テ中ルト中ラザルガ如キナリ。
孟子曰ハ告子篇ニ見ユ、其ノ大體ハ心ナリ、小體ハ耳目ノ類ナリト朱子イフ、今之ヲ以テ性惡ノ證トナス、未ダ其當否ヲ知ラズ。

其求性於君子、求情於小人耳。是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喜亦喜。（有情。）使舜當喜而不喜。（無情。）豈足以爲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有情。）當怒而不怒。（無情。）則豈足以爲文王乎。擧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尚矣。（第二小段駁以無情爲善之說。）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第三小段以弓矢喩性情。是主意歸宿。）

曰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善。）爲大人。養其小體。（惡。）爲小人。（介甫意言孟子性善言大體耳。）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爲惡也。（第四小段引孟揚確己說。○以上第三大段發己持論。）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九終

テ、喜怒等トナルヲ情ト云ヒ、其未ダ表ハレズシテ内ニ存スルヲ性ト云フナリ。
彼ハ李翺ヲ指ス。
彼曰性惡ノ性字ハ情ノ誤ナリ。
七者ハ喜怒等ノ七情ナリ。

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 以上第一大段提他說己說大意。 彼曰性善無他。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 不說破。爲末段之地。 彼曰性惡 性恐情訛。 無他。是有見於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於惡。而不知七者之出於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於物而後動焉。動而當於理。則聖也。賢也。不當於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於情之發於外者。爲外物之所累。而遂入於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爲外物之所感。而遂入於善者乎』。 以上第二大段駁他說。 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 四句解釋性情之所以爲一。 故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莫非情也』。 第一小段言性情皆有善惡。 彼論之失者。以

天播五——天ガ五行ノ徳ヲ萬民ニ施シテ、人人皆之ヲ備ヘタリ、然レドモ之ヲ備ヘテ思慮セザレバ其徳ヲ失フ、又思慮スルノミニテ行ハレザレバ、遂ニ廢シ用フル所ナシ。戕ハ害スルナリ。

性情一也ハ、性ト情ハ一物ナリト、蓋シ性ハ人ノ生ト共ニ得ルモノ、情ハ性ノ作用ナリ、故ニ性ノ外ニ發表シ

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擧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

第二小段辨。○以上第二大段　辨世人以改過爲非性之惑。

且如人有財見奪於盗。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奪於盗矣。可與。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復即常。

以上第三大段　設喩收前意。

性情

主意　言性情一而善惡混。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

陵歷闕蝕トハ、漢書天文志ニ陵歷鬬蝕ニ作ル、歷ハ星辰ノ相經過スルコト、陵ハ相突掩スルコト、相擊ツヲ鬬ト云フ、蝕ハ日月食ナリ。

崩弛竭塞ハ、山岳ノ崩壞シ河川ノ涸レ塞ガルコト。

天地擧――天地共ニ過アルモ、而モ天ノ覆ヒ地ノ載スル德ヲ累サズ、其故ハ必ズ其常ニ復スベキヲ以テナリ。

太甲思庸トハ、書ノ太甲篇ノ序ニアリ、孔傳ニ常道ヲ念フ也ト見ユ。

揚雄ノ言ハ、法言學行篇ニアリ。

第四大段贊其聖賢。勸其成德赴功。以收一篇。

原過

主意　言過非性。改過復常。常卽性也。故復常二字眼目。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闕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擧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第一小段客。）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第二小段主。○以上第一大段言天地人皆貴改過。）

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之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第一小段惑。）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

詖行ハ偏頗ナル行ナリ。
必窺間――必ス隙ヲウカガヒ、危ニ乗ジテ作リ天下ヲ亂スニ至ル。
鼎盛之――正ニ血氣盛ナル御年ニテ天子ノ位ニ登ルコトナレバ、耳目ノ慾ヲ惑ハスモノ少ナカラザルベシ。

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第二小段反論。○以上第二大段虛論主意。

伏惟陛下卽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尙自以爲七十而後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爲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以上第三大段入題。隱然戒聲色玩好。

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値聖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第二小段贊。

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結局。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唯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第二小段獎。○以上

亮陰ハ喪ニ居ルコト。
考之於經ハ、書經說命ニ、既ニ喪ヲ終リ其レ惟言ハズ、羣臣咸ク王ヲ諫ムトアリ。
待罪近司ハ安石時ニ翰林學士タリ。
孔子論爲邦ハ、論語衞靈公篇ニ見ユ。
鄭聲ハ、淫風ノ盛ナル鄭國ノ淫聲。
仲虺ハ湯ノ臣。
用人惟己トハ、人ノ善ヲ用フル己之アルガ如クスルコト。

類進ハ類ヲ以テ聚リ進ムナリ。

過差ハ過誤ナリ。

進戒疏

主意　戒聲色玩好。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爲陛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

以上第一大段進戒之由。

竊聞孔子論爲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

揭主意。

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

第一小段正論。

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

ヲ行ヘバ王タリ、但行フ所如何ヲ顧ミルノミト。

駑下ハ愚鈍ナリ。

毛擧ハ細微ノ事ヲ列擧スルナリ。
惓惓ハ、懇切ノ貌。
擇其中トハ、其中道ヲエラブコト。

之世也。魏文貞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敎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第三節言唐太宗用魏徵迂闊之言。而天下大治。○第四小段言欲用三項二件。在不迷流俗之說。○以上第六大段自謀數漸三項論起。遂推出勉斷二件。勸仁宗行己說。

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承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擧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以上第七大段敍其論天下人材不足之大事者。亦非職外之事。以結前敍之意。

利害問題ニアラザレバ、當世ニ於テ能ク行ハルベキモノヲ爲スノミ。

蓋不及也ハ、蓋シ其意ニ及バザルナリ。

刀筆ハ、簿書ナリ。

畱神ハ、心ヲ畱ムルナリ。

魏文貞公ハ魏徵ナリ。

所施設ハ、太宗即位ノ初、魏徵ニ問フニ政治ノ要ヲ以テス、答ヘテ云フ、五帝三王ハ民ヲ易ヘズシテ化シ、湯武ハ皆大亂ノ後ヲ受ケテ身太平ヲ致ス、帝道ヲ行ヘバ帝タリ、王道

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爲當閒恐脫非字。）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閒。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畱神而察之矣。

（第二節言今士大夫悉心於利害。視大論大法爲迂闊。）

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以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貞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閒。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

ロシガ齷齪トシテ卒ニ排斥ニ困ミタリ。

願斷之ハ之ヲ決斷サレンコトヲ願フナリ。

熟爛ハ陳腐ナルコト。竊觀近――竊ニ觀ルニ當今人士ノ心力ヲ盡クシ、朝廷ヲ補益セントスル者、其意ハ一切ノ

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第二節言孔子欲捐時習困于排逐而不變。

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剏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第三節願陛下斷以成人材。○第三小段論成人材在天子自斷之。

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第一節言流俗以臣說爲迂闊熟爛。

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

ザレハ止メテ爲サズ。

弊壞之後ハ、風俗ノ壞亂シタル後。

齟齬ハ、喰ヒチガフコト。

詩曰是——詩大雅皇矣篇ノ語ニテ是ニ於テ伐チ、是ニ於テ兵ヲ縱チ、其宗廟ヲ絶チ、是ニ於テ其國家ヲ滅ス、而シテ四方ノ人敢テ違ヒ戻ルコトナシト。

以匹夫——匹夫ノ身ニテ諸侯ニ遊説シ至ル所ノ君臣ヲシテ習慣ヲ棄テテ順守スル所ニ背キ、拙劣ナル方法ヲ强

之。則遂止而不敢爲。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刱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刱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刱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

第一節言文王忍征誅之難成人材。

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强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

苟能則——苟出來得ルナレバ、孰カ其得ント願フ所ヲ舍テテ自ラ勉メテ才ヲナサザランヤ。

至誠惻——至誠ニシテ人ヲアハレムノ心ナリ。

一流俗——或ル世間ノ僥倖ヲ望ム者之ヲ悅バ

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

第二節解客。

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美。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

第三節解主。○第二小段論成人材在天子自勉之。

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不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

ニ封ゼラルルヤ、亦方百里ナリ、今晉ハ方百里ナルモノ五アリ、王者作ラバ、晉ハ古制ヨリ廣キヲ以テ、其地ヲ損スベキカ又益スベキカ之ヲ損シテ數十百里ニ至ッテ後止マント。

輙別屬漢トハ、スグニ別家シテ漢ノ直轄ニナシタリトノコト。

分析弱小トハ、分析セラレテ弱小ノ國トナルヲ云フ。

釁ハきずナリ。

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封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因可使小。強者因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

第一小段論養人材變法度在謀數漸三項。

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

第一節綱。

何爲不患

三廟トハ、宋ノ太祖太宗眞宗ヲ云フ。

萬世血食トハ、萬世ノ後マデ祀ヲスルコト。

則天下――天下之人才ハ用フルニ餘アル程ナラン、人才用ヒ切レヌ程ナラバ、陛下ハ何事モ意ノ如クナラザルハナシ。

與愼子――魯、愼子ヲシテ將軍タラシム、孟子愼子ニ謂テ曰ク、周公ノ魯ニ封ゼラルルヤ方百里ナリ、太公ノ齊

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

第二節　實證。

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第三節論今。○第二小段起下。○以上第五大段論失陶冶人才之道。則不特不能行先王之政法。至亡滅天下。以遙反應第二大段。起下段三項變法度。陶成人才之策。

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愼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

如ク、共ニ皆沈淪シテ敗滅スルニ至ル。
社稷之託トハ、國家ヲ治ムル任ヲ云フ。
漢之張角、漢靈帝ノ時黃巾ノ賊張角兵ヲ起ス、兵三十六萬ト云フ。
莫能發云云ハ、誰モ能ク其陰謀ヲ發見スルナシトナリ。
黃巢ハ唐ノ僖宗ノ時、兵ヲ擧ゲテ州縣ヲ攻掠シ、大齊皇帝ト僭號ス。
賢者伏――賢者ハ伏シ匿レ、其勢力消失ス。
變置社――社稷ヲ亡スコト碁石ヲ置キ換ユルヨリ易ク、人民ノ肝腦地ニ塗レ幸ニ溝壑中ニ落チテ死セザルモノ幾ンド少シ。
過目前ハ、目サキノコトノミ計ルヲ云フ。
偸合苟容トハ、人ニ容レラレンコトノミヲ計ルコト。
蕩然ハ亂ルル貌。

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第一節虛論。

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奕棋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第二節實證。○第一小段結上。

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第一節虛論。

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偸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

此四者ハ四道ナリ。

詩曰國――小雅小旻篇ノ語ニテ、國論ハ定マラズトモ、聖人アリ、否ラザル者アリ、民多カラザルモ、智者、謀者アリ、又嚴正ナル者、正シキ者アリ、但王ノ善チ用ヒザル時ハ、善者アリトモ、自ラ存在スル能ハズシテ、彼ノ泉ノ流レテ反ラザルガ

任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第二節合論任之不久不專。文法又變。○第四小段論任道之失。夫敎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閒。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第五小段結上四小段。○以上第四大段論方今失陶冶人材之道。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閒。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先王之政卽先王之法度也。此處不點法度字。文法尤變化。而不得也。社稷之託。

假借之權ハ之ニ權威ヲ借シ與ヘルコト。

恃法以――タダ法則ノミヲ頼トシテ治ヲナストキハ、古ヨリ今ニ至ルマデ治マル者アラズ。

知其賢――明ニ才德ヲ備ヘ、事ヲ委任スルニ足ルヲ知ルモ、其資格順序ニ非ザレバ、之ニ事ヲ任セズ、ヨシ任ズルトモ士民服セズ。

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

事ヲ以テセントス、實ニ人才ノナシガタキコトナリ。

漸漬於――人皆其敎ヲ失ヘル事ニハ漸〻浸ミ込ミ已ニ行ハレタル風俗ニ成育セラレ、朝廷ヨリ人ヲ任使スル時ハ、其人選ガ、モシモ其資格順序ニ當ラヌ時ハ、則相議シテ之ヲソシルナリ。

將ハ送ナリ。

緣絕簿――新故更代ノ時ニ因テ帳簿ヲ棄テ其罪跡ヲ暗マス弊。

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敎。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

第一節論任使之不當。

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敎。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

無高人之意ハ、人ヨリ高カラントノ憤發心ナキコト。
州俗ハ風俗ノ誤リナルベシ、風俗ガ奢靡ニ流ルルヲ云フ。
怵而爲奸云云、利慾ニ目ガ暗ミテ奸惡ヲナスナリ。

其才之稱否トハ、其才ノ適否ノコト。
以文學――文學ヲ以テ進ムモノニ似合ハズ、財ヲ治メシメ又轉ジテ獄ヲ典ラシメ、又轉ジテ禮ヲ治メシム、是レ一人ニ責ムルニ百官ノ

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州俗之流靡。（州一作風。是。）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晩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奸。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

第四節論流外取士之弊。○第三小段論取道之失。○取之之道。立案二義。反案四義。雖有二四之異。其意則同。唯見文章變化耳。

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

恩澤子弟トハ、父兄ノ恩澤ニヨツテ官ヲ得タル子弟。

武王數――武王ガ紂ノ罪ヲセメテ、人ヲ官ニスルニ家柄ヲ以テスト云ヘリ。

流外トハ官吏ノ卑キモノ。

擠之於廉恥之外トハ、已ニ之ヲ廉恥心ナキ者ト見テ度外ニ措ク。

防閑其姦ハ、姦惡ヲ防禦スルコト。

故孔子――孔子ノ如キ聖人サヘ、嘗テ魯ノ季氏ノ下吏トナリタリ。

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

第二節論記誦取士之弊。

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詳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

第三節論恩澤取士之弊。

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閒。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

遂ニ當時ニ生涯チ終ルモノ十中ノ八九アリ絀ハ黜ト同ジ。

同罪擧――當時ノ法、不肖者チ推擧スルトキハ、擧ゲタル人モ同罪ニ處スルノ科アリ。九經、五經、學究、明法ハ、共ニ選擧ノ科目ナリ。賢於故ハ、以前ノ人物ヨリ賢レルナリ。

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愼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擧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

第一節論文辭取士之弊。

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

ノ名、賢良方正モ亦同ジ、共ニ公卿トナルベキ人選ノ科目。

今悉廢――今先王ガ士ヲ取ルノ道ヲ廢シ天下ノ士ヲ逐ヒ立テテ、悉ク賢良ト進士トノ科目中ニ入レントスルトキハ、才士ニシテ公卿トナルベキ程ノ者ハ宜ク科ニ應ズベク、而シテ此科目モ、亦固ヨリ時アリテハ公卿トナルベキ才士ヲ得ベシ。

彫蟲篆刻ハ大蘇文ノ與謝民師書ニ出ヅ。

困於無――反ツテ無益ノ學問ニ困シメラレ、

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閒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驅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

薄物細――小事ニシテ治安ヲ害スル急務ニアラザルホドノモノニモ、法禁ヲ設ケテ時時之ヲ改正シ、月ニ改マリ、歳ニ變リテ、吏タル者モ之ヲ覺エル能ハズ、況ンヤ一一之ヲ避ケテ犯サヌ者アランヤ、故ニ法令ノ玩トナリテ行ハレヌ所以ナリ。

強記博誦ハ記憶ノツヨクシテ廣ク書物ニ渉ルコト。

茂才異等トハ、器量ノ勝レタル人ヲ採ル科目

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山陽曰。治恐養誤。可從。）非其道也。」（第四節論無裁刑之方。○第二小段論養道之失。）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

亦蔽於理トハ、亦道理ニ暗キナリ。

前世ハ先帝ノ時ヲ云フ。

而賦祿——祿ヲ給スルコト又斯クノ如ク薄キヲ見レバ、財用ノ不足ナル原因ハ他ニアラン、吏祿ノ如キハ計算スルマデモナシ。

財利ハ財政。

元元ハ人民ノコト。

公私常——公私共ニ困窮ヲ以テ患トナスハ、殆ンド理財ノ道ヲ得ズ、有司ガ便宜ヲ謀ッテ其變ニ通ズル能ハザルヲ以テノ故ノミ。

羅ハ網羅スルコト。

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

第三節　論無裁刑之方。及治財之道。

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

放絀ハ免職。
昔周之——昔周ノ世ニテハ、羣飲ノ者ヲ死刑ニ處シタリ、以爲ク飲酒ノ末ハ種種弊害ヲ生ジ、死ニ至ルモノアリ。

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强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

第二節論無約禮之方。

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

千百而無十一トハ千中ノ十百中ノ一程モナシトノ義。
先王以―先王以爲ラク、力ヲ以テ衆ニ勝ツベカラズ、故ニ行ヲ制スルニハ自己ヲ以テ標準トセズ、中人ヲ以テ制ヲ立ツ、是レ人ノ欲ニ隨ッテ利道スル所以ナリ。

往往交―往往賄賂ノ遺リ取ヲ交換シ財産ヲ作リ、貪汚ノ譏リヲ招ク。
販鬻乞―小官ハ商買ヲ兼ネ又甚シキニ至リテハ乞食モナシ、凡ソ利ノ爲ニハナサザル所ナシ。
其偸惰―其懶惰ニシテ世ニ容レラルルコトヲ望ミ、自カラ奮發シテ勉強スル心止ム。
負累ハ罪累ヲ負フトノ意。
委法ハ、法ヲ棄ツルコト。
侵牟百姓トハ、百姓ヲ責メ物ヲ貪ルコト。

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汚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偸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强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

第一節論無饒財之方。

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

食口稍衆トハ家族ノ多キコト。

守選待――選擧ヲ待チ拜除ヲ待チ闕員アルヲ待ツコトナドアリテ、休職アル故ニ、之ヲ通算セバ六七年ニシテ漸ク三年ノ祿ヲ得ル割合ナリ。

斷養之給ハ召使ノ給金ナリ。

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

第三節論不教武事。○

第一小段論教道之失。

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斷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爲

行同能――士ノ行狀モ同ジク才能モ相ヒ偶ブトキ射ヲ以テ優劣ヲ別ツ。
易曰ハ易ノ繫辭傳ノ語ナリ。
弧矢之利トハ弓矢ノ利ナリ。

屬之人トハ、一切人ニ任ズルナリ。

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閒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衞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鄕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衞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守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愼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鄕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衞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衞之士。不足恃以

六官、周ノ時ノ六官ハ邦治ヲ掌ル冢宰、邦教ヲ掌ル司徒、邦禮ヲ掌ル宗伯、邦政ヲ掌ル司馬、邦禁ヲ掌ル司寇、邦土ヲ掌ル司空ナリ、後世ハ吏戸禮兵刑工ノ六部ナリ。

比閭族黨トハ、周禮ニ五家ヲ比トシ、五比ヲ閭トシ、五閭ヲ族トシ、五族ヲ黨トストアリ。

邊疆宿衞ハ、邊疆ノ戍ト京城ノ宿衞トナリ。

足自託―才行ガ其郷里ノ人ニ容レラルルホドノ者ナラバ故郷親戚ヲ離レテ、召募ニ應ズルモノアラズ。

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衞。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衞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奸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衞。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愼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閒。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

皆屏之——一切之ヲ退ケ敢テ習ハシメズ。

又悉使——嘗テ習フ所ヲ悉ク棄テサセ、之ニ責ムルニ嘗テ知ラザル天下國家ノコトヲ以テス。

卒然ハにはかナル貌。

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取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

第二節詳論上節文章之弊

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

太學ハ天子及諸侯ノ子弟ヲ入ルル學校ナリ。漠然ハうつかりシタル貌。

白首於——學校ニ在リ頭ノ白クナルコト、月日ノアラン限リ勉メ教ニ從フモ、一旦出デテ政務ニ當レバ茫然トシテ爲ス所ヲ知ラザルナリ。

肆ハみせ。

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敎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敎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强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

第一節論不敎禮樂刑政。而敎章句文章。

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

諂ヒ、己ノ立身ノミヲ圖ル如キ者アランヤ。
專ハ、專ラニ任ズルナリ。

熙ハ廣ムルナリ。
三載考績云云、書經舜典ノ詞ニテ三年目毎ニ諸官ノ成績ヲ考査シ、三考ノ後卽九年目ニ其職務ノ擧否ニ因テ黜陟ヲ行フナリ。

雖有學――現今學校ハアレドモ、徒ニ墻壁等、形式ヲ具フルノミ、之ガ教導ノ官アリテ人材ヲ養成スルニアラズトナリ。

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

第四節三義。言任之專。

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皐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

第五節四義。言不徙。
○第五小段論任道。是四目。

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

第六小段結上四小段。○
以上第三大段論陶冶人才之道。

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

則上狃——上ノ人ハ、其事務ニ熟精シ、下ノモノハ其敎令ニ服シ安ンズ。

偷惰苟且ハナマケ者ノ間ニ合セ仕事ヲスルコト。

辭避ハ辭謝シテ避ケ退クコト。

有比周——各〻互ニ黨派ヲ結ビ人ヲ讒シ人ニ

論取道。是三目。

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第一節一義。言使之當。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敎。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第二節二義。言處之久。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第三節言處久之効。取

庠序ハ共ニ學校ノコト。

萬官億醜トハ、楚語注ニ五物ノ官屬萬ヲ萬官トシ、官每ニ十醜アルヲ億醜トスト見ユ、多數ノ官屬ヲ云フナリ。

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得。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 第一節一義。言近。

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閒。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 第二節二義。言遠。○第四小段

王制ハ禮記ノ王制篇ナリ。

酒誥ハ書經ノ篇名ナリ。

誥曰羣――衆人集リテ飲酒スルチ告グルモノアレバ、皆捕ヘテ周ニ送ルベシト。

抵冒ハ觸レ犯スナリ。

力行而――力行シテ首唱トナルナリ。

而服行之トハ、上ノ思召通リニ服シテ行フコト。

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屛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第四節三義。言法。○第三小段論養道。是二目。

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

テ之ヲ取締リ法度ヲ以テ之ヲ正スナリ。

苟得無――苟モ得ントスル思ハバ如何ナル悪事モナサザルナシ。

等ハ、等級ヲ附クルナリ。

接ハ、交際ナリ。

放僻邪侈ハ、我儘ニシテ罪ヲ犯シ悪ヲ為スヲ云フ、放埒ナリ。

以命數トハ、周ノ時一命ヨリ九命ニ至ルマデ九等ノ爵名アリ、其宮室、器用等皆命數ニ應ジテ節度アリ。

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

第二節一義。言財。

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

第三節二義。言禮。

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

ヲ誰モ仲山甫ヲ助クル者ナシト見ユ、是仲山甫ノ外ニ人才少キヲ閔ムナリ。

薄言采芑――小雅ノ采芑篇暫ク此處ニ芑ヲ採リ之ヲ羹ニス、之ヲ新田ヨリ或ハ菑畝ヨリ取ルト、芑ハ菜名、新田ハ二歳ノ田、菑ハ一歳ノ田ナリ。

嚴其選トハ人選ヲキビシクスルナリ。

饒之以――財ヲ增シテ之ヲ豐ニシ、禮儀ヲ以

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

第三節言宣王能陶冶人才。○第三小段引文宣大治天下者。由陶冶人才。以確前論。○以上第二大段論方今天下不大治者。由無法度。無法度者。由無人才。

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

第一小段一大段綱領。

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

第二小段論教道。是一目。

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

第一節目中之綱。

何

詩曰豈—詩ノ大雅旱麓篇ニ和ラギ樂ム有德ノ君子ハ、何ンゾ人才ヲ作ラザラントアルハ此事ナリ。
兎罝之詩ハ詩ノ周南兎罝篇ナリ、文王ノ教化行ハレテ、賢才多ク兎網ヲ張リテ獵スル賤シキ人スラナホ德ヲ好マザルハナシト云フ。
詩曰奉—詩ノ大雅棫樸篇ノ語ニ祭ヲ行フ時ニ圭璋ノ玉ヲ奉グル者ノ儀容峨峨然ト立派ニシテ傑士ノ如ク思ハルトアリ。
髦士ハ俊士ヲ云フ。
又曰周—詩ノ大雅棫樸篇ニ周文王ノ行ク所之ニ隨フ六師ノモノハ皆王ノ德ニ歸シ、之ニ從フトアリ。
夷厲之亂ハ夷王厲王ノ亂ヲ云フ。
德輶如—大雅烝民篇ニ德ノ輕キコトハ毛ノ如シ、然ルニ誰モ之ヲ擧グル者ナシ、獨リ仲山甫ノミ克ク之ヲ擧グ、吾ハ之ヲ愛スレド

文王能陶治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兎罝之人。猶莫不好德。兎罝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

第一節　言文王能陶治人才。

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

第二節　言文王養才之效。

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擧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

指ハ旨ナリ。

徒法ハ無用ノ法律ナリ。

因人情——人情ノ苦勞ヲ考ヘテ、弊害ノ法度ヲ變更シ、以テ先王ノ政治ノ意ヲ取リ行フ事甚易シ。

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第四節解陶冶非其道。○第二小段論不能行法度者。由不陶冶人才。

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

夫人才──人才ガ朝廷ニ乏シキ時ハヨシ人才アリトテモ世ニ埋レテ、當時ニ知ラレヌモノナリ然ルニ臣今野ニ在ル人ノ中ニ之ヲ求ムルニ、多クアルベシトモ見エズ、是レ人才ヲ養成陶冶スル方法、其道ヲ得ザルニ因ランカ。

一路數千里ハ江西ノ一路千里ノ間ノ地ナリ。

苟簡ハ物ヲ疎略ニシテ無性ナルコト。

闔郡ハ全郡ナリ。

膏澤ハ恩澤ト云フニ同ジ。

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第一節大意。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閒。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第二節解上節人才不足。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承起手。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閒。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閒。往往而絶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奸。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閒亦未見其多也。第三節以實見解人才不足。

所遭之——遭フ所ノ事變、及ビ時勢ガ古ト一樣ナラズ。

以謂當——先王ノ政ニ法ラザルニ在リト云フハ、其政治ノ形式ヲ云フニアラズシテ、其意ニ法トルベシト云フナリ。

而其爲——其天下ヲ治ムルノ意ヲ考フルニ、本末前後ノ次第ハ何レモ同一ナリ。

揆之——之ヲ計ルナリ。

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第三節解上節法度不合于先王之政。

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第四節解上節法其意。〇以上第一小段論天下不大治者。由無法度。

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

聲色狗――耳目ノ娯樂禽獸ノ愛玩、觀覽、遊山、物好キ等ノ事ニハ、細微ナル蔽害モナシ。

孚ハ信ナリ。

不貳トハ二心アラズノ意ニテ、卽委任セザルナリ。

二帝ハ堯、舜。

諰諰然ハ懼ルル貌、荀子ニ見ユ。

孟子曰――孟子離婁上篇、仁政ヲ施サントスル心ト、其風聞ガアリナガラ、其恩澤ノ人民ニ及バザルハ、其政治ガ先王ノ道ニ法ラザル故ナリ。

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芥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

第一節大意。

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

第二節解上節患不知法度。

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九

清　沈德潛確士　選

日本　三島毅遠叔　評

王安石介甫　著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主意　言欲行先王之政法。在陶治人才。故法才二字眼目。然才是行法本。意重注才上。要之臨川養才策耳。○八家中上書大作。爲蘇東坡上神宗書及此篇。然東坡細論實弊。文不免破碎。所以不及此篇。○八家長篇中。余尤推韓昌黎原道。柳柳州封建論。蘇眉山審敵。王臨川上書。各有長處。韓以學勝。柳以識勝。蘇以畧勝。王以法勝。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所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

以上第一大段上書前序。

備使一路トハ、江西ノ提點刑獄タルヲ云フ、蓋シ安石常州ヨリ提點江西刑獄ニ徙リ、嘉祐中召サレテ三司度支判官トナル、下ノ有所任屬ハ卽是ヲ云フ。闕廷ハ朝廷ノコト。冒言ノ冒ハ尊嚴ヲ犯シテ事ヲ云フナリ。

之非ノ之ハ知字ノ誤ナリト云フ。

造辟而――君前ニアッテハ正言シ、出デテハ實ヲ曰ハズ、以テ君ノ過ヲ掩フ、辟ハ君ナリ。

豈杜其――豈復世ニ告グルヲフセグノ意ナランヤ。

益知其賢ハ、諫疏ヲ留ルニヨリ益其賢ヲ知ルナリ。

詎之非謀己之姦計乎』。以上第四大段論焚諫稾之小亮。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穀梁傳曰。士造辟言。詭辭而出。言至君前正言。而出外則詭辭掩之。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閒。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萬世二字起下萬世。○第一小段辨詭辭之說。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以存書也。鄭公也。益知其賢云。應。豈非然哉。豈非然哉』。第二小段更贊鄭公。○以上第五大段辨詭辭之非。遂論及鄭公不欺萬世之賢。結一篇主意。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八終

桀紂幽厲始皇ハ、夏ノ桀、殷ノ紂、周ノ幽王、厲王、秦ノ始皇帝ヲイフ。

春秋之――春秋ノ法ニ尊者親者賢者ノ爲ニハ其惡ヲ諱ムト今此事ト相戻ル。

焚稾トハ、唐ノ高士廉奏議アレバ、卽チ之ヲ焚キシヲイフ。

孔光之――孔光ガ其藁中ノ言ヲ削リ去ルハ、其正邪未ダ知ルベカラズ、然レドモ之ヲ焚キテ後人ヲ惑スハ、何ンゾ自己ノ姦計ヲ謀ルニ非ザルヲ知ランヤ。

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第一小段。引賢君。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第二小段引暴君。○以上第三大段引賢君存諫書。暴君無諫詞。以證前二大段得失。

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豈惡乎。然則焚稾者非歟。曰。焚稾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稾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稾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稾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

小亮ハ小信ナリ。

是啓其——後世ノ君ガ政ニ怠リ、言ヲ忌ムノ心ヲ發カン。

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伏。○第二小段更進說鄭公付諫書史官。稱其賢。○以上第一大段言鄭公之賢在存諫書。是一篇主意。

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第一小段虛論諫諍不可掩。

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第二小段敍太宗末年不悅諫之害。證前論。○以上第二大段論掩諫諍之害。

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諫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

可ハ一本何ニ作ル。

薄其恩——太宗之ガ待遇ヲ薄クシ、君臣ノ終始ヲ全リスベキ義ヲ失ヒタルヲ觀ルニ及ンデ、未ダ歎ゞ痛惜シテ太宗ノ寛恕セザルヲ憾ミズンバアラズ。

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可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了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爲申其可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

以上第四大段書己所以作記。露主意。

書魏鄭公傳

主意　贊鄭公存諫書。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而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

第一小段言知太宗能納諫。以諫書存也。

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

漸涵ハ染ミ込ムコト。
籍圖ハ記錄ノコト。
景德ハ眞宗ノ年號。
靚深ハ奥フカキコト。
殿寢ハ座敷。
言言ハ高大ノ貌。
齋庖庫庾ハ小ザシキ、廚、武器グラ、米倉チ云フ。
浮圖ハ塔ナリ。
鐃鼓ハ小鉦ト大鼓。
魚螺ハ木魚ト法螺。
鐘磬之編トハ鐘磬ノ懸ケタルモノ。
黍累トハ數量ノ名ニシテ毛厘ト云フガ如シ。
未敢必也トハ未ダ之チ必ズ然ルベシトハセズノ意。
蓬藋トハよもぎや、あかざ等共ニ草ノ名。
恐泯泯――恐クハコレ限リニ泯滅シテ聲名ノ後世ニ傳ハザルチ。
來人ハ後世ノ人。

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第六小段總收。○以上第一大段記分寧土俗。

雲峰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閎靚深。殿寢言言。棲客之廬齋庖庫庾。序列兩旁。浮圖所用鐃鼓魚螺。鐘磬之編。百器備完』。以上二大段記治院。

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爲黍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勝其嗇施喜爭之心可知也』。第一小段嘉院僧反土俗。

或曰。使其人不汩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眎邑人者。必道常乎。此予未敢必也』。第二小段借或言激勵院僧。○以上第三大段記院僧反土俗寵嘉之。

慶曆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藋。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畀來人。相與圖文字。買

分寧人――分寧人ハ生產ニ勤勞スレドモ、人ニ物ヲ施與スルニ吝嗇ニシテ、且義理ニ疎ク人情ニ薄ク、爭ヲ好メリ、是ハ風俗ノ然ラシムル所ナリ。
行饁トハ辨當ヲハコブコト。
高下磽腴ハ高地低地又ハ肥田ナリ。
蠶杼ハ養蠶機織ナリ。
纖鉅ハ小大ナリ。
稊米ハ小米ナリ、細微ナルヲ云フ。
若奕碁トハ博奕者ノ如キヲ云フ。
挨坐ハ並ビ坐スルヲ云フ。
譸張ハ虛言ヲ交ヘテ言張ルナリ。
關節トハ、權門ニ造請スルヲ云フ。
不以屬心トハ、少シモ氣ニカケヌヲ云フ。

分寧人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第一小段提。自府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腴。隨所宜雜植五穀。無廢壤。女婦蠶杼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第二小段勤。

富者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第三小段嗇。

其閒利害不能以稊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碁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第四小段薄義。

長少挨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譸張。事關節。以動視聽。甚者晝刻金木爲章印。摹文書以結吏。結一本作給是。

立縣庭下。變僞一日千出。雖笞扑徙死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州他縣哉」第五小段喜爭。

將抗其――將ニ思ヲ世俗ノ塵埃ノ外ニアゲ置イテ、是非得喪ヲモ打棄テニス、其志壯ナルカナ。

不下簟席而盡於四矚。」第一小段記亭上登覽。　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爲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第二小段記亭名。　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險且遠。又將抗其思於埃𡏖之外。其志壯哉。』第三小段記公忘險遠。○以上第三大段記程公以亭臺登覽之樂忘閩之險遠。是一篇主意歸宿處。　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爲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以上第四大段略記程公功業官銜名字。

分寧縣雲峰院記

主意　嘉院主道常反土俗。蓋借道常諷土俗也。○義字眼目。

漢ハ、武帝ノ時ヲ云フ。
墟ハ空地。
治侯官ハ侯官ト云フ地ニ官廳アリ。
土中ハ中央ノ土地。
涂ハ塗ナリ、街道アルヲ云フ。
屬於門庭トハ門マデ漕ギ着クヲ云フ。
傑木ハ大木ナリ。
鼎趾立トハ、鼎ノ足ノ如ク三ツ立ナラブヲ云フ。
瓌詭殊絶トハ、立派ニスグレタルヲ云フ。
嶔崟ハ山勢聳立ノ貌。

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第三小段記水險。

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墟其地。蓋以其陿多阻。豈虛也哉』。第四小段引故事。○以上第一大段記閩地陿阻。

福州治侯官。於閩為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為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於門庭。麓多傑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第一小段記平廣而殷豐。

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粵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瓌詭殊絶之狀。蓋已盡人力』。第二小段記三山景勝。○以上第二大段記閩中平廣多景勝。

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為是州。得閩山嶔崟之際。為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

道山亭記

主意　言以登覽之樂忘險遠之苦。

閩故隷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幷爲閩中郡。自粤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第一小段記遠。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阸於兩山之閒。山相屬無閒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第二小段記陸險。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閒。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其首尾。水行其隙閒。或衡縮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

太末ハ地名ナリ。

阸於兩―兩山ノ間ニ挾マリ、山山ガ連續シテ斷絶スル所ナク、數驛ヲ連ネテ、始メテ一ノ平地ヲ得。

如緣絙トハ、綱渡リヲスル如キヲイフ。

側徑鉤―或路ガ傾斜シテ、而モ深谷ニ屈リ出デ、其上ハ道路ニ尖リタル石ガ突出シ、蹈ミ所ヲ擇ンデ步スルヲ得。

瀉下ハ注ギ下ルナリ。

衡縮蟉糅トハ横縱樣樣ニ、ウネリ廻ルコトナリ。

蚓結トハ、蚯蚓ノ蟠結スルコト。

蟲鏤トハ、蝕ノ痕ノコト。

豈可以少トハ、缺クベキコトニ非ラザルヲ云フ。

楹ハ丸柱ナリ。

壯士ハ嚴正ノ君子ヲ云フ。

之之書。晩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況欲一句與結局重複。若削此一句。掉尾更妙。○第三小段言羲之之書成于學。而非天成。○以上第一大段記羲之墨池之跡。論及羲之之書成于學。

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閒。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第一小段敍王君表章之意。

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壯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何如哉。第二小段題外餘意。○以上第二大段言王君表章之意。在勉後人之學。

迹ハたづねろナリ。

自以爲不足。而思之於此。雖今之吏。不得以盡行其志。然迹君之勤如此。應第二大段勤字。則池之人。其有不蒙其澤者乎。故予爲之書。以上第四大段論王君思政之功。必有澤于民。是實。

墨池記

主意　言義之之書成于學。而非天成。故學字眼目。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蹟。豈信然邪。第一小段記羲之臨池故蹟。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閒。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第二小段記羲之肆意於山水。羲

臨川ハ今ノ江西省建昌府ナリ。

窪然ハくぼむコト。

荀伯子ハ南朝ノ時宋ノ人ナリ、臨川ノ內史トナル。

張芝ハ後漢ノ人、草書ヲヨクシ、草聖ト稱セラル。

方羲之——羲之ノ未ダ仕フルコトヲ求メザル時ニ方ッテ、東方滄海マデニモ游ビ、山水ヲ樂ミシ故、別ニ逍遙自適シテ此臨川ナドニ休息スルコトアランヤ。

夫接於――夫レ絶エズ人ニ接近シテ人ヲ惑ハスモノハ、世間ノ出來事ナリ、種種變移シテ常ナク、一定ノ規則ニ拘ハラヌモノハ、時ナリ、之ニ應ズルニ一定ノ方針ナクシテ、而モ變易スベカラザルモノハ理ナリ。

如此者――以上ノ如キコトハ、其初思考ヲ勞シテ、後ニ自身ノ心ニ自得スルモノナリ、心ニ自得ス、故ニ德ト云フ、德ハ得ナリ、己自身ヲ正シクシテ人ヲ治ム、故ニ政ト云フ、政ハ正ナリ。

及其己――己ニ自得シテ、己ヲ正スニ及ビテハ最早一片ノ思慮ノ存スルナシ、斯ク心ト融化シタル上ハ、豈唯政事ノ上ノミニ限ランヤ、總テ萬物ヲ化スルヲ得ルナリ。

挺然獨見ハ、特出セル卓見。

施用素學トハ、平素蓄積シタル學問ヲ施用スルナリ。

意勤矣乎』。伏末段。○以上第二大段記堂前景勝。夫接於人無窮。而使人善惑者事也。推移無常。而不可以拘者時也。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理也。知時之變。而因之。見必然之理。而循之。則事者雖無窮而易應也。雖善惑而易治也。故所與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與違之。由之違之。指上文時理二字。時理即時中也。必人之所厭也。如此者。以下數句發揮主意。未有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己。得於己。故謂之德。正己而治人。故謂之政』。第一小段言事時理三者得宜由一思。夫政者。豈止於治文書。督賦斂。斷獄訟而已乎。然及其己得矣。則無私也。私一本作思。似是。已化矣。則亦豈止於政哉。古君子之治。未嘗有易此者也』。第二小段更進說。及不思而中之治。○以上第三大段論政之由思。是虛。今君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其挺然獨見。破去前惑。人有所不及也。來爲是邦。施用素學。以修其政。既得以休其暇日。乃

コトハ此ニ書セズ、凶荒ヲ救ヒタル政治者ノ師トスベキモノノミヲ著ハストイフコト。

而思之――此堂ニ於テ施政ノ方法ヲ思考ス。

公之餘――官ノ剩餘錢ヲ得テ、古ク破損セシ所ヲ取カヘテ完全ニシ寒暑共ニ困ラヌ樣ニ爲シ、雜木雜草ヲ斬リ拓イテ之ニ卽ケバ、舊圃ノ景色ヤ涼臺清池ヤ、遊息ノ亭ヤ散歩ノ小徑ハ、皆眼前ニアリ。

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以上第四大段補記公平生。

思政堂記

主意　言政出思。思政二字眼目。

尙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太原王君爲池州之明年。治其後堂北嚮。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謂其出政於南嚮之堂而思之於此也。提主意。其冬。予客過池。而屬予記之。　以上第一大段敍作堂屬記大概。　初君之治此堂。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舊腐壞斷。既完以固。不窘寒暑。闢而卽之。則舊圃之勝。涼臺清池遊息之亭。微步之徑。皆在其前。平畦淺檻。佳花美木。竹林香草之植皆在其左右。君於是退處其中。幷心一意。用其日夜之思者。不敢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

鉅ハ大ナリ。
東向憂勞トハ、東呉越ニ向テ心勞スルナリ。
拊循ハ、撫デ勞ハルコト。
依歸ハ、賴恃ムコトナリ。
綏輯ハ安ンジ和ラグコト。
委曲纖悉ハ事ノ細密ニ行屆クコト。
菑沴ハ、災害惡疫ノコト。

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菑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閒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閒矣。』 第一小段贊先菑救恤。

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 第二小段言識之使後吏法公。○以上第三大段論贊公先菑救恤。以收主意。遂歸到作記之意。○一二兩大段敍事。此大段論。

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

其科條―救濟スベキ科條ハ、暫時ノ閒ニ具ルベク、而シテ公ノ恩澤ハ、其及ブ所決シテ近小ナランヤ。
家於衢トハ、衢州ニ住居スルコト。
豈弟之―和樂スル君子ノ實況ノ身ニ存スル

閉糴トハ米粟ノ賣出シヲ止ムルコト。
息錢ハ利息ノツク金。
縱予トハ猶豫ヲ與フルコト。
待熟トハ、秋ノ收穫ヲ待タシムルコト。
病坊ハ病院。
收瘞トハ取片付埋ムルコト。
法廩窮――通常法ニ於テ貧人ヲ救助スルハ、三月限リナルニ是歲ハ五月ヲ限トス。
有非便――事ノ便法ニアラザルモノハ、皆自ラ任ツテ之ヲ行ヒ、屬僚ヲ煩ハサズ。
轉死トハ飢餓シテ道路ニ倒レ死スルコト。
斂埋ハ埋葬ノコト。

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糴。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第一小段詳記救飢方法。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煩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早夜憊心力不少懈。事鉅細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第二小段詳記救疫方法。民不幸罹旱疫。旱疫二字收兩小段。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第三小段收旱疫。○以上第二大段記救飢疫。飢是主。疫是帶記。

是時旱疫被於吳越。

前民之——民ノ未ダ饑饉ニ遇ハザル以前ニ、此コトヲ慮リテ、書ヲ作ツテ治下ノ罹災ニ關スル事項ヲ問ヒタリ。
當廩於官トハ、官ノ救助ニ預ルベキモノト云フコト。
僦民トハ人民ヲ雇フコト。
羨粟書於籍トハ僧ヤ道士ノ扶持米ノ餘分ヲ帳簿ニ記セルモノナリ、蓋當時僧道士ハ廩米ヲ給セラル。
憂其衆——衆人ノ相噪ガン事ヲ慮リテ男女米ヲ受クル日ヲ異ニス。
流亡トハ四方ヘ離散スルコト。
計官爲——現在ノ官吏ノミニテハ不足ナランコトヲ計リテ、官吏ノ退職シテ境内ニ居ル者ヲ召集シ食ヲ給與シテ任ズルニ事務ヲ以テセリ。

州趙公。前民之未饑。伏。爲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以上第一大段敍先饑爲備。』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噪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

嚮往ハ信仰スルコト。

親炙ハ親近薫炙ノ義ナリ。

非法令──法令ノ行キ屆カザル所ハ、世人ハ之ヲ議セザルモノナルニ、二君ハ公ノ節義ヲ追慕シ、祠ヲ建テテ當世ニ示シ、克ク法令ノ及バザル所マデヲ行ヒタルハ、有志者ト云フベシ。

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第一小段記二君建祠請記。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第二小段善二君補法令所不及。○以上第六大段記建祠。善二君能補法令。

越州趙公救菑記

主意　記先菑而救。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

故公之——公ノ能ク節ニ死シタルハ、公ノ偉大ナルコトヲ觀ルニ足ラズ、何トナレバ勢ノ窮マリテ死スル場合ニハ、中流ノ人ト雖モ、之ヲ能クス、況ンヤ公ノ如キ自信ノ篤キ人ヲヤ、公ノ偉大ナル所ハ多クノ大姦物ニ逆ヒ、數ミ顚倒セシモ、己ノ死生禍福ヲ少シモ顧慮セザルニ在リ。
秋毫トハ極少ノ義。
伯夷ノ清トハ、伯夷ノ世ヲ棄テテ獨リ其身ヲ清ウスルヲ云フ。
伊尹之任トハ、伊尹天下ヲ以テ己レノ任トナスヲ云フ。
孔子之時トハ、孔子ハ進退出處各時ヲ以テスルヲ云フ。
瞻顧囘隱トハ、前後ヲ顧ミテ逃ゲカクレスルコト。
多ハ稱美スルナリ。
殺身成仁ハ論語衞靈公篇ニアル語。

若公是也』。（第二小段言公忤於世失所。遂死而不自悔。○以上第三大段論公之大節。天下無比類。）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更進一層。妙。）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奸。顚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收首段大節大字。○以上第四大段推開論公之大節出于天性。）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客。）伊尹之任。（主。）孔子之時。（客。）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自任。故立節。）乃欲瞻顧囘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殺身五字主意歸宿。）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以上第五大段以殺身成仁斷定公之大節。）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

李希烈ハ德宗ノ建中三年、天下都元帥ト稱シ汝州ヲ陷ル。

天寶ハ玄宗ノ年號。

爲之倡――首唱者タルヲ云フ。

小人繼續トハ李輔國、程元振、元載、盧杞等ヲ云フ。

大盜繼起トハ、安祿山ノ反後、史思明、史朝義、李希烈等諸盜ノ蜂起セシヲ云フ。

失所ハ身ノ置キ所ヲ失フナリ。

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以上第二大段歷敍公平生連斥至節死。◎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旣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上文引杲卿爲客。主客對敍。至此下公爲之倡一句。脫客歸主。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第一小段言公爲恢復首倡。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閒。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

從父兄ハいとこ。

爲之備トハ初眞卿、安祿山ノ反スルヲ豫知シ、霖雨ニ會シテ城ヲ完ウシテ濠ヲ深クシ、糧食ヲ備ヘタルヲ云フ。

潼關ハ安西ノ華陰縣ニアリ。

太上皇ハ玄宗ヲイフ。西宮ハ又西内トモ云ヒ内裏ノ名ナリ。

壅蔽トハ天子ノ聰明ヲ蔽ヒテ世事ヲ見聞セシメザルヲ云フ。

宜黃人。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主意　言公殺身成仁以立大節。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眞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以上第一大段提公大節。是一篇主意。

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擧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眞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

教肄之所ハ教場ナリ。圖書器用云云ハ書籍器具等ノ需用品ヲ云フ。

節文ハ禮ノ細目ナリ。

使一人——若シ一人ノ身修リテ、行正シキモノアラバ、家ニ移シテ一家ヲ治メシムベク、一家ヨク治メタルモノアラバ、鄕隣族黨ニ移シテ其等ヲ治メシメ、之ヲ推シ廣ムレバ一縣ノ風俗ハ醇化シ、人材ハ輩出スベキナリ、教化ノ行ハレ、道德ノ歸ルベキモ、決シテ遠キ業ニハアラズ。

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第三小段破人情不樂學之俗說。○以上第三大段敍宜黃之建學。

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淸事擧。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承前大段。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即上文學性。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第一小段言禮樂節文之具雖不具。而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之學可興。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鄕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收學性。可不勉歟』。第二小段期教化必行。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第三小段敍所以作記。○以上第四大段論宜黃雖無古之具。而古之學可興。以勉

宜黃ハ宜黃縣ノコト。
釋奠ハ孔子ヲ禮ル祭ナリ。
以著於令ハ、已ニ布令ニモ著ハシタルトノコト。
皇祐ハ仁宗ノ年號。
發憤トハ、奮發スルコト。
其材不——建築ノ材木ハ賦課セズシテ餘リアリ、匠人モ徵發セズシテ多シ。
屋之區ハ、家ノ區劃ナリ。
門序正位ハ細殿ト表座敷ノコト。
翰林子墨ハ文學者ヲ云フ。
其相基——建築ニ於ケル基礎ノ檢分ヨリ工事落成マデノ本末ヲ云フ。

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第一小段敍慶歷後學之興廢。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子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第二小段敍李詳建學。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以情字代性字。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

故其俗―教學ニ依ツテ風俗ガ成就シタル後ハ刑罰ハ措テ用ヒズ、良材ノ人物ガ成就シタル時ハ、諸役人ハ皆其士ヲ得、其法ヲ行フコト永ケレバ中材ノ者ニモ守ラルベシ。
永ハ永久ナリ。
三公ハ時代ニヨツテ其名ヲ異ニス、書經ニハ太師太傅太保ヲ立ツ、茲ニ三公ハ道ヲ論ジ、邦ヲ經シ、陰陽ヲ燮理ストアリ、マタ西漢ニテハ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ヲ以テ、三公トナシ、東漢ハ太尉、司徒、司空ヲ以テ三公トナスガ如シ。
不素講ハ平素講究セザルナリ。
無教養之漸トハ、教育ノ素養漸進ナキナリ。

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持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第四小段言人間凡百所爲出學而積久。

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第五小段言學之效成俗而不衰。

○以上第一大段敍古之興學。

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閒。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以上第二大段敍後世之廢學。

宋興幾百年矣。慶歷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

邪僻ハよこしまナルコト。
放肆ハ我儘ナルコト。
有剛柔――其氣象ニ剛柔緩急ノ異アリト云ヘドモ、之ヲ中道ニ進メテ過不及ナク、識見明ニ氣力其心ニ充滿セシメ之ヲ進退語默ノ間ニ用ヒ、其宜シキヲ得ザルナシ。

其在堂――堂戶ノ內ニ在リナガラ、遠キ四海九州ノ事業、萬世ノ後マデノ計策ヲ知リ得、サテ出デテ、仕官ヲシ百官ノ中ニ立ツニ及ンデ、其施行スル所、不可ナルモノナシ。

其治於內トハ、其ヲ內心ニ染ミ込マシムルコト。

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第一小段言學之技術備具。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第二小段言學之要在學性。是一篇主意所在。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第三小段言學之用。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治於內。其謹於初。

同用薦——兄ト同ジク薦用セラレテ縣官トナリ、祕書省ニ入リ、著作佐郞トナリ、今柳州ノ知事トナル。

相若也トハ材器モ相似タルナリ。

年同用薦者爲縣。入祕書省爲著作佐郎。今材叔爲柳州。公翊爲象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施之速。勢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人之幸也夫。其可賀也夫。』以上第三大段。望蒙治敎之幸。○三大段末皆下幸不幸之字相照應。材叔行吾說。越人

洗爵ハ酒宴。

升降之節トハ上リ下リノ禮節ナリ。

擧措トハ立居振舞ヲ云フ。

鄕社ハ或ハ云フ鄕射ニ作ルベシト。

授捷トハ戰捷ノ獲物ヲ獻ズルナリ。

宜黃縣學記

主意　言學之要在學性。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擧措。又有祭祀鄕社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德。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

荔子龍眼蕉柑橄欖ハ皆熱帶地方ノ果名ナリ、荔子卽荔枝ニテ橄欖ハおりいぶナリ。
素馨山丹含笑ハ佳花香艸ノ名ナリ。
海之百物トハ多クノ海產物ノコト。
累歲之酒醋ハ、製シタル後、歲ヲ經タル酒醋。
薰烝漸澤トハ火ニテフスベ、水ニテ浸スコト、漸漸ニ敎化スルヲ云フ。
又不小――其官職ヲ小ナリトセズシテ、越人ノ爲ニ從來ノ陋シキ風俗ヲ洗ヒ淨メ、之ヲ治平ノ狀ニ驅リ入レタラバ、閩蜀ノ地方ヨリ宜シクシテ、不幸ノ歎ヲ爲スナカラン。
邁於衆人トハ材ノ衆人ニスグルルコトナリ。

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違節。雖中州寧能不生疾耶。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蕉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醋。皆絕於天下。人少鬬訟。喜嬉樂。吏者惟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耶』。第一小段破無久居之心之說。 古之人爲一鄉一縣。其德義惠愛。尙足以薰烝漸澤。今大者專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耶』。第二小段破小其官之說。 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爲越人滌其陋俗。而毆於治。居閩蜀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巨細可知也』。第三小段破越人之不幸。○以上第二大段說破前段官吏俗見。 然非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者不能也。官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能行吾說。即久居不小其官之說。 者。李材叔而已。材叔主。 久與其兄公翊。客。 仕同

以爲不——之チ輕視シテ、事トナスニ足ラズトナス。

傾搖解弛トハ動搖シテ落付カザルナリ。

蜀棧ハ蜀ノ棧道。

風氣ハ風土氣候。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主意　言俗吏不欲久居。又小其官。故越南之民。不幸不得治敎。今材叔則不然。越民必蒙治敎之幸。蓋諷勸之也。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以屈指計歸日。又咸小其官。以爲不足事。其逆自爲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搖解弛。其憂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民者。不過數人耶。」第一小段敍談者言。

故越與閩蜀。始俱爲夷。閩蜀皆已變。而越獨尙陋。豈其俗不可更與。蓋吏者莫致其治敎之意也。意亦其民之不幸也已。』伏末段越人之幸。○第二小段言吏無治意民不幸。以結談者言。○以上第一大段敍俗吏無治敎之意。而越民不幸。

彼不知繇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棧之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非獨優與。其風氣吾所諳之。與中州亦不

壟相入ハ田畝ノうねノ相交リ入リ込ムコトナリ。
厭聞飫聽トハヨク聞キテ知リヌクコト。
敏給ハ賢キコト。
講論之適トハ書物ヲ講讀スルノ慰ヲ云フ。
西江ハ一名江西ニ作ル。
幕府ハ州治ヲ云フ。無南嚮云云ハ南方ニ向テハ一モ心配スベキモノナシト云フナリ。

而與奪損益之機。已斷於胸中矣。豈類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以上第二大段論近任之利。是主。

臨川江君任。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承第二大段主意。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給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講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第一小段保成政。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西江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第二小段言成政之效。○以上第三大段入題。敍江任近任。以保其成政。是一篇主意歸宿處。

所蔽已解トハ、分ラヌ所モ已ニ分ルヤウニナリシナリ。
修治具トハ政治ノ策ヲ立ツルト云フコト。
士不必勤ハ、供ノ士モサマデ旅行ニ苦シマヌヲ云フ。
已傳其――已ハ都邑ニ到着シテ、堂ノ奥座敷ニ坐シ、道中ノ宿泊モ、山路登降ノ疲レモ、邪氣毒氣ノ恐モ、驅ヲ犯シ心ヲ勞スルコトナシ。
六親ハ父母妻子兄弟。
風謠ハはやりうた。
條貫トハ條理ノコト。
非其童――小供ノ時ニ聞キシコトニアラザレバ幼年ノ時ニ遊覽セシ所、又自己ニ見聞シ得タルコトニアラザレバ鄉先生或ハ老人共ノ語リシ事ナリ。
所有事之宜トハ、アラユル事ノ便宜ト云フコト。
修百姓急トハ百姓ノタメニ急務ヲ修ムルコト。
旁諮久察トハ偏ク人人ニ相談ヲトゲルコトナリ。

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以上第一大段論遠任之害。是客。）

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都邑。坐其堂奥。道途所次。升降之倦。衝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於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專慮致職。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久察。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八

送江任序

主意　言江任有近任之利必能成政。○此篇論中敍事。蓋變體也。

均之爲吏。一句兩大段綱領。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閒。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荊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鄕。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洑。隤崕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贏糧擧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衣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尙之務。其變難遵

荒邊側境ハ四方邊境ノ土地。
山區海聚ハ山閒海邊。
四遐之鄕ハ四方僻鄙ノ地。
沙莽ハ沙場草原ノ地。
抵觸トハふれさはるコト。
衝波急洑ハ衝波急瀨ノ處。
隤崕ハ崩ルルガケ。
贏糧擧藥トハ糧食ヤ藥ノ手當テナスコト。
戒朝奔夜、朝ハ早起キノ用心ヲナシ、夜ハ夜通シニ走ルコト。
變更寒暑ハ夏冬ガケノ長キ旅ノコト。
宮廬器械ハ、住居ト諸道具トヲ云フ。
氣候之宜ハ、氣候ノ工合ナリ。
語言習尙ハ、言語ヤ習慣ト云フコト。

危言正色ハ、言ヲ高ウシ、色ヲ正シ、言語動作嚴格ナルヲ云フ。
世次ハ家系ナリ。
州里ハ居住ノ地。
歷官ハ官途ノ經歷。

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無限惋惜。○第一小段敍公爲人。惜其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爲公之墓誌銘云。第二小段言履歷詳墓誌銘。○以上第五大段略敍公爲人及履歷。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七終

元元ハ人民ヲイフ。

如公皆――公ノ如キモノハ皆當時ノ選拔サレタル人傑ナリ、而シテ公ハ同時ノ人士ト亦皆己ガ言論ノ施行セラルルヲ快樂トナシ、曲テ君意ニ從ヒ、等閑ニシテ中止スルコトハセズ、故ニ天下ノ事情ハ殘サズ、上申スルコトヲ得テ、理ニ背キタル事ハ常ニ敢テ行ハズ。奇衺恣睢ハ奇異ニシテ恣意怒視スルナリ。

低回感慕ハ、首ヲ廻ラシ、當時ヲ感慕スルナリ。

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衺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內又安。』以上第三大段論公之直言。由仁宗不自用。○此段仁宗主。公客。是逆敍。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由是而已。』第一小段收仁宗。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第二小段收公。○以上第四大段總收前兩段君臣際會。歸重仁宗。極得體之文。○主客合論。歸重于客。○讀此一段者。亦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歎。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

至和ハ仁宗ノ年號。

掖庭ハ女官ノ居ル奥向キヲイフ。

矯拂ハ正シ逆フナリ。

切劘ハ切リ磨クナリ。

陰爭獨陳ハ、陰カニ爭ヒ、獨リ述ブルコト、他人ヲシテ知ラシメザルナリ。

肆言ハ忌諱スル所ナキナリ。

近或立――近キハ卽座ニ聽入レ、遠キハ月ヲ越エ時ヲ經テ採用セリ、或ハ程經テ始テ從フコトモアリ。

范貫之奏議集序

主意　言公能直言。仁宗能容。○魏叔子曰。送敍莫工於昌黎。文敍莫工於南豐。

尙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予序之。』以上第一大段敍屬序。

蓋自至和已後。十餘年閒。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爲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從聽用。』以上第二大段敍公能直言。仁宗能虛納。○此段公主。仁宗客。是順敍。

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淸靜休

公所嘗――公ガ嘗テ論議セルモノ甚ダ多シ、天子ノ前ニテ言說セシコト及ビ記錄ノ亡失セシモノハ、蒐集スルヲ得ズ、又意見ノ上ニ聽カレタルモノ、或ハ聽カレザルモ、又後世常ニ記憶シテ肝銘スベキ者、及ビ仕官ノ經歷等ハ盧陵ノ歐陽修ガ已ニ碑銘ニ於テ詳細ニ論ゼシ故、此ニハ別ニ論ゼザルナリ。
藉令ハ假設ノ辭。
覈ハ明知スルナリ。

以上第六大段敍勇言之餘功。

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盧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第一小段言取捨公所言。以備後世君子推考。

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第二小段敍公贈官姓名鄉貫及己名。○以上第七大段敍所以作集序。

將復召——將ニ復ビ朝廷ニ召サレントシタルニ、公是ノ時ニ於テ、又上書シテ大臣ノ不正ヲ排斥スルコト頻リナレバ、遂ニ不遇ヲ以テ一生ヲ終レリト云フ。

罷筦榷ハ利益獨占ノ所爲ヲ罷ムルナリ。

祥符ハ眞宗ノ年號ナリ。

符應ハ眞宗道教ヲ尊重セシコトヲイフ、卽天瑞ノ應ヲ云フ。

用事泰山ハ大中祥符元年泰山ニ封ジ、社首ニ禪スルコト、封、禪共ニ祭ノ名。

祠汾陰ハ大中祥符四年后土ヲ汾陰ニ祠ルコトアリ。

治宮觀ハ大中祥符ハ五年ニ會靈觀ヲ作ツテ、五嶽ヲ祀リ、景靈宮ヲ作ツテ聖祖ヲ奉ゼシコトナドアリ、又七年ニ玉淸昭應宮ヲ作レリ。

主聖臣直ハ漢書薛廣德ノ傳ニ見ユ。

逋負ハ租稅ノ未納。

勇言。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眞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勇言。故卒以齟齬終。』 以上第四大段敍公得君而不得大臣。亦由勇言。

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脩法度。而用事者尙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黜姦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 以上第五大段實敍其勇言。

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

閎深雋美ハ深奥ニシテ甘美ナルヲ云フ。諷諭ハ遠廻ハシニ人ヲサトスコト。樂府ハ、詩賦ノ一體ナリ。

凡言天——凡テ天下ノ要務ヲ言フ時ハ、必ズ天子ガ人民ヲ憂憐シ、萬事ニ心ヲ碎カレシ意ヲ奉戴シテ、大臣ヨリ下百官ノ人マデ、徒ニ傍觀シナガラ奸計ヲ懷キ、天子ノ委任セラレタル心ニ協ハズ、故ニ治世久シクシテ未ダ全ク治マラザル所以ヲ言フ。

西兵ハ西夏ヲ討ズルノ軍。

公嘗切——公ハ嘗テ大臣ノ惡事ヲ極論シテ、當時ノ人人皆心ニ悅バザリシヲ以テ採用セラルルコトヲ果サズ。

學既擴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以上第二大段敍其學問文章。

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以上第三大段虛寫其勇言。是一篇主意。

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眞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陜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

告朔ハ周ノ時天子暦ヲ諸侯ニ頒ツ、諸侯ハ之ヲ受ケテ祖廟ニ納メ、月朔毎ニ羊ヲ以テ祭事ヲ行ヒ、廟ニ告ゲテ之ヲ民ニ頒ツ禮アリ、周ノ衰フルニ及ンデ、復暦ヲ頒タズ、而レドモ月朔ノ禮猶ホ存スルモノアリ、故ニ孔子ハ古禮ノ存スルヲ愛セリト。

通。故禮不行于民間。○以上第三大段反覆詳論前段之意。但不免重複。是南豐長處。亦短處。

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於一代之典籍哉。則其書不得不貴。故爲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以上第四大段敍此書可備論禮者之考擇。

先大夫集後序

主意　言公好勇言以齟齬終。

公所爲書。號僊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第一小段敍已刊行者。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二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第二小段敍今類次者。○以上第一大段總提著作。方五代之際。儒

瓦樽ハ、或ハ玄尊ニ作ル、禮器篇ニハ玄酒ニ作ル、水ヲ云フ、古酒ナシ、水ヲ用フ、古禮ヲ重ンズル故ニ之ヲ酒ノ上ニ列スルナリ。
太羹トハ美味ノ肉汁ナリ。
庶羞ハ許多ノ饌ナリ。
弁冕ノ弁ハ、古冠ノ大號、冕ハ大夫以上ノ冠ナリ。
其改易——時ニ應ジ、禮儀ヲ改革變更スルハ天下ノ形勢ニ逆ヒ、人情ヲ驚カスコトナリ、而モ古代先王ノ道ニ合ヒ、善美ヲ失ハザルモノアリ。
苟簡ハ疎略ナルコト。
希闊ハ希疎迂闊ニテ時勢ニ合ハザルヲイフ。

聖人從俗便而變通。以養性防欲。

故瓦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太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爲貴本。一以爲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爲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於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

第二小段言并用古今器物。而禮意不異。

後世不惟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爲。或爲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閒者。

故其禮云云結主意。

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爲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

第三小段言後世不知變

葛溝ハ古未ダ喪禮ヲ知ラズ、葛ヲ以テ尸ヲ裹ミ之ヲ溝壑ニ投ゼリ。

兩觀ハ闕ナリ、門ノ左右ニアル樓ナリ、其ノ遠望スベキ者ヲ以テ、之ヲ觀トイフ。

采椽ハ山ヨリ采リ來リタルママノ荒木ノ椽ヲイフ。

攻ハ作ルナリ。

文梓ハ木目ノヨキ梓ノ木ナリ。

則繁於爲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第三小段言後世不知變通。○以上第二大段論禮之本在養人性。而後世拘器數之末。不知變通。 蓋上世聖人。有爲來耜者。或不爲宮室。爲舟車者。或不爲棺椁。豈其智不足爲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爲宮室者不以土處爲不可變也。爲棺椁者。不以葛溝爲不可易也。豈好爲相反哉。以爲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爲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古今云云一一應前段。○通儒之見發揮主意。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其要以下發揮主意。此制作之方也』。第一小段詳言上世

便ハ習熟ナリ。

後世去――後世三代ヲ去ルコトハ蓋シ千有餘年、世ノ中モ種種變遷シ、習慣風俗モ亦相去ルコト遠シ。

漠然ハ茫然ナリ。

蕩然ハ締リナキヲ云フ。

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閒者也。」第一小段敍作禮本意。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爲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第二小段言羲農至三代。皆能變通。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爲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爲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爲。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閒。蕩然莫之爲節。至患夫爲罪者之不止。

開元ハ玄宗ノ年號。
元和ハ憲宗ノ年號。

復ハ重ナリ。

窮於外物トハ物ノ欲ヲ盡スヲ云フ。
數トハ禮ノ數ナリ、貴賤ニ因テ數ヲ設ケ、或ハ多キヲ以テ貴シトシ、或ハ少キヲ以テ貴シトス。
文ハ禮ノ文ナリ、其文飾ヲイフナリ。

禮閣新儀目錄序

主意　言禮之本在於養人之性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祕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讎。史館祕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

以上第一大段敍定著始末。

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

夫禮者云云揭主意。

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爲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

因造ハ舊法ニ因リ新法ヲ造ルナリ。
號令ハ布令布達ノ類。
威刑ハ刑罰ノコト。
苟得偸合ハ、苟モ利ヲ得、苟モ時ニ合フヲ欲スルナリ。

倉皇ハ急遽ノ貌。

風雨之詩ハ詩ノ鄭風風雨篇ヲイフ、其首章ニ、風雨淒淒タレドモ、鷄鳴ハ喈喈タリトアリ、君子ノ亂世ニ居レドモ、其節ヲ變ゼザルニ喩フルナリ。
泯泯ハ湮滅ノ貌。
槪見ハ梗略ナリ。

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僞。苟得偸合之徒。尙不得不列以爲世戒。」第一小段懲惡。而況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閒。若此人乎。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槪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收主意。○第二小段勸善。○精彩在此小段。○以上第二大段綜括陳一代興壞足以爲後戒。論其書之不可廢。

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以上第三大段論成之難傳之難。收第一大段意。

祕府ハ、天子ノ御藏書所。
嘉祐ハ仁宗ノ年號。
校讐ハ校訂ナリ。

先皇帝ハ仁宗ヲサス。

其疑者――其中疑ハシキ所ハ、敢テ妄ニ損益增減セズ、唯各篇末ニ其事ヲ書セリ、其書ハ舊ト目錄ナク、列傳ノ名氏モ闕ケ又謬ル處多シ。
一切ハ苟且ノ義、一時ノ間ニ合セヲスルコト。
經紀ハ國家經營ノ道。
然而兼――然シナガラ、權略謀計ヲ尊ビ、人ヲ任免使役スル道ヲ明ニシ、恭儉ニシテ人ヲ愛スル所ハ、是レ其始ノ興起スル所以ナリ。

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之也。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祕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於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

第三小段敍傳之難。○以上第一大段敍陳書著作考定始末。

夫陳之爲陳。蓋偷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

高祖以——高祖皇帝ハ曹魏ヨリ宋ニ至ルマデ二百餘歳ノ間、歴代ノ系統ガ數〻變更シ、歴史事實ノ非常ニ放逸セルヲ以テ、詔シテ歴史ヲ編纂セシム、而シテ思廉ハ、遂ニ詔ヲ奉ジテ、陳書ヲ編纂スルコトニナレリ。

陳書目錄序

主意　言陳書不可廢。其故有三焉。成之難一也。傳之難一也。足懲惡勸善一也。

第一小段　敍陳書篇數及譔者以發端。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譔。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至宋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譔於祕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

第二小段　敍成之難。

然及其既成。與宋魏梁等書。世

南鄉ハ南面シテ天子ノ位ヲ云フ。

芣苢、柏舟、大車、式微ハ共ニ詩ノ國風ノ篇名ナリ。

乖異ハ違背ナリ。

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已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結束。○第四小段反說。○以上第二大段敍劉向作傳之意。王政在內助。內助在躬化。是一篇主意。

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第一小段論其書博。而不能無失。

其曰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發其端云』。第二小段言覽者宜擇是非。○以上第三大段論其書駁雜。

姆ハ女師ナリ。珩璜琚瑀ハ共ニ佩ブル玉ノ名ナリ、右ハ男女皆玉ヲ佩ビ以テ行歩ノ節度ヲ正ス。

家人之義云云、易ノ家人卦ニ出ヅ身ニ反省シテ自ラ治ムルトキハ人皆之ニ畏服スト。二南ハ詩ノ周南召南ナリ、皆文王ノ身ヲ以テ邦家ヲ教化シ、南方ノ諸侯皆其德風ニ化スルヲ云フ。后妃ハ文王ノ后妃。關雎ハ周南ノ篇名ニテ后妃ノ德ヲ述ブ。商辛之昏俗トハ商紂ガ領セル邶鄘衞ノ地ナリ、故ニ昏俗トイフ。江漢之小國ハ南方ニアル江漢二水ノアル地方ナリ。兎罝トハ后ノ化ヲ被リタル野人ヲ云フ。

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第一小段言女德。

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兎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第二小段言女德因文王躬化。

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

嘉祐ハ宋仁宗ノ年號。館閣ハ史館祕閣ナリ。

劉歆ハ向ノ子ナリ。

校讐ハ校訂ナリ。

趙衞之屬ハ趙皇后衞婕妤ナリ。

來（海一本作漢。是。）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敍。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以上第一大段敍書之存沒。）

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衞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第一小段揭劉向作傳之大意。）

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

神農之言ハ孟子滕文公上篇ニ出ヅ、墨子之言ハ滕文公上篇墨者夷之ノ章ヲサス。

曹大家ハ後漢ノ曹大叔ノ妻班昭ナリ、大家ハ大姑ニテ女子ノ尊稱ナリ。東海ノ海ハ漢ノ誤リトイフ。

放而絶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總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歸宿。一句○以上第三大段設或問論其書之可存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以上第四大段附叙高注。

列女傳目錄序

主意　言王政在內助。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海以

戰國之―戰國ノ遊士ハ然ラズ、道ノ萬世不易ナルヲ知ラズ、タダ持説ノ時君ニ適合シテ用ヒラルルヲ樂ム、故ニ其意ヲ用フル所ハ、苟且姑息ノ計ヲ爲スノミ、偷ハ苟ナリ。

故論詐―故ニ權謀ノ利益ヲ論ズルモ、其失敗ハ諱ンデ言ハズ、戰爭ノ善事ナルヲ説ケドモ其後患ヲ蔽ヒ隱セリ、而シテ遊士等相共ニ之ヲ行フ者ハ、皆利ナキニアラザルモ、害ニ至ッテハ反ッテ多ク、得ル所アルモ、失フ所ハ反ッテ夥シ。

惟先王―惟先王ノ道德ハ世ニヨリ、變ニ適シテ、其法皆同樣ナラズ、而モ之ニハ少シノ缺點ナク、之ヲ用ヒテ弊害ナシ、故ニ孔孟ノ如キ聖賢ハ先王ノ道ヲ以テ、戰國遊士ノ説ニ改易セザルナリ。

滅其籍哉ハ其書籍ニテモ滅却セシヤノ意。

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説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一結。○第三小段言戰國策士爲時君變先生之道之害。○以上第二大段以孔孟不改先王之道。駁劉向序論。言戰國策非正書。○駁此書。所以存此書。】

或曰。邪説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説也。固將明其説於天下。【當世五句揭主意。】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説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説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

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第一小段駁劉向以此書爲時君所能行。

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强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第二小段言孔孟不爲時君改先王之道。戰

卒以謂——卒章ニ謂フ此書ハ當時戰國ノ策士ガ人君ノ行ヒ得ベキ所ヲ度リ說キシモノナレバ斯クセザルヲ得ズト。然レバ彼モ亦時流ニ惑ハサレテ、自說ヲ確信セザルモノト云フベシ。

二子ハ孔子、孟子ヲイフ。

二帝ハ堯ト舜ナリ。三王ハ禹湯文武ナリ。

蓋法者——蓋シ法令ナルモノハ世ノ變遷ニ適シテ必シモ同一ナラズ、道德ハ國家ノ基礎ナレバ、時ト處トヲ問ハズ、一樣ナラザルベカラズ是レ不易ノ理ナリ。

苟ハ苟且ナリ等閑ニスルコト。

閣下好―閣下ハ古道ヲ好ミ、學問ヲ勉メ、善事ヲ行フヲ何ヨリノ快樂トナス。
其亦何―サレバ閣下暫時言ヲ聽キ、又書狀ノ論ヲ讀ムヲ惜マンヤ、必ズ博ク問ヒ、審ニ陳ベシメテ其事實ヲ明白ニセバ、固ヨリ天下ノ補益タルベシ、是ハ獨リ宗旦ノ爲ノミニ發言スルニ非ズ。
伏惟少―伏シテ御賢察ヲ願フ、若シ又意ニ合ハザル所アラバ御返詞ヲ賜ハランコトヲ望ム。
●崇文總目ハ書ノ名。

則其有先言之效亦可知也』　第二小段言知其死節者甚衆。且先以其親逝其先言不虛。○以上第三大段敍其平生。證先言死節不偶然。

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爲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爲宗旦發也。　處置歸此三句。

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不宣』　以上第四大段請司封表白。是實施。

戰國策目錄序

主意　言此書雖非正書。存之亦足戒後世。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　以上第一大段言盡力完此書。伏末段存之之意。

敍曰。向敍此書。言周之

宗旦之——宗旦ノ事ハ力メテ天下ノ人士ニ視聽セシメテ、宗旦ノ人物ヲ發揚シ、褒賞シテ他ノ人士ヲ憤起セシメザルベカラズ。

貫穿馳騁ハ種種ノ書説ニ獵渉通曉スルナリ。

世所指目ハ、宗旦ノ東京ニアリシ時、李師道徐程尙同等ト共ニ監司ノ耳目トナル、人之ヲ惡ミ、號シテ四瞪ト云フト、宋史ニ見エタリ。

一眚ハ一時ノ過チ云フ。

祖袁州ハ名ハ無擇、袁州ニ知タリ。

覆ハ滅亡スルナリ。

使雖トハ疑ラクハ雖使ノ錯誤ナラントイフ説アリ。

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宗旦之事云云。主意至此發揮。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發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第五小段言天下無事。且宜開言路。今有事。宗旦言之。豈可不褒賞哉。○以上第二大段重疊往復。論其宜褒賞。

宗旦喜學易。所爲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鞏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爲世所指目。此固一眚。今其所立。亦可贖矣。第一小段言宗旦喜易孝祖母。則其死節非偶發。

鞏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爲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概。不誣也。況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遁。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

獨リ與ラズ、人アリ爲ニ上書シテ云フ、客アリテ一家ヲ過グ竈口ヲ眞直ニ附ケ傍ニ薪ヲ積ミタルヲ見テ、主人ニ云フ烟突ヲ曲ゲテ附ケ、薪ヲ他處ニ徙セト、主人ハ聽カズ、既ニシテ火ヲ失フ、郷里ノモノ直ニ馳セテ之ヲ消止ム、主人ハ喜ンデ衆人ヲ饗應セシニ、或人主人ニ語テ曰ク、嚮ニ客ノ言ニ從ハバ牛酒ノ費モナク、火災モナカリシナランニ、今人人ノ功ヲ論ズルニ當ツテ先ノ客ニ挨拶モセズ、火事場ニテ頭ヲ焦シ額ヲ爛ラシタル者ノミヲ上客トナスハ不可ナリト云云。

元元ハ民ナリ。

忽ハ輕忽ナリ。

苟且偷託ハ事ヲ等閑ニシテ言譯ヲ他事ニ託スルナリ。

爲天下――國家ヲ經營スルモノヽ世治マリタリト雖、尙一層進ンデ憂國忠君ノ士ヲシテ、直言ヲ敢テセシメ、以テ其未ダ發セザル弊害ヲ防ガザルベカラズ。

拱俱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爲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爲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二住。○第二小段言不賞宗旦有功。反與有罪陳拱俱戮。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爲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三住。○第三小段言南方之變。人皆知而不言。宗旦獨言而見罰。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爲使者於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重懼爲己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我也。」四住。○第四小段言宗旦不獨告陳拱。歷告他有司。有司皆隱之。爲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況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

官守ハ、官吏タルノ職責ヲ云フ。

賊汝今――賊汝等ハ今立ロニ死センノミ、吾ハ汝等ノタメニ恥辱ヲ蒙ランヤトテ、罵詈ヲ極メタリ。

堂堂ハ正盛ナリ。

南兵以來ハ知高ノ亂以來ナリ。

曲突徙薪云云、漢書霍光傳ニ見ユ、突ハ烟突ナリ、初メ霍氏未ダ反セザルヤ、徐福上書シテ氏ノ驕ヲ制シテ、滅亡ニ至ラシメザランコトヲ云ヒシガ、言用ヒラレズ、霍氏ノ滅ブル後ニ賞功アリ、徐生ハ

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母爲與死。比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爲書召鄰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矣。吾豈可汚耶。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

第二小段記智高果反。宗旦不屈而死。○以上第一大段敍先言死節之二事。

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況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仗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

一住。○第一小段言不表白宗旦先言死節。反寵贈他死難者。

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爲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陳

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第二小段言進前言。且奉致論歐公之誌銘。足警勸一世。收首段論。 ○以上第六大段更進一層。

與孫司封書

主意　勸表白孔宗旦先言死節之事。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邑地而有之。爲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爲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狂耶。四年。智高出橫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 第一小段記宗旦先言智高反。而拱不聽。 凡宗旦之於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

司封ハ、爵秩ヲ司ルノ官名。
儂智高ハ廣源州ノ蠻夷ノ首領ナリ。
邕ハ州名。
司戶ハ官名戶籍、賦稅等ノ事ヲ掌ル。
拱ハ知邕州タリ、知州ハ武事ヲ兼ヌ、故ニ將トイヒシナリ。
橫山ハ恐ラクハ橫江ナラン。

衋然ハ痛傷ノ貌。
睎ハ慕フナリ。
繇ハ理由ナリ。
推ハ推シ與フルナリ。
屯蹶否塞ハ困難ニシテ不仕合セノコト。
魁閎ハ優レタルコト。
爲人之―世ノ父祖タルモノ、誰カ其子孫ヲ教育スルコトヲ欲セザランヤ、世ノ子タルモノ孫タルモノ、誰カ其父祖ノ德功ヲ顯揚シ、以テ其名ヲ不朽ニ垂レント欲セザランヤ。

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主意歸宿。其傳世行後無疑也。」第一小段言得歐公之銘。祖先言行可傳後。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第二小段言感報當如何。○以上第五大段謝歐公之道德文章。能得誌銘之公是。可以傳後世。遂及感報當如何。

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勸。而惡誰不愧以懼。警。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第一小段論歐公之文足警勸一世。

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

辨トハ其人ノ善惡正邪ノ實ヲ判別スルヲイフ。
淑ハ善ナリ。
善惡相懸トハ善ト惡トノ間相懸隔スルヲイフ。
侈ハ猶過ルノゴトシ。
不徇ハ私意ニ徇ハザルナリ。
於是又――是ニ於テ道德ノアル上ニ文章モ人ニ勝レザルベカラズ、故ニ碑銘ハ道德ヲ蓄ヘタルガ上ニ文章ヲ能クスル者ニアラザレバ出來ヌトイヒタル譯ナリ。

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第二小段言此大段主意。○以上第三大段論後世誌銘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此段反論。第四大段正論。自反入正。逆敍法。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畜道德七字揭主意。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以上第四大段論誌銘得公與是。在道德文章之人。是主意。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

嚴ハ敬ノ義。

通材達識ハ材能智識ノスグレタル人。

及世之――世衰ヘ、道微ナルニ及ンデ、子孫タルモノ、專ラ其祖先ヲ褒揚セント欲シテ、道理ニ本ヅカズ、惡人ト雖、務メテ銘ヲ石ニ刻シテ、後世人ニ誇ラントス、立言者卽之ヲ記スル者モ之ヲ拒ムモノハナシ、コレ其子孫ノ強テ請フ所ナレバ辭スルニ忍ビザルナリ、又其祖先ノ惡事ヲ書センハ亦人情ノナシ得ザル所ナレバ、惡人ヲモ褒揚シテ實ヲ蔽フニ至ルナリ。

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第一小段言銘專書美。與史善惡兼書者異。 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使死者云云。作銘者。宜揭一通座右。 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第二小段言銘寓警勸之道。則近于史。○以上第二大段論誌銘之足警勸。 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壹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第一小段言後世銘多不實。 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

先大父ハ祖父ノコト。蓋史之―蓋シ歷史ハ人ノ善行モ惡事モ、書載セザル所ナキモ、銘ハ古人ガ功德、或ハ材行顯揚スベキモノ、義心ノ善美ナルモノアルトキハ、其湮滅センコトヲ恐レテ、之ヲ銘ニアラハスモノナリ。

慰其高年之母。使得二句收主意。則仁治之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賴此以無北山之怨。鴇羽之譏。陟岵之歎。蓋行之甚易。爲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之。不宣。以上第五大段請就養。

寄歐陽舍人書

主意　言非道德文章。則無得誌銘之公與是。以謝歐公。故道德文章第一字眼。公是第二字眼。○此篇自警勸入公是。自公是入道德文章。

鞏頓首再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以上第一大段謝詞。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

自相執拘ハ自ラ囚人トナリテ來ルナリ。
靡ハ縻ト通ズ、繫ナリ。
若ハ順ナリ。
田出ハ田ヨリ出ル所、米穀ヲイフ。
今野行――今ハ野ヲ行キ、海ヲ涉ルニモ、同伴ヲ要セズ、粟ヲ買ヒ來ルニモ、其價ハ十分ノ七ハ減ゼリ、此皆吾君、吾相ノ仁澤ノ行キ涉リタル結果ナリ。
可以將――サレバ母ヲ孝養スル情ヲ、君ト相トニ告グコトハ此時ヲ以テ好時期トス。
勞歸之詩ハ四牡篇ヲイフ。
逮之以――之ヲ推及ボスニ人ノ情ニ基ク政ヲ以テス。
閑曹ハヒマナ役。

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剪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爲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靡而致之。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枹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儔。市粟而來。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曾未期歲。既安且富。至於如此。竊與斯民。與蒙其幸。方地數十里。既無一事。繫官於此。又已彌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有易於此時也。以上

第四大段敍前時爲寇賊抑養母私情。今賊平。宜敍勤功成私情。

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詩。本士大夫之情。而及於其親。逮之以即乎人心之政。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

阻ハ隔ナリ。
御ハ侍ルナリ。
至於書——書狀ノ往復ナドモ、月ヲ累ネ一季以上モカカラザレバ通ゼヌ譯ナレバ、老年ノ母子兩人ガ義トシテ安心スベカラズ、又恩ニ於テモ止ムベカザルモノナリ。

桀黠能——其中奸黠ナル者ハ能ク多數ヲ引率シ魁首ト呼バルモノ數十アリテ、彼處此處ニ散在ス、サレバ閭ノ家家町町安キ心ナク之ヲ聞ク遠近ノモノモ且疑ヒ、且駭クノ有樣ナリキ。
寇孽ハ禍ナリ。

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鞏固不敢爲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顧以道里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效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踰時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也』。第三小段言己與母共老。不可一日別居。○以上第三大段入題。敍己欲養母之情。

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鞏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不許。屬閩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及去秋到職。閩之餘盜。或數十百爲曹伍。往往蟻聚於山谷。桀黠能動衆。爲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閭之室閭莫能寧。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鞏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寇孽。屬前日之屢敗。士氣既奪。而吏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既不敢以輕動迫

陟岵之思ハ詩ノ魏風陟岵篇ヲイフ、孝子ノ役ニ行キ山ニ登テ親ヲ望ム詩ナリ。
發於情止云云、詩ノ序ニ見ユ。
吾君有―吾ガ君ニハ數千年昔ノ治世ニモ拔ケ出ントスル大志アリ、方ニ先王ノ政治ヲ施シテ、以テ上ハ夏殷周三代ノ隆盛ヲ繼ガンコトヲ欲ス。
徼ハ要ナリ、求ムルナリ。
五郡トハ越、齊、襄、洪、福ヲイフ。
邦域之任トハ地方官トイフガ如シ。
竊計已―竊ニ思フ此事ハ久シキ前ヨリ、既ニ御聽ニ達シタルコトナラン。
著令ハ法令ト云フ如シ。

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第二小段反說。○以上第二大段就前意中專論先王能察吏民養母之情。後世不然。 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方與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易於古。士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邪。鞏獨何人。幸遇茲日。第一小段言今君相待士。必不易於古。蓋承第一大段也。 鞏少之時。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齒髮日衰。聰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徼進之心。況其少有知邪。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陪朝廷之儀。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第二小段言己勤勞于外之久。 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以鞏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有一人仕

天保ハ、詩ノ小雅ノ篇名。

四牡之云云、詩ノ小雅ノ篇名。

盬ハ、堅緻ナラザルナリ。

將ハ養フナリ、王事ハ大切ナレバ之ヲ務メテ父ヲ養フ暇ナシト云フナリ。

繇ハ由ニ同ジ。

推至於戍云云ハ詩ノ小雅杕杜ノ篇ヲイフ。

王事靡盬云云ハ杕杜第三章ノ詞ナリ。

北山之感ハ詩ノ小雅北山篇ヲイフ、大夫行役ニ苦ンデ此詩ヲ作リシナリ。

鴇羽之嗟ハ國風鴇羽ノ篇、民ノ役ニ往イテ父母ヲ養フ能ハザルヲ悲ムナリ。

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第三小段結論。○以上第一大段論先王養士本其情敍其勤。所謂必本其情而敍其勤者。在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謌。將母來諗。釋者以謂諗告也。君勞使臣。敍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休息之。而又追敍其情如此。繇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戍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卽人之心。無大於此也」第一小段正說。 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鴇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

人材既衆云云、詩ノ大雅棫樸ノ篇ヲ云フ。棫樸ノ棫ハ小木ノ名、叢生シテ刺多シ、樸ハ叢生ヲイフ。

以爲使臣云云、詩ノ小雅皇皇者華ノ篇ヲ云フ。

勞其來也ハ詩小雅四牡ノ篇ヲ云フ。

悄悄之憂云云、詩ノ小雅出車ノ篇ヲイフ。

后妃之於內助云云、詩國風卷耳篇ヲ指ス。

山脊石砠云云、詩國風卷耳ノ篇、山脊ハ岡ヲイフ、砠ハ石山土ヲ戴クモノ。

雖采卷—卷耳ノ如キ草ヲ采ル暇ト雖モ、心ニ忘レザルヲ云フ、卷耳ハなもみト云フ草ノ名。

周之士也貴云云、揚子法言五百篇ニ見ユ、肆ハ、ゆつたりシタルナリ。

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筐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既衆。列於庶位。則如棫樸之盛。得而薪之。其以爲使臣。則寵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皇於遠近。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敍其勤。其以爲將率。則於其行也。既遂遣之。又識薇蕨之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晩。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脊石砠僕馬之閒。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耳。而心不在焉。第二小段詳說。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

休光美實ハ世ニ顯ハレヌ功德ヲイフ。閎遠崇侈ハ遠ク廣ガリ且高クシテ大ナリ。

撫循ハ、なでいたはるナリ。長育天下之材云云、詩ノ小雅菁菁者莪ノ篇ヲ云フ。蘿蒿ハ菜ノ名。賓而接之ハ賓トシテ接待スルナリ、詩ノ小雅鹿鳴ノ篇ヲイフ。

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侈。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主意一句結。惟陛下之所擇。

第四小段言今日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宜處之以兢兢。遂結主意。○以上第七大段論在陛下宜作諸宗功德頌。是一篇主意。

福州上執政書

主意　言先王之養士。本人情。敍人勤。故請本己情。敍己勤。以成吾養母之志。

鞏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概見者。尚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第一小段論大意。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蘿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賓而接之。出於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召。其聲

飭ハ戒ムルナリ。
兢兢業業――戒愼危懼シテ一日二日幾萬ト生ズル事務ヲ取扱フナリ。

寅畏ハ、敬ミ畏ルルナリ。

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試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有位。惟陛下之所使。」第二小段言今文學之臣足作頌。

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知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祗愼。唐虞之所同也。」第三小段言唐虞周處至治。保之以戒愼。

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

成ハ成王ナリ。假樂鳧鷖ハ井ニ詩大雅ノ篇名成王ノ德ヲ嘉スルナ、

公劉泂酌ハ井ニ詩大雅ノ篇名、召康公ガ成王ヲ戒ムル詩ナリ。

飲尸ハ尸卽チ位牌ニ酒ヲ供フルナリ。

兎罝ハ、詩國風ノ篇名。武夫ノ赳赳トシテ、勇アルヲ云フ。

牛羊之牧人ハ詩大雅行葦篇ニテ賤夫モ仁心アルヲ云フ。

書稱勸——書ノ大禹謨ニ之ヲ勸ムルニ九歌ヲ以テシ、破ル勿ラシム。

九謌ハ六府ト正德、利用、厚生ノ三事、合セテ九功已ニ修マリテ、民其利ヲ受クルヲ以テ、之ヲ歌フナリ、謌ハ歌ト同ジ。

考次論撰ハ次第ヲ考ヘ功業ヲ論撰スルナリ。被之金石ハ音節ヲ附ケテ歌フナリ。

而成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兎罝之武夫。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悟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興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爲世教也」 以上第六大段敍詩書皆頌帝王功德。起下段。

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册。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 第一小段言大宋無頌者。學士大夫之過也。 蓋

意諭色──ハ言語號令チ用ヒズシテ、遠近畏服スルチイヒ、六服ハ侯、甸、男、采、衞、蠻ニシテ畿外ノ地チ云フ。號渙ハ四方ニ傳播スルナリ。航浮索引ハ海外ヨリ船チ浮ベテ來ル國ト、索チ引キ谷チ渡リ來ル山岨ノ民ナリ。篚齎橐負ハ籠ニ入レ囊ニ盛ルナリ。祇ハ敬ナリ。豫ハ樂ナリ。六府ハ水火金木土穀チイフ。順敍トハ六府ノモノモ敍ニ順ヒテ發生スルナリ。百嘉鬯遂ハ諸ノ嘉スベキモノ長成スルナリ。含氣之屬トハ生類チイフ。懿ハ美ナリ。五世六聖ハ太祖ヨリ神宗ニ至ルマデ六世。陬ハ聚居ナリ。聚ハ邨落ナリ。援枹擊柝ハ太鼓チ叩キ柝木チ擊チテ警戒スルチ云フ。武ハ武王ナリ。

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民。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篚齎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祇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至於六府順敍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第一小段言太宋治化之隆。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三四世。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以下徵露主意。大宋之隆也』第二小段言生民以來不及大宋之隆。○以上第五大段總論大宋治化之隆。卓越三代以下歷世。結上半篇。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之所以繼代。

蠲除ハ租税ヲ除クヲイフ。
惻怛ハ悲ミ心配スルナリ。
復除ハ徭役ヲ除クヲイフ。
前世或――又前世ノ或ハ其政權ヲ失スルモノハ前漢ノ如ク、天下ノ勢力外戚ニアリ、或ハ後漢唐ノ如ク近侍ニアリ、或ハ東晉南北朝五代ノ如ク大臣ニアリ、宋興ツテ以來ハ外戚ニセ宦官ニモ將相ニモ嘗ヲ權柄ヲ專ニセシコトナシ。
藩服ハ節度使ノコト。

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役。然猶憂憐惻怛。嘗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第一小段言無暴刑暴賦暴役。故能附民。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畀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安也。」第二小段言上謹操柄。○以上第四大段論大宋能附民。及操柄得宜。前世不能及。　故人主之尊。

不世ハ世間常ニ有ラザルナリ。
姿ハ資ト通ズ。
踵ハ因ナリ。
變易因——政事ノ因循ナルヲ改メ、號令ヲ信實ニシ、人民ヲシテ、善政ニ悅服シ、上ノ爲ニ奮起セザルモノナカラシム。
因陋就——固陋寡聞ノ說ヲ因襲シ、尋常ノ見識ニ拘泥スル人主ノ及ブ所ニアラズ。
牽ハ拘ナリ。
常見ハ、尋常ノ識見ナリ。
一祖四宗ハ太祖ト太宗、眞宗、仁宗、英宗トヲイフ。
緩既縱——既ニ赦シタル者ハ再ビ罪スルコトヲ緩クシテ問ハズ、輕罪ノモノヲ誤テ重罪ニ入ルルノ罰ハ重クシ重罪ニセヌ樣ニス。

敍英宗。陛下聖神文武。可謂有不世之天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迹。首段言三代不及大宋。今言追三代之迹。前後矛盾。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己。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弊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第六小段敍神宗。○以上第三大段歷敍大宋諸功德。是主。

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覆。至於緩既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

援立有——有德ノ英宗ヲ立テ嗣ト爲シ位ヲ傳フル意誠ナリ。

棄羣臣之日ハ崩ズルヲイフ。

東朝ハ東宮。
淵默ハ深默ナリ。
德號ハ德ノ名聲ナリ。

三事ハ三公ヲ云フ。

早遺天下ハ英宗在位四年ニシテ崩ズ、故ニ云フ。

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歔欷。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由然者。故皇祖之廟。爲宋仁宗。（第四小段 敍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天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於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愼。無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幾。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爲。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宋英宗。（第五小段）

舍子傳弟トハ太祖其子德昭ヲ舍テテ、位ヲ太宗ニ傳ヘシヲイフ、太宗ハ太祖ノ弟ナリ。
逌ハ發語ノ辭。
定晉疆ハ晉ノ疆ナル北漢ヲ平グルヲイフ。
錢俶自歸ハ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吳越王錢俶來朝シ、遂ニ其地ヲ獻ゼシヲイフ。
紹ハ繼グナリ。
類ハ祖德ニ類スルナリ。
丕丕ハ大ナリ。
涵煦ハ日ト水トノ萬物ヲ養フ如キヲ云フ。
擾ハ馴スナリ。
板蕩ハ亂ルルコト。
異類ハ夷狄ヲイフ。
天寶ハ唐ノ玄宗ノ年號。
眞人ハ太祖趙匡胤ヲイフ。
景德ハ眞宗ノ年號。
德明ハ西夏ノ趙保吉ノ子ナリ。
銷鋒灌燧ハ兵器ヲ鑄潰シ、烽燧ヲ消スコト、武備ヲ撤スルヲイフ。
社首ハ山ノ名。
不祧ハ後世ニ至ルマデ遷サザル廟ナリ。
注措ハ猶措置トイフガ如シ。
稽ハ考フルナリ。

勤。爲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第一小段敍太祖。 太宗皇帝。逌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爲帝太宗。未有高焉者也。」未有上。一本有德字。可從。○第二小段敍太宗。 眞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幷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眞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閒入闚邊。至於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於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爲帝眞宗。」第三小段敍眞宗。 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愼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

難於南狩トハ、昭王南征シテ漢ヲ濟リ、溺レテ返ラザリシヲイフ。
殆於荒服トハ穆王犬戎ヲ征シ、荒服至ラザルヲイフ。
建武中興ハ、光武ヲイフ。
冲質ハ冲帝ト質帝トナリ。
魏之患――天下分裂シテ魏蜀吳ノ三國トナル魏ヲ以テ漢統ニ接ス、故ニ魏ノ患トイフ。
女禍始出トハ唐ノ玄宗楊貴妃ヲ寵シタルガタメ、國亂ヲ釀成セルヲイフ。
殘ハ害ナリ。
更生ハ蘇生ノ意ナリ。
粤蜀吳――粤ハ吳越王錢俶、蜀ハ後蜀王孟昶、吳ハ南唐、金陵ニ都ス、モト吳ノ地、故ニ吳ト稱ス、楚ハ荊南ノ高繼冲之ヲ五國トイフ、南漢主劉鋹ヲ并セテイフ。
復禹之跡トハ禹王既ニ水ヲ治メテ九州來同ス、宋祖ガ五代ノ亂ヲ平ゲシニ喩フ。
彌綸トハ彌縫經綸ノ義ナリ。

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於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冲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貞觀開元之際。而女禍始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

以上第二大段歷敍三代以下至五代功德是客。

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粤蜀吳楚五國之君。並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畀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爲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萬世策。造邦受命之

垂光錫祚ハ、光ヲ後世ニ垂レ福ヲ子孫ニ賜フナリ。
舄奕繁衍ハ功業光リ耀キ子孫繁昌ス。
符ハ符合シテ差ハザルヲイフ。
乃墜厥緒ハ書經ノ五子之歌篇ニ見ユ、緒業失墜スルナリ。
其孫太甲云云、孟子萬章上篇ニ、太甲、湯ノ典刑ヲ覆ストアリ。
大統未集ハ書經ノ武成篇ニ見ユ、此ニテハ大業ノ未ダ成就セザルヲイフ。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七

曾鞏子固著　清　沈德潛確士選
日本　三島毅遠叔評

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主意　欲頌大宋功德。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舄弈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下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躋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以上第一大段虛論大宋功德之隆。是上半篇大意。

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六終

延和ハ殿ノ名。
之ハ至ルナリ。
將享合――將ニ明堂ニ於テ天ヲ祀ラントセシ時、宵盡ク祭事ヲ行フ。
天以雨泣トハ皇天亦公ノ死ヲ悲泣スルヲイフ。
酸辛ハ悲痛ナリ。
龍袞ハ天子ノ服ナリ。
蟬冠ハ蟬ノ翼ヲ附ケテ飾リトセシ冠ナリ。
襚ハ死者ニ贈ル衣服ヲイフ。

叟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 公乘安輿。入見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他。」 將享合宮。百辟咸事。公病於家。臥不時起。」 明日當齋。公訃暮聞。天以雨泣。都人酸辛。」 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袞蟬冠。遂以往襚。」 以上第一大段敍。

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逮公永歸。既畊且耰。」 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 公雖四句主意歸宿。 持而守之。有一毋隕。匪以報公。維以報君。」 天子聖明。神母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 以上第二大段論。

元豐末命トハ神宗ガ臨終ヲイフ。
大姒ハ周ノ文王ノ母ナリ、宣仁后ニ喩フ。成王ハ哲宗ニ喩フ。
惸惸ハ憂フル意ナリ。三世ハ仁宗、英宗、神宗コレナリ。洛師ハ洛陽ヲイフ。
宛邱ハ陳ノ地、元豐八年詔シテ光ヲ起シテ陳州ニ知トス、闕ヲ過ルトキ、留メテ門下侍郎トナス。思ハ語辭。
岌然ハ危キ貌。宅憂ハ喪ニ居ルナリ。代天斡旋ハ王安石ノ新法ヲ布クヲイフ。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主意　言公以一誠佐太后幼主。除新法之害。未幾而亡。希正人繼述成法。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望」　公來自西。會哭於庭。縉紳咨嗟。復見老成」　太姒在位。成王在左。曰予惸惸。誰恤予禍」　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不留相予。孰左右民」　公出於道。民聚而呼。皆曰吾父。歸歟歸歟」　公畏莫當。遄返洛師。授之宛邱。實將用之」　公之來思。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　時當宅憂。恭默不言。一二卿士。代天斡旋」　事勢如絲。衆比如櫛。治亂之機。閒不容髮」　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寧」公身四句。上半篇腦髓。　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鉏去太甚。復其本原」　白

方叔召虎ハ共ニ周宣王ノ將ナリ、夷狄ヲ討攘シテ功アリ、韓琦嘗テ西夏ヲ伐チシ功アリ、故ニ云フ。

得賜歸——此時父ニ侍養スルモノナキヲ以テ、奏シテ職ヲ辭シテ歸ツテ、親ヲ養ハンコトヲ乞ヒ、許容セラレタルナリ。

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第二小段言己覽天下巨麗、又知歐公文。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第三小段慽未見太尉。○以上第二大段言己欲求奇聞壯觀以養其氣而慽不見太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第一小段言觀太尉養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閒。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將歸以下結尾。○第二小段言己益治文。○以上第三大段總收前段。願見太尉。

孟子曰云云、孟子公孫丑上、太史公云、史記太史公自序ニ見ユ。
疎蕩ハ疎通、豪蕩ニシテ、あつさりシタルナリ。
此二子——此孟子太史公ノ二子ハ豈嘗テ筆ヲ執テ、此ノ如キ文章ヲ練習セルモノナランヤ、其氣象ガ胸中ニ充滿シテ自然ト其外貌ニモ溢レ出デ、其言語ニモ發見シ、遂ニハ文章トナリテアラハレタルモノナリ、サレド此ノ如キコトハ自ラ覺ラザリシナリ。
汨ハ音骨、沒ノ義ナリ。

（少。意在大。而不在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閒豪俊（伏歐公韓公。）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第二小段言孟子史公養氣能文。）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第三小段言二公不自知。〇以上第一大段言文在養氣。）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閒。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第一小段言捨去鄉土。）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

蓬戸甕牖ハ蓬ヲ編ミテ戸トナシ、破レタル甕ヲ窓トナセシコトニテ貧人ノ住居ヲイフ。西山ハ武昌ノ山ヲイフ。

浩然之氣ハ大蘇ノ韓文公廟碑ニ出ヅ。

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戸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第一小段自前大段其中坦然句出來。不然連山絶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爲快哉也哉」第二小段自前大段其中不自得句出來。○以上第四大段論夢得不以謫爲患。能受快哉之樂。是主意。

上樞密韓太尉書

主意　言養文氣。在觀山川交賢俊。而賢俊是主。山川是客。○此篇。豪宕有餘。而沈着不足。不免爲少壯之作。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第一小段揭大意。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閒。稱其氣之小大。小大猶多

孟德ハ曹操ノ字。仲謀ハ孫權ノ字。周瑜、陸遜ハ倶ニ孫權ノ臣ナリ。

楚襄王ハ戰國時代ノ君。宋玉景差ハ倶ニ楚ノ臣ナリ、宋玉ガ風賦ニ載ス。

所以爲樂トハ蘭臺ナドヲ立テテ得意ナリシヲイフ。所以爲憂トハ貧苦ニ迫リタルヲイフ。

餘功ハ猶餘事トイフガ如シ。

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第一小段記山水之快。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騖。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第二小段記遺跡之快。○以上第二大段記快哉之景。

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第一小段引故典。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第二小段因典論憂樂之遭遇。○夢得居庶人之憂。受楚王之樂。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病字承上憂字。快字承上樂字。○第三小段論脫遭遇之眞快樂。○以上第三大段論人之憂樂由遭遇。脫遭遇之憂樂。然後得眞快樂。以起下段。

今張君不以謫爲患。收會計之餘功。一句反應楚王蘭臺。而自放山水之閒。

赤壁ハ黃州ニアリ、東坡ガ遊ビシ所。

舍ハ三十里ヲイフ。
洶涌ハ涌キ騰ル貌。
倏忽ハ忽ナリ。

所以有樂於是也。第二小段論東坡所以樂山水。○以上第三大段記東坡平生好山水。遂論及其好山水者不過寓興。結一篇。

黃州快哉亭記

主意　言張夢得不憂謫。故受快哉之樂。○快哉二字眼目。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第一小段記地勢。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卽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第二小段記築亭命名。○以上第一大段記築亭于黃州名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

席ハ席ヲ數テ之ヲ容ルルヲイフ。

睥睨ハ邪視ナリ、にらむコト。

斥ハ開クナリ、空地ヲ生ゼシヲ云フ。

悵然ハ失意ノ貌。

翩然ハ輕擧ノ貌。

澗實ハ谿間ニ落チタル木ノ實。

蓋天下――蓋シ天下ノ樂ハ多ケレド心ニ適スルヲ以テ悅ト爲ス、其得意ノ時ニハ如何ナル物ニモ易フベカラズ。

洒然ハ洒落ノ貌、さらりトシテ笑フナリ。

譬諸飮――之ヲ飮食ニ譬フレバ、盛饌ガ前ニ列ナルモ、求ムル所ハ飽ニアルノミ、他ハ皆腐敗ニ委スルノミ。

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以上第二大段記西山乃九曲亭所在。

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飮之。見者以爲仙也。」第一小段記東坡好山水。

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諸飮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山水亦雲烟過眼耳。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

應。

陂陁ハ不平ノ貌。
蔓延ハ連續セル貌。
浮屠精舍ハ寺ナリ。
櫪ハ和名くぬぎ。

幅巾ハ全幅ヲ以テ巾トナスモノ、隱者ノ服ナリ。
徜徉ハ猶徘徊トイフガゴトシ。

羊腸ハ屈曲シテ羊ノ腸ノ如キヲイフ。

矚ハ視ツメルコト。

武昌九曲亭記

主意　言東坡之樂。不過姑寓興於山水。○樂字眼目。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二句綱領。）依山臨壑。隱蔽松櫪。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返。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既有樂意。○以上第一大段記寒谿。）然將適西山。（西山有羊腸九曲之險。不如寒谿平夷。故用然字轉之。）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

償ハ傾倒ナリ。讋ハ恐レテ氣ヲ失フナリ。

獨居之男子ハ、家語ニ魯ニ一男子アリ、獨リ處ル、隣家ノ嫠婦モ亦獨リ處レリ、暴風雨ノ夜、嫠婦ハ趨テ男子ノ室ニ往ク、男子ハ戸ヲ閉ヂテ納レズ、婦人云フ何故ニ柳下惠ノ如クナサザルヤト、蓋シ柳下惠ハ女子ノ夜道ニ迷ルヲ助ケタレド、國人ハ之ヲ云云スルモノナシ、答ヘテ云フ、惠ハ固ヨリ可ナリ、吾ハ固ヨリ不可ナリ、吾何ゾ吾ガ不可ヲ以テ、惠ノ可ヲ學バンヤト、遂ニ之ヲ入レズ、夫子此ヲ聞イテ世ノ柳下惠ヲ學バントスルモノハ、此獨居ノ男子ニ若クハナシト云ハレタリ。

濤而不償。觸蛟蜃而不讋。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險。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第一小段應者先設譬喩。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比孔子。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比三子。吾於三子亦云。」第二小段發主意。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第三小段疑者服而記其言。○

以上第三大段言三子不欲仕。欲大仕也。故有待時。是主意。○閔子三子中之主。

鳩ハ聚ナリ。
具三獻ハ三獻ノ禮ヲ具フルナリ。
籩豆ハ祭器ナリ。
儐相ハ禮ヲ行フ者、祭官ナリ。
咨ハ嗟ト同ジ。
涕洟ハ涕泣ナリ。

若有復――若再ビ來ツテ我ヲ宰ニ爲サントセバ、余ハ此處ヲ逃ゲテ汶水ノ上ニ去ラント。

茫洋ハ廣大無邊ノ貌。

汗漫ハ渺茫ノ貌。

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鳩工爲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儐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第二小段記李公克舉廟祀。○以上第一大段記廟成。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衞之閒。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弟。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衞。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常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若有復我者。則我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與。』以上第二大段疑問。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卽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

慈孝之——人ノ親トシテ慈愛ノ心、子トシテ孝行ノ心アラザルハナシ、唯之ヲ發興スルコトナキヲ患フルノミ。

歷城ハ齊州ニアリ。墳ハ土ヲ盛リタルヲイフ。

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第二小段言此書發天下慈孝之心。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二句收四十九人。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一句期將來不止四十九人。○第三小段勸增著。○以上第三大段入題言此書效驗。

齊州閔子廟記

主意　言閔子之不仕。待時也。

歷城之東五里有邱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第一小段記廟祀久不舉。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耋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

幾諫ハ漸漸ニ諫ムルナリ。

詩曰ハ詩ノ大雅、泂酌ノ篇ノ語、遠ク往キテ彼ノ溜リ水ヲ酌ミ來リ、茲ニ注ギテ以テ酒食ヲ炊グ、不潔ノ水スラ炊事ニ供スベシ、温和ナル君子ハ民ノ父母ト爲ル、誠ニ悦プベキコトナリトノ義。

教於母ハ教誨ヲ母ニ受クルヲイフ。

悍ハ勇急ナリ。

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否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爲子言也。必忠且盡。而況其賢者乎』 以上第二大段論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是一篇主意。 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誡。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爲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爲此。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 第一小段記孫景修著書之意。 轍讀之而歎曰。雖有悍子。忿鬭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

謹序。第二小段言不入此會計者。待他日別著。○以上第四大段敍會計錄之體裁。

古今家誡序

主意　言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非他倫所及。故慈字眼目。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爲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爲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以上第一大段引老子言。言父母之慈愛異于他愛。以起下段。 輙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爲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彊也。君之於臣也。爲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

老子曰云云、老子六十七章ニ出ヅ。

諄諄ハ丁寧ニ訓諭スルナリ。惻惻ハ心配ノ深キコト。

容受直言ハ劉毅、帝ヲ以テ漢ノ桓帝靈帝ニ比セシニ、帝笑ツテ之ヲ受ケシヲイフ。
子弟內叛トハ、惠帝ノ時、趙、齊、成都等ノ八王、更ニ叛亂シ、相戰フヲ謂フ。
羌胡外亂トハ惠帝ノ末年ヨリ、胡、羯、氐等ノ五胡僭亂相繼ギ、連リニ中夏ヲ亂ルヲ謂フ。
無所措心ハ心慮ヲ用フル所ナキヲ謂フ。

課入ハ入稅ヲ謂フ。
儲運ハ儲蓄運輸ナリ。
經費ハ常費ナリ。
見在ハ哲宗ノ時ヲ謂フ。
分檣ハ貯蓄ノ義ナリ。

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第二小段言秦隋有法無德。漢文晉武有德無法。故皆不安久。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此四字是會計錄之所以作。而主意所注。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終言之』第三小段言宋有德無法之弊。○以上第三大段論當時濟會計之策。在德與法。是一篇主意所在。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第一小段言五別元豐八年會計。天下之大計可畫地而談。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分檣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

經入ハ經常ノ歳入。拓跋ハ西夏ヲ謂フ、西夏ノ李氏、本姓ハ拓跋、唐ノ時姓ヲ李ト賜フ。

蓋盈之――蓋シ盈ツルモノハ必ズ溢レ、成ルモノハ必ズ毀ルルハ、天理ノ免レカタキモノナリ、故ニ此盈成ノ間ノ君ハ、徳ヲ以テ養フ者ニアラザレバ、安カラズ、法ヲ以テ天下ヲ經營スル者ニアラザレバ久シカラズ。卒不能改トハ、秦隋ノ法ノ善美ニシテ、後世遂ニ改ムベカラザルモノナルヲイフ。

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第六小段神宗。

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而不思二句起下段。豈不殆哉』。第七小段二聖。○以上第二大段列擧宋歷代會計登耗之大略。

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閒。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第一小段言守成非德與法則不久。

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

二患ハ北漢ト契丹。
日登、一ニ口登ニ作ルハ誤也。
成平景德ハ井ニ眞宗ノ年號。
裁ハ制裁ナリ。
汾陰ハ漢武郊祀ノ禮ヲ定メテ、后土ヲ祭リシ地、殷社ナリ。
屬車ハ御供ノ車。
靡耗ハ費シ減スコトナリ。
章獻ハ眞宗ノ后、眞宗崩後政ニ臨ム。
夏賊竊發トハ趙元昊ノ叛ヲイフ。
征ハ稅ナリ。
西戎ハ西夏ヲ謂フ。
汰ハ淘汰ナリ。
宗子蕃衍ハ皇子增加スルナリ。
竦觀ハ敬ンデ望觀スルコト。
委ハ塡委ナリ。
利孔百出トハ財利出ル所ノ孔穴多數ナルヲ謂フ。

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淸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靡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第三小段眞宗。仁宗仁聖。淸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閒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遂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宮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第四小段仁宗。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第五小段英宗。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富國强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靑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

不佞ハ不才ナリ。
待罪ハ其ノ職務ヲ奉ズルヲ謂フ。
地官ハ後世ノ戸部ノ職、戸籍ナドヲ司ル。
元豐ハ神宗ノ年號。
登耗ハ増減ノ意。
藝祖皇帝ハ宋ノ太祖ヲ謂フ。

綽然ハ餘アル貌。

款附ハ誠ヲ致シテ降附スルヲ謂フ。
琛貢ハ寶物ノ貢物ナリ。
景福ハ殿ノ名。
殄虜ハ虜ヲ滅スルコトナリ。
太原ハ北漢ノ都スル所。

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因時施宜即法度。篇末法度論。實胚胎于此。）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第二小段言近世。○以上第一大段引前世近世圖籍之功。歸到己能作會計錄。起下段。）

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内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第一小段藝祖。）及其列國款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内庫。入畜金幣。爲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第二小段太宗。）眞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閒。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

元祐會計錄序

主意　言濟會計之策。在德與法。而宋之弊在法不立。故欲觀前計立法度。○德法二字眼目。○今日西洋統計學記簿法之意。與此篇暗合。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强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幷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逡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第一小段言前世。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幷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

邊瑣ハ邊地ノ記錄ナリ。
條ハ箇條ヲ列擧スルナリ。
逡巡ハ次第ヲナスコト。
李吉甫ハ憲宗ノ時ノ宰相ナリ。
元和ハ憲宗ノ年號。
景德ハ眞宗ノ年號。
皇祐ハ仁宗ノ年號。
治平ハ英宗ノ年號。
熙寧ハ神宗ノ年號。
出內ハ出納ニ同ジ。

皆科學ノ學問ヲ爲サントス。
詩云無言云云――詩ノ大雅抑ノ編ニ見ユ。
作ハ振ナリ。
閒歲ハ隔年ノコト。
欲復古――古ノ孝弟ヲ以テ、人ヲ取ルノ科目ヲ復シテ、州縣ノ人人モ今ノ進士ト同樣ニ擧ゲテ進ムコトヲ得、又天下ノ人ヲシテ孝弟忠信ヲ實行シタル利益ヲ知ラシメテ、明ニ天子ノ御意ヲ知ラシメン。

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閒歲而取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爲所爲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擧。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弟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擧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弟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第二小段言宜復孝弟科。與進士同擧。然臣非謂孝弟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收起手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第三小段言孝弟科不必得賢才。然善俗可復。○以上第四大段承上段。以歎息起。陳己之策。策在開孝弟科。以利誘之。○策即主意歸宿。

樵蘇ハ薪ヲ採リ草ヲ取ルヲイフ。

聲病剽略ハ、文字ノ聲律ニ拘束セラレ、又人ノ文ヲ盜竊シタル文ヲ云フ。

苟且記問ハ、間ニ合セヤ、聞キ覺エノ學文ヲ云フ。

然天子——然レドモ天子ノ求ムル所ハ科擧ノ文字ヲ以シ、人ノ得ル所ノモノモ、亦是ナリ、斯ノ如クナレバ今日ノ事ハ遂ニ棄却ス可カラザルナリ。

嗟夫欲——嗟夫忠信孝弟ノ人ヲ求ムルヲ望ミナガラ、僅僅一日ノ試驗ニテ求メントセバ、天下ノ人ハ、忠信孝弟ノ喜ブベキモノト、一日ノ試驗ノ恥ヅベキコトヲ知ラズシテ、

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爲牧耶。將爲樵耶。爲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爲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擧皆爲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爲得。此無足怪也』。第三小段設所求與所利異同譬喩。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爲聲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唯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不可卻也』。第四小段言今求善俗。卻利記誦詞章之徒。○以上第三大段論宋時所求與所誘。異其道之失。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弟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弟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恥。而不爲者』。第一小段歎一日之試。不可得孝弟忠信。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臣以爲欲

モノナリ、是レ永久不變ニシテ、唯之ヲ使フ道、如何ヲ論ズルノミ。

今者天――今日天下ノ患ハ人民愚ニシテ、教ノ道ヲ知ラザルニアリ、サリナガラ其罪ハ民ニ存セズシテ、上ノ使役法ノ足ラザルニアリ。

古之聖――古ノ聖人、欲スル所ヲ求ムルニハ自然ノ勢ヲ應用シテ、自然ニ來ラシム、故ニ天下ノ人ハ聖人ノ求ムル所ヲ爲シテ、其意ニ合フコトヲ願フ。

掲主意。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第四小段論興亡雖異。而利誘則同。○作者意所注在周俗。然隱然言之。不發露于文字上。妙。○以上第二大段論周秦之俗在上以利勢誘之。是決案。然猶是客。○周以孝弟忠信爲利誘。秦以武健壯勇爲引誘。利誘皆一也。此段主意卽冒頭論。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第一小段言今下民不知教。罪在上。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爲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爲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爲其所求。以求稱其意」。第二小段言古聖人求民善俗以利勢。今有人。使人爲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

天下之——天下ノ人盡ク禮義ノ美ヲ知ルモノニアラズ、又人人自ラ進ンデ己ガ身ヲ棄テ、死地ニ踐ミ込ムモノニモアラザルニ、周秦ノ人ガ此事ヲ爲スハ、上ニ立ツ人ノ然ラシムル所ナリ。

蓋周之——蓋シ周ノ制度ハ天下ノ士ノ孝弟忠信ノ譽、全國ニ聞ユル者ヲシテ、皆有司ニ登用セラルルヲ得シメ、又秦ノ法度ハ其武健壯勇ニシテ、能ク敵ノ甲首ヲ斬捕セシ者ヲシテ、自ラ其賦役ヲ免ゼラルルヲ得シム。

何者至——何トナレバ便利ナル事ハ、天下ノ人ヲシテ奔走セシムル

小段合論周秦。起下段。○以上第一大段列引周秦異俗。是疑案。秦是陪說。

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第一小段言民俗由上。

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第二小段言風俗不成於一時。

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爲之。而尚安知其他。第三小段言周秦風俗由上利誘。

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至便云云

自修潔トハ、自ラ身ヲ修メ行ヲ潔クスルコトナリ。

至於田畝トハ、農民ニ至ルマデノ意。

南畝之—南畝ノ農夫モ爭ツテ戰爭ニ從事シ、己ガ首ヲ取ラルルカ敵ノ首ヲ取ルカ、己ガ力ヲ出シテ、敵ノ力ト搏チ合ヒ、進デハ戰ニ死スルモアリ、退テハ將ノ爲ニ戮セラルルモアリ、其患ハ擧テ數フベカラズ。

民政策二

主意 言使民趨于孝弟忠信之利。○利勢二字一篇眼目。○此篇平板冗長。劣前篇數等。

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爲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弟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第一小段擧周俗務孝弟忠信。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畊耘戰鬭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爲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第二小段擧秦俗事畊耘戰鬭。夫周秦之閒。其相去不數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第三

邀天下――天下ノ大利ヲ求ムレバ必ズ天下ノ危險ヲ犯サザルベカラズ、大利ヲ得ント欲シテ安全ノミ氣遣ウテハ、其事必成就スベカラズ。

欲人之――人ヲシテ成功セシメント欲セバ、必ズ先ヅ之ニ全權ヲ與フベシ、ソレニハ先ヅ將タルモノヲ選擇スルニアリ。

之風。而非以爲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爲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二句提主意起下。○第二小段論宋祖奪將權。以救五代之弊。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搖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第三小段論今之弊在無搖撼勞苦。而欲天下之利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況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爲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爲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爲姦。要以無畏其擇之勞。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第四小段論宜擇將以捐兵。○引唐亂處。顧第三大段第一小段末句。天下之患云云。顧起手。○以上第四大段論宋祖所以救五代之弊。遂歸到欲變祖法。是當時救弊之策。

脇從ハ脅迫セラレテ之ニ從フモノ。駢起ハ並ビ起ルナリ。緩則畏――太平無事ナルトキニハ、其兵卒、長上ヲ畏レテ其暴戻ヲ惡ミ、イザ何事カアル時ニハ上ニ叛クニ忍ビザルノ心ナク、遠慮ナク背反スルニ至ル。天下之――天下ノ事ハ利害相伴フモノニテ、利益アレバ之ニ伴ウテ損害アリ、所謂一得一失ニシテ全然利益ノミアルコトハナキモノナリ、是ハ聖人モ如何トモスル能ハズ、聖人ノ能クスル所ハ、其利ヲ推シ究ムルニアリ、之ヲ究ムレバ害隨ツテ生ズル故ナリ、サレバ利ヲ推シ究メザル内ニ、其方ヲ變ヅテ害ヲ生ゼザラシム。凡此皆――將タル者ノ兵權ヲ去リ、兵タル者ヲシテ將ヲ知ラシメザルハ、私恩ヲ賣ルヲ塞ギテ、私計ヲ施スヲ破ル所以ナリ。

夫莫敢仰視。是禍之本也。此其爲禍。非有脇從駢起之殃。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爲不然。第二小段論宋中代之弊。○以上第三大段論『唐五代將權之利弊。歸到宋不與將權之弊。』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確言。○第一小段虛論天下無全利。要在利未究。而變其方。」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爲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爲將者去其兵權。而爲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爲足以變五代豪將

撫循ハなでいたはるコト。
鞠養ハ養育スルコト。
授之以其姓トハ、李嗣源モト胡人ニテ、李克用ノ養子タリシ如キヲイフ。
素將ハ平素ヨリ定メ置ク將ヲ云フ。

季五代之亂。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爲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是時。軍旅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爲。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爲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上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爲用命也」

唐初之利在安將用命四字。故欲以此救宋弊。○第一小段論唐季五代之弊。

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爲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欲爲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

坦然ハ平坦ナル貌。
陵夷ハ漸ク下リテ末ニナルヲ云フ。
强臣ハ王鳳王莽ノ輩ヲ云フ。
世祖ハ光武ノコト。顯宗ハ明帝ノコト。

天下之——天下ノ患ハ決シテ人ノ注意シ豫防スル所ニアランヤ。

是不亦——是亦餘リ拘泥シスギテ反ツテ事物ノ便利ヲ妨ゲザルカ。

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鋭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 第二小段言淺丈夫防患有常。而患生於無常。○以上第一大段大綱領。

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爲必起於諸侯之太强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爲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閒。朝廷之强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爲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强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 第一小段故典。 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爲災。飲酒而能爲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 第二小段譬喩。○以上第二大段假故典及譬喩。證天下之患無常。

昔唐

申屠嘉ハ漢ノ文帝ノ宰相ナリ、時ニ鄧通幸セラレ、上ノ傍ニ在テ不敬アリ、申屠嘉召シテ之ヲ堂下ニ立タシメテ詰責シタリ。

天下之――天下ノ患ハ定マリタル常例ナシ、之ニ處スルノ法亦定方アラズ、唯天下ノ患ナリト見タル事ハ之ヲ去リ、安全ナル方法ヲ取ラバ、永久安泰ニシテ憂慮ナカルベシ。

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 第一小段論法禁太密之弊。 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 不脱客。 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第二小段引申屠嘉事。論重臣無損于天下。○

以上第六大段更論今時嚴制重臣之弊。遂至重臣之無損于天下。結一篇。

臣事策四

主意　言重將權救時弊。○此篇奔放雄健。無一惰氣。無一板筆。得長蘇神髓。

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 第一小段論天下之患無常處。 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

宜有以――人主ハ宜シク重臣ノ威ヲ養ヒ、天下百官ヲシテ畏レ憚ラシメ、一大事ノ時ニハ克ク忍耐愼重ニシテ、外ヨリ心ヲ奪フ可ラザルヤウニサセタシ。

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第一小段引衞太子之亂。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第二小段惜無重臣救其亂者。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閒。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主意在宜有以下四句。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第三小段言今日宜養重臣。○以上第五大段引故事。論今時宜養重臣。

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下之大臣。亦安敢有所

平昔ハ平生ナリ。罪戾ハ罪ナリ。

惟其小――惟其小事ノ得失ナレバ、反テ上書ナドシテ騷騷シク遠慮セザルガ、國家安危存亡ノ分ルル時ニ至テハ、將ニ舌ヲ卷キ、口ヲ緘ミテ逃ゲ去ラントス。

唯唯ハ順從ノ貌。

剛毅ハてづよきコト。果敢ハオシキッテ行フコト。

淆ハにごるナリ。

衞太子ハ漢ノ武帝ノ子ナリ、此事ハ巫蠱ノ亂トテ、大蘇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ニ出ヅ。

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 以上第三大段論重臣不可一日無。 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 第一小段言無諫天下大事者。 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不脫客。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 第二小段言人君喜唯唯。怒剛逆。而國家喪亂。○以上第四大段論無重臣之害。 昔者衞太子聚兵以誅

違ハズ、外ニ向ツテハ君ノ行フ生殺ノ權柄ヲ盜ミ下民ヲ黜陟シテ己ノ威權ヲ示シ、反ツテ君ノ威ト恩トヲ沒シ、內ニ對シテハ君ヲ喜バセテ己ノ意ニ順ハセ、安心シテ上ニ居ラシメ、外ニ對シテハ、百官皆身命ヲ棄テテ己ガ手下トナル、斯ノ如ク上モ下モ、互ニ愛シ順ヒ合體スル故ニ、權臣ノ權勢ハ、容易ニ除キ去ルベカラズ。

踧然ハ敬ム貌。

參其輕重ハ罪ノ輕重ヲ議スルニ與ルヲ云フ。要以使――要スルニ天子ト雖モ御勝手ニハ事ヲ行ハシメズ、群臣トテモ震慄スル所アラシメテ、而シテ己ハ更ニ其利益ニ關係セザルニアリ。

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以上第二大段論權臣之害。

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己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己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己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爲權臣者。不脫客。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己也。故各因其

夫權臣——權臣ト重臣トハ、外形ハ同樣ノ如クニシテ判明シ難キモ、其實大ナル差異アリ、世人ハ權臣ヲ惡ミ、併セテ重臣ヲモ嫌フ、權臣ハ國ノ害毒ニテ、其存在セザルヲ要ス、而ルニ重臣ハ國ノ柱石ニシテ、必ズ存在セザルベカラザルモノトス、然ルニ其外形ノミヲ見テ內實ヲ察セズ、兩者共ニ皆天子ノ權力ヲ左右スルノ均シキヲ見テ、其精神ノ大差アルヲ見ズ、是ヲ以テ兩者ヲ同樣ニ嫉惡スルハ甚ダ過レリ。

必將內——必ズ君ノ心ヲ取ラントシテ、君ノ命令ニハ委細聽順シテ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六

臣事策一

主意　言重臣不可一日無

天下有權臣。客。有重臣。主。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閒。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以上第一大段揭大意。』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

禁兵皆戍趙魏ハ是時朱滔王武俊反ス、李懷光ヲ遣シ、禁兵趙魏ノ間ヲ戍ル。
輔國元振云云、李輔國ハ肅宗ノ時、程元振ハ代宗ノ時、王守澄、仇士良ハ文宗ノ時、丼ニ朝政ヲ擅ニセシモノナリ。
誅王涯云云、王涯賈餗ハ丼ニ文宗ノ時同平章事タリ、仇士良二人ヲ殺セリ。
劉從諫云云、從諫時ニ昭義ノ節度使タリ、上表シテ王涯ノ殺サレシ罪名ヲ問ヒ、仇士良等ノ罪惡ヲ擧ゲシニ、士良等大ニ恐レテ敢テ恣ニセズト。
崔昌遐、名ハ胤、唐ノ昭宗ノ時ノ人。
監軍ハ唐ノ時出兵アル毎ニ、宦官ヲ以テ任ズルヲ例トス、蓋シ肅宗以後ニ始マル。

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强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慴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以上第五大段論唐之亡於外重者。在不用祖宗良制以救前段闕處。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五終

逼奪ハ權臣君ニ逼テ之ガ位ヲ奪フナリ。

形格勢禁ハ事ノ勢ニ故障ガ生ジテ互ニ働キノナラヌヲイフ。

猖モ亦狂ナリ。

府兵四出云云、安祿山平盧、范陽ノ節度使トナリ、范陽ニアリ、府兵此ニ萃リテ、京師寡弱ナリ、故ニ祿山京師ニ入ルヲ得タルナリ。

人君無征伐之勢。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第一小段論唐制之宜。）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有周秦之利六句。一篇主意歸宿。）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第二小段引周秦相形。以贊唐制。）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强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第三小段反論。起下段。○以上第四大段入題。論唐制內外輕重之宜。）

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

後世之――後世ノ人君ハ、己ノ爪牙股肱トナリテ補佐スル臣下ヲ除キ、以テ其成功ヲ期ス、過レルノ甚シキモノナリ。

上足以――夷狄ノ侵入匹夫ノ反亂ニ備フルニモ、又内、大臣ノ專橫、外、將帥ノ跋扈ヲ制スルニモ、功ヲ收ムベシ、コレ皆内ニ重兵ノ勢力アリテ、豫メ抑制スル所アレバナリ。
貞觀ハ唐太宗ノ年號。
故外之――故ニ在外ノ節度使ハ、周ノ諸侯ノ外鎭タルノ勢アリテ、而モ其人ヲ改ムルハ上ノ意ニ在レバ、其賢不肖ノオヲ擇ブコトヲ得テ、君タル者ハ、征代ノ勢ナクシテ、大臣暴逆ノ患ナシ。

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第二小段論内重之弊。 夫天下之勢。内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内之大臣。而絶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 第三小段論內外輕重相制之宜。以起下段。○以上第三大段再虛論内外輕重之得失。結上起下。 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内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内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閒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

無復齟齬ハ敢テ相距ムモノナキヲイフ。

此數君——此數君ガ內外輕重ノ釣合ヲ制定シタルハ、皆亂ヲ招クノ基ナルヲ世人ハ心付カザリキ。

不求其——其勢力ノ原因結果ヲ考究セズシテ、內外互ニ相懲戒シテ一偏ノ利益ヲノミ收メントス、故ニ其禍害ハ循環シテ窮ナク、解クベカラザリシナリ。

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閒。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 第三小段舉漢初外重漢末內重及魏晉內重○以上第二大段列舉歷代內外輕重失宜之弊。

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閒。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 第一小段結論歷代偏重之弊。

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鎭

緜地千里ハ連綿タル廣キ土地。

誰何ハ詰問ナリ。頤指如意ハ頤ヲ動シテ人ヲ指麾スレバ則チ意ノ如クナルナリ。

校ハ角ナリ。爭フナリ。二患トハ匹夫ノ横行ト大臣ノ專横トヲイフ。

九ハ其多キヲイフ。遺孽餘烈ハ遺留ノ臣子ヲ云フ。

内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内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内。而亦不可使在外也。』（天下之重以下結一大段。爲一篇提綱。）（第三小段申外重之患。○以上第一大段虚論内外輕重宜相制。）

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緜地千里。内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第一小段擧齊晉秦楚之外重。）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呉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内。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第二小段擧秦之内重。）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

天下之——天下ノ勢力一方ニノミ集注セシトキハ、天下ノ變事ハ其勢力集注ノ局部ヨリ起ルモノトス、若シ勢力集注ノ處、朝廷ナレバ、其變事朝廷ヨリ起リ、地方ナレバ地方ヨリ起ルモノトス。

匹夫橫——匹夫天下ニ跋扈シテ、暴戾ヲ逞クシテ其勢當ルベカラザレバ、誰アリテ之ヲ抑制スルモノナシ。

也。第二小段引太王爲證以結。○以上第三大段回顧首段。言聖人使天下自附者在德。然後引太王故典證之。遂雙論主客收全局。

唐論

主意　言唐兵制。得內外輕重之宜。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第一小段雙提。

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强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第二小段申內重之患。

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

死於楊素之手云云、高祖ヲ弑スルモノハ煬帝ナレドモ、其陰謀ハ楊素ナル故ナリ。

古之聖――古ノ聖人ハ己自ラ道德ヲ修メテ、天下ノ人心ヲ得ルモノニシテ、天下ノ己ニ服セザルモ皆己次第ナレバ、天下ヲ失フモ別ニ殘念トモ思ハズ、至ツテ輕ク思フナリ、故ニ心ハユルヤカニシテ、政ヲ施スモ亦寛大ナリ。

太王ハ古公亶父ナリ。

累累ハ繼續スル貌ヲ云フ。

知聖人――聖人ノ是ノ如ク寛カニシテ急ギ悶ラザル行ヲ爲スガ、反ツテ深遠ニ天下ヲ取ル所以ナリ。

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畧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第二小段論主。〇以上第二大段合論秦隋實事。

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人之所以重在德。然終篇不言德。至終唯一言。猶畫龍點睛。天下之所爲去就者。莫不在我。人重。故其視失天下甚輕。物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爲政也寛。寛者。客。生於無憂。而慘急者。主。生於無聊耳。』此二句頓住結主客。〇第一小段言聖人重人而輕天下。是德之所在。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豳之人民。扶老攜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唯不忍以下重結主客。句中含感慨。妙。而至於亡。主。然後知聖人之爲是寛緩不速之行者。客。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

銷ハ破毀スルヲ云フ。鑄鋒鏑トハ天下ノ兵器ヲ鑄潰スヲ云フ。無聊ハ不平ナリ。

文帝ハ楊堅、隋ノ始祖。

劉聰ハ漢ノ主。石勒ハ後趙ノ主。慕容垂ハ後燕ノ主。苻堅ハ前秦主四世。姚興ハ後秦ノ主。赫連ハ夏ノ主。

周ハ北周ナリ。齊ハ北齊ナリ。

猜防不安ハ人ヲ嫉ミ疑ヒ、之ヲ防グニ心ヲ盡シテ安心セザルナリ。

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爲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爲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第一小段 引秦爲客。

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並呑滅取。略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爲周齊。周幷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爲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擧世之人。皆

テ已ムナク之ガ長トナルモノナリ、吾ハ天下ヲ利益セズシテ天下ノ者自カラ來ル、故ニ去就ノ權力ハ君ニアリテ人民ニアラズ、コレヲ人重クシテ物輕シト云フナリ。

役ハ使用ナリ。

且夫吾——且人ニ對シテ已ヨリ求メテ得ルヨリ、人ヨリ我ニ求メサセテ、而シテ我ガ已ムナク、之ニ從フ方ガ得策ナリ、又已ガ守ツテ固クスルヨリ、人ヲシテ已ヲ去ルニ忍ビザルヤウナサシメテ、而シテ後吾ガ之ニ與ミスルニ如カズ。

何者非——大度量アル者ニアラズシテ、小膽ナル人ナレバ、天下ノ人ノ已ニ叛キ去ランコトヲ恐ルルガ故ニ、種種ナル手段ヲ運ラシテ、其去ルヲ留ム、是ニ因リテ人民ハ反ツテ叛キ去ルナリ。

歷ハ迫ナリ。

掉ハ振ナリ。

寸攘尺取ハ漸漸ニ敵地ヲ掠メ取ルナリ。

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第二小段解冒頭。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大度二字。含末段德字引而不發。妙。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第三小段解冒頭。○以上第一大段虛論主意。

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脅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爲一。秦見其取

二袁ハ袁紹ト袁術トチイフ。
困於呂布トハ建安元年呂布劉備チ攻ム、備曹操ニ歸ス、三年布復備チ攻ム、曹操布チ撃チテ之チ殺ス。
狼狽於荊州ハ曹操ノ爲ニ苦メラレシナリ。

其氣不足尙也』。第二小段言劉備不及高祖之地將氣三者。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閒。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卽不智不勇。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第三小段言劉備有高祖之風。而不知不智不勇之術。○以上第三大段專論劉備獨似高祖。而不能用其術。

隋論

主意　論秦隋以術留天下。不若三代聖人以德守天下。秦隋是主。三代是客。就主中分之。秦客隋主。○此篇無主客之辨。與商論同病。所謂白璧微瑕。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任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客。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主。也』。第一小段冒頭。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爲之長。吾

古之聖——古ノ聖人天下チ取ルハ、驅リ立テテ此方ニ來スニハアラズ、天下チ守ルモ亦劫シテ引キ留ルニモアラズ、天下ノ人チシテ自然已ニ就カシメ、而シ

勢勝之——形勢優勝ナル地ニ據リ、天下ニ王タルノ形勢ヲ示ス、其地ヲ得ルヲ云フ。信越ハ韓信彭越ナリ。

翹然ハ企望ノ貌。爲椎魯——遲鈍ナラント欲スレドモ、純粹ノ遲鈍ナル能ハズ、果斷穎敏ナラント欲スルモ、其ノ點ニ達スル能ハズ、鈍銳兩者交〻心中ニ戰ツテ、未ダ定マル所アラズ、故ニ其爲スル所モ其欲スル所モ一トシテ成就セザルナリ。

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即不智不勇。○第一小段過渡。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椎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

捽ハ觸ルルナリ。

咄ハ叱ナリ。
吒ハ叱怒ナリ。

飄忽震蕩ハ迅疾ニ震ヒ動カスナリ。

椎魯ハ質朴魯鈍ナリ。

夫人之——夫レ人ノ勇力モ、用ヒテ止マザルトキハ必ズ盡クルコトアリ、智慮モ久シク用ヒテ一モ成就スル所ナキトキハ、倦怠ヲ生ジテ活動セザルニ至ルモノナリ。

逡巡ハ行キ進マザルナリ。

知以其——智ヲ振ツテ勝ヲ制スル事ハ知レドモ、未ダ不才不智ヲ以テ人ニ勝ツコトヲバ知ラザリシナリ。

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 第一小段

主。 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吒。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 第二小段客。○以上第二大段泛論三國之主。不能用漢高不智不勇之術。

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 數句總收三人。遂側落一人。 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

秦人其隙ニ乘ジ、勞セズシテ其國ヲ取ルニ至ル、悲ムベキカナ。

蓋嘗聞――古ノ英雄ノ智勇ノ人ニ遇フ時ハ、自ラ不智不勇ヲ以テ之ニ對ス、此不智不勇ナル所、則眞智大勇ノ存スル所ナリ、畢竟智ニ對スルニ智ヲ以テシ、勇ニ對スルニ勇ヲ以テスルガ故ニ、相衝突シテ天下ノ難生ズルナリ。

蠭起ハ蜂起ト同ジク、蜂ノ群起セルガ如ク衆多ナルヲ云フ。

曹公孫劉ハ曹操ト孫權ト劉備トナリ。

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第二小段反說。〇以上第三大段論自安之計。

三國論

主意　言三國之主。皆非眞智大勇。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恃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蠭起而難平』。第一小段言通常智勇相敵。天下難平。　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眞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第二小段言眞智大勇能定天下。〇以上第一大段虛論主意。　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

障ハ蔽障ナリ。

委區區——微微タル韓魏ヲ棄テ、虎豹ノ如キ秦國ニ當ラシメバ、韓魏ノ折レテ秦國ニ降ルハ當然ノ理ナリ、此兩國屈シテ秦ニ降レバ、秦容易ニ兵ヲ山東ノ諸侯ニ送ッテ、天下ニ大害ヲ蒙ラシムルヲ得ルナリ。

韓魏不——韓魏二國ハ弱國ナレバ、獨力ニテハ強秦ニ敵スル能ハズ、天下ノ諸侯ハ此二國ニ依賴シテ、其西方ヲ防禦スルガ故ニ、六國タルモノハ、韓國ト厚ク交リ魏國ト親シク結ンデ、秦ヲ屈服スルニ如クハナシ。

不知出——六國ハ此ニ心附カズ、國境僅僅タル土地ノ小利益ヲ貪リ、同盟ニ背キ、約束ヲ破リ、相互ニ殘滅シテ、秦兵ノ未ダ來ラザル前ニ、既ニ自カラ困弊ス、

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閒。此豈知天下之勢耶」。應第一大段天下之勢。○第二小段言諸侯附韓魏於秦。以除其疾。是不知天下之勢也。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豹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偏受其禍。』第三小段言韓魏已附秦。諸侯不免滅亡。○以上第二大段論六國不知天下之勢。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閒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應第一大段自安之計。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第一小段正說。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

未嘗不——未ダ嘗テ當時ノ人士ガ智慮淺クシテ、天下ノ禍害ヲ察知シ、天下ノ利益ヲ洞見スルコト能ハズ、從ツテ其大勢ヲ知ラザルヲ責メズンバアラザルナリ。

秦之有——秦ノ韓魏アル、譬ヘバ人ノ腹胸ニ疾病アルガ如キモノナリ、即チ韓魏兩國ハ秦國ノ衝路ヲ塞ギテ、山東ノ諸侯ヲ保障シツツアルモノ故、當時天下ノ重大ナルモノトセシ處ハ、韓魏兩國ニアルヤ明ナリ。
剛壽ハ地名ナリ。

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伏。　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伏。○第二小段言其滅亡在不爲自安之計。○

以上第一大段掲大意。

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

第一小段言秦之有韓魏。猶腹心之疾。

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

田氏之禍ハ齊國內部ニ起リタル禍ナリ。盟主之令ハ盟主タルベキ令ノ爲ニ困メリ。

六國ハ春秋戰國時代ノ六諸侯ノ國ナリ、卽チ齊楚燕韓魏趙。

山西ハ、崋山ノ西ヲイフ。

之賢與不賢矣。」第一小段言政法不能無弊。救之在後賢。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第二小段引齊魯。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第三小段以齊魯比商周以結。○以上第三大段論政法之不能無弊。以齊魯爲證結全局。

六國論

主意　言六國不爲自安之計。在不知天下之勢。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第一小段怪六國滅亡。嘗爲之深

優柔和―優柔ニシテ和氣藹藹タル情ハ、永久平和ヲ維持スルニハヨキモ、强盛ヲ致スニハ未ダシ。

擧ハ皆ナリ。

駿ハ迅速ナリ。

嚴厲ハハゲシキ様子ナリ。

明肅ハ、シットリトシマリタル様子ナリ。

夫惟天―夫惟商ノ天下ニハ剛强ニシテ、人ニ負ケヌ氣象アル故、衰微ノ内ヨリ振ヒ起ツテ、中興スルコトアリ、然レドモ其敗ルルニ至リテハ、到底コレヲ止ムルコト能ハザルモノナリ。

物之强―剛强ナルモノハ折レ易キノ虞アツテ柔順ナルモノハ久シキヲ保ツノ得アリ、久ク保ツノ得アレドモ、何時モ物ニ後レヲ取ルノ弊アリ、折レ易ケレドモ其終リニテモ、尙ホ中興ノ勢アリ、是レ殷ノ長カラザル所以ニシテ、周ノ盛ナラザリシ所以ナリ。

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强也」。第一小段論周。 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擧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第二小段論商。 夫惟天下有剛强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其至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强者。易以折。而柔順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强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答辯盡此。卽主意歸宿。○第三小段合論周商。○以上第二大段論周政繁。故弱而久。商政簡。故强而短。 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强。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

五王ハ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ヲイフ。

繁縟ハ繁ナルコト。馴擾ハならすナリ。行其至――至ツテ柔順ナル道ヲ行ツテ、ネヂケタル心ヲ揉メ直シ、又其剛ク思ヒキツテ仕果ス志ヲ除ク、故ニ天下ヲ受クルコト久シクシテ、諸侯内部ニ侵入シ、京師ノ勢振ハズ、途ニ廢タレタル至弱ノ國トナル。

聞。伏候勅旨。』以上第二大段乞牽復。

商論

主意　言商政簡。故强而短。周政繁。故弱而久。蓋商政是主。周政是客。然主客之辨不判然。可憾。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以上第一大段疑問。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彊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

南荒ハ南ノ邊土即チ英州ヲ云フ。

屢經大――其數〻大赦アレドモ遂ニ赦免ニ遭フコトヲ得ズ、父モ亦日ニ老耄セリ、然レニ俠ハ歸ルベキ期ヲ知ルナシ、志士ハ之ヲ見テ流涕セザル者ナシ。陛下ハ哲宗ヲ云フ。孤遠トハ獨リ遠方ニ離レ居ルコト。

錄用ハ名ヲ書キ留メテ官ニ用フルコト。

乞牽復英州別駕鄭俠狀

主意　以父子相思之情請牽復。

右臣竊見英州別駕鄭俠。昔以言事獲罪。投竄南荒。俠有父年老。方將獻言。自知必遭屛斥。取決於父。父慨然許俠。誓不以死生爲恨。而流放以來。迨今十年。屢經大赦。終不得牽復。父日益老。而俠無還期。有志之士。爲之涕泣。（父日以下伏案。○第一小段言俠言事決於父。而父老。俠不還。人皆冤之。）況自陛下臨御。一新庶政。凡俠所言靑苗。助役。市易。保甲等事。更改略盡。而俠以孤遠。終無一人爲言其冤者。（第二小段言俠所言陛下皆用之。而人無雪其冤者。○以上第一大段言其冤。）臣與俠生平未嘗識面。獨不忍當陛下之世。有一夫不獲其所。是以區區爲俠一言。伏望聖慈。特賜錄用。使其父子生得相見。以慰天下忠直（即有志之士。）之望。（使其父子二句照應。）謹錄奏

牟ハ奪ヒ取ルナリ。

睚眦必報ハ睨マレタルホドノ小キ怨モ必返報スルナリ。

備位言責ハ、蘇轍時ニ右正言タルヲイフ。

汗鈇鑕ハ死刑ニ處セラルヲイフ、鈇鑕ハ共ニ人ヲ刑スル具。投畀四裔ハ邊裔ノ地ニ投竄スルヲ云フ。

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畢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如蝮蠍。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蠢寡慮。以爲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孤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伏乞數句收一篇主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汗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謹錄奏聞。伏候敕旨。』第二小段請誅竄。○以上第四大段承上段。論君子小人不可並立。終歸到惠卿誅竄。

放麑ハ劉向說苑ニ魯孟孫麑(鹿ノ子)ヲ獲、秦西巴ヲシテ持チ歸ラシム、秦西ノ母鹿ノ啼キ悲ムニ忍ビズ、遂ニ之ヲ放ツ、孟孫怒リ秦西巴ヲ逐フ、其後再ビ召シテ太子ノ傅タラシメテ曰ク、一麑ニ忍ビザル仁心アレバ、何ンゾ我子ニ忍ブコトアランヤト見ユ。

食子徇君ハ戰國策ニ魏ノ文侯ノ時樂羊其子ノ肉ヲ食フ、侯其ノ心ヲ疑フ。

欒布云云、史記ニ漢彭越ヲ殺シテ其首ヲ梟ス、布梟下ニ來リテ哭スト。

李勣云云、李勣李密ノ舊地ニアリ、遂ニ唐ニ降ル、乃李密ノ名ヲ以テ其地ヲ唐ニ獻ズ。

兼ハ併ナリ。

之以事。故放麑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而推其忍。則可以弑君。欒布唯不廢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唯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守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爲名臣。何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第一節忠信。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駕馭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第二節小人。

今朝廷選用忠信。唯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閒。譬如薰蕕並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第三節結上二節。○第一小段引故典。論君子小人不可兩立。況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宋用臣。

覆ハ審ナリ。

齊年ハ同年ナリ。

辛酉ハ太宗ノ治安元年ナリ。

出肺腑ハ肝膽ヲ吐露スト云フガ如シ。年居ハ平生ナリ。

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置賣田產。使舅鄭膺請奪民田。使僧文達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鞠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爲奸。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第一小段敍事。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腑。託妻子。年居相結。唯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閉。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擿。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曾不愧恥。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第二小段議論。〇以上第三大段論惠卿私行姦惡。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

梗ハ病ナリ。
葭蘆、五堡ハ並ニ延安ノ地名。
塞ハ邊界ナリ。
生地ハ未開墾セザル地ヲイフ。
防托收利ハ敵ヲ防グ側ラニ刈取スルナリ。
秕稗ノ秕ハ穀ノナラザルモノ、稗ハ草ノ穀ニ似タルモノ、即チしひなトひえナリ。
交割ハ猶交付ト云フガ如シ。

肆諸市朝ハ死シテ尸ヲ市ニ暴ラスコト。
雖閭閻―市町ノ賤民ト雖モ其餘リヲ喰ハヌ程ナリ、悪ムコトノ甚シキヲ云フ。
卵翼之恩ハ母鷄ガ雛ヲ育ツルコト、恩ノ深キヲ云フ。
膠固ハ膠ノ附著スル如ク堅固ナルヲ云フ。
汲引ハ推擧スル事ヲ云フ。
軋ハ勢相傾クルナリ。
促其歸ハ其郷里ニ歸ルヲ急グナリ。

邊釁一生。至今爲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塞生地。託以重兵。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

第五小段言開邊釁。

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爲過也。若其私行嶮薄。非人所爲。雖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

第六小段結上起下。○以上第二大段論列惠卿立朝罪惡。

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爲讎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以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促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

脇ハ脅スナリ。

鄭俠ハ上書シテ呂惠卿ノ官ヲ論ジ、終ニ汀州ニ編管セラル。

王安國ハ安石ノ弟ニシテ俠ト善シ、因ツテ坐シテ官ヲ奪ハレ田里ニ歸ル。

株連蔓引云云、連類ヲ求メ出シテ、公卿ヲ罪セントスルコト此ノ如キノミナラズ。

獨賴先帝ハ呂惠卿鄭俠ヲ死ニ致サントスルトキ、神宗ノ聽サザルヲ以テ其ノ惡ヲ極ムルヲ得ズ。

無噍類ハ遺類ナキヲ云フ、噍ハ齧ナリ。

贓罪ハ貨賂ニテ黜ケラル罪ヲ云フ。

延安ハ府ノ名。

遷延ハ退却ナリ。

靡費ハ徒費ナリ。

坦如無人ハ平氣ナルナリ。

永樂之敗トハ、元豐五年九月夏人永樂城ヲ陷レ、大將徐禧敗死スルヲ謂フ。

保薦ハ保證シテ薦ムルコトヲイフ。

震動宸――天子ヲ驚カシ、遂ニ病ヲ生ジ給フニ至ル。

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汙公卿。不止如此。獨賴先帝天資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

第四小段 言起大獄。

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爲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靡費資糧。棄捐戈甲。以鉅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呑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叛。邊鄙騷動。河隴因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

惶遽ハ惶懼ナリ。熒モ亦惑ナリ。身爲館殿ハ崇聖殿說書ノ官タルヲイフ。攝內侍之職、帝ノ詔ヲ傳宣スルハ內侍ノ職務ナレバナリ。手實簿法、當時免役法ヲ行フ結果、往往家產人口ヲ隱蔽スルモノアリ、故ニ此法ヲ建テタルナリ、卽民ヲシテ家產家族ノ口數ヲ上申セシメ、隱蔽者ヲ告訴スル者ニハ、家產ノ三分ノ一ヲ賞スルナリ。尺椽寸――一尺ノ椽一寸ノ土マデモ、檢查シ遺スコトナク、鷄豚等モ帳簿ニ登錄シ、人ノ陰私ヲ堀リ出シ、一厘一毛モ勘定シ、違背アレバ之ヲ笞チタリ、故ニ帳簿ノ多キ爲メニ紙筆モ騰貴シ、小民ノ怨苦スルコト、青苗法ヨリ甚シ。苗役ハ青苗、助役ナリ。正長ハ保甲ノ組頭ナリ。流入ハ流移シテ他國ニ入ルコトナリ。襄鄧ハ襄陽ト鄧州トナリ。

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亦惶遽自失。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爲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爲館殿。攝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僞辨。以破琦說。仍爲安石畫刦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上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

第一小段先言其助安石行新法。

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於苗役。

第二小段言新法中手實一事。

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者。」

第三小段言青苗。

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

變亂貨幣ハ漢武ノ末、國用支ヘズ、張湯白鹿皮幣ヲ作リシヲイフ。崇重犴獄ハ獄ヲ重ンズルナリ、犴モ獄ナリ。重足而立ハ畏怖スルヲ謂フ。

至於流播ハ天子流移シテ所ヲ失フナリ、播遷ナリ。

詭變ハ詐偽權略ナリ。敢行ハ無法ヲ決行スルナリ。黷ハ汙濁ニテケガルルナリ。强狠誕傲ハ心ノネヂケテ高慢ナルヲ云フ。

翻然ハ變改ノ貌。

貨幣。伏新法。崇長犴獄。伏大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第一小段引張湯。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妒賢疾能。戕害善類。伏排擊忠良。力勸征伐。伏邊釁。助成暴斂。伏新法。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第二小段引盧杞。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伏第二大段。性本陰賊。尤喜害人。伏第三大段。若不死亡。終必爲患。」第三小段結前二段。揭一篇主意。○以上第一大段引故典。先言小人之不可不去。猶虛論。○

張湯盧杞罪惡。皆伏第二大段惠卿罪惡。見引典不苟。

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辨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無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心腹。安石山野之人。强狠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摘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

耶律用正ノ耶律ハ姓、用正ハ名。

三省兩制ノ三省ハ中書侍中尙書ヲイヒ、兩制ハ翰林學士中書人ヲイフ。

狀。擧祖宗七百里之地。無故與之。今其爲政。我之利也。故喜而竊笑耳。啓姦辱國。必始於是。」第二小段言與地之失。北虜地界之謀。出於耶律用正。今以爲相。虜以闢國七百里而相用正。理固當爾。而朝廷以蹙國七百里而相縝。臣愚所未諭也。」第三小段擧耶律闢地之利。反襯上文。伏乞檢臣前後章疏。下三省兩制雜議。正縝之罪。以告四方。有不如臣言。甘伏訕上之罪。謹奏聞。伏候敕旨。』第四小段結末套語。〇以上第三大段更擧縝一大失策。疑其不得罪。使人主默思自得。文情絕妙。

乞誅竄呂惠卿狀

主意　乞誅竄呂惠卿。

右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

ハ容易ナリ、行路ノ人モ指シ見テ非難シ、笑視シ紛爭雜議スルコト記載スベカラザル程多シ。

茯苓、烏喙ハ共ニ藥ノ名、茯苓ハ壽ヲ益ス效アリ、烏喙ハ毒草ナリ。

鷙ハ凶暴ニシテ順服セサルヲイフ。

二虜ハ西夏ト遼ト也。

折衝禦侮トハ敵ノ衝突ヲ折キ、又其侮ヲ防グヲ云フ。

使副ハ正使副使ナリ。

紜之論。不可具載。此何等人也。而陛下使與光同列。以臣度之。不過一年。縝之邪計必行。邪黨必勝。光不獲罪而去。則必引疾而避矣。如人服藥用茯苓烏喙。合而幷食之。陛下以爲茯苓長年之功。能勝烏喙殺人之毒乎」。第一小段言置光退縝。臣前後六上章。論縝過惡。乞正典刑。至今留中不下。陛下必謂縝先朝舊臣。不可不用。則宜早罷光政事。使縝自引其類。布列於朝。臣等亦當相率而避之。毋使邪正雜處。毋使二句主意歸宿。而君子終被其禍』。第二小段言退光則臣亦去。○以上第二大段實論不可使縝與光雜處。自古四夷內侮。必於新故更代之際。主少國疑之時。故孝惠高后之世。匈奴桀驁。唐太宗初卽位。突厥奄至渭北。今二虜蓄謀。安危未分。折衝禦侮。專在輔弼。」第一小段引故典及今。去歲虜使入朝。見縝在位。使副相顧。反脣微笑。此何意也。虜誠見縝無

梟ハ惡鳥、和名ふくろふ、鸞ハ善鳥、鳳屬ナリ。
共、鯀、皐繇ハ共工、鯀及ビ皐陶ナリ。
傳曰云云、左傳僖四年ニ見ユ。
薰ハ香草、蕕ハ臭草ナリ。
夫君子――夫君子ハ己ノ誠ヲ推シ開キ、人ヲ疑ハズ、故ニ欺キ易ク、孤立シテ徒黨ヲ結バザル故ニ危ク、言ハ正直ニシテ、忌ミ憚ラヌ故ニ離閒シ易ク、心廉潔ニシテ官祿ヲ懷ハヌ故ニ、之ヲ除キ去リ易シ、小人ハ然ラズ、竊ニ威福ヲ他人ニ示シテ私恩ヲ賣リ、近侍ノ左右ニ交ツテ人主ニ取入リ、頑固、愚鈍ニシテ恥ナク、集詬卽節操モナシ、故ニ人ト同合シ易クシテ除キ去リ難シ。
集詬ハ漢書賈誼傳ニ出ヅ、志節ナキヲイフ。
屠沽ハ肉屋ト酒屋トナリ。
穿窬ハ小盜ナリ。
皆有實――イヅレモ確證アリテ取調ブルコト

右臣聞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進退之閒耳。冰炭不可以一器。梟鸞不可以共棲。共鯀皐繇不可以同朝。顏回盜跖不可以並處。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第一小段揭主意。以譬喩明之。○合。夫君子推誠而不疑。故易欺。孤立而不黨。故易危。正言而不諱。故易閒。潔廉而不懷。故易去。小人則不然。竊用威福以布私恩。交通左右以結主知。頑鈍無恥。集詬無節。故其合也易。而其去之也難。」第二小段言君子易去。小人難去。○離。誠使君子小人同處。則小人必勝。君子必去。如薰之香。一日而亡。如蕕之臭。十年而存。此理之必然者也。」第三小段結束。○合。○以上第一大段虛論不可使君子與小人雜處。陛下用司馬光爲相。雖應務之才。有所不周。而清德雅望。賢愚同敬。至於韓縝。如屠沽之行。害於而家。以穿窬之才。凶於而國。皆有實狀。可以覆按。行路之人。指目非笑。紛

繩治ハ正シ治ムルナリ。
大則無――大ニシテハ聖考神宗ノ御遺意ヲ發揚スルナク、小ニシテハ天下臣民ノ異心ヲ安ンズルナシ。
革面トハ小人面目ヲ改メ、恭順スルヲイフ、易ノ革卦ニ小人革面トアリ。
臣不勝――臣ハ狂簡愚鈍ニシテ身分ヲモ忘卻シ、國家ノ爲ニスル心ヲ制スル能ハズ、何卒此疏ヲ確縝ニ御示シアリテ、本人自ラ進退ノ處分ヲナサシメラレヨ。

可紀。將取其學。則不聞其經術可師。徒以悅媚上下。堅固寵祿。應首段多過惡。陛下何不正確縝之罪。上以爲先帝分謗。下以慰天下之望。應首段失天下之望。今獨以法繩治小臣。而置確縝。大則無以顯揚聖考之遺意。小則無以安反側之心。」第一小段言置無用多過之大臣。獨繩小臣之非。以起下。故臣竊謂大臣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從君。竭力自效。以洗前惡。臣不勝狂愚忘身爲國。乞宣示此疏。使確縝自處進退之分。臣雖萬死。不以爲恨。謹錄奏聞。伏候勅旨。』第二小段論所請處置。〇以上第四大段言宜退大臣。而不問小臣。是所請處置。

乞責降韓縝第七狀

主意　言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進退。

山陵已後トハ神宗崩御以後ヲイフ。

有靦面目トハ詩ノ小雅ノ語ナリ、平氣ニテ人ヲ見ルコト。

夫爲大——夫レ身大臣トナツテ君ヲ忘レ、只己ノ私慾ニノミ徇ヒ、自カラ其責ニ任ゼズシテ、反テ罪ヲ先帝ニ負ハセントスルハ、不忠不孝ナルコト之ニ過ギズ。

碌碌ハ凡庸ノ貌。

待其愧恥自去。以全國體。今確縝自山陵已後。猶端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第一小段言大臣不自引咎辭位。臣謹按確縝。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重。而有靦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爲是耶。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行爲非耶。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不過以爲是皆先帝所爲。而非吾罪也。」第二小段究大臣心事。夫爲大臣。忘君徇己。不以身任罪戾。而歸咎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臣竊不忍千載之後。書之簡策。大臣既自處無過之地。則先帝獨被惡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之橫流也。』第三小段歎神宗獨被惡名。是一篇精神所注。○以上第三大段更進一層。言大臣安位不去者。己處無過之地。而歸罪于神宗。發揮小人肺肝無餘。確等皆碌碌常才。無過人之實。應首段不足用。朝廷將取其德。則不聞其孝弟可稱。將取其才。則不聞其功業

皇帝ハ哲宗ナリ。
聖母ハ宣仁后ナリ。
罷導洛ハ導洛通汴司ヲ罷ムルナリ。
免買馬ハ保馬ノ法ヲ罷ムルナリ。

逢ハ迎フルナリ、意ニ先チテ之ヲ誘フヲイフ。
冒ハ貪ナリ。

燮和陰——大臣宰相ノ職タル天地陰陽ノ氣ヲ調和シ民物ヲ長成セシメントスルハ、臣ノ疑フ所ナリ。
體貌ハ禮容ヲ加ヘテ之ヲ敬フコト。

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棄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敝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聖德。繼之以泣。」第二小段言神宗晚年欲改過。是以皇帝踐阼。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第三小段言哲宗改新法罷小臣。臣愚不知朝廷以爲此數事者。誰之過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於惡。下則小臣貪冒榮利。奔競無恥。二者均皆有罪。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既已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將復使燮和陰陽。陶冶民物。臣竊惑矣。」第四小段論不罷大臣。○以上第二大段言神宗秕政。皆大小臣誤之。而今罷小臣。不退大臣。黜陟不當。是此書正意。竊惟朝廷之意。將以體貌大臣。

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

主意　論罷小臣不退蔡韓等大臣之非。而窮究大臣安位心事。是精神所注。

右臣頃論奏蔡確韓縝。才不足用。伏。及多過惡。伏。乞賜罷免。至今未見施行。確近已上章求退。而縝安然未有去意。臣恐陛下隱忍不決。久失天下之望。』伏。○以上第一大段言退二人副天下之望。是提大意。竊惟先帝在位。僅二十年。勵精政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追復三代。是以擢任臣庶。至有起於小臣。十餘年閒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無與比者。究觀聖意。本欲求賢自助。以利安生民。爲社稷長久之計。夫豈欲使左右大臣。媮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顚而不扶。竊取利祿。以奉養妻子而已哉。』第一小段言神宗急人材。然自法行以來。民力困敝。海內愁怨。先帝晩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親發

夫豈欲――夫レ豈左右大臣ヲシテ事ヲ苟且ニシ、上ノ御機嫌ヲノミ取リ、己ノ身ヲ安ンジ、出入徒ニ唯唯トシテ一ノ立言設計モナク、危ケレドモ扶ケズ、顚ルルモ起サズ、己ノ利祿ヲ盗ンデ妻子ヲ養ハシムル意ナランヤ。彌留ハ病ノ重ルコト。

虛一而靜湛ハ心中雜念ナク、虛一ニシテ靜ニ清キヲ云フ。
嬰ハ觸ナリ。
靑苗之――靑苗錢ノ貸出シタルモノハ、三年間利息ヲ收メズ、保甲ノ既ニ團結シタル者ハ、籍ヲ其ママ存シテ使役セズ、差役ハ舊ニ復シ、免役ノ箇條ヲ罷メ、以前ノ如ク商賈ヲ通ジ、市易ノ令ヲ廢シ、右ノ如クニシテ一年ノ後ヲ見ヨ。
臣謹列――臣謹ミテ四事ノ害毒ヲ書キ列ネ、逐條書キノ狀ニ認メテ以テ獻ズ。

第二小段設譬喩。勸速改弊。 今陛下誠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湛乎。彼我得失莫能嬰也。去惡如去塵垢。遷善如救饑渴。與民一新。罷此四事。靑苗之既散者。要之以三歲而不收息。保甲之既團者。存其舊籍而不任事。復差役以罷免役之條。通商賈以廢市易之令。行之期年而觀之。苟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財用復竭。誠有一事以憂陛下。臣請伏罔上之誅。以謝左右。陛下誠不信臣。數年之後。親受其弊矣。古人有言。曰一歎之不忍。而終身歎乎。惟陛下爲社稷籌之。 第三小段言改弊方法。是主意歸宿處。 臣謹列四事之害。畫一以獻。不勝愚忠憤懣之誠。干犯天威。伏俟鈇鉞。臣轍誠惶誠恐。昧死上書。 第四小段更言獻畫一狀。以收一篇。 ○以上第三大段論改四弊之方法。

疆場ハ邊境ナリ。己爲之―既ニ親ラ之ヲ爲シ、又之ヲ廢スル故、天下ノ者ハ、陛下ノ御心ノ深淺ヲ窺知ラントノ御懸念ナルカ。臣聞人―臣聞ク人主ノ德ハ天ノ如ク、天ノ萬物ニ對スル或ル時ハ猛烈ナル旱ヲ生ジ、千里赤地ト變ジ、青葉一枚モ殘リナク、草木ハ悉ク枯死スルコト殘虐ト云フベシ、然ルニ雷雨作リ膏澤溢レ、百穀奮起シ民粒食スレバ、天ノ盛德ニ鼓舞シテ、前ノ大旱ノ虐ヲ忘ル、天德廣大ニシテ、過チ改ムルコト疑ヒナケレバナリ。猶豫ハ不決ナリ。傳曰ハ論語子張篇ニ見ユ。

孰不知之。今也既知其不可用而去之。又循其舊而不改。將遂代之任咎。此臣之所以爲陛下恨也。』第四小段恨左右不明。擁塞陛下求治之心。〇以上第二大段論知四者之弊。而不改之。且今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計矣。水旱連年。死者將半。遺民饑困。盜賊滿野。疆場未寧。軍旅在外。府庫空竭。邊餉寡少。事之可憂者。何可勝數。術之不效。斷可見矣。然陛下獨遲遲而不決。意者已爲之。而已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耶。』第一小段先言陛下所以遲遲於改弊。臣聞人主之德。如天。天之於物也。熾然而旱。赤地千里。草木皆死。可謂虐矣。然至雷雨時作。膏澤洋溢。百穀奮起。民復粒食。鼓舞盛德。而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廣大。改過無疑也。如使密雲不雨。既雨而中止。遲疑猶豫。久而不忍。則天之生物盡矣。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四者ハ青苗、保甲、免役、市易ノ四ナリ、解ハ大蘇ノ上神宗書ニ出ヅ。

道ハ導ナリ。

輔相ハ王安石ヲ謂フ。

皇皇ハ遑遑ト同ジ、猶彷徨ノゴトシ、ウロウロスルナリ。

意將以―其意ハ此世ヲ堯舜ノ如キ隆盛ナル世トナシテ漢ヤ唐ノ如キ淺劣ナル政事ヲ改メントノ御志望ナリキ。

陵遲ハ陵夷ニ同ジ、世ノ段段下ルヲ云フ。

以來。每有更張。民率不服。蓋青苗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歎。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臣以爲非也。」第一小段揭四弊爲綱領。

陛下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來。陛下屢發英斷。廢置大吏。數其罪愆。明示臣庶。凡天下所共疾惡者。陛下無一不知。由此觀之。凡天下之所共怨苦者。陛下何所不察。」第二小段言陛下廢大吏者。知四弊也。

今者皇天悔禍。啓道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踴躍。思覩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寞無聞衆心皇皇。如久饑而不得食。臣雖愚陋。竊獨爲陛下恨也。」第三小段恨知四弊而不改。

陛下自卽位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以堯舜之隆平。易漢唐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以至於此。天下之人。

特別ニ乞フ所ヲ御裁可アレ。隕越ハ顚墜スルコトヲイフ、其情願ノ切ナルヲ云フ。

九品ハ、公此時大名府ノ推定ニシテ九品官タリ。指顧而定トハ、指顧ノ間ニシテ定ル、其疾速ヲイフナリ。受職條例ハ新法ノ起ル時、蘇轍條例司檢ノ役目タリ。抗論ハ高聲ニテ論ズルナリ。伏惟陛――伏シテ思フニ陛下天性ノ聖德備ハリ、聰明睿智ノ才ハ、生レナガラニシテ有ス、故ニ事ヲ考ヘ處分スルニ於テ、何ノ難キコトカアラン。

小段期報效。○以上第四大段乞免獄死。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主意　請罷四弊。

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陛下不廢狂狷。召對便殿。親聞德音。九品賤官。自此始得登對論事。當此之時。陛下好問之聲。震動海內。愚賤之人。篤信寡慮。以爲天下之事。可得徐陳。遍擧。指顧而定矣」第一小段期治功可與。既而誤蒙恩澤。受職條例。抗論得失。與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終未可見。臣竊疑之」第二小段疑治功不與。○以上第一大段疑治功之不與。以起下段。伏惟陛下天生聖德。聰明睿智。不學而具。其於謀慮措置。曾何足云。自頃歲

今臣螻―今臣ガ螻蟻ニ均シキ區々タル誠心ハ萬萬一緹縈ニハ及バズトモ、陛下ノ聰明仁聖ハ漢文以上ナレバ、今臣ガ官職ヲ返納シテ、以テ兄軾ノ罪ヲ贖ハンコトヲ欲ス、敢テ其罪ヲ輕減スルヲ望ムニアラズ、獄中ニ死スルコトヲ免ルルヲ得バ幸ナリ。

不承ハ承服セザルナリ。

惟陛下―惟陛下ノ命ズル所ニ身ヲ處シ、死シテ後已マン、臣ガ身ノ孤窮危難ニシテ情ノ堪ヘザル所、今他ニ告訴スル所ナケレバ、誠心ヲ陛下ニ打チ明ケ、願クハ其狂妄ヲ寛恕シ、

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況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爲言者。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第一小段敘兄言。臣竊哀其志。不勝手足之情。故爲冒死一言。』第二小段敘己情起後段。○以上第三大段更進一層。悲抱有爲之才而羅寃。

昔漢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緹縈。請沒爲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臣螻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聖。過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末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爲幸。兄軾所犯。若顯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第一小段引故事發主意。但得免四句收全篇。若蒙陛下哀憐。赦其萬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報。臣願與兄軾洗心改過。粉骨報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勝孤危迫切。無所告訴。歸誠陛下。惟寬其狂妄。特許所乞。臣無任祈天請命激切隕越之至。』第二

是レ天地ノ父母タル聖天子ヲ措イテ他ニ憐憫ヲ垂ルルモノナシ。
失怙恃ハ父母ヲ失フヲ云フ。
逮捕ハ事相連及スルモノ皆之ヲ捕フルナリ。

狷ハ褊急ナリ。
天地包含ハ聖德廣大ニシテ、天地ヲ包含スルヲ云フ。

繳ハ繳ト同ジ、戻ノ義ナリ、論駁ヲイフ。
恩貸ハ罪ヲ宥恕スルナリ。

不世出之主ハ世ニ稀ニ見ル所ノ明君ナリ。
齟齬ハ相償ハザルコトナリ。
尺寸ハ微功ヲイフ。

上書原由。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爲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擧家驚號。憂在不測。」第一小段敍赴獄。

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託興。作爲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爲。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哀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輕易。迹涉不遜。雖改過自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第二小段敍思念。○以上第二大段微言得罪原由。辨其寃。

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爲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效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

陛下將——陛下將ニ人民ヲ堵ニ安ンゼシメ、國家ヲ安寧ニ保タントシテ、功勳ヲ悅ビ、權榮ヲ好ムノ輩ト共ニ計ヲメグラサルルハ、臣其可ナル所ヲ知ラズ。

臣聞困——人困窮シテ天ヲ呼ビ、痛苦シテ父母ヲ呼ブハ人情ノ免レザル所ナリ、臣ハ微賤ノ身ナリト雖モ、只今甚切迫セル懇願アリ、

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而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與希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充國遠甚。充國猶不可聽。而況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第二小段引故事確前段。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疏而言切。惟陛下察之。第三小段書尾套言。○以上第六大段更進一層言陛下悔過而不變者。迫于功利之臣也。因開神宗改過之活路。

爲兄軾下獄上書

主意　請免獄死。

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第一小段虛。臣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第二小段實。○以上第一大段

陛下棄｜陛下今日ニナリテ即位當時ノ御本心ヲ棄テ、臣下ノ誤リタル計畫ニ從フハ、臣以テ過テリトナス。
臣竊聽｜臣窃ニ風説ヲ聞クニ方今陛下モ亦之ヲ悔ユ、而シテ之ヲ改革セザルハ、陛下ノ御意ニハアラズ、全クハ建議ノ臣ニ迫ラレテ、止ムヲ得ザルナリ。
臣竊痛｜陛下如何程國家ノ大計ヲメグラシ過ヲ改メテ天下ヲ安ンゼントスルモ、權ヲ握リ位ヲ固ウスル臣アリテ、陛下ヲ抑ヘテ之ヲ爲サシメズ、故ニ陛下ハ明知ニシテ政事ノ廢置ヲ自由ニスベクシテ而シテ獨リ鬱鬱タルヲ痛ム。
平昌侯ハ王無故ナリ。
樂昌侯ハ王武ナリ。
平恩侯ハ許廣漢ナリ。

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第一小段歸過于今日之政。

且夫即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即位之本心。而狥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爲過也』。第二小段歸今日之過于臣下。○以上第五大段總收前段即位今日兩政。歸過于今日。然不歸過于陛下。而歸于臣下。起後段。

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捨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爲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知。廢置自我。而獨爲此鬱鬱也」。第一小段言陛下迫于臣下不能改過。

漢宣帝與趙充國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爲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

爻ノ辭、何事モ深遠ニ陷ラヌ內ニ心付キテ還レバ悔ニ至ラズシテ大ニ吉ナリトナリ。

百姓毀——百姓ドモハ四支五體ヲ傷ケ、耳目ヲ破リ母ヲ他ヘ嫁シ、已之ト別居シ、田宅ヲ捨テ賣ニシテ、夫役ヲ逃レントスルモノ、一軒ヤ二軒ニハアラズ、人民ノ困苦ノ狀陛下モ亦之ヲ知ラン。

以自脫免ハ兵役ヲ忌避スルナリ。

徘徊不改ハ遲疑猶豫シテ改メザルナリ。

積悍ハ猛勇ナリ。

侵淫ハしみわたるナリ、侵ハ浸ト通ズ。

蔓延ハはびこるナリ。

勝廣之形ハ陳勝吳廣倔起ノ形勢ナリ。

擾擾ハ紛亂ノ貌。

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第一小段虛說土崩之悔。

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者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燻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悍之民。奮爲羣盜。侵淫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閒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第二小段實說土崩之悔。○以上第四大段論未悔之患。在土崩。是一篇精神之所注。

故臣願陛下取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羣臣交口爭辯。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倦。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

宵旰ハ夜中ヨリ服ヲ改メテ朝廷ニ出デ、日高ケテ朝食迄政治ニ齷齪スルコト。二鄙トハ西北ノ二邊ヲイフ。

衆而不——衆多ニシテ欺ク能ハザルモノハ人民ナリ、勇猛ニシテ犯スベカラザルモノハ兵ナリ、險阻ニシテ侮ルベカラザルモノハ鄰國ナリ

土崩瓦解ハ漢書ニ天下ノ患ハ土崩ニ在ツテ瓦解ニアラズト、瓦解ハ敗レテ塊團トナリ、土崩ハ散ジテ沙塵トナルコト。寒心ハ戰慄ヲイフ。易曰不——易ノ復卦初

屈。已築之城。隨卽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己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三悔矣」第三小段言戎患之悔。　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爲是邪非邪。陛下犯逆衆心。力行而不顧。其必以爲是。不以爲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第四小段結上起下。○以上第三大段列擧今日已悔之政。　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鄰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鄰國矣。夫犯兵侮鄰。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爲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

宗書ニ出ヅ。
保甲敎閱トハ、諸州ノ保甲ヲ籍シ、民ヲ聚メテ敎閱スルヲイフ。
保甲ハ民兵ナリ。
章交於朝ハ建言表章多キヲイフ。
宁ハ人君、朝ヲ視ルトキ、佇立スル所ノ場處ヲイフ。

洶洶ハ訩訩ト同ジ、衆人ノ語ナリ。
靖ハ安ナリ。
邊臣失算、邊臣謀ヲ誤リ、復戎狄ノ心ヲ動カセリ。
帷幄之臣トハ王安石ヲイフ。
執政ハ韓絳ヲイフ。
附以疆――任ズルニ邊疆ノ事ヲ以テシ、多ク金幣ヲ支出シ又豫メ詔勅ヲ作リテ敵地ニ深入スルノ計ヲナス。
微勸受屈ハ戎人ガ倦怠ヲ迎ヘ其弱ミニ附ケ入ルコト。

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爲之當宁太息。日昃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爲怨最深。爲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矣。」

第二小段言新法中併營之悔。

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爲惠。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算。再生戎心。帷幄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書詰勅。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爲萬擧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微勸受

横山之謀ハ陝西宣撫使韓絳、幕府ヲ延安ニ開キ、横山ヲ取ルノ謀ヲナス。
招誘之計ハ保安軍陝西ニアリ、其守將亦夏人ヲ招誘スルノ計ヲ爲ス。
饒ハ益ナリ。
秦雍ハ當時ノ延安、保安、横山皆秦ノ地ニシテ古ノ雍州ノ域ナリ。
姿ハ資ニ通ズ。
失律ハ敗績ヲイフ、律ハ軍法ナリ。
已酉ハ神宗ノ熙寧二年ナリ。
常平青苗ハ常平法ノ資本ヲ以テ、青苗ヲ行フ、故ニカク云ヒタルナリ。
捄兵并營ハ兵ヲ練リ兵營ヲ合併スルコト。
出錢雇役モ大蘇ノ上神

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寇讐。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第一小段言開邊之悔。然而陛下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司。而講求天下之遺利。已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爲常平青苗。再出而爲捄兵并營。三出而爲出錢雇役。四出而爲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諫爭者章

誕ハ大ニナリ。
轉對ハ大蘇ノ上神宗皇帝書ニ出ヅ。
徭役ハ役夫ノコト。
大變ハ英宗ノ崩御ヲイフ。
翹然ハ企望ノ貌。
兩宮ハ神宗ト皇太后曹氏トヲイフ。
謗讟ハそしりナリ。
陛下優——陛下ハ無爲ニシテ天下ハ已ニ平治ナリ、國家ヲ治ムルコト此ノ如クナレバ、豈至極快樂ニアラズヤ。
向使陛——前ニ陛下ヲシテ此道ヲ實行シテ變ズルコトナカラシメバ、永久大功ヲ收ムルコト臣ノ信シテ疑ハザル所ナリ。

感泣。其後一年之閒。誕布號令。勸率宗族。惇孝悌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記。第一小段列記初政之美。

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羣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讟之聲。不聞於閭里。陛下優游無爲而天下已治矣。爲國如此。豈不樂哉。第二小段言上下歡樂。

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爲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視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爲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向使陛下推行此道。終始不變。則臣以爲可久可大之功。可得而致矣。』第三小段言上下無悔恨。○以上第二大段列敍卽位之初無悔之政。

其後

求還閭舍ハ郷里ニ歸ルヲ求ムナリ。

陛下ハ神宗ヲ指ス。

豈復有——何ゾニ復タ政事ノ得失ヲ白シ、世俗ト爭議スルニ意アランヤ、是ヲ以テ得失ノ事ニ於テハ久シク關與セザルナリ。

今者竊——今、心ニ感ズル所アリテ、官吏ノ處務ヲ考ヘ、百姓ノ現狀ヲ實驗スルニ、國家安危ノ機ハ此ニアリト思考ス。

嘿ハ默ト同ジ。

嘗試ハためすコト。

山陵ハ英宗皇帝ノ御葬儀ヲイフ。

不盡心於王室。

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於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丐餘生。求還閭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之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間。久而無所與。」第三小段言到任以來病衰。無與于世之得失。

今者竊有所懷。上爲陛下參之官吏。下爲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聽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所嘗試三字。兼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在其中。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第四小段言今也際安危之機。於義不可嘿。故就陛下所試臣所聞言之。○以上第一大段敍上書緣由。遂虛提一篇大意。

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恤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

言責ハ言ヲ以テ責任トナスモノ。
德音ハ仰セ言トイフコト。
大臣之――大臣タルノ義務ハ當ニ國家ノ爲メニ謀慮ヲ盡スベキ筈ナリ、朝廷ノ內外ニ氣ヲ兼ネ遠慮シ、心ヲ盡サザルコトアルベカラズ。
古人有言云云、書經ノ康王ノ誥篇ニ見ユ。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五

清　沈德潛確士選

蘇轍子由著

日本　三島毅遠叔評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主意　論勿悔土崩之患。然土崩之患本新法。除新法。則土崩之患除矣。今不論新法。而論土崩。是此文妙處。○悔字眼目。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罪。第一小段　言無言責。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面承德音。以爲大臣之義。皆當爲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爲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第二小段　言承德音之辱。不可

惆悵ハ失望ノ貌。
溷濁ハにごれるナリ。
無祿ハ不幸トイフガ如シ。
我先君——先君老泉ハ道ヲ懷キテ世ヲ遁レシニ、公ハ之ヲ引上ゲテ用ヒタリ。
不肖ハ公自ライフ。
匍匐ハはらばひスルコト、急ギ往キテ弔スベキ筈ナリト云フ、遽テタル狀ヲ形容シテイフナリ。
忸怩ハ慙色ナリ。
緘詞千里ハ書ヲ封ジテ千里ニ寄スルナリ。

也。莫不惆悵失望。四轉。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五轉。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以上第三大段爲天下惜公之死。然自生前景慕敍起。轉轉入惜死。惋惜之情殊深。文甚似歐公。

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二句卽主意。然上句重下句輕。○以上第四大段爲己惜之。此意自首段學者有師出來。非突出。

唐宋八家文卷之二十四終

蓍龜ハ疑ヲ決スルモノ、國家ノ公ヲ待ツテ得失ヲ決スルヲイフ。

喬嶽ハ高キ山。

今公之——今公ノ沒スルヤ、民ハ赤子ノ慈母ヲ喪フ如ク、仰ギ庇ハルル所ナシ、朝廷ニモ政事ノ疑議ヲ考フル所ナシ、斯文ハ異端ト化シ、學者モ夷狄ノ道ヲ用フルニ至ル、君子ハ爲ニ善ヲ爲スニ力ナキヲ歎ジ、小人ハ反ツテ時ヲ得タリト思ヘリ、譬ヘバ深淵大澤ノ主ナル龍虎亡ビテ小怪物ガ鰌鱓ト共ニ躍リ出デ、狐狸ナドモ呼ビ呼プニ至ルガ如シ、鰌ハどぢやう、鱓ハうなぎナリ。

祭歐陽文忠公文

主意　言公爲天下惜之。私爲己惜之。然公重而私輕。故至末段。始敘私情。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民有父母四句。一篇綱領。）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以上第一大段敘公生前之功。是正說。）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鰌鱓而號狐狸。（以上第二大段敘公死後之害。句句反前段。是反說。）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一轉。）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二轉。）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三轉。）至其請老而歸

類有識者ハ道理ニ通ズルモノニ似タリトノ意。

九原ハ黄泉ノ下トイフコト。

余永無――余ハ是ヨリ永ク依リ怙ムベキ兩親ナシ、君ハ沒シテ婦トシテ兩親ノ傍ニ奉侍スルコトヲ得、何ノ傷ムコトカアラン。

曰。子去親遠。不可以不愼。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軾者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屛閒聽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輒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言。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銳。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將死之歲。其言多可聽。類有識者。其死也。蓋年二十有七而已。』

第四小段敍事夫。○以上第二大段敍平生性行。是志文。

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汝於艱難。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諸其姑之側。應。未期年。而先君沒。軾謹以遺令葬之。』

以上第三大段敍先君遺命。收首段葬地。

銘曰。

君得從先夫人於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余永無所依怙。君雖沒。其有與爲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治平ハ英宗ノ年號。

歸ハ嫁スルナリ。

敏而靜ハカシコクシテオチツキタルナリ。

亡妻王氏墓志銘

主意 言王氏能事舅姑、又能事夫、而尤重舅姑、故先君先夫人。通篇貫通。遂及銘。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於京師。六月甲午。殯於京城之西。明年六月壬午。葬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鎭鄕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伏。軾銘其墓曰。以上

第一大段敍其死葬。起後段志文。

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鄕貢進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歸于軾。有子邁。第一小段敍父子。

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我先君先夫人。皆以謹肅聞。第二小段敍事舅姑。

其始未嘗自言其知書也。見軾讀書。則終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後軾有所忘。君輒能記之。問其他書。則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靜也。第三小段敍讀書。

從軾官於鳳州。軾有所爲於外。君未嘗不問知其詳。

使酒ハ酒僻惡シキヲ云フ。

精悍ハたけだけしきナリ。

閲ハ積功ナリ。

余聞光——余聞ク光黄兩地ニハ、異人多ク、往往狂人ノ風ヲ裝ヒテ、垢ジミ汚レタル姿ニテ放吟シ、容易ニ人ニ接セズト、知ラズ方子ハ、能ク之ニ接シタルヤ如何。

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伏第二大段第二小段。 余既聳然異之。第二小段敘與交遊。○以上第一大段實敘。 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了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閒。而豈山中之人哉。第一小段敘其有爲之才。然然字透一小段末。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閒。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第二小段疑有得於老莊之道。是表面主意歸宿。 余聞光黃閒。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第三小段餘波點陽狂。蓋隱然以陽狂目方山子。裏面主意卻在此。妙。○結尾。自韓退之送廖道士序脫化來。○以上第二大段虛敘。

光黃ハ共ニ地名。朱家、郭解ハ、倶ニ漢ノ俠客ナリ。

方屋トハ、帽ノ中央ヲ高クスルヲイフ。

方山冠ハ、後漢書ニ、五彩穀(もち)ヲ以テ之ヲ爲ルト見ユ。

矍然ハ驚キ顧ル貌。

環堵蕭然ハ構内寂寞タルナリ。

方山子傳

主意　言方山子以有爲之才終於隱遯似得老莊之道者是表面主意或疑以不遇陽狂歟是裏面主意表裏用疑辭不下斷語妙。

方山子光黃閒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伏第二大段　第一小段）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伏第二大段　第三小段）晩乃遯於光黃閒。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第一小段敍隱遯大概。）

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自此二句出後面多少想像。）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

ス、卽チ湖灘水石ノ樣ヲ四壁ニ畫クヲ云フ。
蒼黃ハ急遽ノ貌。
輸瀉跳蹴之勢トハ波ノ瀉イデ崩ルル樣、及飛散シ跳ル樣ヲ云フ。
洶洶ハ涌出ノ貌。
放浪ハ氣儘ノコト。
二孫ハ孫位ト孫知微トノ二人、並ニ蜀ノ人。
黃居宷ハ黃筌ノ季子。
嘻ハ笑フナリ。
每夏日――夏日常ニ高堂ノ白壁ニ掛テ、之ヲ眺ムルニ、直ニ凄風吹キ襲ヒ、身ノ毛モヨダツ程ナリ。

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蹴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第二小段敍孫知微。○以上第二大段敍二孫能畫活水。是主。然猶主中客。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宷兄弟李懷袞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第一小段敍永昇之畫。嘗與予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卽陰風襲人。毛髮爲立』。第二小段敍己實見。○以上第三大段入題。敍永昇能得二孫意畫活水。此是主中主。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眞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往時應起手古字。近日應今字。彼虛此實。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以上第四大段引董戚死水爲客。形永昇。收起手死水論。此是客中主。○水假山石爲客。猶文法假客形主。故能活動。

波頭伏起ハ波ノうねりヲイフ。
使人至――人ガ手ヲ以テ之ヲ撫デテ、高低アリト云フニ至レバ至妙ト云フ。
水紙ハ水影ヲ押シタル紙。
廣明ハ唐ノ僖宗ノ年號。
奔湍ハ急流ナリ。
四堵ハ垣一丈ヲ一板トナシ、五板ヲ堵垣トナ

第三大段證藏畫之眞、是入題。

書蒲永昇畫後

主意　言永昇能得二孫意畫活水。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流。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第一小段敍死水之妙。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閒耳。第二小段論死水品格。○以上第一大段泛論古今多畫死水。是客。然猶客中客。

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第一小段敍孫位。其後蜀人黃筌陪客。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蒼黃入寺。索筆墨甚

知者云云、知アル者ハ物ヲ創見シ、才能アル者ハ工夫ヲ凝ラシテ之ヲ成就ス、一人ニテ完全スルニ非ザルナリ。
杜子美ハ字ナリ。
顏魯公ハ顏眞卿ノコト、魯郡公ニ封ゼラル。
吳道子ハ唐ノ玄宗ノ時ノ人。
邪ハ斜ニ通ズ。
游刃餘地ハ力餘リアルヲ云フ、莊子養生主篇ニ見ユ。
運斤成風ハ運用自在ナルヲ云フ、莊子ノ徐無鬼篇ニ見ユ。

書吳道子畫後

主意　言畫道大成于道子

知者創物。能者述焉。禮樂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今變聖爲知。變明爲能。有換骨脫胎之妙。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第一小段虛說。

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第二小段實敍。○以上第一大段。敍客迫主。

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傍見側出。橫邪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以上第二大段說畫之妙。

予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眞僞也。然世罕有眞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以上

信ハまかすナリ。

畫日者――日ヲ畫ク者ハ常ニ兎角團餅ト疑ハル、是レ日ヲ忘レタルニハアラズ、餘リ日ニ拘泥シテ、反テ眞ヲ失フナリ。

天機之――心靈ノ活動自然ト合體シ、强ヒテ求メズシテ、自ラ記スルナリ。

華嚴相トハ、釋迦成道シテ第一ニ華嚴經ヲ説キタリ、其時ノ相形ナリ。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强記（伏不强。）不忘者乎』。（以上第一大段或疑。伯時强記作畫。）

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記日者拘日。不若忘日之妙。）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强而自記也。（天機二句一篇主意。○第一小段虛說。）

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其神二句天機合適之實。○第二小段實說。○以上第二大段答伯時畫合天機而非强記。）

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第一小段虛說。）

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況自畫其所見者乎』。（第二小段實說。○以上第三大段更說藝。蓋道者自藝之錬熟而進。）

吾以是——吾是ヲ以テ益〻剛者ハ必ズ仁者ナルヲ知ル、不仁者ナラバ、焉ンゾ一言ヲ以テ十二人ヲ必死ノ中ヨリ援ヒ出スヲ得ンヤ、コレ孫君ノ仁者ナルヲ知ル所以ナリ。

太剛則折ハ漢書雋不疑傳ニ見ユ。

鄙夫患失ハ論語陽貨篇ニ見ユ。

勰ハ音協。勴ハ音慮。

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第二小段敍仁。 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第三小段合敍剛仁。證主意。○以上第二大段敍孫介夫之剛而仁。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第一小段排俗言。 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勰勴。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第二小段湊合孫事孔言結一篇。○以上第三大段排俗言信首段孔子之言。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主意　言李伯時并得道與藝。故善畫。○此篇自莊子道進于技來。道。天機也。自然也。技。藝也。

建中靖國ハ徽宗ノ年號。海南ハ儋州ヲ謂フ、建中靖國之元年公北ニ歸ル、此年七月常州ニ卒ス、時ニ孫介夫モ已ニ死ス。開敏ハ開通敏達ナリ。通守トハ蓋シ通判ヲ云フ。錢塘ハ杭州ニアリ。方新法―當時ハ新法施行ノ初ニテ、監司ノ役人ハ、皆新進ノ少年ノミナレバ、下ノ役人ヲ馭スルコト、恰モ濕リタル薪ヲ締メツクルガ如ク、士大夫ヲ禮遇セズ、只ダ君一人ノミヲ尊敬シテ、此レ嘗テ丞相ニ抵抗シテ條例司タラザリシモノナリト云ヘリ。經制溪洞事宜ハ、溪洞ノ蠻夷ヲ征討處置スルナリ。當論情ハ事情ヲ論ズベシト云フナリ。逗撓ノ逗ハ曲行シテ敵ヲ避クルナリ、撓ハ顧望ナリ。

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爲鎭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

第一小段敍剛。

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鞠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幷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

孔子曰——孔子ノ言ニ、心剛クシテ守ル所アリ、質朴ニシテ不辯舌ナル人ハ、仁者ニ近シト、又曰フ、世辭ノ巧ニシテ、様子ノ好キ者ハ、仁德ノ少キ者ニテ、即佞者ナリト、孔子ノ剛ヲ好ムハ、其仁ヲ好ミ、佞ヲ惡ムハ其不仁ヲ惡ムナリ。

吾平生——余ハ常ニ難事多シ、毎度之ヲ試ムルニ、余ヲ厄難ヨリ救ヒシ者ハ、余ノ平生畏ルル剛者ニシテ、余ヲ險難ニ陷ルル者ハ、平生喜ブ所ノ佞者ナリ、故ニ剛者ハ必ズ仁ニシテ、佞者ハ必ズ不仁ナルヲ知ル。

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以上第四大段餘波。

剛說

主意　言剛者必仁。○剛字眼目。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第一小段揭聖言解之。　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吾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揭主意。　佞者之必不仁也。第二小段以己經驗證上段。○以上第一大段論剛者之必仁。　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眞可謂剛者也。始吾弟

相次ギテ魚鱗ノ如ク、片時モ地ヲ休メザル故地力盡ク、之ヲ種ウルニ時ニ適セズ、收穫モ急ギテ熟スルヲ待タズ、此ノ如クニシテ豈ニ美稼ヲ得ンヤ。閔閔ハ憂フル貌。

五十而後爵ハ、禮記郊特牲篇ニ見ユ。信於久—久シク屈セシ中ニ伸ビ、十分足リタル後ニ用フ。既ニ身内ニ有リ餘ル才能ヨリ溢レ出デ、弓ヲ十分引キタル後ニ矢ヲ放ツガ如シ。同年ハ進士登第ノ同年ナルヲイフ。

博觀而—博ク萬卷ノ書ヲ讀破シテ其要領ヲ得、深ク學力ヲ蓄積シテ謹ミテ妄ニ己ノ意見ヲ發表スル勿レ。

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第二小段反說。○以上第一大段言稼之養不養。

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以上第二大段論人之養蓋承第一大段正喩。

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蚤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蚤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第一小段悔二人及第之早。

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二句收全局。

吾告子止於此矣。第二小段勸張生博學約用。○以上第三大段論人之養在學。以勸張琥。是一篇實落處。蓋承第一大段反喩。

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

際學問ニハ一向無頓著ナリ。

曷ハ盍ニ通ズ、何不ナリ。嘗ハ試ムルナリ。

今吾十――今余家内十人ニテ百歩ノ田ヲ作ル、一寸ノ餘地モナク植付ケ、日夜其實ルヲ待ツ、鋤钁ナドノ耕具

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一句收求道之失。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擧於禮部。作日喩以告之。以上第四大段論今世士空求道。而不爲實學。是一篇實落處。

稼說送張琥

主意　言博學約用。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第一小段正說。

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

ヲ敎フレバ爾ニ移ル、斯ノ如ク轉輾シテ之ヲ想像スルトキ際限ナシ。

孫武曰云云ハ孫子虛實篇ニ見ユ。

孔子曰云云ハ論語子張篇ニ見ユ、肆ハ官府ノ造作場ナリ。

沒人ハ水ニ沒スル人ニテ水練ニ巧ナル者ヲ云フ。

不學而――實際學バズシテ道ヲ求メント努力スルハ、恰モ北人ガ水練ヲ學ビテ、南人ノ如クナラザルト同様ノ話ナリ。

昔者以――昔ハ聲律ヲ以テ士ヲ取リタル故、士ハ皆爭ウテ、雜學ヲナシテ、道德ノ學問ニハ志サザリシガ、今日ハ之ニ反シテ、經術ヲ基トシテ士ヲ採用スルコトナレバ、士ハ爭ウテ道ヲ求ムレドモ、實

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第一小段言空求道之失。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一學字生下段五學字。學指讀書躬行。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第二小段言學可以求道。○以上第二大段謂道不可空求。在學以致之。是一篇主意在處。

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以上第三大段更添一喩。論不學而求道之弊。

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

神考ハ神宗ヲ云フ。

生而眇者ハ盲者ヲ云フ。
銅槃ハかなだらひノコト。
捫燭ハ燭臺ヲ撫デサスルナリ。
揣籥ハ籥ト云フ樂器ヲサスリ考フルナリ。
自槃而――槃ノコトヲ敎フレバ鐘トナリ、燭

識公於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第十一解。天子萬年。四方來同。薦於清廟。神考之功。第十二解。

日喩

主意　言道不可空索。而可實致。實致之之術。在俛焉讀書躬行而已。沈評謂二意。恐淺見。○學字眼目。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以上第一大段喩空求道之失。

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

拜手ハ首ヲ伏シテ手ニ至ルヲイフ。稽首ハ首ヲカガメテ地ニ至ルヲイフ。

於ハ歎美ノ詞ナリ。

皇ハ大ナリ。

孰堪顧――誰カ天ノ明命ヲ顧テ之ニ則ル德ヲ備ヘタルゾ、惟仁ト聖ト哲宗帝ノミ。

如堯之初ハ哲宗神宗ノ第六子ヲ以テ位ヲ襲グ、猶ホ堯、帝嚳ノ次子ヲ以テ、位ニ卽クガ如シ。

神母詔――神母ハ神宗ノ母宣仁太后ナリ、哲宗卽位ノ初、太后朝ニ臨ミ政ヲ聞ク、亟ハ急ナリ、徐ハ緩ナリ、太后安石ノ新法ヲ革除シ、緩急其宜シキヲ得ルヲイフ。

爾賈於――汝ハ市ニ出デテ商賣セヨ、余ハ野ニ出デテ耕サン、司馬公相トナリタレバ、樂ンデ仕事ヲ爲スナリ。

不鷙不搏ハ溫公ノ仁ヨク包容スル所アルヲ謂フ、鷙ハ擊ツナリ、搏ハ攫ナリ。

羽毛畢――羣賢朝ニ進ミ、小人又改順スルヲ云フ。

人之名。而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先帝知公三句。一篇結局。）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第二小段引古典證前論。）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第三小段言作詩。○以上第三大段論神宗既知公誠一之德。遺之二聖。蓋一層進說。）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第一解。）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第二解。）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授之。（第三解。）其相維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第四解。）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第五解。）二聖忘己。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第六解。）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於途。我耕於野。（第七解。）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第八解。）公如麟鳳。不鷙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第九解。）爲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第十解。）知公於異。

ニ同ジキ者ハ之ヲ親ミ、己ニ異ル者ハ之ヲ疏ンズルハ平常ノ交際ナリ、未ダ己ノ過ヲ聞キ喜ンデ直ニ之ヲ改メントシ、誨ヲ受ケテ怒ラザル者アラズ、コレ人情ナリ、而ルヲ況ヤ君臣ノ間ニ於テヤ。

書ハ資治通鑑ノコト。

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敍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爲難。

第一小段說神宗已知公。

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畱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爲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

道足以——道德上ヨリ見レバ、相信ズルニ足ルモ權力ノ上ヨリイヘバ、互ニ休戚ヲ感セシムルニ足ラザルナリ。
同己則——其意見、己

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第二小段敍一生履歷。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柏皆承奉郎。第三小段敍妻子。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於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鎭。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概。第四小段敍建碑之由。○以上第二大段敍公誠一之行狀。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議者徒見云云遙承上段起下段。○神宗知公一論。出人意表。一篇振起。自士庶人至於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己則親之。異己則疏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

畱司御史臺ハ洛陽ニ在ル御史ノ職ヲイフ、其官甚ダ閑ナリ、以テ退閒者ヲ居ク。
提擧崇福宮ハ宮觀ノ職トシテ祠官ノ類ニテ共ニ閑職ナリ。

保甲ハ十家ヲ保トシ、五十家ヲ大保トシ、十大保ヲ都保トシ、衆ノ服スル所ノ者二人ヲ選ミテ都保正副トス、凡ソ保丁ハ自ラ弓箭ヲ置キテ武藝ヲ習フコレヲ保甲トイフ、保ハ組合ノコトナリ。
保馬ハ凡ソ陝西ノ五路ノ義保、馬ヲ養フコトヲ願フモノハ官ヨリ馬ヲ給シ、或ハ値ヲ與ヘ、之ヲ保馬トイフ、歲歲肥瘠ヲ閱シ、死病ノ者ハ補償セシム。
市易ハ論積欠狀ニ出ヅ。
明堂ハ常時天ヲ祀ル所ナリ。
二聖ハ哲宗及太后ヲ云フ。
襚ハ死者ニ贈ル所ノ衣服ヲイフ。

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畱司御史臺及提擧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卽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遷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乎嚮至治矣。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於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

宗子ハ宗室ノ子。

任守忠姦蠹ハ、仁宗儲嗣ナキヲ以テ、守忠建議シテ、昏弱ノ者ヲ立テテ已ヲ利セント欲セシコトアリ、又英宗卽位ノ後モ、太后ト帝トヲ離閒セント謀リシコト等ヲサス。
濮安懿王ハ英宗ノ生父ナリ。
期親尊屬ハ一年ノ喪親卽チ伯叔父ノコトナリ。
西戎ハ西夏ノコト。

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閒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

第一小段 敍先世。

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爲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

盡性ハ性ノ本分ヲ盡スナリ。
書曰云云ハ書經ノ咸有一德ノ篇ニ見ユ。
不能終朝ハ速ニ涸ルルヲイフ。
達ハ透スコト。
誠而一――誠ト一トダニアラバ、人間ノ德ハ十分ニシテ、古ノ聖人トテモ此以上ニハ至ルモノニアラズ。

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敝之以二言。曰誠。曰一。』

誠一二字。一篇精神。○第五小段說公得天助人心者。由誠一之德。○以上第一大段論上與太皇太后。能用公誠一之德。致天祐。○天字此大段眼目。

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

重自愛シテ、以テ百姓ヲ救濟セヨト。

擎ハ手ヲ拱スルヲイフ。

中國相――中國ニテハ司馬ヲ相トセリ、愼ンデ事ヲ起シテ、國境上ノ隙ヲ開クコト勿レト。

粥衣以――衣ヲ賣ツテ祭ヲ致シ、或ハ往來ニ哭シテ喪車ノ經過スルヲ伏拜スルモノ、千萬ヲ以テ數フベシ。

薌ハ香ニ通ズ。

匹夫而――匹夫ニシテ能ク天ヲモ感動スルモノハ、必ズ其道アルニ相違ナシ、コレ至誠ト德トニ非ザレバ、イカデカ能ク斯クアラシメン。

記曰云云ハ禮記中庸ニ見ユ。

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衞士見公。擎跪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愼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奠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薌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

第四小段敍自所見聞。說公天助。

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爲

渺然ハかすかナル貌。
顏子ハ孔子ノ門人顏淵ナリ、卑陋ノ巷ニ居リタリ。
纍然ハやつるゝ貌。
屈原名ハ平、楚ノ懷王ノ左徒タリ、讒ニ遭ヒ江南ニ遷サレ陂澤ニサマヨヒ、懷沙ノ賦ヲ作リ、自ラ汨羅(ベキラ)ニ投ジテ死ス。
如河漢ハ、銀河ノ如ク人ノ目ニツクナリ。
斂衽變——以上ノ者ト雖モ公ノ退居ヲ聞イテハ皆衽ヲ合セ色ヲ變ヘテ歎息シ、或ハ泣ク者アリ。
民知其——人民ガ公ト善キヲ知ル故、諸所方方ニ集合シ、馬首ニ取リスガリテ叫ブハ、司馬相公ニ傳ヘヨ永ク朝廷ヲ去ルコトナク、自

天相之矣。（自天祐宋。入天相公。何等敏妙。而其致之之本。在公誠一之德而已。）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渺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己。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第三小段敍自朝廷至四夷皆知公。說公天助。）

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愼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

兀征聲延ハ西蕃ノ酋長ナリ。
積雨ハ霖雨ナリ、彌月ハ終月ナリ。
天下曉然——天下ノ人民曉然トシテ悟リ、天帝ノ意ト皇帝ノ心ト符合シタルヲ知リ、皆太平無事ニナリ、家豐富ニ人滿足シ、刑罰ノ施用セザルコト、咸平景德ノ如クナランコトヲ庶幾フ。
咸平、景德ハ共ニ神宗ノ年號ナリ。
自天祐——大有上九ノ爻辭ニ、天ヨリ之ヲ祐ク、吉ニシテ利シカラザルナシト、孔子之ヲ釋イテ曰ク、天ノ祐クル所ハ天理ノ順ナリ、人ノ助クルモノハ信ナリ、身ニ信ヲ行ヒ、心ニ順ヲ思ヒ、且ツ賢者ヲ尊ブノ象アレバ、是ヲ以テ天之ヲ祐ケ、吉ニシテ利シカラザルナシト。
二聖ハ哲宗ト神宗トナリ。
三德ハ順、信及ビ尙賢ナリ。

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第一小段先說天下治平。起後段。）

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今二聖數句一篇提綱。○二聖能知司馬公而用之。暗伏末段神宗既知之。）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第二小段說二聖用司馬公。解所以得天祐致治平。）

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

渠ノ如シ、大貝又南京荊楊ヨリ出ヅ佳良ナル金ヲ貢セリ。
既得所――既ニ歸スル所ヲ得テ誰ニモ謀ラズ、宋ニ歸セシハ是レ先王ノ志ヲ行ヒシナリ。
歸焉ハ高大ノ貌。

上即位――ハ哲宗即位ノ三年朝廷モ淸明ニシテ百千庶政時ニ秩序立チ人民ハ各〻其生ヲ安ンジ、風俗モ一變シテ善ニ改レリ。
異時ハ他日ナリ。
薄夫鄙人ハ王安石ニ附會スル小人ヲイフ。
四譯ハ四夷ヲ云フ。
鬼章青宜結ハ西蕃ノ大酋。

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我後昆。第十解 敍治墳。龍山之陽。與起手句法相應。歸焉新宮。匪私於錢。唯以勸忠。第十一解 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第十二解 勸有位以忠孝。

司馬溫公神道碑

主意 敍溫公誠一之功德。故誠一二字眼目。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敍。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譯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鎭戎城下。五日無

龍飛鳳舞ハ山勢ノ飛龍舞鳳ノ如キヲイフ。仰天云云ハ、唐ノ中和二年錢鏐八都ノ兵ヲ率キテ往イテ漢宏ヲ討ズ、時ニ月明ニ江ヲ渡リ敵ヲ襲ヒ難シ、乃チ江ニ誓フ、雲出デテ月蔽フ、則チ江ヲ渡リテ敵ヲ破ル。强弩云云ハ梁ノ開平四年ニ錢鏐始テ捍海塘ヲ築ク、潮水衝突シテ就ラズ、因テ强弩數百ヲ以テ潮頭ヲ射、又胥山ノ祠ニ祈ル、潮水爲ニ錢塘ヲ避ク。殺宏誅昌ハ劉漢宏ヲ殺シ、董昌ヲ斬ルヲイフ。金券玉册ハ以テ其功ヲ銘スルモノ。虎府龍節ハ以テ其忠ヲ旌スナリ。曄ハ光明ナリ。玉帶毬馬ハ、梁ノ太祖ノ賜フ所ニシテ、五代史ニ玉帶匣打毬ノ御馬十匹ヲ賜フトアルハ是ナリ。寅ハ敬ナリ。厥篚相望ハ、其貢獻スル所ノ箱入ノ物道ニツヅキテ相望ミ大車

之方。○第二小段勸表功德。

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第三小段敍制可。收題目。

○以上第四大段結功德。勸表之之策。○至末段。以二忠字代前段多少功德字。妙。

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第一解山水秀麗生異人。

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爲東。第二解感動天地。

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虎符龍節。第三解功業。

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第四解都城。

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第五解榮譽。

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第六解守分。○以上六解。平敍終始事業。

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第七解忠。

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第八解孝。○以上二解分論忠孝。是全詩主意所在。

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第九解敍忠孝之報。○詩中更繹出孝字。陪襯忠字。妙。然忠是主。孝是陪。

帝謂守臣。

封府庫――府庫ヲ封ジテ妄ニ財穀ヲ散亂セズ、又郡縣ノ戶籍田畝ノ帳簿ヲ纏メテ、官吏ヲ朝廷ニ請ヒ、之ヲ引渡シテ、自國ヲ引拂フコト、旅舍ヲ去ル如シ、眎ハ見ルナリ。
墳塋ハ葬地ナリ。
太牢ハ牛ノ馳走ナリ。
行道嗟傷ハ道ヲ行ク人亦其敗壞ヲ見テ嗟嘆傷悲スルヲイフ。
爲觀ハ唐ノ宣和ㇳ天下ノ寺ヲ改メテ宮トイヒ、院ヲ改メテ觀トイヒシヲイフ。
觀ハ道士ノ居ル所。
度ハ官ヨリ度牒ヲ給シテ、僧若クハ道士トナルヲ許可スルヲイフ。
昧死ハ死ヲ犯シテノ意。

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眎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大束。○第二小段論吳越有功于國。是主。○以上第三大段言錢氏有功于國。

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第一節引故事。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主意。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應起手。行道嗟傷。甚非所以勸奬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第二節論今事。○第一小段論功德不宜空。

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第一節敍錢塘守護人。其在臨安者。以付吳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第二節陪敍臨安守護人。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一句結穴。臣抃昧死以聞。」第三節敍後世修治

盜名字者云云、僭號シテ帝或ハ王ト稱スルヲイフ、
罔有子遺ハ民、賊害ニ遭ウテ一子ノ遺ルモノナキヲイフ。
鑄山煮海ハ山ニヨリ金銀銅鐵ヲ取リ、海ヨリ鹽ヲ取ルヲイフ。
甲於天下ハ天下ニ第一タルヲイフ。
西蜀ハ後蜀ノ孟昶ナリ。
江南ハ南唐ノ李煜ナリ。
河東劉氏ハ劉崇河東ヲ據有スルヲイフ。
積骸云云 二句、戰鬪苛虐ノ狀ヲイフ。

假。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 小束。○第二節敍三世。○第一小段列敍三世事業。

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子遺。 第一節敍他國僭亂禍民。是客引。

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 第二節敍吳越富强。

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 大束。○第三節敍有德于民。由忠于上。○第二小段就三世中。敍其有德于民。○以上第二大段言錢氏有德于民。

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 第一節敍諸國由征討削平。

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 小束。○第二節河東最費兵力。故別敍。○第一小段揭他無功于國者爲客。

ラズ。
英皇ハ舜ノ妃。
祝融ハ南海ノ神。
海若ハ海神ナリ。
鈞天ハ天ニ九天アリテ其中天ヲ云フ。
帝ハ天帝ナリ。
巫陽ハ巫ノ名天帝文公ノ迎ニ遣ルナリ。
犦牲雞——公再ビ天上ニ登リシ故下界ニテ公ヲ祭ルニ野牛ヲ牲トシ、雞骨ヲ以テ吉凶ヲトシテ飛觴ヲ進メ、又潮人ハ赤キ茘ト蕉ヲ以テ公ヲ祭リテ公少シモ留ラズ、直ニ翩翩ト被髮シテ空中ニ行クト。於ハ歎詞ナリ。

熙寧ハ神宗ノ年號。
抃ハ趙抃ノコト。
武肅王トハ錢鏐唐末吳越王ト稱ス。
八都ハ八組トイフガ如シ。
李景ハ南唐主李景煜ノ父ナリ。

表忠觀碑

主意　表ニ錢氏功德。功德卽觀名忠字。故忠及功德等字眼。墳及墳廟等文線。○此篇碑文正體。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第一小段上書例文。 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一十有六。有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伏筆。父老過之。有流涕者。』第二小段上書立案○以上第一大段敍錢氏墳廟蕪穢爲一篇立案。 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鄕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幷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幷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第一節敍一二世。 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

元豐ハ宋ノ神宗ノ年號。
公昔騎――文公ハ昔此世ニ降誕セザル時ハ、龍ニ跨リテ、白雲ノ帝郷ニ遊ビ、雲漢即チ天ノ河ハ天ノ文章ナルヲ以テ、文公ハ手ニ之ヲ開イテ、其文章ヲ分チ得タリ、又天孫ノ織女ハ公ノ爲ニ、美麗ナル雲錦裳ヲ織リテ附與セシニ依リ、之ヲ被テ文公ハ飄然トシテ風ニ乘ジテ下リ來リ、朝廷ニ立チ天子ノ傍ニ奉仕セリ。
下與濁――文公天ヨリ降リテ、衰世ノタメニ佛老ノ害ヲ一掃シタルコト、猶ホ米ノ秕糠ヲ掃フガ如ク、西咸池ヨリ、扶桑ニ及ビ、草木ニ至ルマデ公ノ文ト道トノ澤ヲ蒙ル。
追逐李――ハ李白ト杜甫トヲ追逐シテ三人ニテ追遙ス又張籍ト皇甫湜ハ、共ニ公ノ跡ヲ追ヘドモ及バズ、汗流レ途ニ走リ仆ル、公ノ德ヲ慕ヒ仰ゲドモ、天上月ヨりモ高ク望ムベカ

亦宜廟祭之。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第一小段敍廟榜。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第二小段敍作歌。○以上第六大段記東坡作歌之由。公昔騎龍白雲鄕。每句韻。一韻到底。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第一段言公本天上人。而一旦下人間恢復文運。追逐李杜參翶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得望。第二段言公之文。追參先輩。而等輩又不能追及公。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第三段言公之功業。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焦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第四段言公既去人間而上天。故今釋奠祭之。請其再降。

必祭ハ初穗ヲ文公ノ靈ニ供フルナリ。

元祐ハ哲宗ノ年號。

不能一一年ニ及バズシテ袁州ニ移リタレバ、縱ヒ文公死シテ靈アルトモ、潮州ヲ慕ハザルコト明カナリ。

焄蒿悽愴ノ焄蒿ハ神靈ノ氣人ヲ感動セシムルヲ云フ、悽愴人ヲ感ジテ身ノ毛ヨダチ、スサマジキ意ナリ。

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第一節民思文公。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第二節舊廟。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第三節新廟。○第二小段記潮人思文公新廟宇。○以上第四大段言潮人思文公建廟之事。是入題。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第一小段設疑問。呼起首段意。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神字即第一大段氣字。前後照應。神氣變字處。尤見文章變化。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第一節就天下論。是此大段主意。即一篇主意。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第二節就潮言。辟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遙應理之常。也哉。第三節幷論天下與潮州。結一小段。○第二小段答辯。即一篇主意歸宿處。○以上第五大段言文公正氣充塞于天地間。故潮人

是ナリ。
忠犯人——憲宗佛骨ヲ迎フルヲ極諫ス、帝大ニ怒リ、愈ヲ潮州ニ貶ス。
勇奪三——愈鎭州ニ至リ王庭湊ヲ論ス、庭湊之ヲ畏ルト云フ。
智可以——智ハ王公ヲ欺クベキモ、誠信ナケレバ、冥頑ナル豚魚ヲ欺ク能ハズ、力ハ天下ヲ得ルモ德ナケレバ、匹夫匹婦ノ心ヲ得ベカラズ。
開衡山——衡山ノ神ノ靈ヲ感動シテ雲雨ヲ開クモ憲宗佛骨ヲ迎フルノ惑ヲ回ス能ハズ。
馴鱷魚——潮州ニ至リテ民ノ疾苦ヲ問ヒ、文ヲ作リテ、鱷魚ノ暴ヲ馴ラシ、六十里外ニ逐ヘドモ、皇甫鎛、李逢吉ノ二人公ヲ謗ルヲ止ムルコト能ハズ。
始潮人——潮人未ダ學ヲ知ラズ、公潮州ニ來リ、鄕校ヲ建ンヲ請フ、趙德以テ師トシ、生徒ヲ督セシム。
齊民ハ人民ヲ平治スルナリ。
君子學道云云ハ論語陽貨篇ニ見ユ。

節應第一大段。爲小結束。○第二小段論文公參化關運。浩然正氣永存。○以上第二大段言文公言行。能參化育關世運者。由得聖賢之正氣。是實論。

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第一節綱。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第二節目。○第一小段天人理論。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乎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第一節對論天人。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第二節結一小段。○第二小段天人實論。○以上第三大段言文公正氣感天。而不能感人。蓋正氣與天合體。故能感應。與人閒邪氣反戾。故不感應。是補綻文法。○天人二字一大段眼目。故起結照應。

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第一節學政。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一句一小段主意。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第二節效。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第三節贊。○第一小段記文公文德化潮人起下段。潮人之

孟子曰云云ハ、孟子公孫丑上篇ニ見ユ。
是氣也—此浩然ノ氣ハ、天地ノ正氣ニシテ、尋常ノ人ノ心ニ備ハリ、其大ナルコトハ天地ノ間ニ塞ガル、此氣ヲ得タル人ニ遇ヘバ、王公モ貴ヲ失ヒ、晉楚モ其富ヲ失ヒ、陳平張良ノ如キモ、其智ヲ失ヒ、賁育ノ勇モ其氣ニ服シテ、已ノ勇ヲ失ヒ、蘇秦張儀モ其辯ヲ失フ、是ハ誰ノセシムル所ゾ。
明則復—此世ニ生レテ顯明ニ出ヅレバ復人トナル、此等ハ皆常ニ定マレル道理ニテ、怪シムニ足ラズ、故ニ文公生ルモ由來アリ、死スルモ空シク果テザルヲ云フ。
貞觀ハ唐ノ太宗ノ年號。
開元ハ唐ノ玄宗ノ年號。
房、杜、姚、宋ハ、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ノ四人ナリ。
靡ハ靡叱シテ退クルナリ。
八代ハ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

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第一節疑問。

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第二節解釋。○生死二字應上文生逝二字。此二字一大段眼目。

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伏。之常。無足怪者。第三節證。○第二小段言聖賢生死不偶然者。由正氣未嘗存亡。○以上第一大段言聖賢參化育。關世運。有大作用者。其正氣必充塞于天地間。不爲身形生死而存亡。是理論。道文二字此大段眼目。

自東漢以來。道行。喪文言。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第一節古之衰。

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第二節今之盛。○第一小段論文公匹夫爲百世師。一言爲天下法。

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第一節盛衰。

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第二節化育。

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第三

是皆有——百世ノ師トナリ、天下ノ法トナルモノハ、天地ノ化氣ニ交ハリ、世ノ盛衰ノ運命ニモ關スルコトアリ、其生ルルモ由來アリ、其死スルモ徒ニ死ニ果テズシテ、亦爲ス所アリ。
申呂自——申伯呂侯ハ嵩山ノ神靈ヨリ降誕シ、又傳說ハ殷ノ高宗ヲ相ケ、天下ヲ安クシ、死シテ列星トナル。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四

潮州韓文公廟碑

主意　言文公言行。有參化關運之功。故其神充塞于天地間。潮人亦宜廟祭之。故神氣二字一篇眼目。○此篇碑文變體。○此文唯周公當之。孔孟亦不當得。○韓文公從孟東野序。與東坡此篇。皆論大而不稱其人。蓋借人而行平生持論耳。然不免白璧微瑕。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二句一大段主意。又一篇主意。○第一節言聖賢有大功用。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第二節言其生死不偶然。故申呂自嶽降。而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第三節證。○第一小段言聖賢有大功用。故其生死不偶然。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一氣字伏後段神字。此篇大文線。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三終

涵澹ハ水波ノ穴ニ入リテ、搖動スルナリ。

澎湃ハ波ノ相戻ルナリ。

竅坎鏜鞳ハ、倶ニ鐘聲ナリ。

周景王——周景王鑄ル所ノ無射ノ鐘音ナリ、無射ハ鐘ノ名。歌鐘ハ以テ歌ヲ節スルモノ。

陋者ハ李渤ノ輩ヲイフ。考ハ擊ツナリ。

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廻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竅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竅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指酈元。）不予欺也。（始信之。）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第二小段記水石相擊之眞。○以上第二大段敍石鐘之實況。）

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予同。而言之不詳。（即簡。）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予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以上第三大段。點簡陋二字。收首段。）

聆ハ聽クナリ。
南聲函胡ハ空音ノ聲沈鬱シテ發越セザルナリ。
北音清越ハ角音、其聲ノスミテ冴ユルヲイフ。
枹止響──枹卽ばちヲ止ムレドモ、響ハ尙ホ高ク鳴リ、而シテ後餘音ハ徐カニ止ム。
鏗然ハ金石ノ聲。
臨汝ハ地名。
硿硿然ハ石ノ聲。
森然ハ嚴肅ノ貌。
磔磔ハ鳥ノ羽ヲ鼓スル聲ナリ。
欬ハせきばらひナリ。
噌吰ハ鐘音ナリ。

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第一小段記酈說。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予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第二小段記李說。○以上第一大段敍兩疑。

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予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閒。擇其一二扣之。類李渤。硿硿然。予固笑而不信也」。第一小段記扣石之妄。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閒。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予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

婉ハ美ナリ、順ナリ。矯然ハ高擧ノ貌。擊ハ翼ヲ打ツナリ、即チ羽たたきナリ。

黃冠ハ隱士ノ冠ナリ。汝飽ハ汝ヲ飽カシムナリ。

水經ハ書名三卷アリ、桑欽ノ作ナリ。酈元ハ酈道元ナリ、水經注ヲ作ル。彭蠡ハ湖ノ名。

結穴。遂及作歌之由。○以上第二大段論放鶴之樂。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第四小段記山人答。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閒兮。啄蒼苔而履白石。第一段放鶴。

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第二段招鶴。

石鍾山記

主意　言東坡目擊實況。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

易曰云云ハ易ノ繋辭ノ文ナリ、卽チ鶴ガ山ノ陰ナドニテ鳴クトキ、其子ハ之ヲ聞イテ直ニ和ストイフ、コレ君子ノ言行天下ニ普及スルヲイフナリ。

詩曰云云ハ小雅鶴鳴ノ語ナリ。

九皐ハ深キ澤ヲイフ。

其爲物——鶴ノ性質タルヤ、清潔靜閑ニシテ塵外ニ超然脫出セルモノアリ。

衞懿公云云左傳閔公ノ二年ニ見ユ、鶴ヲ愛シテ人ヲ愛セズ、遂ニ其國ヲ亡ボス。

酒誥ハ周書ノ篇名、周公之ヲ作リ、以テ衞ノ康叔ヲ訓戒ス。

抑戒ハ詩ノ大雅抑戒篇ヲイフ、衞ノ武公此ノ詩ヲ作リテ、自ラ警ム。

劉伶・阮籍ハ並ニ晉ノ人、竹林七賢人中ノ人ナリ。

第一大段敍放鶴亭之實景。

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子知三句發主意。）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蓋其爲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衞懿公好鶴。則亡其國。（第一小段言好鶴。因其人有利害。是主。）周公作酒誥。衞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眞而名後世。（第二小段言好酒。因其人有得失。是客。）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其爲樂一句收主意。○第三小段言人君不宜好酒鶴。隱者宜好酒鶴。然則隱者而後始可樂鶴是一篇主意）

彭城之——彭城ノ山ハ四方ノ岡嶺隱然トシテ大ナル環ノ如シ、西方一面ノミ缺クコト、全環ノ十分ノ二ナリ。

於物之外也。第六小段點臺名。收一篇論旨。○以上第二大段記東坡游于物之外。故無所往而不樂。是全然記。

放鶴亭記

主意　言隱者而後始可得放鶴之樂。故樂字眼目。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第一小段記作亭。　彭城之山。開。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合。○第二小段記放鶴。○以上

斧斤ヲ施サズ、其ママ椽トナセシモノ。充斥ノ充ハ滿ツルナリ、斥ハ大ナリ、廣ナリ。
齋廚ハ精進料理ナリ。
索然ハ物ノ盡クル貌。
杞ハ枸杞ナリ、秋熟シテ正赤、之ヲ服スレバ身ヲ輕クシ、氣ヲ益ス。
安邱高密ハ共ニ膠西ノ地名。
苟完ハ修補ヲ加フルコト。
馬耳、常山ハ並ニ山名。
盧敖之所云云、盧敖ハ秦ノ博士ナリ、難ヲ此山ニ避ク。
穆陵ハ太公望始封ノ地ナリ。
北俯濰水云云、韓信楚ノ將龍且ヲ濰水ニ擊ツテ之ヲ殺ス、信後謀反シ、誅ニ伏ス。
擷ハ衣ノ中ニ物ヲ貯ヘテ、其袵(つま)ヲ帶ニハサムナリ。
秫ハもちあはナリ、以テ酒ヲ釀スベシ。
瀹ハ煮ルナリ。

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第二小段記己安僻地。 於是治其園囿。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脩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第三小段記脩臺。 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尙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第四小段記眺望。 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第五小段記園遊。 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

餔ハ食フナリ。漓ハ醨ニ同ジ、薄酒ナリ。

人之所——人間ノ慾望ハ際限ナクシテ之ヲ滿足セシムルモノ盡ルコトアリ、サレバ善惡ノ判斷常ニ心中ニ戰ヒ、選擇ノ決行目前ニ交レバ、樂ムベキモノ少ク悲ムベキコト多シ、是ヲ禍ヲ求メ福ヲ棄ツルト云フ。

物有以——外物ニ拘束セラルル故ニ、其ノ物内ニ居ツテ外ニ游ブ能ハズ、決シテ物ニ大小アルニアラザルモ内ヨリ見レバ其物ハ高ク且大ニ見エヌハナシ、此高大ナル物ニ遇フ時ハ、余ハ常ニ心神混亂シテ、物ノ正體ヲ見破ル能ハズ、喩ヘバ隙間ヨリ人ノ爭ヲ見ルガ如ク、勝負ノ一部ノミニテ全體ヲ知ル能ハズ、之ニ依ツテ心ニ善惡モ生ジ、憂樂モ起ル譯ナリ。

移守膠西ハ、熙寧元年公杭州ノ通判ヨリ移リテ密州ニ知タルヲイフ。

采椽ハ山ヨリ取來リテ

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辯。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第二小段反論。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游於物之內。而不游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鬭。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第三小段論定上二小段之得失。○以上第一大段論游于物外則莫往而不樂。是全然論。

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第一小段記自樂土移僻地。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

荊棘ハやぶノコト。丘墟隴畝ハ空キ地及ビ田畠ノコト。

或者欲——或ハ自己一時ノ得意ヲ世ニ誇リテ滿足セント欲スルハ過テリ、恃ムベキモノハ蓋シ世ニ在ラン、決シテ臺ノ存亡ニアラザルナリ。

凡物皆——凡テ萬物ノ人目ニ觸ルルモノハ皆觀ルベキモノナリ、苟モ觀ルベキモノナレバ皆樂ムベキモノニテ、必ズシモ珍シク奇麗ノモノニ限ラザルナリ。

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屋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荊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第二小段論宮殿大興廢。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蓋世二句主意歸宿。○存亡應損益。既已言於公。退而爲之記。第三小段再入題。歸主意。○以上第三大段論臺之興廢。遂及可求不朽于臺外。意趣淵然。

超然臺記

主意　言超然游物之外。故樂字眼目。而樂是尋常憂樂外之樂。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餔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第一小段正論。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平地生波。以福可喜而禍可

逍遙ハ猶ホ翺翔ノ如シ。
纍々ハ纍重ノ貌。
旅ハ猶ホ列ノゴトシ。
是必有——是レ必ズ好風景ヲ得ルナラント、工夫ヲシテ其前ヲ鑿リテ四角ノ池ヲ作ラシメ、其土ヲ以テ臺ヲ築キ、高ク簷ノ上ニ至ラシメタリ。
怳然ハ自失ノ貌。

虺ハまむしナリ。

祈年、橐泉、長楊、五柞、仁壽、九成ハ皆宮殿ノ名。

宏傑詭麗ハ廣廣ト立派ナルコト。

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怳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第一小段記臺築而山出。 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第二小段記命作記。○以上第二大段記臺之奇景可以名凌虛。 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二句一段綱領。 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第一小段論臺之興廢。 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

幅巾ハ隱者ノ服ナリ。邦君ハ太守ヲ指ス。

臺於南――臺ハ終南山ノ下ニアルコトナレバ起居飲食ノ時マデ常ニ山ト接スベキ筈ナリ。

雖非事――山ハ見エズトモ、別ニ損益アルニアラズ、サレド理論上然ルベカラザルモノアリ、是レ凌虛臺ノ築カルル所以ナリ。陳公名ハ希亮字ハ公弼トイフ。

美。軾將歸老於故邱。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第三小段餘波及未必記者。○以上第四大段敍可記者與未必記者結全篇。

凌虛臺記

主意　言太守宜不恃樓臺興廢不可知者而恃政績千古不朽者。甲

臺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最麗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第一小段言終南山必可得見。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暗伏結末有恃二句。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爲築也。』第二小段言終南山終不見。故築臺。○以上第一大段論臺之所以築。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

不知ノ誤ナリト云フ。
先君子ハ父ノコト。
北墉ハ北ノ牆ナリ。

然州人——サリナガラ、州人ガ今ノ樓ノ成ルヲ樂ンデ、文ヲ作ランコトヲ欲スルモノハ、上ニハ事ヘ易キ長官アリ、下ニハ治メ易キ民俗アル故ニアラズヤ。
孔子曰云云ハ論語衞靈公篇ニ見ユ、曰ク余ガ壯時ニハ、史家ハ疑シキ文ハ之ヲ闕キ、又馬アル者ハ人ニ借シテ乘ラシメタルコトアリシガ、今ハ共ニ無クナレリト。
豈弟ハ愷悌ト同ジ、和樂ノ意ナリ。
撫循ハ撫デ勞ハルナリ。

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遊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第二小段言易事之長。遂及樓記。○以上第三大段敍易治之俗。易事之長。歸到樓記。

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起。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第一小段收易治易事。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易治之俗。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易事之長也。可不錄乎。」結。○第二小段收近古。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

初吉ハ朔日ナリ。立表下漏ノ立表ハ木表ヲ立テ日景ヲ計ル、卽チ日時計ナリ、下漏ハ滴漏ヲ下シテ時刻ノ數ヲ知ル、卽チ水時計ナリ。

既望ハ十六日ナリ。決漏トハ壺中ノ漏水ヲ決去スルヲイフ。田祖ハ田祇神ナリ。

其明且――守令賢明ニシテ才能アリト見ル時ハ、別ニ其手腕ヲ試ミズトモ、最初ヨリ服從シテ、終日寂然トシテ靜ミ居リ、苟モ道ニ違フトキハ、義理ヲ說キ、法規ヲ述ベ、之ヲ譏刺スルコト頻リナリ、故ニ其民情ニ通ジタルモノニアラザレバ治メ難シ、智ノ字或ハ

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第三小段三條目。○以上第二大段條目。

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智者以爲難治。」第一小段言易治之俗。」○近古之俗。故易治。

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既滿

合耦ハ、兩人耕スヲ耦トナス。

天聖ハ仁宗ノ年號。

宗師ハ手本トスルナリ。

門族ハ家ガラナリ。上ハ尊ブナリ。

儲善物——善美ノ物品、ヲ特別ニ儲藏シテ、新官吏ノ來ルヲ待ツ。通念ハ其意ニ通ジ、常ニ思念シテ遺忘セザルナリ。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

以上第一大段揭三綱領。而近古三綱領之大綱領。

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

第一小段 一條目。

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

第二小段 二條目。

歲二月。農

自是不——是ヨリ復ビ此物ヲ好ザルニ至レリ、珍物ヲ見テ時ニハ復タ之ヲ求メ、藏スレドモ、人ノ爲メニ取去ラルトモ、惜ム心モナク、煙雲ノ眼前ヲ過ギ、鳥聲ノ耳ニ感ズルガ如ク、欣然トシテ此ニ接スレドモ、過去レバ復タ念フコトナシ。
駙馬ハ帝室ノ女ニ尙スル者ノ官、晉卿ハ蜀國公長主ニ尙セル人ナリ。
戚里云云ハ帝室ノ外戚ナルヲイフ。
攘去膏粱ハ美味ヲ攘ヒ去ルナリ。

死生而重畫。豈不顚倒錯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白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 以上第三大段敍己寓意而不留意。

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屛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 收起手病樂字。○以上第四大段戒晉卿寓意而不留意。

眉州遠景樓記

主意　言近古之俗可記。

老子曰云云ハ、心、外物ニ拘束セラルル故ニ、其正ヲ失フナリ、老子第十二章ニ見ユ。爽ハ正味ヲ失フヲイフ。

結髦ノ髦ハ旄ニ通ズ、牛尾ヲ以テ結成スル旄、からのかむろト訓ズ。

嵇康ハ晉ノ人、性巧ニシテ鍛ヲ好ム。

阮孚ハ晉ノ人、蠟ヲ塗リタル屐ヲ好ム。

鍾繇字ハ常、魏ノ人、蔡邕ノ筆法ヲ韋誕ニ求ム、誕祕シテ與ヘズ、乃チ胸ヲ槌シテ血ヲ嘔ク、誕死スルニ及ビ、其墓ヲ發キ遂ニ之ヲ得ト云フ。

王僧虔ハ宋人ナリ、書法ヲ以テ孝武ト相忌ム。

桓元云云ハ晉書桓玄傳ニ書畫ヲ走舸ニ載スルコト見ユ。

王涯云云ハ舊唐書王涯傳ニ書室ヲ二重壁ニセシコト見ユ。

雖尤物。不足以爲樂』。以上第一大段揭主意。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第一小段引古言。

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錬。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第二小段引寓意故事。

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元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病替字。也』。第二小段引留意故事。故事入書畫。漸近題。○以上第二大段引古言故典。證寓意之樂。留意之害。

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

尤物ハ、異物ナリ、左傳昭公二十八年ニ見ユ。

心也。 一句全篇主意歸宿處。○第二小段括論。○以上第三大段入題。論李氏遺書。供後人之用。不負仁者之心。 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 第一小段敍自家願望。 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第二小段結前意未結者。○以上第四大段用餘波之筆。補收第二大段之意。

寶繪堂記

主意　言書畫寓意則樂。留意則病。故樂病二字眼目。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

書ナリトイフ。八索九丘ハ八澤九丘ノ誌ナリトイフ。
自秦漢――サテ秦漢ヨリ後ハ、書物ノ作者モ益〻多ク、紙モ、字畫モ、日日ニ簡便ニナリ、書籍モ益〻多クナリテ、世間ニ何ノ書物モアラヌモノハ無シ、然ルヲ世ノ學者、益〻疏惡ニ流レ勉强スルモノナキハ何ゾヤ。

採剝ハ取リ剝グナリ。咀嚼ハカミ味フナリ。

而書固――而ルニ其書ハ元ノママニテ、未ダ嘗テ少シモ散失セシモノアラズ、將ニ以テ永久ニ遺シ傳ヘ、無窮ノ需要ニ供シ、各〻其才能身分ニ應ジテ、得ル所アラシメントス。

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世科擧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 第二小段論後人。○以上第二大段論古人盡書之用。而後人不盡書之用。

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以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 第一小段實敍。

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

六材ハ土金石木獸草ノ六種ノ材料。

賢不肖──賢モ不肖モ、其才ニ應シテ得、仁者モ智者モ、其分ニ隨ッテ見、才ト分ト同ジカラザルモ、求ムルトキハ必ズ獲ルモノハ書物アルノミ。

柱下史聃ハ老子ノコト聃ハ名、柱下史ハ周ノ藏書室ノ史ナリ。

韓宣子云云ハ左傳昭公二年ニ見ユ。

易象ハ周公ノ著ス所。

魯春秋ハ魯ノ史ナリ。

季札云云ハ左傳昭公二十七年ニ見ユ、上國ハ即チ中國ナリ、呉ハ東南卑下ノ地ニアリ、故ニ中國ヲ指シテ上國トナス。

左史倚相ノ事ハ左傳昭公ノ十二年ニ見ユ、倚相ハ楚史家ノ名。

三墳五典ハ三皇五帝ノ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第一小段客。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第二小段主。○以上第一大段 論書之用有益于人而不盡。

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第一小段 論古人。

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

方其寓――其身ヲ一醉中ニ寄託スルニ當ツテハ、得失モ、禍福モ、貴賤モ、賢愚モ、一切萬物皆平等一視シテ、彼造物者ト優遊自適スルハ、獨リ白氏ニ比ヘルノミニアラズ。

古之君――古ノ君子ハ、己ヲ處スル厚キモ、其名譽ノ念ハ甚薄シ、故ニ其德行ハ其名ニ過ギテ、而シテ世人ハ之ヲ美稱スルモ決シテ厭ハズ。

顏淵ハ論語公冶長篇ニ出ヅ。

臧武仲ハ魯ノ大夫、名ヲ紇ト云フ。

白圭云云ハ孟子告子下篇ニ出ヅ。

司馬長卿云云ハ史記相如傳ニ出ヅ。

揚雄云云ハ揚子法言吾子篇ニ出ヅ。

崔浩云云ハ北史崔浩傳ニ出ヅ。

其寓形於一醉也。（有此一層進說。始知公爲無聞人之意。）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第六小段總收一大段。○以上第二大段詳論公之所以羨樂天。）

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邱明。自以爲不如顏淵。』（第一小段言古人取名之廉。）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揚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第二小段言後人反之。以推公之賢。○以上第三大段說公取名之廉。結全局。是冀爲無聞人之實證。）

李氏山房藏書記

主意　言李氏能盡書之用。蓋用之己。又用之人也。

三帝トハ仁宗、英宗、神宗ヲイフ。
浩然ハ水ノ流レテ止ム可カラザルガ如ク思ヒキルナリ。

定亂略ハ亂ヲ平定スルナリ。
謀安宗廟ハ英宗ヲ册立スル事ヲ謂フ。
輕爵祿ノ輕ハ吝惜セザルヲ謂フ。

天下以――天下ハ公ノ一身ヲ以テ安危ヲ決スルナリ。
乞身於――身體彊健ナル時ニ仕ヲ辭シテ退去スル十五年。

聲伎之奉トハ音樂妓女其側ニ奉事スルコト。
嘉謨ハヨキハカリゴト。

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第二小段合論二公。

文致大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第三小段說韓之有。

乞身於彊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飮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第四小段說白之有。

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第五小段說韓白之同。

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

樂天ハ唐ノ白樂天、名ハ居易。

天之生——天ガ大人物ヲ生ズルハ天下ノ重任ヲ負ハセントノ心ナリ、サレバカカル大人物ニ對シテ、凍エタルモノハ衣ヲ求メ、飢エタル者ハ食ヲ求メ、何事ニヨラズ凡テ得ンコトヲ求ムルナルベシ、逐ニハ將ニ其求ニ勝ヘザラントス、故ニ一生人ニ責メラレ憂患ノ域ニ處リ、利害ノ塗ニ往來スルナリ、斯ノ如キハ豈ニ其欲スル所ナランヤ。

韓魏公醉白堂記

主意　言魏公託一醉忘人閒、冀爲無聞人。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既已無以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之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公豈二句胚胎全篇。○以上第一大段言公羨樂天名其堂。

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第一小段虛論。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

君之詩――君ノ詩純清ニシテ敦厚、靜雅ニシテ幽遠ナルコトハ、其性質ニ酷似セリ、而シテ毎篇、新想奇語ヲ出シ、何人モ之ヲ愛讀スル故ニ君ノ自ラ深ク隱蔽スルニ非ザレバ世必ズ之ヲ知ルニ至ル。

以星知之ハ天文星象ヲ以テ、帝ノ使ナルコトヲ知ルナリ。

詩曰豈弟云云、大雅旱麓篇ニ、德ノ和ゲル君子ハ、天ノ慰勞スル所ト見ユ。

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歿。由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世莫之知也』第三小段進一層說舉世不知人。

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絶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第四小段專說詩結主意。○以上第二大段實敍君成有實辭名。而有後。

昔李郃爲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爲漢中守。而郃猶爲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人之有後天神之報也。故引神勞之詩結之。妙。○以上第三大段引故典及詩詠歎。以天神之報結全局。

賢者民――賢者ハ人民ノ賴ツテ其生命ヲ保存スル所ノモノナリ、然ルニ賢者ノ出世ヲ害スルハ、卽チ人民ヲ絕ヤスモノナリ、名譽ハ古ヨリ誰モ得ント欲スル尊キモノニシテ、富貴ヨリモ重シ、若シ之ヲ竊取スルモノアラバ、是レ天ヲ欺クモノナリ、サレバ民ヲ絕チ天ヲ欺クモノハ罪ノ最大ナルモノニシテ、子孫ノ絕ユルハ、至當ノコトナリ。

詩之旨――詩ノ旨趣ハ深微ナレドモ、其字句音調ノ善惡高下ナドノ語ヲ以テ指示スベシ、然レドモ人ノ賢不肖ニ至リテハ、深遠幽微ニシテ、容易ニ知リ難キコト、詩ヨリモ甚シキモノアラン。

所至民――君ノ至ル所ノ人民ハ、君ノ德ヲ慕ヒ政事ヲ樂ミ、唯ダ其地ヲ去ランコトヲ恐ルル程ニ、君ハ人人ニ心服セラレタリ、然レドモ是レマデ一度モ、人ノ稱譽推薦ヲ求メタルコトナシ。

第一小段引古人入主意。

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常誦之云爾。』

第二小段解釋。○以上第一大段虛說有實辭名者有後。

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晁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遊三年。知其爲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

第一小段自其君子入詩。

後君既沒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旨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爲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

第二小段自詩入君子。○一順一逆。說去筆有神。

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

六一居士云云、公ノ行狀ニ曰ク、公晩年自ラ六一居士ト號シテ曰ク、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千卷、琴一張、棋一局、常ニ酒一壺ヲ置キ、吾其間ニ老イタリ、コレ六一タリト見ユ。

達賢者——賢者ヲ上ニ進メ達セシムル者ハ、天理ニ順フモノニシテ、其子孫繁榮スベシ、彼張湯ハ深刻ナル者ナルニ、其子孫ノ榮フルハ、其實證ナリ。

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此句應第二大段。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第一小段論歐公文。歐陽子名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第二小段書名字號。〇以上第四大段始入序文。結起首大綱。

鼂君成詩集序

主意　言有實辭名。〇此序似歐公文。優范歐ニ集序數籌。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有後而無後者。以竊名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達賢者云云。言張湯之刻。宜無後而有後者。以達賢也。揚雄之學。宜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

説ハ悦ナリ。

天聖景祐ハ共ニ仁宗ノ年號。

嘉祐ハ仁宗ノ年號。

天下爭――天下ノ人先ヲ爭ウテ身ヲ修メ志ヲ立テ、經術ニ通達シ、古道ヲ學ブヲ以テ人生ノ最高目的トシ、時世ノ弊害ヲ救ヒ、道義ヲ行フヲ以テ賢者ノ行爲トナシ、君ノ怒リニ觸ルルヲモ顧ミズ、直諫スルヲ忠義トナシ、盛ニ人才輩出セリ。

風厲ノ風ハ諷ニ同ジ、直言セザルナリ、厲ハ之ヲ勸勉スルナリ。

自ハ由ナリ。

子之存。世之不説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 第二小段主。○以上第二大段論韓公配孟子。歐公配韓公。是自客入主。 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固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第一小段言歐公文章關于天。

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眞。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講習歐陽子之書。 第二小段言此大段主意。○以上第三大段敍有歐公學。而新學不行。是專敍主。一篇主意所在。 予得其詩文七百

政ヲ害スルコトアルハ、此ノ如ク猛烈ニハ至ラザルベシ。
使楊墨——若シ楊朱、墨翟ノ學ヲシテ、天下ニ流行セシメタランニハ、其禍害ヲナスコトハ、申韓ヨリ甚シカラン、孟子ノ時楊墨ノ天下ヲ害スルニ至ラザリシハ、孟子ノ排斥セシ效ニ歸セザルベカラズ、然ラバ孟子ヲ以テ、禹ニ並ブルモ可ナラン。
太史公曰云云ハ史記ノ太史公自序ニ見ユ。
蓋公ハ西漢ノ人。

引物連——事物ノ相類似スルモノヲ引キ連ネ、相較ベ論ジテ、至理ノ中ニ入レ、以テ人心ヲ服セリ。

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是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

第三小段專就孟子之功。解配禹之不誇大。然脫孔子。是文之疵瑕。○以上第一大段論孔孟配禹功。是客。

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鼂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

第一小段客。

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

有言大——其云フ所ハ如何ニモ大言壯語ノ如ク聞ユレド、其實虛誇ナラザルモノアリ。
孔子曰——論語子罕篇ニ天ガ將ニ斯文ヲ亡サントナラバ、後死ノ者ハ斯ノ文事ニ與カルヲ得ザルベシ、然ルニ與カルヲ得ルハ、天未ダ斯文ヲ亡サヌ爲ナラン。
孟子曰云云ハ孟子滕文公下篇ニ見ユ。楊墨ハ楊朱ト墨翟ナリ。
申商韓非ハ申不害商鞅韓非ナリ。
違道而——人道ニ違ヒ利欲ニ走リ、徒ニ人民ヲバ殘害シテ、以テ人主ニノミ厚ウス。
士以是——士ハ之ニアリテ人主ヲ罔ヒ欺キ、上ノ人モ亦永久ニ良策ヲ立テズシテ、徒ニ一時ノ功ヲ僥倖セントシテ之ニ靡キ從フ。
權ハ量ルナリ。
陵夷ハ衰フルコト。
作於其——孟子公孫丑上篇ニ見ユ、其心ニ發作シテ、其事ニ害ヲ爲シ、其事ニ起ツテ、其

夫言有大而非誇。一篇大綱。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第一小段疑孔孟配禹之誇大。

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是也」。第二小段言孔孟存而暴行邪說廢。孔孟沒而天下亂。

方秦之未

出此書ハ此書外ニ出ヅルナリ。

蓋如饑—蓋シ飢渇ノ飲食ヲ欲スル如ク、至誠之ヲ好ムガ故ニ暫クノ間忘レシト欲シテ能ハズ、之ヲ例ヘバ火ノ熱キガ如ク、水ノ濕ヘルガ如ク、天性自然ニ然ラザルヲ得ザルモノアルナリ。

弄翰戲語ハ慰ミ書キヤ戲語。

率然ハ輕遽ノ貌。

孔子曰—論語憲問篇ニ、德アル者ハ必ズ言アリトアレド、其レハ唯ダ辯舌ノ巧ミナルニハアラズシテ、心中ノ德ガ、自然發シテ言トナルナリ。

我戰則—我ガ戰フ時ハ克チ、祭ル時ハ福ヲ受クト云ハンタレドモ、コレモ戰ノ巧ナルヲ云フニアラズ、心ノ德ノ怒ニ發シテ戰トナリシナリ、此言ハ禮記禮器篇ニ見ユ。

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第一小段敍功業。

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第二小段敍文章。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文。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功。也。第三小段敍德。

○以上第三大段敍公功業文章。皆發于德。結一篇。

六一居士集序

主意　言有歐公學。而新學廢。

公之功――公ノ世ニ功德アルコト、固ヨリ著明ニシテ文章ヲ待ツテ世ニ顯ル筈ナク、文章モ亦タ他人ノ序文ニ依ツテ始テ傳ハルモノニアラズ、然レドモ序ヲ辭セザルハ、余八歲ヨリ公ヲ敬愛シテ、今ニ至ルマデ四十七年ナリ。

疇昔ハ平生ナリ。

古之君――古ノ君子ト稱セラルル伊尹、太公望、管仲、樂毅ノ如キ其爲セル王道霸道ノ策略ハ既ニ、田舍ニ處ル時ニ定メタルコトニテ、仕官シテ後ニ學ビ得タル事ニアラズ。

無一不酬ハ一モ應報セザルナシノ意。

居太夫人憂ハ母ノ喪ニ居ルヲイフ。

第三小段敍受序之屬。

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第四小段結前起後。○韓富歐陽陪客。故以下不復敍。是主客之辨。○以上第一大段自平生景望敍起。到序文集之喜。

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第一小段故事之一。

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第二小段故事之二。

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第三小段故事之三。○以上第二大段列舉古豪傑功業前定者。爲後段引。

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

先生曰—先生曰フ小供ハ之ヲ知リテ何ノ用カアル不用ナリト、軾答ヘテ云フ、人カ天人ナラバイザ知ラズ、若シヤ人間ナラバ何ゾ聞カザルヲ得ンヤト。

韓范富歐陽ハ韓琦范仲淹富弼歐陽修ナリ。

時雖未—當時未ダヨクハ了解セザルモ、私ニ其人トナリヲ記臆セリ。

國士トハ才德一國ヲ蓋フ士ヲ云フ。

堯夫名ハ純仁。彝叟名ハ純禮。德孺名ハ純粹。

道所作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第一小段敍。少時聞名。

嘉祐二年。始擧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第二小段敍既長不相見之憾。

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文。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

故ニカク悲シキ言ヲ送リシゾ。

於邑ハ氣逆結シテ下ラズ、悲ムコトナリ。

雖懷坎壈——ハ今世ニ志ヲ得ズ不遇ナレドモ、一旦事アルニ遇ヒテハ、人君ヲ尊ビ、臣民ヲ惠ムベキコトアラバ、身ヲ棄テテ之ヲ爲シ、禍福得喪ハ天然ノ成行ニ打任カス覺悟ナリ。詬病ハ猶恥辱トイフガゴトシ。

總角トハ童子ノ髮ノ結ビ方ニテ卽チ幼年ヲイフ。

理貫心肝。忠義塡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 道理以下三句。東坡本領。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不大相遠矣。」第一小段言己。兄造道深。中心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第二小段言公揮。○以上第二大段發揮主意。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僕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遇事以下數句。道理忠義之所發。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以上第三大段豫論主意之效。

范文正公文集序

主意　言公之功業文章。皆出于德。故功德文三字。一篇眼目。

慶歷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

法言ハ論語ニ擬シタル書。

風雅之再變トハ詩ノ風雅一變シテ變風變雅トナリ、又變シテ離騷トナルヲ云フ。

賈誼升堂ハ亦法言ノ文ナリ。

示及新——新詩ヲ示サレタルガ、皆別ヲ悲ム意アリ、兄ガ我ヲ愛スル深キ爲ナランモ、我ハ兄ヲ待ツニ鐵心石腸アル人ヲ以テセリ、何

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 以上第三大段駁脩辭之弊。

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 以上第四大段謝論文多言不足益于民師。

與李公擇

主意　言李公擇見東坡之淺。

某啓。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 以上第一大段揭主意。 吾儕雖老且窮。而道

惘然ハ自失ノ貌ナリ。
雅ハ素ナリ。
況與左――マシテ貴右トハ平素ヨリノ御近ヅキモナキコト故、別ニ交ヲ求ムルコトナシ。
傾蓋如故ハ孔子郯ニ行キ、途ニ程子ニ逢ヒテ終日蓋ヲ傾ケテ、語リシコトヨリ出ヅ。
文理自――文脈モ自然ニ通ジ、樣子モ十分ニ生ジ、孔子ノ之ヲ云ツテ文ナキモノハ、遠方ニ行ハレズ、又辭ハ意ヲ達スルニテ足レリト云フ有樣ニ至ルベシ。
繫風捕影ノ語ハ漢書谷永傳ニ見ユ。
雕蟲篆刻ハ揚子法言吾子篇ニ見ユ、俗ニ云フ小刀細工ナリ。
太玄ハ揚雄ガ周易ニ擬シタル書。

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敢言也。』以上第一大段所謝民師傾倒。

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以上第二大段稱民師文

主達意 揚雄好爲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

シ、之レ恰モ王氏ノ所謂同一學風ト云フモノナリ。

德輶如—詩經ノ大雅蒸民篇ノ語ニテ詩賦ヲ復シ、春秋ヲ學官ニ立ツルコト擧行シ難キニアラザルヲイフ。儀圖ハ之ヲ擧ゲンコトヲ推シ圖ルト云フ。

愛莫助—吾君ヲ愛スルナレドモ今ハ君ヲ助クルニ由ナシ只ダ自愛セヨ、今日ハ恰モ朝酒ニ醉ヒシ所ニ人來リテ書ヲ求メラレシナレバ委細ニ申述ベンニ暇ナシ。

白葦喩平凡。

此則王氏之同也。』第二小段譬喩○以上第二大段言今日文章由王氏而敗。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晩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世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第一小段言二三子知正文。如聞君作大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擧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第二小段望文潛恢復。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醉。來人求書。不能覼縷。』第三小段餘辭○以上第三大段望文潛輩恢復文弊。是一篇主意。

與謝民師推官書

主意　稱民師之文能達意。

軾受性剛簡。學迂才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

汪洋ハ廣大ノ貌。

一唱三歎ハ餘音ノ盡キザルヲイフ。

憒憒ハ心亂ルルナリ。

善者機ハ莊子應帝篇ニ見ユ、性ノ發動スル處ヲ云フ。

王氏ハ王安石。

地之美――地味ノ美ナル所ハ物ヲ生ズルコト同一ナレドモ、其處ニ生ズル物ハ必ズシモ一樣ナラズ、只ダ不毛ノ地ハ一望皆黃茅白葦ノミニシテ、他ノ草木ナ

軾頓首。文潛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第一小段謝惠書。

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如欲以警發憒憒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第二小段論文。○以上第一大段言文潛文似子由。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第一小段正論。

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黃茅

幸庶幾免ハ世人ノ言説ニカカラヌヤウニ願フナリ。
創ハ始ナリ。
瘻ハ頸瘤ナリ。
暈ハ石紋ナリ。
犀有通ハ犀ノ角ニ白理アリテ線ノ如キヲ云フ。
妍ハ媚ナリ。

此事非――此事ハ面會ノ上ナラズバ十分意ヲ明ニスル能ハズ、罪ヲ得テヨリ以來、敢テ文章ヲ作ラズ、此書ハ文章トハイハザレド、筆ニ任セテ思フママ書キ、覺エズ紙數ヲ重ネタリ、故ニ他人ニ示ス勿レ、請フ此意ヲ喩レ。

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瘻。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抑一句應二伏。○第一小段喜足下有取于我。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喩此意。』第二小段言非相見不能盡心事。○以上第四大段言得罪以來閉塞。而足下有取于此。似知我者。然我情實不可以書答。蓋深畏世人之言。

答張文潛縣丞書

主意　望文潛恢復王氏文弊。

秦太虛名ハ觀、太虛ハ其字、一字ハ少游、亦東坡ノ門ニ遊ビシ人ナリ。
昌歜ハ菖蒲ト菹ナリ、文王ノ嗜ム處。
羊棗ハなつめナリ、曾晳ノ嗜ム處。

制策ハ天子親ラ試ムル殿試ナリ。
譊譊ハ爭聲ナリ。
齊虜云云ハ史記劉敬傳ニ見ユ、高祖劉敬ヲ罵ルノ語ナリ、敬ハ齊人、故ニ齊虜ト云フ。
立異同ハ異說ヲ立ツルナリ。
攙說ハ後ヨリ先ヲ爭フコトニテ、サシデルコト。
放浪ハ放恣自適ヲイフ。

喜見譽。如人嗜昌歜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伏。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以上第二大段言爲一二同志所知是端叔知之之本。

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擧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擧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眞可笑也』第一小段言科擧得罪。

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第二小段言世人待我過重。而足下亦過稱。○以上第三大段言不爲世人所知。以言語文書得罪。

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

結末始點道字。妙。前段許多樂字。知皆樂斯道也。所謂畫龍點睛。○第二小段實說。○以上第三大段願己爲梅公徒共樂道。如孔門師弟。○此段專入主避客。

髣髴ハボンヤリト承知スルナリ。
猶可闊略トハ闊略スベカラザルナイフ。闊ハ寛ナリ。
斬然ハ痛ノ烈シキヲイフ。
懶ハ怠慢ナリ。
頑鈍ハ強性ニシテ愚昧ナルコト。
遞中ハ驛傳ニテ書ヲ送ルナリ。今ノ郵便ナリ。
黃魯直名ハ庭堅、山谷ト號ス、東坡ト相善シ。

答李端叔書

主意　言世人皆不知我。端叔獨知之。然至吾心事。非面晤不能言之。

軾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第一小段言略知端叔。　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無禮。一至於此。第二小段言己疎懶。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伏覽之面熱汗下也。第三小段言端叔猶不棄我。○以上第一大段謝疎懶之罪。　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眞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

是以在此トハ第二ニアルチイフ。

先容ハ猶ホ嚮導ト云フガ如シ。

傳曰不——論語憲問篇ニ、君子ハ身ヲ修メテ天命ヲ俟ツ、志ヲ得ズトモ天ヲ怨ミズ、人ヲ尤メズ優游ト、ユックリ年ヲ送ラントアリ。

其文章——其文章ハオダヤカニ手厚ク且質朴ニシテ、世ヲ怨ムル語モナシ。

第二節敍及第　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第三節敍見知其文。○第二小段敍今日遭遇。○此二小段並一節進一節。大有姿態。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閒。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第三小段收上二小段。○回顧段首。結一大段。筆力千鈞。○以上第二大段實記今日知遇。

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第一節正說。○大賢暗指梅公。其徒暗指己。○以恃字代樂字。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第二節反說。○第一小段虛論師弟樂道

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形樂字。可以卒歲。第一節引古語。○引孔子樂道語。與首段暗應。妙。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第二節入主意。○此必一句主意歸宿。○

野牛ノ種類ナリ。

油然ハ和悅ノ貌。

宰ハ家財ヲ掌ルモノヲ云フ。

以周公——周公程ノ賢者デアリナガラ、管叔蔡叔ハ親シキ骨肉兄弟ナルニ拘ハラズ、其心中ヲ察知スルコト能ハズシテ、無實ノ流言ヲ放ツ程ナレバ、當時周公ガ共ニ語ルベキ程ノ者ナシ、故ニ假令宰相ノ貴ニ在リトモ誰ト共ニカ其富貴ヲ樂マン、然ルニ孔子ガ貧賤ヲ共ニセシ所ノモノハ、皆天下ノ賢オナレバ、快樂ナリシコト推知スベシ。

對偶聲律ノ解ハ、老泉ノ送石昌言引ニ出ヅ。

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 第一節論周公不若孔子。○奇論。 夫以周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 第二節解上段。○第二小段合論周孔。○以上第一大段虛論孔子與其徒樂道。勝周公。○以上客。以下主。

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 主中客。 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 主中主。 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 第一節敘聞其人。 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 第二節敘讀其文。○意其二句承上文其徒相樂句。伏下段蓋世俗之樂伏聚觀贊歎。自樂其樂伏樂斯道。○第一小段敘往時思慕。

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閒。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 第一節敘不窺門。 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

梅直講ハ梅堯臣、字ハ聖兪、時ニ國子直講タリ、卷十一歐文ニ梅聖兪詩集序アリ。

鴟鴞ハ詩經豳風ノ篇名、周公管蔡ノ流言ニ遇ヒテ東國ニ避ク、成王公ノ冤チ知リテ之チ還ス、公即チ此詩チ作ル。

君奭ハ書ノ篇名、召公老チ告ゲテ去ル、周公之チ止ム。

史ハ史記ノ孔子世家チイフ。

匪兕匪——詩ノ小雅ニ、兕ニアラズ虎ニアラズ、彼ノ廣キ野ニ集ルコトハ吾ガ行フ道非ナルカ、吾ハ何故ニ斯クアルゾトアリ、兕ハ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三

上梅直講書

主意　言置貧富於度外。與其徒樂道。是天下至樂。故樂字眼目。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　客中客。之不遇。　第一小段論周公不遇。　及觀史見孔子　客中主。　厄於陳蔡之閒。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第二小段論孔子之運。○以歐梅比孔子。○二道字胚胎結末一道。以己比顏仲。　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　一句微露主意。伏後段有大賢云云句。　乃今

稅駕ハ猶休息トイフガ如シ、稅ハ解ク義ニシテ、駕ヲ解キテ休息スルコトナリ。
詩曰ハ小雅小弁ノ篇ノ詞ナリ、屆ハ至ルナリ。
假寐ハうたたねナリ。

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說。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

今天下非之三句一篇總結。

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第三小段更單論衆言不足從。回顧起首先入之言收之。○以上第七大段論畏天從衆法祖宗。○末段排擊安石處。回顧首段。筆力萬鈞。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二終

戒之戒――詩ノ周頌敬之篇ニ、之ヲ戒メヨ天ハ實ニ顯明ナルモノナリ、決シテ天命ハ誠ニ得易カラザルモノナリト。
稽於衆ノ二句ハ、書ノ大禹謨篇ノ語ナリ。
不顯哉――書ノ君牙篇ニ立派ニ顯ナルコトカナ、文王ノ謀。立派ニ受ケ繼ギタルコトカナ、武王ノ功烈ト。
天命不足畏ノ三語ハ、王安石ノ詞ナリ。
苻堅ハ秦ノ人ナリ。樊世仇滕席寶ハ、三人ノ名ナリ。
違衆ハ、衆ノ心ニタガフコトナリ。
藉口ハ口實トナスコト。
魏鄭公ハ、唐ノ魏徵ノコトナリ、鄭國公ニ封ゼラル。

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　第一小段 學聖策。

臣以爲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大。必從衆。必法祖宗。攷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於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　第二小段 言賢君。

苻堅用王猛。而樊世仇滕。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謀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

希烈ノタメニ縛セラル。

曾未安——此等ノ人モ官ニ入レバ、未ダ其席ニ安セサル内ニ、早クモ口チ交ヘテ非難スルモノ蝟毛ノ如ク、夥ノク諸方ニ起ル、蝟獸ノ名、大サ鼠ノ如シ

社稷ハ國家ナリ。

左右之臣ハ近侍ノ臣ナリ。

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
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爲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
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
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
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
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
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
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
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第四小段言今日無知人之佐。若無其人。不若守法。○以上第六大段論用知人之佐。　聖策
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
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共憂勤。以營一代之

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

第二小段言立事之本在知人。遂論及有知人之明與無知人之明。雙雙對照至大段之末。

古之爲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脈。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

第三小段引喩明前段不知人之弊。

房琯之稱劉秩。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爲笑矣。陛下觀今之大

己ヲ明ニ知リテ、其分ニ安ズル者ナリ。蕭何之識云云、韓信初メ漢王ニ用ヒラレズ、蕭何王ニススメテ大將ニ爲サレタリ。失馬謖トハ、孔明馬謖ヲシテ、諸軍ヲ統ベ魏ノ將張郃ト街亭ニ戰ハシム、謖令ニソムク、孔明遂ニ之ヲ斬ル。付之於法ハ事大小トナク之ヲ法ニ任セタルヲ云フ。

聆音察色ハ音ヲ聽キ色ヲ察スルナリ。

華佗字ハ元化、漢末ノ名醫、最モ解剖ノ術ニ妙ヲ得タル人ナリ。房琯ハ唐人、天寶ノ亂劉秩ヲ參謀トナス、既ニシテ秩賊ニ遇ウテ敗レタリ。關播ハ、德宗ノ時李元平好ンデ兵ヲ論ズ、關播用ヒテ將トス、後李

夜相過——夜中會合スルモノハ、皆捕ヘテ之ヲ殺シテ宜シキヤ。

古之欲——古ノ大功ヲ立テント欲スル者ハ、必ズ人ヲ知ル明智アリタリ、萬一明智ナキトキハ、規律ニ從ヒ法則ヲ守リ、以テ失敗ノ少ナキコトヲ求ム、コノ二ノ者ハ、自

至於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第三節申結前說。○第四小段論致刑之非。○以上第五大段論富和及致刑之非。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捄之之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第一小段擧聖策。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

トハ、正人君子皆朋黨ヲ以テ目セラレ獄中ニ禁錮セラル。

治世刑重、世ヲ治ムルニハ刑罰ヲ主トスルナリ。

刑故無小ハ、書ノ大禹謨ニ、故意ニ犯シタル罪ハ小ト雖モ赦サズト出デタリ。

大辟二百ハ、死刑ニ行ハルベキモノ二百アルナリ。

三族ハ父母、兄弟、妻子ノ族。

致之言極也ハ、聖策ニアル致刑ノ致ハ極ナリ。

而争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疎哉。」第三小段論不和朝廷而和民之非。

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者。喜為異論。至以人性為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第一節言致刑之說出荀卿。

說者又以為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為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第二節詰説者極刑之誤。

且夫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

兎首瓠葉云云、兎ノ頭ヤ瓠ノ葉ノ如キ微薄ノ物ニテモ禮ヲ行ヒ得ベシ、事ハ詩ノ小雅瓠葉篇ニ見ユ。
管子曰ハ管子牧民篇ニ出ヅ。

豫附ハ喜ビ懐クナリ。

偶語之禁トハ、秦ノ始皇、詩書ヲ偶語スル者ヲ誅ス、偶語ハ二人相對シテ語ルコト。
東漢黨錮之獄ハ、漢末

宰相不肯爲之。而況於陛下乎。』第二小段論在操要治本。○以上第四大段論操要治本。聖策曰。
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
臻此」擧聖策。第一小段 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兎首瓠葉。可以行
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
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第二小段
論不富下而富上之非。 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
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
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
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
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
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

併軍蒐卒ハ軍營ヲ併合シ、士卒ヲ揀擇スルコト。

因循ハ、グヅグヅシテ居ルコト。
重改作ハ屢〻舊制ヲ改ムルコトナリ。
天錫ハ天賦ナリ。
敦朴ハ質朴ニシテ人ニ敦ツキコト。

九軌ハ九車ヲ並ブル大道ヲイフ。

溝洫ハ田畑ノ用水。

論近日横山輕發之敗。

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愼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駁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其後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晩也。』

第六小段論今日新法之輕發。願成事愼重。
○以上第三大段論循理成事。以誠服人。

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第一小段擧聖策。

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己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

革メントセバ、遂ニ敢テ革メザル弊ヲ生ズルニ至ラン。

訓註ハ文宗ノ宰相李訓鄭註ナリ、宦官ヲ誅セントシテ成ラズ、反テ宦官ノ爲ニ殺サル。

非有失――失德ノ君ニハアラザルモ、徒ニ事ヲ作スヲ好ンデ謀少キガ爲ニ、失敗セリ。

迺者ハ此頃。

橫山之――橫山ノ人民ハ中國ヲ慕ヒテ、一日モ之ヲ忘レズ、故ニ無知ノ童兒モ之ヲ取ルベキヲ知ル。

邊臣ハ薛向种諤ノ輩。

關輔ハ關內三輔ノ地。

飛輓ハ、兵糧運送ノコト。

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愼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乎輕發。則每擧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註。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愼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第四小段論成事要愼重。

迺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歷以來。莫之敢發者。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爲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第五小段

自解釋ハ自ラ辨解スルコト。

贓ハ賂ヲ取ルノ罪。

二分之息ハ二割ノ利息。

放債トハ金ヲ貸シ附クルコト。

紛紜ハ亂ルル貌。

附會經典トハ、經典ノ說ニ强ヒテ道理ヲ附クルコト。

曉告ハ論ジ告グルナリ。

美言小數ハ飾レル詞、小ナル才智ナリ。

且夫未――且ツ事未ダ成功セザルニ之ヲ爲サントセバ、其弊ハ强ヒテ爲サザルニ至リ、人心未ダ服セザルニ之ヲ

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財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靑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利。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貪。陛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

第三小段 擧實事。

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愼重則

口實ハ話ノ種。
有所不――益ナケレバ爲サズ、爲セバ必ス成功ス、又弊ナケレバ革メズ、革ムレバ必ズ人心ヲ服スト。
今日之――今日ノ患ハ其未ダ成ラザル所ヲ爲シ、未ダ服セザル所ヲ革ムルニアルノミ。
成事在――事ヲ成スハ道理ニ依ルヲ要トス、威勢ニハ依ルベカラズトナリ。
綏之斯――之ヲ安ンズルトキハ直ニ來リ、之ヲ動カセバ直ニ和グ。
擧息トハ利ヲ取リ立ツルコトニテ、當時靑苗錢ヲ農民ニ貸シツケ、其利息ヲ官ニ取リ上ゲタリ。
微之顯――微ナル事モ何時カ顯ハル、心ノ至誠ハ遂ニ掩フ能ハズ。

之序。以次得矣』。第四小段論還中書之政救失職失序之弊。○以上第二大段論還中書之政。 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第一小段擧聖策。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强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第二小段虛論今成事不循理。不以誠服人。 今陛下使農民擧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可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陛下苟誠乎爲

兩府ハ中書及樞密院。三司ハ戶部、鹽鐵、度支。
職司ハ蓋シ監司ノ職。
刑獄舊法ハ祖宗以來ノ仕來レル舊法典。
邊鄙大慮ハ、夷狄邊ヲ犯ス憂ナリ。

條例司ハ當時新タニ置ク所ノ職ナリ。
丙吉ハ漢ノ丞相。
望之言——望之ハ天地陰陽ノ氣相和セザル、其罪臣等ニアリト云ヘリ。而シテコノ陰陽ヲ調和スルハ宰相ノ職ニテ、御史大夫望之ノ之ヲ言フハ、僭越ノ次第ナレバ、宣帝ハ之ヲ惜マレタリ。

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

第二小段虛論今失職失序。

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

第三小段論失職失序之實。

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丙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詰。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

禮曰甘——禮記禮器ノ篇ニ、甘キモノハ五味ノ調和ヲ受クベク、白キモノハ五色ノイロドリヲ受クベシ。

虛一而靜トハ、心中ヲ空シクシ、無一物ニシテ且安靜ナレトノ意。

先入之——先入ノ言ガ陛下ノ心ニ滿チ、邪正兩黨論ガ陛下ノ耳ヲ惑ハシ、功利ノ說ガ陛下ノ欲心ヲ動ス。

皐陶益稷共ニ堯ノ賢臣。

顚倒失序トハ、事ガ前後顚倒シテ、順序ヲ失フコト。

豈聖王——豈聖王ガ人每ニ之ヲ督責スルモノナランヤ。

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第一小段願虛心容言。

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皐陶益稷爲之謀。亦無自入矣。而況於疏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第二小段言斥先入之說。即虛心之術。全篇自此出來。○以上第一大段請斥功利先入之說。虛心容忠言。是總論。

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第一小段擧聖策。

臣以爲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顚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

循循ハ因循シテ振ハザルノ貌。

西師之休トハ西戎ノ師ノ休ムナリ。

徳音ハ詔命。
謀及於――謀ヲ無位無官ノ布衣ノ士ニマデ諮問セラル。

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第二小段論實弊。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第三小段論實弊益甚。反繳綱領。○以上第五大段論今時不能用私恩。反應大綱領。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主意　在排斥安石功利之說。故先入之言。邪黨功利之說。皆暗指安石。此主意透到末段。

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

觀ハ示スナリ。
通侯ハ列侯ノコト、解、老蘇文御將ノ篇ニ見ユ。
風告天下ハ天下ニ論告スルコト。
嚴刑峻法ハ刑ヲキビシクシ法ヲ重クスルコト。
以深入――深ク敵地ニ入リ功ヲ成シテ罪ヲ償フ。
私者天――モト私ト云フコトハ好キコトニアラズ、天下ノニクム所ナリ、サレバ自分ノ爲ニハ、私ハ用フベカラズ。
西戎之叛ハ西夏ノ趙元昊ノ反ナリ。
封略ハ國界ノコト。
致命ハ一命ヲ差出スコト。

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第二小段論武帝不知用私恩。

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蓋以下三句。用私恩之實著下手處。○第三小段言私恩卽公恩。是一篇主意歸宿。○以上第四大段詳論倡莫善於私。

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第一小段虛論。

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

一人善——吳語ニ見ユル諺ニテ、一人ヨリ射ルトキ、百夫モ之ニ倣ウテ抉拾スト、抉拾トハユガケヲ掛クルコトナリ、是レ一人ノ先ヲナスモノアレバ、人人皆之ニ倣フヲ云フ。

苟有以——苟モ一人ノ之ヲ發動スルモノアツテ、變動慫怒ノ間ニ於テ鋒ヲ用フルヲ倡ト云フ。

怯者居——天下ノ人怯者百人ニ勇者ハ一人ノ割ナリ。

有異材——人ノ異材アルモノハ、假令未ダ功ナシトモ、其人自ラ異ナリトナス、之ヲ上ノ人ガ異ナリトシテ用ヒズンバ、一旦事變ノアルトキ、其倡ヲ望ムコト能ハズ。

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以上第三大段詳論致勇莫先乎倡。

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第一小段言君相加私恩於勇士。

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

レドモ、ココニハ大小ノ意ニ取ルベシ。
反覆之間ハ手ノ裏ヲカヘス程ノ時間ヲ云フ。
暴猛獸ハ、ツヨキケモノヲ空手ニテ擊ツヲ云フ。
虺蜴ハまむしとゐもり。
鐘鼓ハ陣鐘ト大鼓。

翻然ハ變動ノ貌。
勃然ハ盛怒ノ貌。

惻然ハ痛ム貌。

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　第一小段言爲氣先在君將。

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卻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彼閭閻之小民。爭鬭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　第二小段言氣奪人人勇怯之常性。是譬喩。

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　第三小段言君相用氣。是致勇之術也。○以上第二大段詳論致勇有術。

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

以氣爲決ハ氣ヲ以テ勝負ヲ決スルナリ。天子無—天子ノ將士皆勇ナルニアラズ、故ニ勇氣ヲ出サシムルニ術ヲ要ス、其術トハ莫先於倡ノ倡ナリ、即之ガ先キガケトナリテ三軍ノ勇氣ヲ誘引スルナリ。私ハ本文ニ解釋アリ。

莛與楹ハ梁ト柱トナリ莊子齊物論ニ見ユ、莊子ノ莛楹ハ縱横ノ義ナ

以可見之實材。庶乎可得而用也。』第二小段論治兵之實。○以上第四大段論以實較虛之方。

倡勇敢　訓兵旅之三

主意　言加私恩於特異勇士。倡勇敢。是平正當然之論已。然設三綱領。段段說去。自表入裏。先粗後精。始發揮主意。故使讀者駭其詭變。而不覺其平正。蓋私字眼目。

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以上第一大段揭三綱領。而莫善乎私一句。綱領中之大綱領。　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

子玉ハ楚ノ大夫、事ハ左傳ノ僖公二十七年ニ見ユ。
孫武ノ事ハ史記ノ孫子傳ニ見ユ。
蔿ハ地名ナリ。

新募之兵ハ新ニ招集シタル兵士。

顏色和易ハ顏色ノ溫和ナルコト。
見其氣ハ其氣性ヲ見ルコトヲ得ルナリ。
約束堅明ハ取締ガカタクアキラカナルコト。

至其弊也。又擧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

第二小段論無先名後實之術。○以上第三大段論宋之無材用。由不先名後實。

天下之實材。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師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

第一小段說古人治兵以知實材。

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眞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擧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彊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

西師之ノ興ハ西夏趙元昊寇セシヲ云フ。

四顧惶——四邊ヲ顧ミテオソレマドツテ爲ス所ヲ知ラズ。

猖狂之言ハ淺慮妄言ナリ。

擧。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恐不可得而見也。』第二小段解前段之理由。○以上第二大段論蓄材用。在先名後實。是一篇主意。

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擧。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强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擧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擧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第一小段擧實事。

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

外之變——邊外ノ蠻夷ハ憚リ畏ルル所ナク、內ノ朝廷ニハ恃ム甲斐ナク其上人民ハ上ヲ輕ンズル樣ニテハ中國ニ其デモ人材アリトナスカ。

古之聖——古ノ聖人ガ天下ノ人材ヲ得ルニ、初メ虛名ヲ以テ天下ノ實ヲ招キ之ヲ試ミタル後實ト名ヲ比ベテ材アルモノヲ採用ス。

以一日——他日緩急ノ場合ニ當ツテ、擇バザル人ヲ用フルハ、名ヲ先ニセザル罪ナリ。

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為有人乎』。

第三小段　設三節。說無人材之實。

○以上第一大段論宋無材用。

天下未嘗無材。患所以求材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

以無益之名以下四句揭主意。

二者相為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閒。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日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

第一小段　虛論。一正一反。發主意。

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

廩食ハ米倉ノ扶持米。

鰍蚖ハ鰌ト蜥蜴。
牂豚ハ牡羊ト豚。

二虜ハ西夏ト契丹。

恬然ハ安キ貌。

沿邊之民ハ國ハヅレノ民。

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

第一小段自問自答。迫出一大段主意。

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鰍蚖之所蟠。牂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

第二小段譬喩以起下。蓋以猛獸蛟龍喩人材。

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擧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士。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絶之議。非不欲絶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沿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

撃刺之術ハ、劍術槍術、古都試之法トハ、武藝ヲ考試スルニ云フ。又以軍——軍法ニ依ツテ事ヲ取扱フ。

驕豪ハ威張ルコト。陵壓ハ壓制スルコト。

器械鈍弊ハ機械ノニブリヤブルルコト。

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第一小段言官民共講兵是策。 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悚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其一旦之危哉。」第二小段辨駁論。 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與。」

第三小段更進説講兵之利。折常備驕兵。是竿頭進歩。〇以上第三大段論教兵之策。

蓄材用　訓兵旅之一

主意　言蓄人材之策。在先名後實。材謂武材。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

西北二邊トハ、西夏ト契丹トヲ云フ。歲以百萬計ハ歲幣ノ數ノ多キコトナリ。戰者必——戰ハ必避クベカラザル勢ニテ、我ヨリ先セザレバ彼ニサキンゼラレ、西ニ出デザレバ北ニ出デン、唯測ラレザルモノハ遲速遠近ノ如何ニアルノミ。コレヲ要スルニ戰ハ免カレザル處ナリ。

行陣之節ハ、陣立ノ節度。役民之司盜ハ、鄕民ノ夫役ニ出デテ、盜ヲ司ル者。

太過與。

第二小段言今之士民忘兵。以信前喩。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二邊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

第三小段

言方今不免戰。以信前喩。○以上第二大段借喩論今之忘兵。

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

浸漬ハ、シミコムコト。◎

風則襲——風吹ケバ裘ヲカサネ、雨フレバ傘ヲ用フ。

天下之——天下ノ人ハ惰弱トナリ、婦女子ノ如ク戰ノ事ヲ云ヘバ首ヲ縮メテ怖ヂ恐レ、盜賊ノ事ナドハ耳ヲ掩ウテ聞カズ。

擾民漸——民ヲミダスコト、增長セシムベカラズト。

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彊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第一小段譬喩。

◎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

甲兵頓弊ハ甲兵ノ破レ衰フルナリ。

開元天寶ハ唐ノ玄宗ノ年號、玄宗ノ初年精ヲ勵マシテ治ヲハカリ、貞觀ノ治ニ比ス。

消耗鈍——消エヘリ、鈍リ、昏ラミ、腰ヌケ足ナヘテ再ビ振ハズ。

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第二小段言先王之時不忘戰。）

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第三小段言後世忘戰。）

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養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第四小段引故事證前論。○以上第一大段論兵之不可忘。）

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

雖行之——行ヒ難キ言モ一旦約束シタル以上ハ屹度行フベシ、又取ルベキ利モ人民ノ難義トスル處ハ取ラザルベシ。

貪。第三小段論今之不義。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敎民信。而示之義。二句一篇結穴。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第四小段結主意。○以上第三大段論敎化之實。在以信義率先是主意。

敎戰守　安萬民之五

主意　言官民皆講兵。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第一小段先說當今之患。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敎之以

其言ヲ實行シ、又民ガ義ヲ知ルヲ欲セバ、上ノ人ヨリ、務メテ貪ルコトヲ止メヨトナリ。
權時之宜ハ假ノ處置ノコト。
少焉皆——暫クシテ皆其額ニ入墨ヲナシタ眞ノ兵士トセリ。
寶元ハ仁宗ノ年號。
縣官ハ天子ヲ云フ。
錐刀之末ハ小利ニタトフ。
操挾尺寸ハ、尺寸ノ微細ナル物ヲ持居ルナリ。
抗吭拊背ハ喉ヲ捉ヘ持ツナリ、拊背ハ背ヲ撃ツナリ。
裕民ハ民ヲユタカニスルコト。
常限ハ一定ノ期限。
羨息ハ餘リアルコト。
莫不有禁ハ、禁制ノ設アラザルハナシ。

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爲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爲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爲除去。夫如是將何以止民之欺詐哉。第二小段論今之不信。

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抗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

觀之、示スナリ。心諭ハ心ニサトルナリ。

貪冒嗜利ハ貪リテ、利慾ノミヲ好ムナリ。

以三代――三代禮式ノ名ヲカリテ、之ヲ正サントセリ。

盤辟ハ盤旋還辟ナリ、アトシザリスルコト。

俯僂ハ頭ヲ下ゲルコト。

鐘鼓管磬ハ皆樂器ノ名。

希夷ノ解ハ柳文ノ愚溪詩序ニ見ユ、樂聲ノ細微ナルヲイフ。嘽緩トハ聲ノ緩慢ナルコト。

欲民之――民ガ信ヲ知ルヲ欲セバ、上ノ人ガ

學校。觀之以射饗。而謹之以冠婚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第三小段言古代有實。

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於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其見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第四小段言後世有名。

臣愚以爲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第五小段結一段

大段○以上第二大段論敎化不在名而在實。

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敎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第一小段論信義。卽首段善也。往

射饗之節ハ、射禮饗禮ナリ。

好文而益媮ハ、文飾ヲ好ンデ益〻澆情トナルナリ。

飛廉惡來ハ、父子並ニ紂ノ臣ニテ、紂ヲ助ケテ惡ヲナセル者。聳然ハ一時ニ興ル貌。

射饗之節。冠婚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

第一小段論儒者失教化之術。

臣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

第二小段論教化之有名實。

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

牢固ハ堅キコト。

授命ハ生命ヲ棄ツルコト。

忸怩於不義ハ不義ヲナスヲ慙ヅルナリ。

疾視其――其目上ノ人ヲ疾ミ見、其禍ノ罹ルコトヲ冀ヒ、之ニ重ネ加フルニ水旱盜賊ノ患ヲ以テスレバ天下ハ空虛ニナリ、天子ノ民ナシ。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伏信義。而不可與爲惡也。伏不信不義。」第一小段 暗伏主意。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其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第二小段 論爲善。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第三小段 論爲不善。○以上第一大段論古今敎化之有無。世之儒者嘗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敎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

限其所至ハ昇進ノ程度ヲ限ルナリ。

如是則――是ノ如ク惟富ヲノミ求メバ、鞭ウチ辱シメラルルニ至ルトモ其貪慾ヲ止ムルコト能ハズ。

入貲而仕ハ貲ヲ官ニ納レテ仕官ニスルナリ。

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第三小段言賤吏終身不齒士大夫。是絕出羣之才。）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第四小段言人無望於貴。必陷貪。）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下句主。此三者之謂也。（第五小段言入貲而仕者。無他遷之望。必逞其欲。○以上第三大段論今世用人而絕之之害。卽沮善之大者。）

敦教化　安萬民之一

主意　言先實而後名。實謂信義。○名實二字眼目。

制策トハ、天子親カラ策問シテ士ヲ試ムルコト。

及等ハ及第ナリ。

此雖一——此レタヾ一時ノ文詞ノコトニテ、事務取扱ヒノ能否ハ分ラズ。

已太ハ甚ダノ意ナリ。

有用人——人ヲ用ヒテ後ニ至リ、之ヲ見捨ツルコト三事項アリ。

聊頼ハ倚リ頼ムナリ。

陥於其——小人ノ仲間ニ入リ更ニ出身ノ途窮マリテ他ニ入ル所ナケレバ、遂ニ自棄スルニ至ル。

知者。此其爲術歟』第二小段言聖人無沮善之術。○以上第二大段論聖人有時絶人。絶則不用。不如後世用而絶之。

後之爲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絶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詞。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第一小段言後世用人以必得之害。

天下有用人而絶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第二小段言一陷罪終身不用。故自棄。

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

無所愛——生命モ名譽モ惜ム所ナクシテ而モ惡ヲナサザル者ハ、天下中ニ一人位ノモノナリ。

世之賢——世ノ賢者トテモ身分ガ皆一定シ居ルニアラズ。至於盜賊ハ、禮記ニ管仲盜二人ヲ擧ゲテ公臣トナスコトアリ。放肆不軌ハ我マヽニテ法度ニ循ハザルコト。

不敢僥——敢テマグレアタリノ幸ヲ希ハズ。

用。用之則不絕。二句使不倦之術。 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第一小段言聖人用絕與今異。

世之賢者。何嘗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効。使天下無必得必用。之由。亦無必不可得必絕。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强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

必使天――必ズ天下ノ人ヲシテ、常ニ喜ンデ、前途無窮ノ希望ヲ心ニ抱カシメ、勉強倦マズシテ、自暴自棄スルノ意ナキヤウニサスルナリ。

扳援ハ相ヒ援キタヨルナリ。

閭閻之匹夫トハ市ノ賤民ヲイフ。

有甚惡――天下ニハ性甚ダ惡シクシテ忍ブ可カラサル者アリ。

屛ハ、シリゾクルナリ。不齒ハ交際セヌコト。

無沮善　課百官之六

主意　言聖人不絶人。故進善。今則反之。○名實二字眼目。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閒。而非聖人塞其門。絶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

第一大段論聖人不絶人。是一篇主意。

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絶之。則屛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既已絶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絶之則不

贏縮ハ計數ノ過不足ヲ云フ。
愛日ハ日子ヲ惜シムコト。
辨色ハ早朝物ノ色ノ分ルコロヲ云フ。
晨興而――朝早ク朝ニ出デ、晩ハ遲ク退出スルコト。
日昃ハ日ガ傾クコト。
不稱王――昔ノ王季ガ晩ク朝ヨリ退出シタルホドニ稱揚セズ。
舜之無爲、論語ニ無爲ニ治ムルモノ舜ナルカト見ユ。
文王之日昃、書ノ無逸篇ニ、文王ハ朝ヨリ日昃ニ至ルマデ食ニ暇ナシト見ユ。
始皇之量書、史記ノ始皇本記ニ、衡石ヲ以テ書ヲハカリ日夜程アリト見ユ。

任人」。第三小段省事之目。

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爲。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第四小段厲精之目。○以上第三大段是決壅蔽之策。故引故事起之。

垂及ハ近ク及ブ。

蠹法ハ、法律ヲ賣ルナリ、卽請託ニ依リ法ヲ曲解シテ執行スルコト。

三司ハ、鹽鐵戸部度支ヲ云フ。

轉運使ハ、今ノ主税官ノ如シ。

中書不――中書ハ下司ノ功課ヲ奏スルヲ待タズシテ、自身其進退ヲ定メテ、其事ニ關與スレバ、ツマリ有司ニ任セザル譯ナリ。推析ハ、勘定スルコト。

行禁止。而無遺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強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第一小段先掲故事。　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蠹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第二小段掲二綱領。　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

請屬ハ請託ニテ、タノミナリ。
一毫ハ少シノコト。
空虛無――ヨリ所ナキ法ヲ以テ天下ヲ律ス。
爲瑕ハキズトナス。
乖戾ハ法律ニソムク。コト。
爲解ハ申開クナリ。
吏欲有――官吏ガ己ガ威ヲ賣ツテ利セントスルモ未ダ得ザルトキハ、新舊ノ訴願ヲワザト、留メ紛然トシテ決セザル爲メニ、事ヲ多クシ王化ヲ壅蔽スルナリ。
纖悉トハ些細ノコトナリ。
符ハ旅行券。

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 第一小段論大臣委胥吏之弊。

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審。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奸。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 第二小段論小人以法爲姦之弊。

今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 第三小段論由上二弊政事不決。致壅蔽。○以上第二大段論今日壅蔽之害。

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辨。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

如謁之——神佛ヲ祈ルガ如ク、容易ニ願ハ届カズ。

常故之事ハ通常ノ事ナリ。

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疴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第二小段譬喩。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第三小段正喩合論。○以上第一大段論聖人之治。無壅蔽。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

壅蔽トハ塞リテ事情通セザルヲ云フ。

謁ハ告ゲ願フナリ。

使遠方――遠方ノ卑シキ吏員ヤ下人民モ、朝庭ノ高キコトヤ、官府ノムツカシキコトヲ知ラズ、官民相親マバ天下治マルト。

飾。第二小段條目。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恤民 六字結五事。 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應起首可愛之實。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 應起手可畏之實。 之外。有以大慴天下之心焉耳。 第三小段總束。卽上下相通之實。○以上第四大段通上下之情之條目。

決壅蔽 詠百官之三。策別分四項一課百官二安萬民三厚貨財四訓兵旅四項之中又別目爲十七。

主意 言決壅蔽。在省事厲精。 （三）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寃。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 第一小段揭主意。 今夫一人

揣知ハ量リ知ルナリ。
左右扈從ハ侍從ナリ。

養其敢言之氣トハモノヲ押切ツテ言ヒ述ブル氣ヲ養フコト。
自一命トハ爵一命ノコト、位ノ下ナルモノナリ。

卒然ハにはか。

激發ハ奮發。

新威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

第一小段總提。

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臣。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慰。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

闊絶ハ隔絶ト同ジ。

苛禮ハ煩ハシキ禮。

致山林之士ハ山林ニ隱逸スル士ヲ招クコト。

法令簡約ハ、法令至テ手短シテ君臣ノ間隔絶セズ。

從容ハ、ユツタリトスルコト。

非有文——煩禮末節ノ虛飾ナク、各心ヲ開キ誠ヲ吐ク、故ニ深ク人心ニ入ルモノアリ。

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絶、而上下之情疏、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第二小段解答。

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第三小段出主意。

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第四小段引宋祖宗爲證。

○以上第三大段更說出西漢之事、歸到通上下之情、是一篇主意。

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

トキ萬民ヲ招集シテ詢謀スル所ヲ云フ。方岳ハ泰山衡山華山恆山ノ四岳ヲ云フ。偶人ハ人形ナリ。

倀倀ハ、ウロウロスルコト。空器ハ天下ノ心已ニ去ル故ニ云フ。

創殘ハ傷キ賊フナリ。

絕人ハ人ニ勝レタルコト。

嚮風トハ王化ニ向フコト。

嚌啜ハ皆嘗ムルナリ、試ムル意。

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倀倀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

第三小段列擧古今。解前喩正反。○

以上第二大段詳論天子之至危。

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擧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屛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

第一小段疑問。

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嚌啜。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

不相習ハ平素手慣レヌ故ニ工合惡キコト。扞格ハ相入ラザル貌、事ヲ行ヒ難キナリ。操ハ仕事ヲスルナリ。

朝聘ハ朝覲ト聘問ナリ。會ハ臨時ニ見ユルノ禮ニシテ時會ト云フ、同ハ十二年ニ王ノ巡守セザルトキハ、諸侯皆朝スルヲ云フ。燕享ハ君ガ臣ヲ享スル禮、饗ニハ君、主トナリ、燕ニハ宰夫ヲシテ主タラシム。讀法ハ法令ヲ讀ミ聞カスルコトニテ、周禮ニ見ユ。飮酒トハ鄕飮酒ノ禮ヲ云フ。蜡臘、トモニ年末ニ行フ祭ノ名、蜡ハ老ヲ息ヘ、臘ハ民ヲ息フナリ。外朝トハ國ニ事變アル

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

第二小段譬喩。

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飮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

行道之——ハ道ヲ歩クノ人見ズ知ラズノ如ク臂ヲ振ツテ去ル、安ンゾ用ヲ爲サンヤ。

儼然南——威儀ヲ正シ南面シテ臣下ニ臨ミテ曰ク、天ハ何ヲ言ハンヤト。

競競トハ怖ヂ畏ルル貌。

苟安之計、一時逃レノ計ナリ。

聽其自爲ハ君ノ自ラ爲スヲ聽クノミ。

顚沛ハ國ノ覆ヘルコト。

篋笥ハ共ニ箱ナリ。

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第二小段言後世天子之危。○以上第一大段概論天子之至危。

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過。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競競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旣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擧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顚沛而不悟。豈不悲哉。』第一小段論暗君之危。

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挌（扞挌是不通替字。）而

以其一——一身ヲ高キ位ノ上ニ寄セ、一心ヲ廣キ世ノ中ニ運ラシ、安ンヅテハ太山ノ如ク、危キ時ハ累卵ノ如ク、其閒髮ヲ容レズ。

羈之ハ之ヲ束縛スルナリ。控之ハ、ヲサフルナリ。

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狂猾暗應英雄。○第三小段破中庸之論。○以上第四大段破庸人之論。

策略五

主意　言通上下之情。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為太山。危而為累卵。其閒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實。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可愛之實。不忍叛之心二句。既胚胎通上下之情之意。○第一小段言聖人之安。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

古之所──古ノ中庸ノ意味ハ、天地萬物ノ理ヲ極メ盡シテ其中正ヲ取リ、之ヲ過ゴサザルコトヲイフ、故ニ亦皇極ト云フ、皇極ハ書ノ洪範ニ見ユ、大中至正ノ道ヲ云フ。

鄕原ハ鄕愿ニシテ鄕里ノ謂ハユル謹愿ノ人卽俗人中ノ善キ人ヲ云フ。

曰古之──鄕愿ノ言ニ、古人ハ何故ニ孤立シテ世ニ親マレヌゾ、人ノ此世ニ生レタル上ハ、世俗ニ伴ウテ行ヒ、善シト云ハルレバ、其レニシテ宜シト云フ、是レ中庸ニ近ク見ユレドモ、眞ノ中庸ニアラズ、故ニ德ノ賊ト云フナリ。

狂者トハ志極メテ高クシテ行ノ伴ハザル者、獧者トハ知識ノ及バザル所アレドモ守ル所ハ十分ナル者。

靡靡トハ相隨順シテ振ハザル貌。

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
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
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鄕原也。一鄕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
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踽踽涼涼。生斯
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
也。孔子孟子。惡鄕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
不可得見。欲得獧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
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獧者。皆取於鄕原。是以若此靡靡
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
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獧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
其怠惰。莫如狂者獧者之賢也。臣故曰。收主意。破庸人之論。開

シテ、望ヲ得ント欲セシメバ、天子ハ誰ト共ニ天下ヲ治メ得ンヤ。

中庸之道ハ平凡ノ事ヲイフ。

擧先賢――古聖ノ言ヲ引イテ例證トシ、之レニヤヤ近キ事柄ヲサガシ出シテ、以テ我ガ無能ノ申譯トスルノミ。

非以隔――上下ノ情ヲ隔テテ、唯尊大ニ構ヘ、自カラ安ンズルニアラズ。

有閒而――閒隙アリテ取リ入ルコト出來レバコソ、智者モ謀ヲ出シ才アル者モ其才ヲ施スヲ得ルナレ。

正在此也。臣故曰。照應首段。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第三小段言功名之利。○以上第三大段論庸人之害。功名之利。

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擧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第一小段此大段綱領。

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鎭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閒而可入。有閒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閒。天下誰能入之。第二小段破寬深之論。

削去其具ハ天下ヲ亂ル所ノ具ヲ削去ス、卽智勇ノ士ヲ去ルナリ。
抑遠天下云云、天下ノ剛健ニシテ功名心ノ强キモノヲ抑ヘツケ、又遠隔ノ地ヘ移スナリ。
天下靡然云云、天下靡然トシテ其風ニナビキ、往時ノ如ク事ヲ好ムモノナキニ至ルナリ。
趦趄ハあとしざり。
翹翹然ハ立チ上ガル貌。
使天下――天下ノ人ニ働カセテ、己一人働カヌモノハ如何スルカト云フニ、其利害ノ端緒ヲ開キ、榮辱ノ等差ヲ辨ジテ、之ヲ示シ、人ヲシテ、喜ンデ我役ヲナシテ、而カモ自ラ知ラズニ居ラシムルヲ良トス。
如使天――若シ天下ノ人ヲシテ、悉ク働カズ

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奬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憤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趦趄而已哉。（第二小段言庸人之弊。）

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于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踊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

奔衝潰決ハ、水勢急ニシテ堤防ヲツキ破ブルナリ。
騰涌漂蕩ハ沸キ立チタダヨハスコト。
尺寸之勢ハ、一寸一尺ノ少シノ勢ト云フ意。
駸駸乎ハ急ギ進ム貌。
不足以終日ハ、日ノ暮ルルヲ待タズトナリ。
疏其故、古キ水ヲ流ガシテ新シキ水ヲ入レテ、溜リ腐リテ、無用ニナラザラシム。
角奔ハ競ヒ走ルコト。
淬厲、大ニ勵ムコト。

奔衝潰決。騰涌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

第一小段言江河水勢有盛衰。

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閉腐敗而無用」。

第二小段言保盛防衰。有術以成用。

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漑之利哉」。

第三小段言沼沚之水不成用。○以上第二大段以江河難殺之水。喩功名。以沼沚易衰之水。喩庸人。

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呑。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

第一小段言智勇之士亂天下。

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

塊然者──天ニシテ動クコトヲ知ラズンバ、塊然トシテ大ナル天地ハ、腐敗壞滅シテ自ラ其體ヲ保ツ能ハズ、況ヤ萬物ヲ制御シテ、其職ヲ盡サシムルヲ得ンヤ。

赫然ハ憤怒ノ貌。

顚倒トハ上下ト同意。

斷於中ハ心中ニ決斷スル所アルヲ云フ。

相得ハ相信ジテノ意。

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 第二小段揭天之剛德。 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顚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 一篇主意歸宿。 為先。而後論所以為立之要云。 第三小段請天子法天德。有剛斷所自立。是救今之策。○以上第三大段論救弱之策。在自斷有立。

策略四

主意　言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此篇不免冗漫。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己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 以上第一大段冒揭大意。 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

ヲザルナリ。
扁鵲倉公ハ共ニ古ノ名醫。
鹵莽因循ハ投ゲヤリテ爲ス所ナク又ハ一時シノギノ療治ニテ去ルベカラズ。
補葺ハ、集メ補フコト。
滌蕩振刷ハ、全然拂ヒ清ムルコト。
弛廢ハ放棄シ置クコト。
畏期月——僅カ一年カ一月ノ目前ノコトヲ恐レテ、國家千歳ノ患ヲ忘ルルナリ。
仲尼贊易云々、上象傳ニ見ユ。
天行健——天ノ運行ハ健ニシテ間斷ナシ、君子己ヲ行フモ亦之ニ則リ、自ラ強メテ息マズ。

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

第三小段引喩。論無形病難治。○以上第二大段論今日無形之病。

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

第一小段先引古事。形今時。

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

ベキモノ多シト雖モ其斯クナル原因ヲ知ラズシテ、然クナリ行クヨリ患フベキモノハナシ。

有未測者トハ測ルベカラザル大禍根アリトノ意。

咨嗟ハ嘆クコト。

上下不交ハ上下ノ情相通セザルナリ。

皇皇ハ恐ルル貌、惶ト同ジ。

切脈ハ、脈ヲ診察スルコト。

及其他——其他何事モ診察治療ヲナシ能ハザルナシ。

悦然而——快快ト自失シテ樂マザルガ故ニ、苦シキ所ヲ問ヘド、何處ガ苦シイトモ言フコト能ハザルハ、之レ病深クシテ實ニ測ルベカ

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第一小段略提。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第二小段詳敍無形之病。今夫醫之治病。切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悦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飮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

天下治——天下ノ治亂ハ皆一定ノ勢アルモノニテ、天下ノ亂ニ當テモ聖人ハ之ヲ處理シテ、治メ難キコトナシトナスハ、畢竟之ニ應スル術アレバナリ。威福ハ威光ト幸福トヲ擅ニス、卽巾チキカスコトナリ。不寧トハ安カラザルコト。

其所以——其國家ノ害ヲナス所ノモノハ、皆表ニ現ハレタル形狀アリ、故ニ之ヲ救濟スル方法モアリ。天下之——天下ニ患フ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二

策略一　共五篇今存三

主意　言以剛斷救弱勢

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第一小段綱。

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第二小段目。

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第三小段小束。○以上第一大段論有形之弊。起下段無形之病。

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一終

錯之所——錯ガ自ラ軍ニ出デズ、居守以テ其身ヲ全ウセントシタルハ、反ッテ自ラ禍ヲ招キタル譯ナリ。

錯之所以自全者。以自全二字代使他人任其責六字。變化甚妙。乃其所以自禍歟。二句結穴。○第二小段歸正說。○以上第三大段虛論自全卻自禍。以結全局。到底約說前段耳。猶賦之有亂。然不見重複字面。其變法可學。

難首ハ難ノ張本人ノコトナリ。

袁盎ハ吳ノ相ナリ、錯ト相善カラズ、盎帝ニ說クニ、錯ヲ斬リ諸侯ノ地ヲ復セバ、亂直ニ罷ムベキヲ以テス、是ニ因ツテ錯ヲ東市ニ斬ル。

以情而——人情ノ上ヨリ見ルモ、親ラ軍ニ出ヅル事ハ、天子モ已ニ之ヲ難ンズ、サレドモ建議ヲ重ンジテ親征セラレントセリ、カカル場合故ニ、袁盎ノ說モ行ハレタル譯ナリ。

日夜淬——日夜兵刃ヲ研ギ、戰陣ノ準備ヲシテ、東方ヨリ來ル諸國ヲ待チ、君ヲ累サヌコトナレバ、天子モ錯ヲ恃ンデ恐ルル事ナカラン、サレバ盎ノ如キ者百人アレバトテ、君臣ヲ離間スルヲ得ンヤ。

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 第二節主言發難。補上文意。○第三小段論使天子當難而己自全。發揮主意。○此段自自全說到發難。是倒筆法。妙。 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于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閒。 第一節正說。○論入人情。使錯甘服受罪。 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閒哉。 第二節反說。○第四小段詳論自取禍。是一大段結束。○以上第二大段實說。言錯自發削七國之大難。及七國反。使天子親征任其責。而己居守。是以招袁盎之讒。禍其身。○此段自取禍論起。次自全。次發難。終再說取禍。是逆入法。

嗟夫世之君子。 應首段君子。 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 應 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 第一小段自反說入。 唯其欲自固。 變字。妙。 其身。而天子不悅。 收入情論。 姦臣得以乘其隙。

山東之諸侯トハ、吳楚等七國ヲ總テ山東ノ諸侯ト云フ。
以錯爲之說トハ、錯ヲ誅シテ言譯トスル也。

龍門ハ昔禹ノ開キテ河水ヲ導キシ所、斷崖絕壁相對シテ門ノ如シ。
潰冒衝突ハ、突キ崩スコト。

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

○以上第一大段虛論。言仁人豪傑之救大患。自發大難。自收之。有辭于天下。若自發大難。使人任其責。必禍其身。

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

第一小段先略論錯自取禍始末。爲一段冒頭。

第一節虛說。

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即大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志於成功。第二節實說。○第二小段欲論自取禍之實。先說故事反映。

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伏。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第一節主言自全。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應求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

タリニオチ用ヒズ、忍ンデ時ヲ待チテ發スル所ヲ愼マセタキモノナリ。

鼂錯ハ漢代潁川ノ人、孝文帝ノ太子ニ家令トシテ寵アリ、號シテ知嚢トイフ、太子立ツ之ヲ孝景帝トナス、錯ヲ內史トス、權九卿ヲ傾ク、法令更改スル所多シ、丞相以下之ヲ忌ム、後御史大夫トナリ、諸侯ノ地ヲ削ラントシテ七國ノ亂ヲ起シ、東市ニ腰斬セラル。

天下之患、天下ノ患ニシテ最モ爲シ難キモノハ、外觀大平無事ノ名アツテ、內ニハ大ニ測ラレザル憂ノアルコト也、坐シテ其變ヲ見、之ガ所置ヲナサザルトキハ、終ニ救フベカラザルニ至ル。

循循ハためらふコト。

鼂錯論

主意　言錯自發難。使他人任其責。故取禍。○大難第一字眼。大功第二字眼。禍第三字眼。○此篇自虛論入實事。文是一格。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第一節先敍治平之大患。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第二節言救之之難。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暗伏大禹。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閒。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第三節言仁人豪傑能救難。○第一小段言天下之大患。非仁人豪傑。不能犯大難救之。

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第一節言成功。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第二節反說。即揭主意處。○第二小段言其功之成否起下段。

痛哭ハ治安策中、方今ノ事勢、我爲ニ痛哭スベキモノアリトイフ文アリ。

趯然ハ高擧ノ貌。

自傷哭泣、誼又梁王ノ大傅トナリ、王馬ヨリ墮チテ死スルヲ傷ミテ哭泣シ、後歲餘ニシテ死ス。

有高世云云、世ニ擢デタルオアレバ、世俗ニ棄テラルルノ禍アリ。

苻堅云云、苻堅ガ王猛ノ如キ後傑ヲ草野ノ中ヨリ拔キ用ヒ、舊臣ヲ去ツテ、之ト謀リシハ、苻堅ノ匹夫ヨリ起リ、天下ノ半ヲ有スル所以ナリト。

使人君――人主ヲシテ、賈生ノ如キ臣アラバ、其心狹キ(狷介)操ヲ知リ若シ一度之ヲ用ヒザレバ、必ズ病折シテ再ビ振ヒ起ルコト出來ヌ事ヲ承知セシメタシ、又賈生タル者モミ

人痛哭哉』。第一小段言賈誼不能待。　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悲鬱憤悶。趯然有遠擧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量小識不足。不能自用之病因。○第二小段言賈誼不能忍。○以上第二大段詳論賈誼不能自用其才之實。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第一小段汎論明君能用才。

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愼其所發哉』。第二小段並戒君臣之罪。○以上第三大段更論文帝亦不能無罪。爲掉尾。

不豫ハ樂マザルナリ。

絳侯ハ周勃ナリ、周勃既ニ諸呂ヲ誅シ、遂ニ代王即文帝ヲ迎ヘテ、天子ノ符璽ヲ上ル。劉呂之雌雄トハ劉氏ト呂氏トノ勝敗ナリ。

立談ハ少時ノ意。

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

第四小段引孔孟。決答賈誼不能自用其才。〇以上第一大段概論賈誼不能自用其才。是理論。

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閒。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擧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閒。而遽爲

賈誼論

主意　言賈誼小量淺識。不能自用其才。故用字眼目。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第一小段揭主意。

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第二小段言自取之罪。

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第三小段疑問。

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强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

賈誼ハ世ニ賈生ト稱ス、漢代洛陽ノ人、年十八詩書ヲ誦屬ス、孝文帝ニ徵サレテ博士トナル、時ニ年二十、對決諸老先生ヲ歷ス、帝之ヲ喜ビ、超遷シテ一歲ノ中ニ大中大夫ニ至ル、是ニ於テ大ニ天下ノ制度ヲ興サントシ、其儀法ヲ草具ス、絳侯灌嬰等ニ譖セラレテ長沙王ノ大傅ニ貶セラレ、湘水ヲ渡ツテ屈原ヲ弔フ、後梁ノ懷王ノ大傅ニ遷リ、志ヲ得ズシテ逝ク、年三十三。

王者之佐ハ帝王ノ輔弼ナリ。

賈生之論トハ、漢ノ文帝ニ上リシ治安策ヲイフ。

漢文ハ漢ノ孝文帝ナリ。

歷試於天下トハ、天下ノ諸國ヲ順順ニ試ミシトナリ。

將之荊云云、禮記檀弓篇ニ見ユ、荊ハ楚ノコトナリ。

孟子去齊云云、孟子公孫丑下篇ニ見ユ、晝ハ齊ノ邑名。

輕用其鋒トハ、輕輕シク其兵ヲ用フトナリ。

淮陰ハ即チ韓信ヲ云フ。

由此觀——此ニ由テ見レバ、高祖モ剛彊ニシテ勘忍ノ出來ザル氣性アリ、子房ニ非ラザレバ、外ニ全ウスル者ナシ。

魁梧奇偉トハ、大兵肥滿ノ大男ノ意ナリ。

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閒而已矣。第一節言楚漢之勝敗。在忍不忍。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第二節言高祖以忍取天下。子房教之。○第一小段言高祖之忍。子房教之。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第一節敘高祖之不忍。由此觀之。猶有剛彊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第二節言子房救全之。○第二小段言子房救高祖之不能忍。○兩小段用觀字異樣。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第一節疑。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第二節決。○第三小段就容貌言能忍。○以上第三大段就事迹及狀貌。說子房能忍之效驗爲結。○結末敘婦人女子之容。反應起手匹夫拔劍之狀。精采動人。

孺子可敎ハ圯上ノ老人ノ語、初メ老人履ヲ圯下ニ落シ、良ヲシテ之ヲ取ラシム、良其老ヲ憐ンデ其言ノ如クス、老人足ヲ以テ之ヲ受ク、曰ク孺子敎フ可シト、孺子ハ小兒ナリ、ココニテハ汝トイフニ同ジ。

楚莊王ノ事ハ左傳宣公十二年ニ見ユ。肉袒トハ肌ヲヌギテ肉ヲ露ハスコト、刑ヲウクルノ用意ヲスルコトナリ。

非有平―平生ヨリノ親ミアラザルニ、不意ニ草野ノ閒ニ遇ヒ、僕妾ノ仕事ヲ命ズ、而シテ子房ハ油然トシテ平氣ニテ怪ミモセズ、大度量アリテ、始皇モ驚カス能ハズ、項羽モ怒ラス能ハザルナリ。

大事。故曰。孺子可敎也。第二節略說老人敎子房以能忍。○第二小段卽第二節意。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第三小段欲說後文。先引故典爲客。應。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二字承上文故典。是匹夫之剛也。第一節言子房初事。反鄭伯句踐。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以下主意歸宿。○至此老人之意始瞭然矣。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第二節言老人敎大忍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閒。應卒然臨之。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應而項籍起下段項籍。之所不能怒應。也。第三節言子房有可敎之質。故能奉敎。○第四小段詳說老人敎子房以能忍。○以上第二大段說老人敎子房以能忍。是實論。是主意。○大段中三小段。皆說老人警戒之事。一小段深一小段。字法句法皆變化。如說別事。他人爲此。不免重複。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

圯上トハ橋ノ上ナリ、楚人橋ヲ圯ト云フ。以爲鬼物ハ、史記留侯論賛ニ見ユ、鬼物ハ怪物ナリ。
刀鋸鼎鑊ハ刑具ナリ。
賁育ハ孟賁及夏育、共ニ勇者ナリ。
忿忿之心トハ、怒ニ堪ヘザル心ナリ。
逞於一擊云云、博浪沙ニ於テ始皇ヲ椎擊セントシタルコトヲ云フ。
子房之云云、子房ハ死ヲ去ル一髮位ノ危キ所ヲ免レ得タリトナリ。
千金之子トハ金滿家ノ子ナリ。
伊尹太公ハ共ニ帝王ノ業ヲ佐ケ成シタル人故ニ云フ。
荊軻聶政ハ共ニ刺客ニシテ、博浪沙ノ襲擊、刺客ノ所業ナリト云フ。
倨傲鮮腆ハ尊大ニ構フルコト。

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第一節老言人之授書。有警戒之意。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即匹夫。無所獲施。第二節言警意在時之不可。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應。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閒。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閒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第三節言不忍時之不可。○第一小段說子房初不能忍。故老人欲警戒之。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第一節譬喩。言千金之子。惜死能忍。以起後節。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伏敎高祖。而特出於荊軻聶政即匹夫。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以下應微見其意。略說主意。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

留侯ハ張良ナリ、字ハ子房、其先ハ韓人ナリ、秦韓ヲ滅ス、良爲ニ讐ヲ復セント欲シ、始皇ヲ博浪沙ニ狙擊シテ中ラズ、下邳ニ遊ンデ老人ノ教ヲ受ケ、漢高祖ヲ助ケテ天下ヲ獲シム、蕭何韓信ト併セテ漢ノ三傑タリ、高帝良ヲ齊ノ三萬戸ニ封ゼントス、良曰ク臣下邳ニ起リ、上ト留ニ會ス、願クハ留ニ封ゼラレナバ足ラン、敢テ三萬戸ニ當ラズト、乃チ留侯ニ封ズ。

所挾持トハ、胸中包藏スル所ノ度量志望ナリ。

子房受書トハ、張良ノ微ナリシトキ、圯ノ上ニテ一老人ニ逢ヒ、太公ノ兵書ヲ受クト云フ。

功名「陋矣」。抑〇第二小段惜失幾。收主意。〇以上第五大段惜增不見幾而規畫。收主意。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以上第六大段開一活路爲掉尾。

留侯論

主意　言留侯受老人敎。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故能輔漢高成遠大之業。故忍字眼目。忍則爲大事。故大事大謀。又貫一脈。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第一小段正論。匹夫伏。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鬭。此不足爲勇也」。第二小段反論。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伏。無故加之而不怒。伏。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伏大謀。第三小段再入正論。〇以上第一大段論豪傑之士。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是虛論。是冒頭。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

稠人ハ衆人ナリ。

矯殺ハ命ヲ矯メテ殺スナリ。

增與羽——增ト羽トハ共ニ義帝ニ事ヘテ肩ヲ並ベ居ル時ニテ、君臣ノ分ハ未ダ定マラズ。

合則留——增ハ羽ト合ヘバ留リ、合ハザレバ則チ去ルベキナリ、此時ニ去就ヲ決定セズシテ、羽ニ從ツテ功ヲ立テントスルハ陋シ。

之兆。弑義帝。疑增之本。本已成。所以信漢計。蓋略解前段主意也。

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 第一小段先論義帝之賢。起下二小段。 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知者而後知也。」 第二小段解矯殺卿子冠軍。是弑義帝之兆。 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 第三小段解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以上第四大段詳解前段。○解釋一段深一段。主意瞭然。

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暗應。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 揚○第一小段代增規畫。起下段。 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 時字照應第二大段。收主意。卽殺卿子冠軍之時也。 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

人臣之分トハ、人ニ臣タル者ノ職分ノ意。

知幾其神トハ、事ノ兆ヲ知ルハ其レ神ナランカノ意。

相彼雨雪トハ、霰ノ墜ツルハ雪ノ降ル兆ナリト云フ。

陳涉之得民云云、陳涉ノ兵ヲ起シテ民心ヲ得タルハ、楚ノ項燕ト公子扶蘇ノ名ヲ假リタルガ故ナリ。

義帝之存亡云云、義帝ノ存亡ハ、啻ニ楚ノ盛衰ノ分ルル所ノミナラズ、亦增ノ生死ノ定マル所タルナリ、義帝亡ビテ增ノミ獨リ生存スル筈アルベカラズトナリ。

人必先——人疑ヘバコソ讒言モ其閒ニ入ルナレ、陳平ガ智者ナリトテ、疑ヒモセヌ君臣ヲ離閒シ得ンヤ。

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伏。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伏。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第二小段設閑問答。迫出下段。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先引詩易。文勢不迫。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第三小段揭主意。○以上第二大段揭主意。陳涉客。之得民也。一折故取姿態。以項燕扶蘇項氏主。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弒義帝。第一小段先敍義帝始末起下。且義帝之立。二折。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第二小段論增謀主。羽之殺卿子冠軍一層。也。羽之殺卿子冠軍四句一段主意。卽一篇精神發揮處。是弒義帝二層。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三層。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知。安能閒無疑之主哉』第三小段發揮主意。○以上第三大段論羽之殺卿子冠軍。弒義帝

范增ハ秦代居巣ノ人、楚ノ項梁ノ兵ヲ擧グルヤ、説イテ懷王ヲ立テシム、後項羽ヲ助ケテ秦ヲ滅シ、諸侯ニ霸タラシム、漢ノ陳平ノ反間ニ遭ヒ、辭シテ歸リ、疽背ニ發シテ死ス。

賜骸骨トハ、官ヲ罷メテ身ヲ退クヲイフ。

增勸羽ハ、鴻門ノ會ノ時ナリ。

知扶蘇之必不反也。（上文曰。知不敢復請也此曰。知必不反也。照應反覆。釋疑問。）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第五小段論法律之禍中于身及子孫。以歸到李斯之智。釋或者之疑。○以上第三大段。）

言始皇貴法律。故李斯因以殺扶蘇。是由不知聖人之治道也。○法字此段眼目。

論范增

主意　惜見幾不作。蓋項羽疑增之本。在弑義帝。弑義帝之幾。在殺卿子冠軍。故曰。當去於殺卿子冠軍之時。

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項羽疑（一疑字起下文四個疑字。是一篇字眼。）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以上第一大段前敍。）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第一小段徹露主意。）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此去耶。曰

徙木ハ、商鞅法ヲ布クニ先チ、木ヲ國都ノ南門ニ立テ、賞ヲ懸ケ民ヲ募ツテ之ヲ北門ニ徙サシメ、乃チ金ヲ與ヘテ欺カザルヲ明ニシ、遂ニ命ヲ發セリ。棄灰ハ、商鞅ノ法ニ灰ヲ道ニ棄ツル者ヲ刑セリ。

計出於無聊トハ、其計、不平ノ餘リニ出ヅトナリ。

聖人無致亂之道也。是一篇大主意。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第三小段論聖人忠恕平易之道反商鞅。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威信即法替字。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第四小段承上文令行禁止。論太子矯殺。由威信之過。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陪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陪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而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應或問智字。蓋足以

以殊死云云、人ヲ殺スコトヲ以テ邦ヲ治ムルノ經典トナセリトナリ。

參夷トハ、一人罪ヲ犯セバ三族ヲ夷ラグルナリ。

狼顧脅云云、キヨロキヨロシテ畏縮シ、已一人ノ死ノミヲ以テ幸トナス、故ニ罪ヲ請フ暇ナシ。

出亡無云云、商鞅亡ゲテ客舍ニ舍セント欲ス、舍人ノ法、人ノ保證ナキ者ヲ宿スベカラザル法ヲ以テ斷リタリ、鞅歎ジテ曰ク、法ヲ爲スノ弊一ニ此ニ至レルカト。

鷙悍トハ情コハクシテマケヌ氣性ヲイフ。

周公曰云云ハ史記ノ魯世家ニ見ユ。

恕トハ已ヲ推シテ物ニ及ボス思ヒヤリナリ。

慮此何哉」。第一小段就斯智起疑。蓋承前段智字來。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經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過渡敏甚。○第一節言商鞅自悔法。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第二節言荊軻之變。秦亦悔法。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第三節言李斯恃法殺蘇恬。○第二小段論秦之失道。由商鞅之法。李斯恃此法。以殺扶蘇。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忠恕平易。

閹尹之禍ハ宦官ノ禍ナリ。

書契ハ木ヲ刻ミテ其側ニ書シ、以テ約束トナスモノ、上古ノ結繩ニ次ギテ起ル。

呂彊ハ後漢靈帝ノ宦官ナリ、都郷侯ニ封ゼラル、固辭シテ受ケズ、黄巾ノ賊起ルニ及ビ、左右ノ姦物ヲ誅シ、黨人ヲ赦サント請フ、帝之ヲ納ル。

張承業ハ唐ノ莊宗ノ宦官ナリ、莊宗ヲ助ケテ功アリ。

恭顯トハ、弘恭、石顯ニテ、共ニ漢宣帝ノ宦官ナリ、帝崩ジテ元帝立チ、恭亦死シテ顯獨事ヲ用フ、終ニ蕭望之、周堪、劉更生等ヲ殺ス。

熏腐ハ宮刑ナリ。

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

至下文分明。○第三節論智之不可恃。以伏後段周孔之道。○第一小段論始皇與子有智。亡於無智。

第一節先說宦官多小人。

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 陪 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

第二節言趙高恭顯亡秦危漢。○第二小段論英主用宦官。在自恃聰明。恃聰明即恃智也。○以上第二大段言始皇恃智術。故趙高逞其姦。是由不知聖人之治道也。○智字此段眼目。

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

扶蘇ハ始皇ノ長子、始皇ノ怒ニ觸レテ北蒙恬ノ軍ヲ上郡ニ監ス、始皇ノ崩ズルヤ、斯高等詐ツテ詔ト稱シ、扶蘇ニ死ヲ賜フ、陳勝扶蘇ノ名ヲ假リテ兵ヲ擧グ。

並海走、海ニ沿ウテ琅邪ニ趍ケルナリ。

使內外相形云云、朝廷ト邊郡ト、內外互ニ相待ツ形勢ヲナシ、亂暴ヲ防ギ守ルノ法ハ、用意周到ト云フベシトノ意。

睥睨ハ邪視ナリ、非望ヲ企ツルヲ云フ。

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以上第一大段前敍。○此段先點六人姓名。下文開一大演劇場。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閒哉。第一節言以有智與。

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遺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第二節言以無智亡。

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聖人爲天下三句徵露主意。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用趙高在恃智。

從車千乘ハ、史記ニ、陳豨趙ノ相國ヲ以テ將ニ趙代ノ邊兵ヲ監セントス、賓客ノ從フ者千餘乘トアリ。

始皇ハ秦ノ始皇帝、宣ハ前漢ノ孝宣皇帝。

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使君子小人共學道。亦先王之區處條理。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哉。以上第三大段陪論漢之區處條理。遂回顧先王。結全局。

論始皇漢宣

主意　言秦用智術與法律。不用聖人忠恕平易之道。故斯高逞姦于其閒。致亡滅。○忠恕平易如矢。智術法律如的。故矢是主。的是敵。知主敵之辨。則文意了然。○漢宣是陪。題目删漢宣二字亦可。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

高下ヲ定ム、九品ハ一品ヨリ九品ニ至ル等級ナリ文帝紀ニ見ユ。椎魯ハ馬鹿正直ナリ。

四公子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ノ四人ヲイフ。槁項黃――年老イテ頭髮ノツヤモ失セ、黃色ニ變ジ、遂ニ貧窮ノ中ニ死スルカ、或ハ又耕作ヲ棄テ、太息シテ時ノ到ルヲ待ツテ事ヲ起サントストナリ。

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第四小段詳論六國養士之區處條理。以解其所以久存。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幷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隳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

第五小段詳論秦之失區處條理。以解其所以速亡。

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

第六小段同前。○諷神宗處。全在此兩小段。○以上第二大段論養士之出于不得已而養士之術在區處條理。

楚漢之禍。生民盡矣。

君子六千人ヲ以テ中軍トストアリ。魏無忌ハ信陵君ト號ス。齊田文ハ孟嘗君ト號ス。趙歇ハ春申君ト號ス。稷下ハ齊ノ城門ノ名ナリ。斷養ハ薪ヲ採リ又炊烹ヲナスモノヲ云フ。區所條理トハ、其種類ヲ區別シテ始末スルナリ。

出於學ハ、學校ヨリ四ノ者ガ出ヅルヲ云フ。

九品中正トハ、魏ノ文帝ノ時天朝ノ選用、人オヲ盡サザルヲ以テ、九品ヲ以テ人ヲ官ニスルノ法ヲ立テ、州郡ニ皆中正ノ官ヲ置キ人物ノ目キキヲナシ得ル賢者ヲ擇ンデ之ヲ爲サシメ、人物ヲ區別シテ其

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鷙。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此道也。（第一小段虛提。）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第二小段實提。）

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羣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第三小段總論三代至隋唐。養士之區處條理。）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

談天雕龍トハ、史記ニ鄒衍ハ天地ノ廣大ナルヲ説ク、鄒奭ハ衍ノ文ヲ修メ、雕鏤セシ龍文ノ如シ、齊人之ヲ稱シテ天ヲ談ズルハ衍、龍ヲチリバムルハ奭ト稱シタル故事ニ出ヅ。堅白同異ハ、趙人公孫龍ノ堅石石ニ非ズ、白馬馬ニアラズト云フ説ト、同ジキ者モ異ナラシメ、異ナル者モ同ジカラシムル雄辯ヲ云フ。擊劒扛鼎ハ、燕人荊軻書ヲ讀ミ劒ヲ擊チ、又秦武王力ヲ好ム、力士ト鼎ヲ扛グ。鷄鳴狗盜ハ、孟嘗君客ヲ好ム、客中ニ鷄鳴ヲ善クスル者アリ、狗盜ニ巧ナルアリ、狗盜ハ小盜ナリ。靡衣玉食ハ美衣美食ノコトナリ。君子六——越王其私卒

論養士

主意　借秦失區處條理。形神宗朝。故秦主。六國客。若夫歷代。客中之陪耳。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第一小段虛提。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閒。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厮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第二小段擧實證起疑。○以上第一大段疑問養士如有害于國家。蘇

眇然ハ小サキ貌。

太史遷曰云云、史記ノ申韓列傳ノ贊語ナリ。申子ハ鄭人名ハ不害、刑名ヲ好ム、書二篇ヲ著ハシ申子ト云フ。昇昇ハ勉勵スル貌。引繩墨、大工ノ墨繩ヲ用フル如ク法則ヲ正シテ事情ニ適切ニシテ是非ヲ明セリ。慘覈少恩ハ法ヲ用フルコト、慘急深刻ニシテ恩ヲ施スコトハ少シトナリ。原於道——太史公以爲ラク、大要皆道德ノ意ニ原ヅクト。有不相謀云云、互ニ約束ハセズトモ、相感應スルコトアリ。

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夫子二字應上文仁義。）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第三小段更虛論老韓之害。○以上第三大段揭聖道爲準。詳論商韓之殘忍。生乎老莊之無有。）太史遷曰。申子昇昇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第一小段感史公之言。○其極慘覈二句一篇主意。）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第二小段更進一步結之。蓋暗諷王安石之新法。卻出於佛學。○以上第四大段引史公見議論所原本。以爲一篇歸宿。）

相忌ハ相畏敬スルヲイフ。
相愛則――相愛スルトキハ爲スニ忍ビザル所生ズ、相畏敬スルトキハ思ヒ切ツテスルコトノ出來ヌ所生ズ。
汎汎乎ハ廣ク涯リナキ貌。

由于老莊學。何者仁義之道。仁義二字伏下文夫子。○愛生于仁。忌生于義。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第一小段論聖道。

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値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第二小段合論老韓之害。

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擧天下。唯

メ李斯ト共ニ荀卿ニ學ブ、韓ノ日ニ削弱セラルヽヲ見テ、書ヲ致シテ韓王ヲ諫ム、秦王韓非ノ書ヲ見テ之ト遊バンヲ思フ、乃チ急ニ韓ヲ攻ム、韓王非ヲ秦ニ使ス秦之ヲ留メテ還サズ、李斯ニ譖セラレテ獄ニ下サレ、後毒殺セラル、韓非子ヲ著ス。

聖人之——聖人ガ異端邪説ヲ惡ンデ、盡力排斥スルハ其説ガ直ニ天下ヲ亂ルニアラズシテ、其天下ヲ亂ルモノヲ生ズルガ爲ナリ。

虛無淡泊トハ、天地ノ道ハ虛無ヲ以テ本體トシ、人ハ慾念ヲ斷ツベシトノ説ナリ。

蕩然トハ缺乏ノ貌。

齊乎死生之分ハ死生ノ外ニ超越スルナリ。

刑名ハ名ヲ以テ實ヲ責ムルノ學、刑ハ形ニテ實ノ謂ナリ、總テ事物ハ名實互ニ相稱ハザルベカラズト云フ。

主意　言韓非之學原於老莊。終禍天下。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以上第一大段冒頭。掲大綱。）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顚倒。而卒歸於無有。（伏。）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擧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是縱。○第一小段論老莊。）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承上段天下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是擒。○第二小段論韓非。○以上第二大段略論韓非亂秦之禍原。）

歷詆云云、荀卿賢人ヲ盡クソシリ自分ノ愚ナル考ヲ善シトスルヲ見テ、古ノ聖王ノ法ハ手本ニスルニ足ラズト爲ス。

其高談——荀卿ノ高談異論ガ、李斯ノ心ヲ刺激シテ、亂暴ヲナサシメシナリ。

未嘗異トハ、常ニ變リタル所ナシトナリ、議論平易ナルナリ。

天下果——天下ニ及ブ者ナキ以上ハ、何ヲ苦ンデ他ノ異リタル高談奇論ヲ求ムベキゾ。

韓非ハ韓ノ諸公子、刑名法術ノ學ヲ喜ブ、初

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第二節敍李斯之暴。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反孔子憂天下之意。而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第三節釋所恃。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刦。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主意歸宿。○第四節設喩入主意。○第三小段自李斯逆說入荀卿。詳論前二小段。○以上第二大段言荀卿立異論。激李斯之禍。○一反。是主。孔孟之論。應。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以上第三大段混說主客。結全局。○結末學韓退之諱辨。

韓非論

喜爲異說ハ好ンデ聖人ノ道ニ異ル說ヲ唱ヘテ遠慮モセズ、實行モ出來ヌ高遠ナル論ヲ吐イテ顧ザルナリ。

桀紂性――桀紂ノ暴戾ナル性質コソ閒ノ本性ナレ、堯舜ノ善ヲナスハ人閒ノ本性ニ反シテ僞テ善ヲナスナリト。剛復不遜ハ情コハク心ノネジケテ、自分ホド立派ナル人ナシト許スナリ。有所顧忌ハ、如何ナル小人ト雖モ、惡ヲナス場合ニハ、必ズ氣遣フ處アリト云フ。

不啻若寇讐。第一節疑案。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第二節斷案。○第一小段言李斯之學出荀卿。荀卿者順說。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第一節主意。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伏。○第二節一證。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第三節二證。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第四節想其爲人及李斯。○第二小段言荀卿爲異說高論。啓李斯之暴。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第一節典故。彼李斯者。獨能奮而

夫子亟稱之、顏淵ハ常ニ默シテ長所ヲ見サズ、凡人ト異ナル所ナキガ如クナレド、孔子ハ屢〻之ヲ稱譽セリ。

學聖人、聖人ノ言語ヲ學ブノミニアラズ、其意見ノ向フ所ヲ窺ヒ見ルコトナリ。

李斯云云、李斯荀卿ニ學ビ、始皇ニ勸メテ天下ノ書ヲ焚滅セシム。

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

第二小段　詳說上文。

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

第三小段　證上文。

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

夫子以為二句。一篇主意。結聖人憂天下。

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

結放言高論一句。

要在於不可易也。

第四小段結一大段。○以上第一大段論孔子慮後世。不立異論。○一正。是客。

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

自李斯逆說。

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

ンヲ欲スルナリ。何晏字ハ平叔、司馬懿ニ誅セラル。寒食散ハ成藥ノ名、之ヲ食ヘ藥毒發スレバ死ヲ致ストイフ。

荀卿ハ周代趙ノ人、名ハ況、時人尊ンデ荀卿トイフ、所謂荀子也、齊ニ事ヘテ祭酒トナル、讒ニ遭ヒテ楚ニ之キ、春申君ニ聘セラレテ蘭陵令トナル、其學孔子ヲ崇ンデ諸子ヲ排シ、又孟子ニ反シテ性惡説ヲ持ス、荀子三十二篇アリ。

循循、正シクシテ規則アリ、妄ニ大言壯語セザルナリ。

浩乎トハヒロビロシテ居ル貌。

濟其欲。無足怪者。彼之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効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樂其言之美便

云云。上句結第四大段。下句結第三大段。○以上第五大段借比喩故事。暢明前二段結之。

荀卿論

主意　以孔子平易正直憂天下。破荀卿高談異論誤後世。平易正直如矢。高談異論如的。○論意平正。然以論荀卿則刻薄。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伏後段李斯之禍。○第一小段一大段概說。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

夏澇ハ夏期霖雨降リツヾクコト。

殘民ハ人民ヲ害フ也。

繩約、身ヲ約スル縛。

專以天下云云己ガ意思通リニセンコトヲ專一トスルナリ。
鍾乳ハ藥ノ名、石鍾乳ナリ。
烏喙ハ毒藥ナリ、烏頭トイフ。
求長年トハ、長命ナラ

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第二小段答桑弘羊。○以上第三大段論商鞅桑弘羊有罪無功。而罪在唱財利。是世主之所以甘心。一篇主意全在此。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應樂其言之便己也。』第一小段言二子之言便己。夫堯舜禹湯。世主之父師也。諫臣弼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有所樂也。故爲商鞅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者。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應』第二小段言甘心不悟。○以上第四大段論人主所以甘心于二子之術。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

甘心ハ滿足スルコト。名實皆宗之トハ外面內實共ニ之ヲ尊ブナリ。

聲色ハ樂聲女色。畋遊ハ狩獵遊戲。敦本力穡トハ、農事ヲ國本トシ之ニ力ヲ入ルルコト。流血剝骨ハ酷刑苛稅ヲ行フナリ。弘羊ハ賈人ノ子、漢ノ武帝ニ用ヒラレ、財賦ノ事ヲ司ル。斗筲トハ小才ノコト。穿窬トハ小智ノコト。

其先黄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司馬遷之罪也』

以上第二大段論史公取商鞅桑弘羊之罪。

秦固天下之彊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畋遊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彊乎。秦之所以富彊者。孝公敦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剝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

第一小段答商鞅。

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之言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

美疢藥石ハ魯ノ臧孫ノ語ナリ、疢ハ美味ヲ嗜ミテ病ヲ爲スヲ云フ。

商鞅ハ衞ノ諸庶孼公子、刑名ノ學ヲ以テ秦ニ用ヒラル、乃チ法令ヲ變ジ國境ヲ拓キ、峻刑酷法以テ國ノ富强ヲ致ス、商於十五邑ニ封セラレ、商君ト號ス、孝公卒シテ後亡命シ、秦兵ニ捕ハレテ殺サル、商子ノ著アリ、或ハ云フ其自著ニアラズト。致胙トハ、天子ガ文王武王ヲ祭ル時ニ用ヒシ肉ヲ、秦ノ孝公ニ贈リシナリ。詭論ハ詐論。

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疢之美。子木之違父命。爲藥石也哉。

第三小段美疢以受小愛小忠。藥石以受大愛大忠。以歸主意小不忍大不忍結之。○一篇嗜芰論。結以美疢藥石。妙在近喩。○以上第四大段引故典。反覆論小愛小忠之不若大愛大忠。以明前段小不忍不若大不忍。以收一篇。○此段論忠愛而不論忍。文變而意不變。可以悟文訣矣。

論商鞅

主意　借商鞅。諷神宗用安石。改法圖利。○此篇蘇公有所激于胸中。不免過激。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以上第一大段前敍。蘇子曰。此皆戰國之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爲史。吾嘗以爲遷有大罪二。

曾晳ハ曾子ノ父、羊棗ヲ嗜ム、孟子ニ見ユ。

曾子寢疾云云ハ、禮記檀弓篇ニ見ユ。
曾元ハ曾子ノ子。
難於易簀云云、病ミタル曾子ノ布ク所ノたかむしろヲ易ヘ去ルコトヲ難シトセリ。
細人ハ小人。
病革ノ革ハすみやかト訓ズ、病ノ重ルコトヲ云フ。
不可含ハ眼ヲ視ハリテ口ニ玉ヲ含マスコト能ハザルナリ、玉ヲ含マスハ禮ナリ。
吳ハ偃ノ子。
主ハ大夫ヲ稱スル辭。

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芰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飮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 以上第三大段論破柳子第二言。所謂補缺法是餘波。

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簀。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曾子顧禮之末易簀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 第一小段說小愛不如大愛。

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 第二小段論小忠不若大忠。

古人以

ヲ棄テシナラン。路寢ハ正寢ニテ、表座舗ノコト。不死於婦云云、是亦喪大記ノ文ナリ。結冠纓トハ、子路衛蒯聵ノ亂ニ戰死セシ時絶チタル纓ヲ結ンデ死セシヲイフ。啓手足トハ、曾子疾アリ、門弟子ヲ召シテ曰ク、吾手足ヲ啓ケ、身體髮膚ヲ傷ケザルハ孝ノ道ナリト云ヘリ。以恩掩義ハ父子ノ恩ヲ以テ義理ヲ曲グルコトナキヲ云フ、禮記ニ見ユ。三トハ容貌、顏色、辭氣ノ三ナリ。孟僖子ハ魯ノ大夫。三豎トハ易牙、豎刁、開方ヲ云フ。若敖ハ楚ノ先君、屈氏ノ由テ起ル所。

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變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第二小段虛說死生之際當嚴。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大義二字、與上段義公照應。不私其躬也如是」。第三小段實說。證上段。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第四小段發揮主意。○以上第二大段論破柳子第一言。是主意。然禮之所謂思其

屈到ハ春秋ノ時ノ楚ノ大夫ナリ、芰ハ菱（ひし）ナリ。

祥ハ喪ヲ除ク時ノ祭ノ名ナリ。

宗老ハ家老ナリ。

屈建ハ屈到ノ子、字ハ子木。

不違而道、國語ニハ不ノ字ナシ、是ナリ、親ノ遺命ニハ違ヘドモ、道ニ合フヲ云フナリ。

是必有大云云、是レ必ズ此事ヨリモ、更ニ忍ビザル事アリテ、私情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一

屈到嗜芰論

主意　以屈建大不忍、駁柳說小不忍、以護國語違而道一句、違是小不忍、道是大不忍。故忍字眼目。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第一小段事實。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第一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第二言。子木去芰。安得為道。第二小段柳說。是論由。○以上第一大段述論由。甚矣柳子之陋也。生下文四陋字。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第一小段揭主意。

公ト黃池ニ會シ、晉ト先ヲ爭フ、蓋シ驕慢ノ甚シキニ依ルナリ。桑田ハ虢ノ地名。

不免於惡名ハ、春秋ニ、趙盾其君ヲ弑ストアルヲ云フ、

曰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第一節為公。彼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於趙宣子遠矣。第二節為私。○第四小段引當時之事。歸入文子。不費力。○一諫字收起手愛君以德句。是為公也。遂論其一死為私圖。亦過趙宣子。收全宗嗣句。○為公為私皆有先見。是可謂智者矣。智字總收一篇。○以上第四大段

或取喩。或引故典。反覆論驕功之害。終歸到范文子之論。回顧起手。結全篇。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　終

竇建德ハ夏ノ君主。王世充ハ鄭ノ君主。

高昌突厥ハ倶ニ外夷ノ名。

會稽之棲ハ越王句踐吳ニ破ラレ會稽山ニ棲ム、後吳ヲ滅シ伯トナル。

黃池之會ハ、吳王夫差與平公、晉定公、魯哀

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喪其所守哉」 第一小段譬喩。 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 第二小段天下典故。 故兵之勝敗。足以爲國之強弱。而國之強弱。足以爲治亂之兆。蓋有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句踐以伯。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 第三小段一國典故。 夫虢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

七年ニ、郤錡郤至郤犨誅セラルト見ユ。厲公ハ晉ノ君ナリ。

日尋干戈ハ日ニ干戈ヲ用フルナリ。

天欲全——天ガ其人ヲ保全セント欲スルトキハ、必ズ初メニ其萌芽ヲ折キ、又其ほこさきヲ折リテ、悔ユベキ所ヲ知ラシム。

小民之家ハ貧民ヲイフ。

郤誅。厲公弒胥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 第二小段實敍。○以上第二大段實論。發主意。 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 第一小段言聖人懼非常之功。 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欲亡之。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 第二小段言天以非常之功絕之。○以上第三大段論非常之功。天之所以絕之。卽後段所謂勝而亡者。是虛論。 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者。彼之所獲者。終

鄢陵之役、春秋成公ノ十六年、晉侯楚子鄭伯ト鄢陵ニ戰ヒ、大ニ楚ノ師ヲ破ル、戰ニ臨ンデ、文子諫ムルニ、聖人ニ非ザルヨリハ、外患ナケレバ内憂アリ、外楚ヲ釋シテ外患ヲ去ルベキヲ以テス。
子反ハ楚ノ將ナリ。
將帥之能ハ欒郤諸臣ヲイフ。
社稷之臣ハ國家ノ大臣ノコト。
三郤誅ハ、左傳成公十

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更進一層而結。○第二小段引桓文。○以上第三大段引王莽桓文。斷襄公盜名。

范文子論

主意　言文子恐厲公驕功而亡。愛君以德。又全宗嗣。可謂智者。故功字眼目。智字結穴。

鄢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陣。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以上第一大段前敍。　蘇子曰。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第一小段虛論。　鄢陵之役。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

尼之門。況用人於夷鬼以求霸。而謂王者之師可乎。　第三小段　引桓文。

使鄫子有罪而討之。雖聲於諸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爲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穆公獲晉侯。且猶釋之。而況敢用諸淫昏之鬼乎。　第四小段引秦穆。○以上第二大段就用鄫子事。引故典比較。辨論襄公不仁之實。

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諸侯爲可以名得。應。　王莽以天下爲可以文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虐。其抱孺子而泣。不能蓋王莽之簒。使莽無成則宋襄。襄得志亦一莽也。　第一小段　引王莽。

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事。猶足以當桓公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而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

スルヲ羞ヅ、其詐力ヲ先ニシテ、仁義ヲ後ニスルヲ以テナリト。

夷鬼ハ次睢ノ神ヲイフ。

戮於社ハ、古罪アル者ハ之ヲ社ニ戮スルガ例ナリ。

秦穆公獲晉侯ハ、晉ノ僖公ノ十五年ニ在リ。

淫昏之鬼ハ正シキ神ニアラザルヲ云フ。

可以名得、諸侯ヲ服スルニハ、唯仁義ノ名ノミヲ以テ得ベシトナス。

爲可以文取、王莽ハ言行ヲ飾リ、詔命ヲ下スニ詩書ニ擬シ、周孔ヲ摸セリ、以テ一生ヲ欺カントセリ。

不鼓不成列ハ、宋襄ノ言ニテ、敵未ダ陳列ヲ成サザルニ、鼓ヲ打チ攻メカカラズト。

子犯ハ文公ノ臣狐偃ナリ。

子魚ハ公子目夷ナリ。

齊宣云云、孟子ニ見ユ。

釁鐘ハ新ニ鑄タル鐘ニ生血ヲヌリテ祭ルナリ。

舍之ハ之ヲ釋セノ意。

觳觫ハ牛ガ死ヲ懼ルル貌。

不忍人之心ハ人ニ難儀ヲカケルコトヲ氣ノ毒ニ思フ心ナリ。

執鄫子云云、宋公鄫子ヲ殺シ、睢水ノホトリニ在ル神社ノ祭ニ供ヘタリ、左傳ニ見ユ。

不重傷云云、泓ノ戰ニ、公曰ク、君子ハ一度負傷セシ者ハ重ネテ傷ケズ、斑白二毛ノ老人ハ擒ニセズト。

不齒於仲云云、董仲舒曰ク、仲尼ノ門ニハ五尺ノ童モ五伯ヲ稱

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辯』。第二小段解嚴而盡疑公羊之傳。○以上第一大段前敍。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伏。齊宣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夫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與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鄫子。用於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公戕一國君。若犬豕然。而忍爲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第一小段引齊宣。

泓之役。身敗國衄。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紾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饑於壺餐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能忍於鄫子。而不忍於重傷二毛。此豈可謂其情也哉』。第二小段引紾臂壺餐。

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仲

十一月一日ハ十有一月ノ誤ナリ。

先代ハ殷ヲ指ス。有事膰トハ祭祀ノ事アレバ祭肉ヲ贈ルナリ。

穀梁傳ハ公羊傳ノ誤ナリ。

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禍福二字一篇結穴。）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以上第四大段總收。）

宋襄公論

主意　言襄公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月一日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第一小段擧經。言其嚴而盡。）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於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穀梁之傳。以爲文王之師不過

五刑ハ一ニ黥ス、二ニ鼻ヲ切ル、三ニ左右ノ趾ヲ斬リ、四ニ首ヲ梟シ、五ニ其骨ヲ菹ニス。

高貴鄕公ハ魏ノ君ニテ司馬師ノ爲ニ殺サル。

王允之ハ王敦ノ從弟ナリ。

錢鳳ハ敦ノ參軍。

慮敦疑己云云、敦ノ己ガ密謀ヲ聞クヲ疑ハンコトヲ慮リテ、故ザト大ニ嘔吐シ衣服ナドヲ汚ガシタリ。

岌岌乎ハ危キ貌。

孔子曰云云、論語泰伯篇ニアリ。

有以ハ故アリノ意。

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旣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下愚是不智替字。○第二小段單論李斯。而里克暗在其中。○第三大段合論里克李斯。

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齧者歟。」第一小段引喩。

鄭小同爲高貴鄕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厠。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第二小段論小同不智。

王允之從王敦夜飮。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汙。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第三小段論王允之智。

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第四小段合論小同王允之。○以上第三大段合論小同王允之。

吾讀史得魯隱

繼室之子ハ、左傳隱元年ニ、惠公ノ元妃孟子卒ス、室ニ繼グニ聲子ヲ以テス、隱公ヲ生ムトアリ。

夷齊ハ伯夷叔齊ナリ、兄弟國ヲ相ヒ讓リシナリ。

驪姬ハ晉ノ獻公ノ嬖妾。

申生ハ獻公ノ太子。

里克ハ晉ノ中大夫。

施優ハ俳優、名ハ施、驪姬ニ通ズル者ナリ。

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

第二小段一喩既使人了。不須暢論。

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

第三小段論隱公不智。○以上第一大段論隱公。

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謀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謀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

第一小段合論克斯。

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

李景云云、南唐主李景都ヲ南昌ニ遷ス、子煜ニ至リ、宋ノ爲ニ滅サル。

桓公ハ隱公ノ弟、立テ太子タルモノナリ。將授之ハ之ニ位ヲ授ケントスルナリ。菟裘ハ地名。

也。而秦何自霸哉。」第一小段先論平王不遷之爲得策。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秦遷於郢。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刼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第二小段前大段歷擧不遷之得者。此段歷擧遷之失者。故典對照。斤量得宜。○以上第四大段再入本題。主客合論。結一篇。

論魯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主意　在使後人知避亂臣賊臣禍害之術。蓋不智招禍。智受福。故智字一篇字眼。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殺之。」第一小段叙事。

時ナリ。遷於新田ハ亦成公ノ時ナリ。

羣蠻叛之ハ左傳成公十六年ニ楚大ニ饑ユ、庸人群蠻ヲ帥キテ以テ楚ニ叛クト見ユ。申息ハ倶ニ楚ノ邑ノ名。

阪高ハ楚ノ險地ノ名。蔿賈ハ楚人ナリ。

蘇峻之亂ハ晉ノ成帝ノ成和年間ニアリ。

衞文大帛之冠云云、左傳閔二年ニ衞ノ文公國家衰亂ノ後ヲ承ケ、節儉ヲ行ヒ、大布ノ衣、大帛ノ冠ヲ著ケテ云云ト見ユ、杜預ノ注ニ大布ハ麤布、大帛ハ厚繒ナリ。望實ハ名ト實トナリ。

不亡。雖不卽亡。未有能復振者也』第一小段　歷叙遷者。

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衞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彊。一旦示弱。竄於蠻夷。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第二小段　歷叙不遷者。○以上第三大段歷擧故典。證遷不遷之得失。

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彊。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彊。未敢貳

リ、文王ヲ葬リシ處ナリ。
乞假以生ハ、財ヲ乞ヒ物ヲ假リテ生活スルナリ。
幽厲ハ周ノ幽王厲王ナリ。
盤庚ハ殷ノ君、都ヲ耿ヨリ亳ニ移ス。
古公ハ周ノ古公亶父ヲ云フ、狄人ヲ避ケテ岐ニ遷ル。
衛文公ハ狄人ニ迫ラレ齊桓公之ヲ楚丘ニ徙ス、左傳ニ見ユ。
齊遷臨淄ハ齊ノ獻公薄姑都ニ徙リ臨淄ニ治ス。
晉遷於絳ハ晉ノ獻公ノ

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
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第二小段論先世無意於東遷。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
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
不敢議田宅。今平王擧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
鬻田宅者也」。第三小段引喩論失計。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
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
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
不鬻田宅之效也』。第四小段引夏商論失計。○以上第二大段論東遷之謬。盤庚之遷也。復殷
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
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
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伏末段。未有

議ヲ免レザランヲ懼ルルナリ。
希濶之行ハ世ニ希ナル行ナリ。

大史公曰ハ史記周本紀ノ贊ノ文ナリ。
營之トハ洛邑ニ繩張ヲシタルナリ。
九鼎ハ昔夏禹ノ鑄ル所、夏ヨリ殷ニ殷ヨリ周ニ傳フ。
髭王ハ左傳ニ周ノ靈王生レナガラニシテ髭アリ、神聖ニシテ諸侯ニ惡レシト見ユ。
服享ハ德ニ服シテ職ヲ享クルナリ。
不王ハ王ハ王權ヲ行フ能ハザルナリ。
成周ハ周ノ下都ノ名ナリ。
畢ハ鎬ノ東南杜中ニア

求其素。應。○一素字含有大節二字。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第五小段反論爲餘波。○以上第二大段實論。

論周東遷

主意　言周末不振。由東遷之謬。

大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以上第一大段前叙。　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髭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王。由東遷之過也』。第一小段揭主意。　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

ル事ヲ爲スニ非ズ。
窮達ハ運不運ナリ。
芥蔕ハ凝滯スルコト。
後之君――後ノ君子モ亦志ハ才ヲ全ウスルニ在ルモ、得失ノ念ガ中心ヲ亂シ、榮辱ノ賊、外ヨリ來ル、故ニ齷齪トシテ少ノ暇モナク老死スルニ至ルハ、實ニ悲ムベシト。
汲汲ハ勉メテ止マザル貌。
太甲之廢、伊尹其君太甲ヲ廢シタリ。
不以爲――之ヲ以テ勝手ナル仕打トナサズトナリ。
其素所――平素ヨリ富貴ナドハ、其心ニ屑シトセザル所ノ行爲ガ、天下ノ信ズル處ナレバナリ、彼ハ天下ヲ視ルコト眇然微細ニシテ、心ヲ動カスニ足ラザル故ニ、何ゾ君ヲ廢シテ利ヲ求ムルニ忍ビンヤ。
惴惴焉ハ憂懼ノ貌。
懼不免云云、天下ノ非

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蔕。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第二小段推開論古今君子異同。

孔子敍書。至於舜禹皐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第三小段引孔子爲下段之地。

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伏。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第四小段收本題。

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闊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

其智慮ノ一簞食一豆羹ノ外ニ立出ヅル能ハザルハ尤ノ譯ナリ。簞ハ飯ヲ盛ル器ナリ。豆ハ羹ヲ容ル器。

不能者——匹夫匹婦ガ之ヲ行フ能ハザルハ、其心ガ外物ニ妨ゲラル所アルナリ。一鄕之推ハ一鄕ヲ推シ擴ケタルモノ。販夫販婦ハ小商人ノコトナリ。

孟子曰云云、孟子萬章上篇ニ見ユ。有莘ハ地名ナリ。

高世之行云云、一世ニ拔ケ出デタル行アリテ、態ト人ニ異リタル

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鄕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鄕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鄕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第二小段以小喩大。）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鄕。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鄕之推也。非千金之子。（忙中插喩。）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第三小段論大小一理。〇以上第一大段虛論。）

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第一小段入本題。）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

實ニ立派ナリト。
盻盻焉ハ恨視ノ貌。
孟子ノ語ハ梁惠王下篇ニ、孟子ガ莊暴ニ云ヒシ語ナリ。

辨天下——天下ノ大事件ヲ處理スル人ハ、天下ノ大人物ニシテ、大ナル、操守アル人ナリ。カカル大節操アル人ナレバ、如何ナル大事モ恐レズ、天下ヲ以テ小トナス者ナリ。

夫以天——既ニ天下ノ大ナルヲ以テ心ヲ動カスニ足ラザル程ノ人物ナレバ、世ニ爲シ難キコトモナク、天下ノ大節ヲ行フニ苦ニモナラズ、而シテ大事ヲ處辨スルニモ心ヲ勞スルニ足ラザルナリ。

單食豆——簞食豆羹ノ如キモノニテ其心ヲ動カスホドノ者ナレバ、

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者。此可謂知本矣。 本是同勞同樂。○第二小段收結。○

以上第三大段說詩意深遠。結主意。

伊尹論

主意 言伊尹有大節。不以天下動其心。故能辨廢放其君之大事業。○此篇東坡眞面目。欲學坡文者。宜背誦。然文氣發揚。無沈鬱之味。非文之至者。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 第一小段冒頭。揭大意。○大節本。大事末。 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

其長壽ヲ祝スルナリ。介爾景福ハ其富福ヲ祈ルナリ。室家之壺トハ、皆一致和合ス、則康寧ナリ。高明有融トハ、德ヲ備ヘテ盛ナルコト。高朗令終、譽アリテ、善名ヲ得テ以テ一生ヲ終ハルハ、道ヲ行ツテ天命ヲ保ツナリ。

君子偕云云、詩經鄘君子偕老篇ノ詞ニテ君子ハ衞靈公ヲ指ス、君子ト共ニ老イントテ、副笄六珈スト云ヘリ、副笄ハ髮飾ナリ、又小雅節南山篇ニ、赫赫ト盛ナル大師尹氏ヲ、民ハ皆仰ギ視ルト見エタリ。緇衣之云云、鄭風緇衣篇ニ、卿大夫ノ服ノ立派ナル故ニ、破レバ又改メ作ラントナリ。服其命云云、小雅采芑篇ノ詞ニテ、其身分ニ應ジタル命服ヲ衣テ赤キ蔽膝ヲ掛ケタル風ハ

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爲當然應。也』

以上第二大段實解。

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

致之之本。在與民同勞同樂。隱然應起手妙。○第一小段說詩。

不然。民將盻盻焉。疾視而不能平。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

不怍ハ氣ノ毒ト思ハヌコト。
備聲ハ、種種ノ曲調アル鳴物ナリ。
被於金石云云、音樂ニ合ハセ、書籍ニ書傳ヘ、萬世ノ後マデモ忘レヌヤウニスルナリ。
待其至――其愚者ヲ待ツト賢者ヲ待ツト區別ナシ、是ヲ至誠ト云フ、至誠ハ近ク效驗ナキモノナリ。
此三者――至誠ト不欲速ト不懈ノ三者アル故ニ、君子ガ民ニ奉戴セラルル所以ナリ。成王之詩トハ、成王ヲ詠ジタル詩ナリ。醉酒飽德トハ、既醉ノ首章、既醉以酒既飽以德ノ句ヨリ來ル。五福ハ壽、富、康寧、德、考終命ノ五ナリ。君子萬年、君子ハ成王ヲ指ス、君子萬年トハ

天下爲己勞苦而不怍。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爲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第二小段 暢前意。

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與。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無近效。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之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第三小段 論得富貴安逸之本。○以上第一大段虛論。

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說者以爲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

因其褒——春秋ノ書法、褒貶ノ義ヲ寓シテ、賞罰ノ法ヲ制シタルハ、亦忠厚ノ至ナリ。

君子之——君子ノ人ニ過グル所ハ、智ヲ以テ知リ、勉強シテ爲スニアラズ、事業起リテ民勞スレバ、其勞ヲ同ジクシ、功成レバ之ト同ジクシ、樂ム故ナリ。

天下知——天下ノ者皆君子ノ富貴安逸ナル譯ハ、凡テ我ヲ保護スル功アルヲ知レバナリ。

寛。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以上第四大段更引詩春秋證之。以結局。

既醉備五福論

主意　言君子後天下之樂而樂。然其本在先天下之憂而憂。

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彊能行之也。以其功興而民勞。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

第一小段　揭主意。

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　伏。　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

忍人ハ殘忍ナル人ノ義。

刀鋸ハ共ニ刑具ナリ。

不勝賞、賞スベキ人多クシテ、賞シキレヌ爵祿位ニテハ、人ヲ獎勵スルニ足ラズトナリ。

君子如云云、小雅巧言ノ詞ニテ、君子若シ喜バヾ、亂庶クハ速ニ止マン、如シ怒ラバ、亂庶クハ速ニ止マン、怒ルモ喜ブモ、共ニ亂ヲ止ムベキヲ云フ。

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第二小段引經更確之。○以上第二大段据書傳詳論題意。○忠厚則仁德之用。○道德是仁。法律是義。

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第一小段論古者用刑賞之方法。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擧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主意歸宿。○第二小段發揮忠厚之意。解上文方法。○以上第三大段論先王用刑賞之方法。發揮主意。○三箇大段。每段自粗入精。自迹入意。一段深一段。

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

歡休慘戚ハ喜ブト傷ムトナリ。
祥刑トハ、呂刑篇ノ蔡傳ニ、之ヲ祥ト謂フ、刑ハ本、刑ナキヲ期スルモノ、祥之ヨリ大ナルハナシト見ユ。
猶有取ハ、孔子尚書ヲ序シテ之ヲ收メタリ、即チ刑ヲ用フルコト、猶先王忠厚ノ旨ヲ失ハザルヲ以テナリ。
傳曰トハ書經孔安國ノ傳文ナリ。
爲士ノ士ハ獄官ナリ。

四岳ハ官名ナリ。
方命圮族ハ、詔命ニ逆ヒ、族類ヲ破ブルナリ。

失不經トハ、常刑ヲ失フヲ取ルヲ云フナリ。
可以賞トハ、賞ストモ、賞セズトモ何レニテモ宜シキ場合ニハノ意ナリ。

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 第二小段論盛世之忠厚。 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 第三小段言衰世忠厚之意猶存。○以上第一大段概叙三代用刑賞忠厚之事實。 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愼刑也。當堯之時。皐陶爲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皐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寛。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皐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 第一小段引傳。 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

豫附トハ平素ヨリ歸附スルコトナリ。

吁俞ハ然ラザルト然リトスルトノ辭ナリ。

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第三小段引迫于人典故結主意。○此段專引深智故典。是主客之辨。○以上第四大段合論淺智深智。深智卽二篇主意。以義正君。而無害于國者。故單引故典結局。

刑賞忠厚之至論

大禹謨孔傳曰。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題目蓋本于此。

主意　卽在題目。○此篇一直了。無抑揚轉換之妙。非坡文之至者。唯其流暢明白。則可學。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第一小段揭大意。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

用力也約トハ、力ヲ用フルコト少シトナリ。

其交易閒、小人ノ交ハ隔テ易シトナリ。

雜居不決、君子ハ小人ト雜居決セザルコトヲ云フ。

諸呂トハ高祖ノ皇后呂氏ノ一族ナリ。

平日縱酒ハ陳平日日飲酒ニ耽ルナリ。

交歡ハ懇意ニナルコト。

挽其絶。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

以上第三大段論迫於人之深智。是主意發揮處。

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寛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許。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閒。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寛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

第一小段申論迫人之害。

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

第二小段論迫於人之利。〇莫若一句結全篇。

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

同舟而——同舟ニ乘リ暴風ニ遇フトキハ、胡越ノ如キ仲ノ惡キ間柄ノ人ニテモ、互ニ救フコト左右ノ手ノ如クナラシムベシ。

主未發——主タル小人ガ未ダ其惡ヲ顯ハサザルニ先チ、客タル君子之ヲ發スルトキハ、小人ノ言直ニシテ理ニ合フ如ク見エ、君子ガ不順ナル如ク見ユ。中道ハ中途ナリ。

陽浮トハ、フハリトシテ物ニ拘泥セヌコト。待其閒トハ、其間隙ノ生ズルヲ待ツナリ。使不吾云云、吾ニ向ツテ用心セザルナリ。推其墜ハ、其自カラ墜チントスルヲ推シテ之ヲ陷ルルナリ。

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

第二小段論迫人則小人必合。

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

第三小段論迫人則先敗之理。○以上第二大段論迫人之淺知。

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閒。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

非才有不同云云ハ兩者ノ才ガ不同ナルニアラズ、各其居ル地位ニヨリ、自然ニ此ノ如キ勢ヲ生ズルナリ。古之爲云云、孫子ノ言ニ、圍マレタル敵兵ガ逃グル時ハ之ヲ止ムベカラズ、逃ゲ惑ヘル寇ハ之ヲ追ヒ窮ムベカラズト、何トナレバ敵兵ハ必死ナレバ、是ガ爲ニ我兵ヲ損スルコト少カラザルガ故ナリ。

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第二小段就有害于身一事。更推論結之。○以上第三大段總收。

大臣論下

主意　言欲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在迫于人。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 以上第一大段大意。○迫於人而不迫人。自老子不敢爲天下之先一語來。又莊子所謂不得已者。 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 第一小段引孫子起下段。 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

宦官ハ内豎ニ同ジ。

竇武何進ハ共ニ漢ノ大臣ニテ、宦官ヲ殺サンコトヲ計リ、事ナラズシテ共ニ殺サル。

袁紹ハ何進ト共ニ宦官ヲ誅セント謀リシ者。

輔國元振ハ倶ニ唐ノ宦官ナリ。

李訓鄭注ハ文宗ノ時、宦官ヲ誅センコトヲ謀リ、克タズシテ殺サル、元載ハ代宗ノ時宦官ヲ殺シ、己モ亦誅セラル、或ハ元輿ノ誤ナランカ。

崔昌遐ハ唐昭宗ノ時、朱全忠ノ兵ヲ假リテ大ニ宦官ヲ誅ス。

纍然トハ懸垂ノ貌。

捐其身於一決トハ一ト思ヒニ我身ヲナゲウツナリ。

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第二小段漢故事。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第三小段唐故事。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第四小段收前喩。應第一大段第四小段。○以上第二大段以譬喩及實事證前段。

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應第一大段世之君子。亦奚取於此哉。第一小段收有害于身有害于國二事。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

計其後ー事ヲ起シタル後マデノ事ヲ思計リテ、己ガ居リテ差支ナキノ功ヲナス、其成ルト成ラヌハ天命ナリ、故ニ功モ成リ天下ノ人皆之ニ安ンズ。

決去トハ切リ取ルコト。

恒靈ハ共ニ後漢ノ天子ナリ。

內豎ハ內廷ノ小臣ヲイフ。

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第二小段論以義正君而有害于國。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第三小段論以義正君。而無害于國。○賴評曰。以義正君。是形而上者。篇中全不道破。不知何謂。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第四小段再論正君而有害于國。○以上第一大段虛論。

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第一小段譬喩。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

若章子之所謂云云、章子ノ謂フ霸統説ハ、實ヲ盡サントテ設ケタル名ナルヲ以テ、其實ヲ盡スニ足ラズ、故ニ名ヲ傷ケテ實ヲ喪フモノナリ。

以義正君云云、大義ニ依テ其君ノ惡ヲ正シテ、國ニ害ヲ及サザルハ、是レ眞ノ大臣ト謂フベシ。

得於其君云云、君ノ氣ニ入リテ天下ニ於ケル我地位ヲ固ウストナリ。

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者。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二句收主意。○第三小段更論破章子之根據。○以上第三大段申論前段。終歸到與名之反重實是東坡主意。

大臣論上

主意　言大臣欲以義正君除小人而反不害于身則有害于國。故以義正君而無害于國是眞大臣。○中間禍于身是有害于身也。亡國是有害于國也。二意雙雙到末段。重在有害于國。○此篇詳論有害于國是反論。後篇詳論無害于國是正論。正反論盡。主意明矣。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第一小段揭主意。　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

天下之―天下ノ父ニ嘗テ堯ト云フ者アリ、而シテ必ズ堯ノ如キ聖德アルヲ父ト呼ビ、少シク堯ニ如カザル者ニハ兄ト爲ス時ハ、瞽瞍ヤ鯀ノ如キ不德ノ父ハ、父ト呼ブ能ハズシテ、僕妾ノ名ヲ附スルニ至ラン、故ニ實ヲ論ズレバ、正霸ノ名ノミニテハ盡サズ、遂ニ勢ヒ其君ニ附スルニ醜名ヲ下スニ至ルベシ、卽父ヲ降シテ僕ト呼ブニ至ラン。

齊量トハ斟酌スルコトナリ。

不勝誅於天下ハ、晉梁ノ惡、誅スルニ餘アリト云フナリ。

執聖人―モシ聖人言行ノ一端ヲ取ツテ、其口實トナサバ、如何ナル說ニテモ立タザルコトナシ。

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爲兄。則瞽瞍鯀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第一小段申駁章子之說。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弑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爲之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第二小段發己主意。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爲其霸統之說。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刪詩。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爲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

是堯舜――堯舜以下ノ統ヲ得タル者ハ、以上ノ四ツノ如カザルモノヲ經テ後ニ、晉梁ニ至ルトナリ。

純乎名――專ラ名ノミヲ正シテ、其實ハ何處マデナルカ其止ル所ヲ知リ得ズ

擧其實――正統霸統ノ實ヲ擧ゲテ名ケシナリ、更ニ他ノ名ノ下ニ之ヲ罪セント欲スレドモ得ベカラズ。

在漢唐爲宜云云、若シ强ヒテ霸統ノ名ヲ下サントセバ、漢唐ヲ宜シトス、已ムヲ得ズシテ秦隋等ニ霸ノ名ヲ與フルモ、吾ハ之ヲ憾トス。

功。弑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於晉梁。而章子以爲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閒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得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弑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弑君得天下。而不失爲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簒者也。夫章子豈曰弑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擧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罪而不可得也。』

第三小段專駁章子。○以上第二大段論立霸統之反輕其實。

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爲在漢唐爲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擧而加之弑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

ト、始ハ正ヲ得ズト雖モ、終ニ天下ヲ一統セル晉隋ノ如キトアリ、天下ヲ一ニシテ正ニ居レバ、是レ天下ノ君ナリ、正統ト云フベシトアリ、今二者ハ天下ヲ得ルニ道ヲ以テセシカ、或ハ道ヲ以テセザリシカ、或ル者ハ其道ヲ以テセズ、簒弑ヲ以テ天下ヲ得タルヲ憂フ、是ニ於テ正統名實論ガ生ズルナリ。

天下之——天下ノ名ガ章子ノ論ズル如ク、其實ニ過ギズ、卽正ト霸トニ名ニテ盡シタリトスレバ、余ハ云フ、章子ハ聖人ニ過ギタリト、聖人ト雖モ、其名ノ其實ヲ盡サヌヲ知ル、故ニ已ムヲ得ザレハ、實ヲシテ名ヲ害スル勿ラシメントスルナリ、而シテ章子ハ之ヲ能クスト。

居得其正云云ハ、晉隋ノ如キ、始其正ヲ得ズトモ、卒ニ能ク天下ヲ一ニ合シテ、正位ニ居ルモノヲイフ。

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擧而歸之名。』

以上第一大段言不得不輕與名、是綱領。

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因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爲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

第一小段揭駁章子之主意。

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爲正。不如至公大義之爲正也哉。蓋亦有不得已焉耳。』

第二小段論己與名之不得已。

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弒。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

其重之則、歐陽子ハ名チ重ンズル故、簒君ニ與フル誠ニ分ニ過ギタルガ如シ。

以文王而云云、文王ノ聖徳スラ得ザル所、魏晉梁ガ簒弑ノ力ヲ以テ之ヲ得タル故、果シテ重シト爲サバ、文王ハ魏晉梁ニ對シテ必ズ愧ヅベキコトナリ。

始終得――歐論ニ、天下チ得ルニ正道ヲ以テセル堯、舜、夏、商、周、秦、漢、唐ノ如キ者

正統　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簒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爲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爲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爲無益。得之爲無益、故雖舉而加之簒君、而不爲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第三小段明己輕與之主旨○以上第三大段更進一層明己說。

正統論下

主意　辨章子霸統說、以足上篇意。○正統論三篇、議論不確切。故其文牽强晦澁、非坡文之至者。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

歐陽子之所與云云、章子ノ如クニ正黜ヲ分タザルヲ云フ。

正統屢絕、三國南北朝及ビ五代ノ際ハ、天下ヲ一統スル者ナシ、故ニ正統絕ユトイフ。吾不善云云、吾ハ多ク正統ノ君ヲ得ンヲ欲スルヲ以テ、輕ク之ヲ與フ、故ニ云フ余ハ夫ノ少キヲ善トセズ、是歐說ト異ナル所。

時而已」。第四小段辨章子祖孫之喩。○言三國猶兄弟也。魏於三國中有地最大。猶於兄弟中最壽也。章子比之婦謂舅變妾爲姑。吾將曰。舅則以爲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爲姑乎。以妾爲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授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第五小段辨章子舅婦之喩。○舅喩漢魏。妾喩魏晉。婦喩後世學者。卽歐陽子之徒。○以上第二大段辨章子。以全歐陽子。

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者。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第一小段排歐陽子之重與。

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爲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善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耶」。第二小段排歐陽子與正統少。○歐陽子與正統者。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魏梁後唐晉漢十五代。其餘不與。故曰得之者少。歐陽子蓋取得天下者。與天下無敵之者與

聖人得天下云云、聖人モ天下ヲ得、簒君モ天下ヲ得、同等ノ身分ナリ、其位等シケレバ、勢之ト名ヲ同ウセザルヲ得ズトナリ。

大居正云云、君子ハ正道ヲ踏ムヲ大切トス、今不正ナル人ヲシテ其位ニ居ラシメバ、是正ト不正トノ別小ナリ。

章子曰、祖(漢)ト孫(晉)トガ百歲ノ長壽ヲ得ルトモ子(魏)ガ五十ニテ死シタラバ、是ヲ長壽ト云フベカラズ、之ト同ジク、漢晉共ニ天下ヲ得タルモ、魏ハ天下ヲ一ニスル能ハザレバ、正統トハ云フベカラズト章子云フ。

其兄四――兄(吳蜀)ガ四十ニテ死シ、弟ガ五十ニシテ死ストセバ、其弟(魏)ハ無論長壽タルベシ、卽チ兄ヨリ長壽ナリ、其ト同ジク、魏ハ當時ニ於テ統アリトス。

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恥耶。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恥耶。吾將以聖人恥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恥聖人哉。

第二小段辨章子不與篡君統。

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為正耶。以天下有君為正耶。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

第三小段辨章子不與公正統。

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為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為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為壽。弟為壽乎其兄。魏為有統乎當

スメシハ猶更非ナリト云フ意。

得無辭哉トハ、默シテ居ランヤノ意、卽魏ハ章子ノ說ニ服セザルベシトナリ。

兩立ハ互角ノ勢ヲ云フ。

簒君云云、晉梁ノ君ナドヲイフ。

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爲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彊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爲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彊。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

第一小段辨章子不與魏統。

章子曰。鄉人且恥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簒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爲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

覇統之說トハ、章望之ノ說ニテ、天下ヲ一統スルニアラズシテ、一時ニ雄覇シタル者ヲ稱セシ名ナリ。

晉梁ハ司馬晉ト梁ノ朱梁トナリ。進魏非也云云、魏、呉、蜀ト三分シテ、未ダ天下ヲ統一シタルニアラズ、故ニ章子ハ正統ノ名ヲ與ヘズ、即チ晉梁ヲ進メテ正統ニ立ツルハ間違ニシテ、魏ヲスハ

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亦無以為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有德者。不必正統。無德者。不必不正統。然則正統之名輕。而有德之實重。○以上第三大段實證。

正統論中

主意　辨章子說以足上篇意。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章子。正統有二說。以正道取天下。垂統緒於子孫。一也。是本于孟子創業垂統。而章子正霸之說。朱子與正統於蜀漢之說。職是由。正天下之不正。統一天下之不統一。一也。是本于公羊王者大一統之言。而歐陽蘇子之說。職是由。然兩說皆不透徹者。茫茫四千年。少當兩說者也。眞當兩說者。唐虞夏漢唐元明清八代而已。其餘不可與正統。而強與之。故紛紜之論不絕。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之說。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以上第一大段綱領。

章子之說曰。進晉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

天下有——天下ニハ己不肖ニテアリナガラ、賢者ナリト云フモノアラン、賤シキモノガ己ハ貴トハ云フマジ、何トナレバ賢不肖ハ表面ヨリ判斷シガタク、貴賤ハ明ニ分ル故ナリ。

正統聽——此正統ヲ眞實自ラ得タルモノトシテ許スベキ者ハ、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ノ十ナリ、是等ニ對シテハ、誰モ其名ヲ爭フ者ナシ。

天下趨於實。』第二小段決案。○以上第一大段大意。　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從而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與貴與名也。與賢與實也。重與實。輕與名。故人去名就實。○第一小段先論貴賢之輕重。　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名輕。』第二小段發主意。○以上第二大段詳論。　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序其可得者六。以存敎。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爲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

名耶實耶トハ、唯名ノミヲ指シタルカ、又ハ其功德ノ實ヲ云ヒタルカトノ義。

天下固、天下ニハ實ナクシテ名ノミヲ得ルモノアリ、是ハ聖人モ已ムヲ得ズ名ヲ與フ、而シテ實アリトモ、之ガ爲ニ其名ヲ傷ケズ、又名ニ因ツテ其實ヲ傷ケザルナリ。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

正統論上

主意　言正統名輕實重。

正統者何耶。名耶實耶。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第一小段疑案。　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九終

リ、亂ヲナシテ誅セラル。

崔適ハ唐德宗ノ時ノ宰相ナリ。

游宦ハ仕宦ノコトナリ。

葭莩之親ハ溥緣ノ親ナリ。

優蒙異待ハ特別ナル待遇ヲ蒙ルトナリ。

踐蹈無嚴ハフミツケテ憚カルナシト云フ。

有辱天眷ハ、天地ノ知遇ヲ蒙ルヲ云フ。

安善地—ヨキ任地ニ安ンジ、ヨキ位ニ居リ、敢テ特ニ志願シテ採用ヲ思ハズ。

淮浙ハ地名ナリ。

歸休ハ隱居スルコトナリ。

以枯朽之云云、枯レ朽チタル餘命ヲ以テ天子ノ尊顏ヲ拜スルヲ得ン。

遭遇ハシアハセト云フコトナリ。

激切屛營ハ、ハゲミオソルルコトナリ。

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況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效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訾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 第二小段卽危苦之詞。○以上第三大段辯謗。

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敍始終之遭逢。以詫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屛營之至』 第四大段乞郡。

楊惲ハ前漢ノ時ノ人ナリ、爵位ヲ失ヒ不平ノ餘リ友人ヲソシリタリト誣ヒラレ腰斬セラル。

劉洎ハ唐ノ太宗高麗ヲ征スル時ニ、洎ヲ留メテ太子ヲ佐ケシム、洎曰ク若シ大臣ノ罪アル者アラバ誅セント、太宗不豫ナルニ及ビテ或人之ヲ譖シ、遂ニ自殺ヲ命ゼラル。

陛下之聖度ハ陛下ノ聖大ナル度量ナリ。

積毀銷――積ルソシリハ骨モ銷ジ、巧ナル言ハ金ヲモトカスト、史記ニ出ヅ、微物モ積デ巨害ヲナスヲ云フ。

市虎成――市ニ虎アリト三人云ヘバ、虚言モ實事ニ聞エ、子ガ人ヲ殺セシヲ疑ヒテ、はたひヲ投ゲタリ、ツマリ、人ノ噂サ度重ナルニ起ル。

王導ハ晉元帝時ノ元老ナリ。

王敦ハ王導ノイトコナ

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依斯言。死未塞責。』 以上第二大段敍謗源。

竊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儻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 第一小段言方無事之時。豫陳危苦之詞。

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爲元臣。崔適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爲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

蓋情發於云云、至情中心ヨリ發スルトキハ言語ヲ擇ブ暇ナシ。

聖慈ハ天子ヲ指ス。

季孫ハ春秋ノ時ノ魯ノ大夫。

浸潤之言ハ、人ヲ誹ルニ水ノ浸ス如ク、ダンダンニナスヲ云フ。

代滕甫辯謗乞郡書

主意　辯謗乞郡。然辯謗卽所以乞郡。到底一意貫通。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所患所憂四字。胚胎後段謗訕〇以上第一大段言上書緣由。

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己。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憃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

因其既—臣ノ君ニ說クモノハ、君ノ既ニアキタル時ニ之ヲ止ムルハ易キモ、意向銳キ所ヲ折カントスルハ功ヲナシガタシ。

懦私竊以爲過矣」。第一小段引故事咎神宗。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旣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第二小段言知獻言之難。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究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第三小段

段言免神宗追究。且藉口於先帝。○以上第五大段言知獻言之難。而獻言不已者。恐他日禍害之發。欲以免神宗之追究。且有藉口于先帝。以收全篇。

聞ト云フ意ナリ。

譬如人――タトヘバ子ガ父母ニ尤メヲ受ケタルトキ、柔順自ラ反省セバ、父母モ怒ヲ解クベケレドモ、忽然トシテ下男下婢等ヲ打擲ナドスレバ、赦サルル者ハアルマジ。

社稷ハ國家ノコト。安二宮朝夕云云、太皇太后曹氏及ビ皇太后高氏二宮ノ孝養ヲ安ンジ、天下ノ人民ヲ救ハバ、臣死ストモ安心ナリ。

白登ハ城名ナリ。

九重トハ宮城ヲ云フ。

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

第四小段論天心之向背。戒懼之。

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

第五小段收主意。○以上第四大段更進一層。就人命後患天心三事。深論好兵之禍。歸到己諫諍之主意。

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

罷輭ハ怯弱ナルナリ。累世之積ハ累代ノ貯蓄ノコトナリ。

能繼トハ、漸ク保持スルト云フコト。南郊賞給ハ、天ヲ祭ル時ノ賞與ノコトナリ。

橫斂ハキビシキ取立テヲ云フ。

勝廣之形ハ、昔秦ノ時始メテ兵ヲ擧ゲシ陳勝、吳廣ノ形勢、今日ニ現ルトナリ。

災祥豐歉之閒、災變ヤ祥瑞ヤ豐年ヤ凶年ヤノ

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輭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

第二小段論將卒罷輭府庫空乏。

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

第三小段論盜賊蠭起。

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閒。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

シ、無用ノ地ヲ取ッテ武功アリトナス。
沈起劉彝、二人トモ桂州ニ守タリ、交人(今ノ安南)ト貿易ヲ禁ジ、遂ニ難ヲ構ヘタリ。
李憲之師、李憲王韶ト共ニ洮州ニ出デ、西夏ノ將木征ヲ降ス。
餽餉ハ兵糧ノコトナリ。
流離ハ零落ノコトナリ。
薰眼折臂云云、眼ヲ害シ臂ヲ折リ、或ハ自ラ首ヲ縊ル。
刳臠ノ刳ハそぎ、臠ハきりみニスルコト。
膳羞ハ膳部ノ馳走ノコトナリ。
刀几之間トハ庖丁ヤ俎ノアヒダト云フコトナリ。
八珍之美トハ種種ノ珍味ノ馳走ノコトナリ。

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背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 第四小段論既勝之禍難測。○以上第三大段入題。論神宗反先志好用兵之害。

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鱉。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 第一小段論人命可悲。

且使陛下將卒精

從微至著トハ微少ヨリ著大ニ進ムコトナリ。厲階ハ過亂ノ楷梯ヲ作ルナリ。

薛向爲―薛向ハ西夏ノ地ナル横山ヲ取ルノ謀ヲ爲シ、韓絳ハ深ク敵地ニ入ルノ計ヲ致シ、陳升之、呂公弼等陰カニ力ヲ合セシモ、師敗レ費用モ盡キタリ。寶元、慶歷ハ共ニ仁宗ノ年號ナリ、此時趙元昊ト戰ツテ敗ル。

旰食トハ日タケテ後ニ朝餐スルコト、時間通リニ食事モ出來ヌコトナリ。

不直トハ陛下ノ御處置ヲ道理ナリト吏士ドモノナサザルナリ。

積累之厚云云、仁德積ミ累リテ厚キコト。

王韶云云、王韶ハ平戎策ヲ上リテ夏人ト熙河ノ戰ヲ開キ多クノ兵ヲ失ヒ、章惇横山ノ羣蠻ヲ招キ、熊本ノ瀘夷ト渝州ノ獠トヲ擊チテ、之ヲ降ス、此等ハ皆已ニ降リタル者ヲ殺シ、老弱ヲ虜ニシ、腹心トモ云フベキ中國ヲ疲ラ

微至著。遂成厲階。」

第二小段論神宗好兵。諸臣迎合。

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歷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

第三小段論不勝之害猶淺。

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强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

兵革朽鈍トハ武器ノ朽チ鈍ブルコト。
延安、涇源、麟府等ハ地名ナリ。
天錫勇智ノ天錫ハ、天ヨリ與ヘラルルト云フコトナリ。
繕甲ハ兵器ヲ修理スルコト。
弼臣ハ宰相ナリ。
樞臣ハ樞密使ナリ。
持難ハ忍耐ナリ。
臺諫ハ御史諫官ナリ。
獻替ハ君ニ可ヲ薦メ否ヲ棄ツルコト。

兵之初。隨卽敗衂。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擧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第七小段更論馴勝之禍。應第一大段。〇以上第二大段引古事。就勝一邊說禍害。

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偸。兵革朽鈍。元昊乘閒。竊發西鄙。延安涇源麟府之閒。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第一小段論仁宗不好兵。天神諒之無禍患。

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强。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

僵尸ハ死屍ナリ。

江南、ココニテハ陳ノコトナリ。
夷狄、ココニテハ高麗、突厥ヲ云フ。

高昌、吐谷渾ハ共ニ夷ノ名ナリ。

武氏ハ則天武后ノコトナリ。
陵遲ハ衰フルコトナリ。

塗炭、塗ハ泥、炭ハ火ニシテ、卽水火ノ責ナリトノ意。

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

第三小段論漢武之恨。

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

第四小段論隨文煬之亡。

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

第五小段論唐太之禍。

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

第六小段收上文。

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

冥謫ハ人知レヌ罰ナリ。

戍役之患トハ、夫役ニアタリテ邊境ニ赴ク患ナリ。

侵尋ハ次第次第ニシミ擴ガルコトナリ。
建元ハ武帝ノ年號ナリ。
蚩尤旗ハ星ノ名ニテ彗星ノ類ナリ。
巫蠱ハ人ヲ調伏スル法ナリ。

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

冥謫及任咎等語。既含天意可畏。○第三小段釋上段。且貽天可畏。○以上第一大段論好兵之禍。勝不勝共不免。是虛論。

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

第一小段論不勝而亡者。

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

第二小段論始皇勝而亡。

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

犬馬蓋帷云云、永記ニ、敝レタル帷ヲ棄テザルハ馬ヲ埋メンガタメナリ、敝レタル車ノ蓋ヲステザルハ犬ヲ埋メンタメナリトアリ、君父ノ恩惠ヲ望ムナリ。一面ハ一方ノコトナリ。

怠於道路トハ、百姓道路ニ奔走スル爲ニ農ヲ怠ルナリ。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主意　論古今好兵者、受天罰蒙殃禍、以格神宗好兵之心。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

第一小段掲好兵之禍。

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

第二小段論勝不勝共禍。

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

涓埃ハ雫ヤ塵ノコトナリ極少ナリ。冒昧ハ向フ見ズニ上グルナリ。

剛褊ハ剛情褊屈ノコトナリ。賦命奇窮ハ不仕合セノコトナリ。

聖神天縱云云、陛下ハ天ヨリ神聖ノ德アリ、文武共ニ生レナガラ知リ、天下ノ英才ヲ得テ之ヲ教育シ、孟子ノ言フ三樂ヲ全ウシ、又下民ヲ養フコト慈惠ニシテ且長壽ナラシメテ、一夫ヲモ棄テ給ハズ。鳧雁飛集云云、廣野ニ二三ノ雁鳧ガ來ルモ去ルモ敢テ增減ニ入ラヌト云フコトニテ、己ノ微賤ナルハ、物ノ數ニ入ラヌト云フナリ。

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第二小段乞功過相除。○以上第三大段乞住常州。

垂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遺生。羣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第一小段敍昔恩。

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以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歎。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鳧雁飛集。何足計於江湖。而犬馬蓋帷。猶有求於君父。敢祈神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朝旨。』第二小段乞聽許。○以上第四大段乞聽願。

遲暮トハ時節ノ後ルルコトニテ、年老イタルヲ云フ。
僥覬之心ハ僥倖心ナリ。
累ハ係累ナリ。
資用罄竭ハ路用ノ盡キ果テタルコトナリ。
強顏ハ厚カマシキコトナリ。
歸命投誠云云ハ、生命ヲ投ゲ出シ、誠ヲ明ニシテ、君父ニ取リスガリ情ヲ述ブルナリ。
便安ハ己ノ便利ナリ。
淪陷ハ沈ムコト。

楡。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爲歎。更生僥覬之心。』第二小段敍新恩。○以上第二大段先謝汝州量移之恩。 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擧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資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恥。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臣有薄田四句主意。○第一小段乞常住。 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敍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敕奬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

葵藿之心トハ、ひまはり草ノ花ガ日ニ向フガ如ク、臣ガ君ニ心ヲ傾クルナリ。

狂狷ハ氣位ノ高ク料見ノ狹キコトナリ。

訓詞ハ書狀ノコト。

桑楡ハ晩年ノコトヲ云フ。

乞常州居住表

主意　乞常州居住

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第一小段虛。　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第二小段實。○以上第一大段敍上表原由。

（中謝）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第一小段敍前憂。　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

恐ル、徒ニ此心アルヲ、ソハ他日ヲ期シテ奏セント云フナリ。

昌化軍ハ即儋耳ナリ南海ノ一孤島ナリ。

鬼門ハ廣西梧州府ノ南三十里ニ兩石アリ、相對スル門ノ如シ、俗之ヲ鬼門關ト號ス。

瘴海ハ廣東儋州ノ海、地瘴毒多シ故ニ云フ。

緣際會ハ、マハリ合セニ依ルト云フ意。

堯文炳煥トハ、論語ノ堯云云炳乎トシテ文章アリニ出ヅ。

到昌化軍謝表

主意　表謝恩。裏訴恨。

並鬼門而東騖。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二句括一篇。○以上第一大段敍大意。

臣軾（中謝）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邱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以上第二大段敍罪。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齒。而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以上第三大段謝恩。

開其悃悔云云、其痛悟ヲ開キ、情ヲ調ベテ再ビ用フルコトヲ許ス。
建原廟ハ、元豐五年十一殿ヲ景靈宮ニ建テ、之ニ朝獻スルヲ云フ。
正六官ハ元豐三年ニ官制ヲ改正セシヲ云フ。
彈冠結綬ハ、詔ニ應ジテ朝ニ出ヅルヲ云フ。
掩面向隅ハ漢書刑法志ニ、滿堂酒ヲ呑ム、一人アリ隅ニ向テ悲泣セバ、一堂之ガタメニ樂マズトアリ。
尙口乃窮云云、辨ヲ好デ窮困ニ陷ランコトヲ

郡符。既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遊縲紲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賤微。尙煩朝廷之紀錄。開其悃悔。許以甄收。』

以上第二大段敍罪。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正六官而修典刑。百廢具興。多士爰集。彈冠結綬。共忻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雖涓滴。以及焦枯。顧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尙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

以上第三大段敍恩。

役チケガスナリ。
明善地トハ、妄リニ善キ地ヲ占ムルナリ。
投畀トハナゲステラルルコト。
麏鼯ハ鹿又ハむささびノ類、樗櫟ハ惡木、人ノ用ニタタヌモノニタトフ。
天地能――天地ハヨク萬物ヲ覆ヒ且載スレドモ、法外ニ容赦スルコト能ハズ、父母ハ其子ヲ生育スレドモ、死スベキモノヲ生カス能ハズ。
盡力鞭箠之下ハ軍ニ從フヲ云フ。
內遷、汝州ハ黄州ヨリ京畿ニ近キ內地故ニ云フナリ。

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誡。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惟此恩。何以爲報。惟當蔬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爲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爲棄物。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閒。指天誓心。有死無易。 以上第三大段敍恩赦。

謝量移汝州表

主意 同前表。

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祗服訓詞。惟知感涕。 以上第一大段敍謝恩大意。 臣軾（中謝）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旋從冊府。出領

許以自新トハ、許スニ自ラ過ヲ改メ心ヲ新ニスルヲ以テストナリ。
中謝トハコノ中間謝辭ヲ略シタル注ナリ。

三州ハ、密、徐、湖也。
臣用意――臣ノ用意ハ當ヲ失ヒ、心得違多ク、生來ノ運命ヲ拙クシテ、天モ精魂ヲ奪ヒ、義理ニ背キ、恩私ニ反キ、茫乎トシテ醉夢中ニアル如シ。
案罪責情云云、衆議臣ノ罪ヲ調べ、情ヲ責メ、之ヲ糺ストキハ、其罪固ヨリ兩觀ノ下ニ刑セラルベキ筈ナリ、タトヒ法ヲ枉ゲ罪ヲ宥ストモ、遠キ三危山ノ方ニ流サルベシ。
兩觀ハ宮門ノ名ナリ。
玷散員トハ、閑散ナル

到黄州謝表

主意　引罪謝恩。

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以上第一大段（中謝）叙謝恩大意。』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縉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違義理。孤負恩私。茫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衆議不容。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御魑魅于三危。豈謂尙玷散員。更叨善地。投畀麏麚之野。保全樗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以上第二大段叙己之罪。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欲使法

王章ハ大將軍王鳳ノ罪ヲ論ジ、獄ニ下ツテ死シ、朱雲ハ張禹ヲ論ジテ廢セラル。

斗筲穿窬ハ小盗ナリ。守正不同トハ正義ヲ守リテ撓マズノ意。神器ハ天下ノコト。

治亂之機ハ國家治亂ノ轉機ニテ、深ク愼マザルベカラズトナリ。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迺英進讀

主意　言名節關治亂。

軾竊謂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祿位。非獨人臣之私義。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亡隨之。捷如影響。

以上第一大段虛論名節之盛衰。致天下之治亂。

西漢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廢。則公卿持祿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恣取神器。如反掌。

以上第二大段引漢事證之。是客。

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同。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祿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愼哉。

一句總結。○以上第三大段入題言玄宗不成九齡名節。故致祿山之亂。是主。

溫言以——人君ハ言辭ヲ柔ゲテ直言ノ者ヲ迎ヘ、虛心平氣ニナリテ之ヲ受クベシ、是ニテモ猶ホ言ハザルヲ恐ル、況ンヤ武帝ハ顏色ヲ變ヘ、怒ツテ之ヲ罪セシヲヤ。

作色ハ怒リタル顏色ヲナスコト。

起於狄山、コレハ狄山ノ言ノ容レラレザルニ起ルナリ。

狄山論匈奴和親

主意　言人君宜容儒臣之言。

軾謹按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耳。然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第一段敍漢制。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三句主意。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人主之所欲聞也。』第二段論入狄山。溫言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況如武帝作色。憑怒致之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致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第三段論武帝不用狄山。諷時君。蓋一句主意歸宿。

檢會累——從來上リタル奏狀ヲ檢閱シ、近親在朝ヲ回避スル例トシテ外部ニ任ゼラレ、今迄ノ奏狀ハ宮中ヨリ出サズ、軾ヲ保全センコト大願ニ堪ヘズ。

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恥復與羣小計較短長曲直。爲世間高人長者所笑」

非不懷戀以下數句結主意。○第一小段再擧前意收之。

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俟斧鑕」

第二小段乞郡。○以上第四大段總收全篇。歸乞郡主旨。

テ待チ構フルコト。搬出廨宇、官宅ヲ引キ拂ヒ、蟄居罪ヲ待ツ。剛禍ハ剛褊ノ誤ナリ。

煩瀆ハ、ウルサク尊嚴ヲ汚スコト。

柳下惠云云、論語微子篇ニ、正直ナル道ニテ人ニ事ヘバ、三度位黜ケラルルハ勿論ノコトナリト見エタリ。

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爲臺諫所攻搬出廨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禍。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第三小段言二次乞郡。○以上第三大段縷述所以二次乞郡。

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爲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嶮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

禁近ハ翰林ヲイフ。
發策草麻トハ、制策ヲ發シ詔敕ヲ作ルナリ。
白加誣執トハ誣ヒタル執奏ヲ加フルコト。
譖愬ハ讒訴ノコト。
洞照肝膈トハ、胸中ヲ透視スルナリ。
首領不保トハ、首ヲ切ラルルノ意。
中閒法——中比制法以外ニ、章益二人ノ罪ヲ糺シ、之ヲ入レ墨セシ上、流刑ニ處シタリ。
洗垢求瑕——懸命ニ探シテ、纔ニ此一事ヲ得タルノミナリ。
摩厲以須ハ左傳昭十二年ニ見ユ、武器ヲトギ

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第二小段敍不爲羣小所容。○以上第二大段敍今日受二聖知而不爲羣小所容。

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爲謗訕。本無疑似。白加誣執。其閒曖昧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膈。則臣爲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第一小段言居內多讒毀。

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閒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蓋改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爲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第二小段言居外少讒毀。

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爲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摩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福爲

昆蟲草木云云ハ我身分ニ喩フ。
天地生成云云ハ天子ノ恩德ニ喩フ。
獨立不倚トハ我ガ信ズル處ニ立チ、私情ノ爲ニ偏セザルノ意ナリ。
衙前ハ鄉役ノ名ナリ。
差雇利害トハ差役雇役ノ利害ニテ、差役ハ每戸ヨリ人夫ヲ出サシムルノ法、雇役ハ其等級ニ應ジテ錢ヲ出サシメ、之ヲ以テ人夫ヲ雇フ法ナリ。
未嘗假以云云、是マデ頤ツキヤ言詞ニ於テ少シモ容赦セシコトナシ。
大姦ハ呂惠卿、蔡確等ヲイフ。
餘黨ハ鄧潤甫等ヲ云フ。
要近トハ君側重要ナル位地ナリ。
配享ハ宗廟ニ合セ祀ルコト。
重賜行遣ハ遠地ニ逐ヒ黜クルコトナリ。
與經筵トハ經書ノ講義ニ出席スルナリ。
極論黃河云云ハ黃河ヲ改鑿スル利害ヲ極論スルナリ。

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

第一小段敍二聖知遇。

始衙前差雇利害。與孫永。傅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爲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爲之地。特未發爾。小臣周穜。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臣竊料穜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與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

醞釀百端トハ色色ト罪ヲ揑造シ出スコトナリ。

聚蚊云云ハ戰國策ニ出ヅ、蚊ノ微小ナル聲モ、多ク集ルトキハ雷ノ如キ轟聲ヲ爲スヲイフ。

陛下ハ哲宗ヲイフ。

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臣卽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卽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横。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奬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爲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 第二小段敍不爲羣小所容。

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沈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 第三小段結一段。○以上第一大段敍先朝受天子知。而不爲羣小所容。

及陛下卽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

上元ハ正月十五日ナリ。

御史知雜ハ官名。

體量トハ取調アルコト。

梢工篙手ハ舟ノ枕棹ヲ操ル者ナリ。

考掠取證ハ拷問シテ證據ヲ得ントセルナリ。

鍛鍊不成ハ罪ヲ構造スルコト成ラズノ意ナリ。

三任外補トハ三度地方官ニ任セラレシナリ。

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爲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椀。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卽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卽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同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士。幷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以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鄕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卽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

治平ハ英宗ノ年號。

館職ハ直史館ノ職ナリ。

服闋入覲トハ忌服スミテ後參內スルコト。

羈旅之臣ハ遠國ノ臣。

加附會トハ曲ゲテ理窟ヲ云フノ意。

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往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以上第七大段敍聽候實事。

杭州召還乞郡狀

主意　言避搴小乞郡。

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奬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第一小段敍二帝知遇。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

孔子曰ハ禮記檀弓ニ見ユ。

條貫除放ハ條例ニ依テ除放スルヲ云フナリ。一面除放ハ一方ヲ免租シタリノ意ナリ。

權住催理ハ、カリニ取立ヲ差止ムルナリ。

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 第二小段敍己所見聞之二。

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 第三小段敍己所見聞之三。

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 百姓云云收起手。○第四小段引孔語。慨歎結全篇。○以上第六大段敍己所實歷催欠之害。

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爲事。内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卽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卽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

秋夏ノ兩稅ヲ怠納ス、而シテ其欠ク所ヲ較ブレバ、事實有ノママヲ取調ベテ免稅スルト異ルコトナク、官ニ於テモ益スル所ナシ、ツマリ民ハ騷ギ廻ラレシ上ニ、笞タルルノ苦ヲ受クルニ及ブナリ。倚閣ハソノママニサシ措クヲイフ。乞覔ハ物ヲねだるコト。

走陷課利、失陷課ニテ、上文ノ酒稅課利ノ日ニ欠クルヲ云フ。農末、農ハ本ナリ商ハ末ナリトシテ、末ハ商ヲ云フ。

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爲十科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科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科。吏卒乞覔。必不肯分科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科。與一科同。」

以上第五大段詳論水旱相繼。致積欠。

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爲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

第一小段敘己所見聞之一。

臣自潁移揚。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

ケ、私ニ官令ニ背キテ物ヲ買ヒ、他人ノ産業ヲ抵當トセリト云ヒ、又ハ私意ナラザルモ買フ價ガ不當ナリト云フナドノ類、漸ク四方ニ傳播シテ諸所ヲ騷ガセテ止マル處ナシ。

平人ハ負債ノナキタダノ人ヲ云フ。

每限皆――愈〻其納メノ期限ニ至レバ、皆赤貧ナル故、空身ニテ官ニ至リ、或ハ三度又五度目ノ期限ニ漸ク一二百錢ヲ得、是ヲ破限ト云フ。

縣胥食邑戶トハ縣ノ小吏ノ領地ノ義ナリ。

賒ハ掛ケニテ物ヲ買取ルコトナリ。

課利ハ稅錢ナリ。

房廊ハ店ナリ。

雖無明――明瞭ナル成文ナキモ、暗ニ喜怒ノ顏色ニテ官吏ヲ諷スル故、何レモ之ヲ背ク者ナシ、是ヲ以テ各縣皆

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第一小段言貧民爲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爲陛下赤子。而皆爲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第二小段歎息結段。○以上第三大段詳論帑廩困。農民貧。）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賖。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賖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以上第四大段詳論商賈不行。）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寫得姦吏情態逼眞。）孰敢違者。所以逐

憑藉ハ依據ニ同ジ、ヨリニスルコト。

施舍已責トハ、負債ヲ免ズルコト。

登極ハ卽位ノコト。郊赦ハ、郊外ニテ天ヲ祭ルトキノ大赦令ヲイフ。

舞文巧詆云云、文ヲ曲ゲテ巧ミニソシリ、免除スベキ者モ免除スベカラザラシム。

賕ハ財ヲ入レテ法ヲ枉グルコト。

通指平――皆負債ナキ平人ヲ指シテ名ヲ付

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故擧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爲捐虛名。而收實利也。』第二小段解上段。○以上第二大段敍祖宗仁政。

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爲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擧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賕。誰肯擧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鄰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閒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敎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

帑廩ハ財貨ト米倉トナリ。

市易ハ官ニテ民間ノ物品ヲ買上ゲ、又抵當トシテ金錢ヲ貸シ、又官ノ物品ト交換ス、之ヲ市易務ト云フ。

監司ハ發運、均輸、農田、水利等ノ職ヲ司ル官ナリ。

文符ハ徵税ノ令書ナリ。

白圭猗頓ハ共ニ古ノ富豪ノ名、史記貨殖傳ニ見ユ。

蓽門圭竇ハ荊竹ノ門戸ナル貧家ヲ云フ。

凡欠官――凡テ租税怠納ニテ、官物ヲ欺キ盜ムコトナク、及欺盜ストモ本人及組合ノ者、家業ナキトキハ並ニ免除ストノ赦令アリ。

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第一小段言弊害。○帑廩日益困四句是積欠弊害綱領。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宅疾苦。但爲積欠所壓。四字一篇主意。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第二小段言積欠。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爲無比戶者。皆爲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已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爲蓽門圭竇矣』。第三小段言督促。○以上第一大段大意。自祖宗已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伍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第一小段敍除放令。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

易ニ解シ難ク、百家ノ末學ハ、其意味離散シテ捕束シ難シ、喩ヘバ山ノ高ク海ノ深キガ如ク、一二ニ就イテ選擇スベカラズ、但贄ノ論ハ明了ニシテ、古今ノ精粹ヲ集メタレバ、實ニ治亂ヲ知ルベキ爲政者ノ手本ナリ。

積欠ハ租税ノ怠納ヲ云フ。

孔子曰――論語子路篇ニ、聖人ニアラザルモ、善人ヲシテ教育ヲ施サシムレバ、七年ノ後ニハ國家ニ殉スル如キ教訓アル兵出ヅベシ。

二聖ハ哲宗ト太后高氏ナリ、時ニ高氏尚ホ政ヲ聽ク。

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 第二小段引客。波瀾。 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第三小段歸宿。○以上第三大段乞進御奏議。即入題。

論積欠狀

主意　具狀積欠。聽候指揮。

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於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

膏肓ハ重疾ヲイフ、膏ハ心下ナリ、肓ハ心上鬲下ナリ。

聖賢之相云云ハ、聖王賢相ノ心相合シテ、二人時ヲ同ジウスル如クナラシメタシトナリ。馮唐ハ前漢文帝ノ時ノ人ナリ。頗牧ハ趙ノ將　廉頗。晁董ハ晁錯、董仲舒。三史ハ史記前漢書、及後漢書ヲイフ。聖言幽――六經ノ聖言ハ意義幽遠ニシテ、容

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吝用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第二小段概論奏』議。○以上第二大段論贄奏議經效。臣等每退自西閣。卽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善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如近取之贄。」第一小段先言贄可爲師。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

空疏トハ、學力乏シク世事ニ疏キヲイフ。
天縱ハ天ヨリ許サレタル德也。
方多傳ノ方ハ藥方ナリ。
經效於世間云云、藥ガ世間ニ效驗アレバ、其藥ヲ進ムベシ、必シモ己ノ方案ヲ進ムルニ及バズ。
才本王佐ハ、王者ノ輔佐タルベキ大才ナリ。
術不疏ハ、手段ノオロソカナラヌコト。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九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主意　言助聖明以古人經效之言。

臣等猥以空疏。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第一小段言聖明。）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若已經效二句。一篇主意。○第二小段言進古人經效之言。○以上第一大段虛論大意。）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第一小段虛論陸贄爲人。）但

知幾ハ事ノ前兆ヲ知ルコト。

猖狂不遜ハ、アバレ狂フコト、ブシツケナルコト。

引領以待誅殛ハ首ヲノベ、嚴刑アランコトヲ待ツト云フナリ。

遊說者衆也」。第一小段論古來小人難去。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爲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領以待誅殛。』第二小段言洵忘誅極諫。○以上第六大段承前段希合小人。遂引小人難去故事。歸到洵忘誅極言。收一篇。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八終

難收索ハ取リ立テ難キナリ。
失陷ハ損失ト同ジ。
修慝ハ惡ヲ修正スルコト。
賈充ハ晉ノ武帝ノ司空ナリ。
戮力ハカヲ合ハスルコト。
馮ハ賈充ト親交ノ人ナリ。

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爲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爲既行青苗錢。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第二小段言青苗抑配勢不可禁。

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今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文過遂非四字。主意歸宿。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第三小段言神宗有文過遂非之風。○以上第五大段言小人希合。使神宗不改過。以反應起手故事。結主意。

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鎭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惟新之化。而馮紞之徒更相告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爲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爲之計謀

秦禁挾書云云、秦書ヲ藏スルコトヲ禁ジタル故ニ、書生ハ皆其業ヲ抱キテ陳勝及呉廣ノ反軍ニ歸シ共ニ力ヲ合セテ秦ヲ亡シタリ、是レハ各〻其業ヲ失ヒタル故ニ勝廣ノ軍ニ入リタルナリ。

希合苟容云云、上ノ旨ヲ希ヒ容レラレンコトヲ求ムルノ徒ガ、能ク陛下ノ爲ニ世ノ叛亂ヲ收メ、土山ノ崩ルルノ勢ヲクヒ止ムル者アルヤ甚覺束ナシ。
放停軍人ハ除隊兵。
虎翼吏率云云、虎翼軍ノ吏互ニ錢ヲ出シ合ヒ、軍ノ井合セザルコトヲ求メタリト。
類ハおほむれナリ。

經之學。若法令一更。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才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徒以失業而無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原。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爲陛下收版蕩。止土崩乎。

第五小段重論失士心。起後段。○以上第四大段論不改過之極致亂亡。

去年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

第一小段結主意。

陛下以爲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適不當

害シタリ。
均輸之命云云、官ニテ商ヲスル譯ユヱ商賈ガ業ヲ奪ハルルナリ。
貶殺軍分ハ軍人ノ扶持米ヲ減ラスコト。
同降配ハ役ヲ降サレテ流配セラルル者ト同一ナリ。
遷徙淮甸ハ淮甸ノ近キ地ニ遷サルトモ、流放サレタルガ如シトナリ。

閑局ハ閑ナ役所。
解體ハ怠ルコト。
龍飛榜ハ蓋シ當時殿試登第ノ者ヲ稱セシ名ナルベシ。
削舊恩ハ除名セラルルコト。
其徒ハ進士。

扇搖ハ扇動スルコト。

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

第一小段 論失民心。

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閒。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

第二小段 論失軍心。

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

第三小段 論失吏心。

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恨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爲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

第四小段論 失士心。

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使不能誦記注義。爲明

大賚ハ大ナル下サレモノナリ。
乖僻ハ道ニ違ヒタル政事ヲ云フ。
使者ハ前文言フ所ノ四十餘ノ提擧官ナリ。
抑配ハ前文ニ出ヅ、無理ニ貸スコト。
知兄臂——兄ノ臂ヲ戻ザルコトノ悪シキヲ知レドモ直ニ之ヲ止メズシテ、徐徐ニ之ヲ爲セト勸ムルナリ、鄰家ノ雞ヲ盜ムコトノ宜シカラザルハ知レドモ、月ニ一羽ヅツヲ取リテ來年止メヨト曰フ如シト。
三路ハ河北、京東、淮南ノ三路ヲイフ。
一擧而兼云云、陛下ハ一度ニテ全部ノ人氣ヲ

如蒙大賚。實望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爲。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紾。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第一小段論改過之吝。

臣又聞。陛下以爲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爲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而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藥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爲危論。以聳動陛下也』。第二小段言姑試之說。出于改過之吝。以起下段亂亡。○以上第三大段言改過猶吝。

自古存亡亡字承上段亂亡來。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一擧而兼犯之。

書曰云云ハ書經ノ太甲篇ノ文ナリ。
愚惷ハオロカナルコト。
廼者ハ此頃ノ意ナリ。
聖明ハ天子ノ心ヲイフ。
締交唱和云云、互ニ交ヲ結ビテ言ヒカハシ、腹ヲ合ハス人ナリ。
事勢迫切ハ事ガ急ニ迫リテ、棄テ置カレヌ場合ナリ。
膠固ハこびりつくコト。
湔洗ハ洗ヒスヽグコト。
提擧ハ官ノ名、新法ヲ擧行スル一部ノ長官ナリ。
檢詳モ官名ナリ。

飾。而能欺天下哉』。用邪行非。是神宗之過。然猶是虛論。○第二小段言過之易見。○以上第一大段引故事。掲主意。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法。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惷不識忌諱。廼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識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鎭侍從。雜然爭言其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卒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擧。胡宗愈不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以上第二大段論變法之過。

近者中外權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

益戒於禹ノコトハ尚書大禹謨ニ見ユ。

任賢勿貳云云、事ヲ賢者ニ任ズルトキ、決シテ疑念ヲ挾ムコトナカレトナリ。

仲虺ハ湯ノ左相ナリ。

用人惟己云云、人ノ善事ヲ取用ヒテ己ノ善トナシ、過ヲ改ムルハ吝ナルナカレ。

如日月食云云ハ、君子ノ過ハ日蝕月蝕ノ如ク人皆其過ヲ知ル、其改ムルヤ其ノ明ニ還リタルヲ尊重ス。

粉飾ハ、ツクロヒ飾ルコト。

再上皇帝書

主意　言神宗不改變法之過則至天下亂亡○上書三篇文脈貫通宜倣一篇看第一篇論小過為論大過之地第二篇詳論大過第三篇簡拔前意切言極論猶賦之有亂然論文第一篇最妙第二篇次之第三篇又次之

臣聞之。益戒於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秦穆喪師於崤。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為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邪。

第一小段　言宜改過。

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定。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改之。此理甚明。猶饑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

領之、うなづくコト。
所獻三言ハ求治大速以下ノ三語ヲ指ス。

譏刺既衆云云、臣ヲソシルモノ、怨ムモノ、已ニ多シトナリ。
深文ハ嚴法ナリ。

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此三言即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也。與上文三言異。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特此而言。所以不懼。第二節言知神宗赦之。故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第三節言怨仇中洵以深文。神宗欲赦而不得。是洵所懼也。故請神宗憐愚忠。○第二小段乞赦罪。○以上第五大段總收。

生知ハ生レナガラニシテ知ルノ明ヲ云フ。

哉。周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册。以為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第二節言三言不當。則幸甚。當則宜察之。○第一小段謝過言。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第一節言洵犯大罪進言。可謂愚矣。雖然陛下必不為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

ヲ得テ相和合ス。同ハ水ト水トヲ合ス如シ、更ニ味ナク益ナシ。孫寶ハ漢ノ時ノ人ナリ。

斂衽ハエリヲ正スコト、姿勢ヲ正スナリ。

歷詆ハ一一ニ非議スルコト。

任子ハ、父官ヲ爲シ、其子ヲ擧グルヲ任子ト云フ。器械ハ兵器ヲイフ。乾剛ハ天子ノ英斷ヲイフ。

酗ハ酒ヲ飲ンデ狂スルコト。

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擧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第三節言小人同而不和。故願存紀綱。○第二小段言今日臺諫不振。紀綱將廢。○以上第四大段論存紀綱。

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之三言。三言卽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第一節言三言非洵私見。

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成王豈有是

積威之後云云、臺諫ガ彈劾シテ他ノ有司ノ非法ヲ正シテ威勢ヲ積ミタル後ナレバ、凡人ト雖モ其勢力ヲ振フヲ得トナリ。

私人ハ子分手下ノコト。

無所不至ハ、如何ナル非道ニテモ、ナサザル所ナシトノ意。

盧杞云云、盧杞、唐ノ德宗ノ時、朱泚ノ亂ニ、李懷光己ガ姦ヲ上言シテ誅セントスルヲ聞キ、帝ニ勸メ勝ニ乘ジテ長安ヲ取ラシメ、懷光ヲシテ天子ヲ見ルヲ得ザラシム、故ニ懷光反シ、帝梁州ニ奔ル。

忘軀犯顏ハ、我身ヲ忘レ君ノ顏ヲ犯シテ諫ムルコト。

君子和云云、君子ハ義ヲ以テ交ハル者、故ニ能ク和熟スレドモ小人ノ如ク妄ニ雷同セズト云フ、サレバ和ハ五味ヲ調スル如ク各人特性

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

第一節言臺臣風采消委。爲執政私人。

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

第二節引孔子言。論鄙夫喪邦。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

夫姦臣——姦臣事ヲナスノ始メハ、臺諫ヲ以テ十分ニ之ヲ挫クヲ得レドモ、姦計已ニ成ルニ及ンデハ、兵力ニ依テ之ヲ破ブルモ力足ラズ。

建稱親之義ハ、濮王ヲ親ト稱スルノ議ヲ建テシナリ。

允ハ許スコト。

怨讟ハうらみそしりナリ。

彈劾ハ臺諫ガ他ノ職員ノ非法ヲ糺スコト。

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第一小段論復臺諫之權。防大臣之姦。）

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

指鹿ハ、秦姦臣趙高ガ、鹿ヲ指シテ馬トナセル故事ヲイフ。
問鼎トハ楚ノ莊王周ノ鼎ノ輕重ヲ問ヒシヲイフ。
籍於計省ハ三司使ノ帳簿ニ記入スルコト。
臺諫ハ御史諫官ヲイフ。
建隆ハ宋ノ太祖ノ年號。
廊廟ハ朝廷ノコト。

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當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億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陞。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

紫ノ衣ヲ賞セラルルトキハ、必ズ兼ネテ魚袋ヲ帶ブ、之ヲ章服ト云フ。
久次而得トハ、久シキ年功ニ因リテ得ルコトナリ。
迫怵無聊ハ、恐レ臆シテ、不平ヲ抱カントノ意。

三司文字ハ官名ナリ、三司催驅司ニ屬スル官。
指射ハ官職ヲ指名シテ出願スルナリ。
審官吏部ハ、官吏銓衡ノ官ナリ。
句當ハ引受ケ取計ラフコト。
按行ハ調ベ廻ハルコト。
監司ハ知州以下ヲ監督スル權アル官。
轉對ハ、延英殿ニ於テ政事ノ御諮詢ニ對スル常參官ナリ。
奏課ハ、功過ヲ奏スルコトニテ、功アル者ハ官ヲ遷スヲ得ルナリ。

人。積勞者不服。

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句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淸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

第三節願抑巧進厚風俗。○第五小段論擧積勞。○以上第三大段論厚風俗。

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

ヲ用ヒント欲セシガ、絳灌ノ徒之ヲ沮ム。
紛更ハミダシ改ムルコトナリ。
間驟進之門ハ、容易ニ進ミ得ル門戸ヲ開クコト。
跬歩可圖ハ、一トマタギシテ得ベキヲ云フ。
沈淪ハ世ニ埋モレ沈ムコト。
常調擧生ハ、吏部ノ常選生ヲイフ。
薦更險阻云云、頗リニ困難ナル場所ニ進メラレ、事務ノ些細ノ點マデモ調ベラレテ、其間ニ少シノ行キ違ヒアレバ、一生沈ミハテテ再ビ官ニ就ク能ハズ。
章服トハ唐書ニ百官緋

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 第二節列擧故事。證前論。○第四小段論抑僥倖。

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恨。使天下常調擧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 第一節言開僥倖之門。風俗必不厚。

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擧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 第二節言以一人之薦擧

歷試ハ種種ノ事務ヲ試ムルナリ。

必有已成之功ハ如何ニ卓識才能アリトモ、此マデ已ニ功勞ナカルベカラズトノ意。

先主ハ蜀ノ劉備ヲ云フ。

三表五餌云云、人ヲ信ジ愛シ好ムヲ三表トイヒ、聲、色、車服、珍味、堂宇、以テ其耳目腹心ヲ壞ルヲ五餌ト云フ。

中行說ハモト漢人ニシテ匈奴ニ降リ、單于ニ勸メテ漢ノ患ヲナセシ者、賈誼ノ說ハ之ヲ困メント圖リシトハ信ズベカラズト云フ。

絳灌ハ絳侯周勃ト灌嬰トナリ、文帝厚ク賈誼

須歷試。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尙復慮此。況其他乎。世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

苛察ハ惡ヲ細カニ吟味スルコト。

新進ハ新ニ進ム壯年ノモノ。

含垢ハ恥ヲ忍ブコトヲ云フ。

至察無徒ハ、孔子家語ニ出ヅ、人餘リニ精察ナルトキハ他人之ヲ忌ミテ共ニ交ルモノナシト。

取次ハ次第。

虎圏嗇夫ハ、虎ヲ飼フヲ掌ル職ナリ、虎圏ハ漢ノ時、上林苑中ニ在リ、漢ノ文帝或時上林苑ニ幸アリシ時、嗇夫ノ辯口ヲ悅ビ、上林令ニ拜セントセシニ、張釋之之ヲ諫メシコトアリ。

口舌捷給トハ、辯舌ヨクシテ物ノ用ニ立ツコト。

矯激不仕ハ、强ヒテ世ニ激シ仕ヘザルコトナリ。

仁宗貴寛厚。知保國之本。

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擧。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鋭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第四節言議者欲改仁宗政。卻成澆風。○第二小段論崇寛厚。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第一節言務苛察。則人圖苟免。漢文欲用虎圏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第二節言如漢文用利口。則先王之澤散。○第三小段論去苛察。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第一節言用人

無擾獄市ハ、漢ノ曹參齊ノ相ヲ去ルトキ、其後相ニ屬スルニ、愼ンデ齊ノ獄市ヲ擾スル勿キコトヲ以テシタリ、是レ嚴ニ過レバ必ズ亂ヲナスニ至ラントノ意ナリ。

治道去泰甚ハ、前漢ノ黃霸ガ潁川ノ太守タル時、國ヲ治ムルノ道ハ、甚シキ弊害ヲ除キ、餘ハオホメニ見ルガ宜シト云ヘリ。

劉晏ハ唐ノ肅宗代宗ノ時ノ人ナリ。

建中ハ德宗ノ年號ナリ。

馴致澆薄云云、人情ハ漸〻輕浮ニ流レ、遂ニ德宗ノ都ヲ出奔スルニ至ル。

仁祖ハ仁宗皇帝。

升遐ハ崩御ノコト。

考妣ハ逝ケル父母ノコト。

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第一節論忠厚勝深刻。）曹參賢相也。曰愼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第二節列擧故事。證前論。）

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敍。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第三節言

房喬知——房玄齡隋ノ高祖ノ功德ナク、詐ヲ以テ天下ヲ取リ、諸子皆驕奢ナルヲ見テ、其亡ブルコト速ナルヲ知ル。

元帝斬郅云云、漢ノ元帝匈奴ノ郅支單于ヲ襲ヒ殺シ、呼韓邪單于ヲ來朝セシメタリ。

龐勛之亂云云、懿宗ノ咸通九年徐州ノ戍卒、龐勛亂ヲ爲ス。

尪羸トハ病身ノモノヲ云フ。

薄節愼之功ハ起居ヲ愼ムノ功ヲツマラナク思フコトナリ。

吐納ハ故キ氣ヲ吐キ新氣ヲ納ルルコト、今ノ深呼吸ニ似タリ。

伐眞氣ハ元氣ヲ損フコトナリ。

強陽ハ強ヒテ附ケタル氣力ヲ云フ。

老成ハ物事ニナレタルヲ云フ。

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

第二節列擧故事證前論。

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愼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愼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眞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

第三節以養元氣喩護風俗。

○第一小段厚風俗總論。

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

周公知—周公ハ太公ガ齊ヲ治ムルニ賢ヲ尊ンデ功ヲ尙ブコトヲ以テ、必ズ簒弑ノ臣アランコトヲ知ル。
季子知—吳ノ季子衞ニ適キ、其君子多キヲ見テ、其速ニ亡ビザルヲ知ル。
逢滑知—吳ノ楚ニ攻メ入リシトキ、楚國ノ未ダ禍アラザルヲ見テ楚ハ未ダ棄ツ可ラズト云フ。
何曾知—何曾晉ノ武帝ノ宴ニ侍シ、經國ノ遠謀ヲ聞カザルヲ以テ後嗣ノ危キ事ヲ知ル。

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彊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彊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

第一節言國之存亡在風俗之厚薄。

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簒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偸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

酈生謀撓云云、酈食其ガ高祖ニ說キテ六國ノ後ヲ立テ、楚ノ權ヲ撓メント謀リシナリ。

何嘗累云云、其行ハ兒戲ニ類スルモ、而モ高祖ノ人ヲ知ルノ明ニ付キテ更ニ疵トハナラズ、反ツテ聖人無我ナルコトヲ證スルニ足ル。

歷數ハ天運ヲ云フ。

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第一節言神宗知其非。遲留庶幾萬一。古之英主。無過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第二節勸知可行之。知不可罷之。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狗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第三節言功未成而怨已起。故願結人心。○第九小段結人心總結。○以上第二大段論結人心。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天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

委曲相通ハ細カナルナリクリスルコト。倍稱之息ハ利息ノ元金ニ倍スルヲ倍ト云ヒ、利息ノ元金ト相侔シキヲ稱ト云フ。非賄不行ハ買ヒ上グルニシテモ賄賂ヲ使フニアラサレバ納マラズトナリ。征商之額ハ商人ヨリ取リ立ツル處ノ税額ナリ。爲勞績ハ手柄トナスノ意。天機洞照ハ天稟ノ智ガ明カニシテ、何事モヨク見拔クノ意。

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閒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第二節言均輸行。商税必損。 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税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第三節譬喩明前論。○第八小段論均輸之害。 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

山東之盜ハ秦ノ二世皇帝ノ時、陳勝呉廣兵ヲ山東ニ起セシニ實ヲ告ゲザルヲ云フ。
南詔之敗ハ唐ノ玄宗ノ時南詔ヲ伐ッテ敗レシモ、宰相楊國忠之ヲ隱シ、反テ捷ヲ奏セリ。

緡錢ハ絲ニテ緊ギタル錢ナリ。

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擧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

第六節言希合取容之言不可信。○第七小段論青苗之害。

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制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

第一節言不可與商賈爭利。

夫商賈之

弓手ハ郷役ノ一ニシテ盜賊ヲ逐捕スルナリ。

均之鄉保ハ其負債ノ始末ヲ他ノ組合ニ平均ニ負ハスルナリ。勢有必至云云ハ、勢ニ於テモ逃レヌコト、理ニ於テモシカアルベキコトナリ。常平之法ハ穀賤シキトキハ官ヨリ價ヲ增シテ之ヲ買ヒ上ゲ、穀貴キ時ハ價ヲ減ジテ之ヲ出シ、常ニ穀價ノ平均ヲ保タシムル法ナリ。操瓢乞匃云云、瓢ヲ持テ食ヲ乞フコトナク、又庄屋ガ督促スルコトモナシ。盡數收糴云云、官錢ヲ盡ク米穀買收ニ用フルトキハ、靑苗ノ時ニ貸與スル資本ナカラン。

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閒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鄉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

第四節　言抑配必至之勢。

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已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匃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靑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靑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

第五節　言常平靑苗兩法難並立。

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

ダ亡ビザル者カ、然ラザレバ男子幼少ニシテ、役ニ堪ヘザルモノナリ、若シ數年ノ猶豫ヲ爲サバ、成人ニナリテ、勞役ニ就キ、老死ノ後ハ其ノ家財官ニ沒收セラレン。始作俑者云云、世ニ始メテ俑ヲ作リタルモノハ、其子孫斷絕セン、不仁ナレバナリ、俑トハ死者ヘ從ヘテ埋ムル所ノ木偶人ヲ云フ。邱甲ハ老蘇ノ修禮書狀ノ下ニ注セリ。青苗放錢ハ青田ノ時ニ收獲ヲ豫定シテ錢ヲ貸シ、其利息ヲ取ルノ法ナリ。抑配ハ無理ニ貸シ付クルコト。用見錢ハ現金ニテ買フコト。折兌ハ物品交換ノ意ナリ。糧草未嘗云云、ハ糧草ヲ買フニハ未ダ嘗テ紙幣ニテ取リ換ヘザルコトハナシト云フ。揀刺義勇ハ兵ヲ揀ツテ之ニ義勇ノ字ヲ手或ハ背ニイレズミサスルヲ云フ。

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第三節言女戶單丁不可役之。○第六小段於雇役中。又抽出均役言之。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邱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第一節言不可始民患。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第二節言國史書神宗始行青苗是可惜。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擧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第三節言青苗不許抑配爲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

ルナラバ、必ズ其責ニ任ズルモノアラン、即帝自ラ其責ヲ免ルル能ハザルベシ。
坊郭等第之民ハ町民ノ資産ノ多寡ニテ等級ヲ付ケタルモノ。
品官形勢之家ハ品位又官職アル家。
屋粟ハ三夫ヲ屋トナス、一夫ハ田百畝トシテ、三夫ノ貢スル所ノ粟ヲ云フ。
宅不毛者云云、毛ハ桑麻ヲ云フ、桑麻ヲ植エザル家ヨリ里布ヲ出サシムルコトナリ、里布ハ一里二十五家ヨリ貢スル布ナリ。
夫家之征ハ家ニ居テ業務ナキ者ヨリ、力役ノ征ヲ出サシムルナリ。
三大戸之役ハ郷中ノ百戸ヲ一團ト爲シ、郷中ノ富豪三人ヲ擧ゲテ團長トシ、年ノ豐凶民間ノ盜賊ヲ察セシム。
女戸ハ夫ナク子ナキモノヲ云フ。
單丁ハ獨丁ノ事ニテ、老イテ子ナキモノヲ云フ。
此等苟——此等ハ其家將ニ絶エントシテ、未

戸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

第一節言商賈無田。無役之之名。

且一歲之成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戸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三者。必怨無疑。

第二節言民所不悅。雖有經典不可行之。

女戸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戸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

廂軍ハ諸州ノ鎭兵。

兩稅ノコトハ夏秋二度ニ稅ヲ徵スルコト歐文食貨志論ニ見ユ。

賦斂ハ租庸調ノ總高ノコト。

聚斂之臣ハムヤミニ租稅ヲ取立ツル臣ナリ。

差役ハ自身夫役ニ出ヅル法ナリ。

使天下怨毒云云、カクテ天下ヲシテ怨ヲ抱カシメンカ、其根源ヲ極ム

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

第三節論雇役逃竄更多。

近者雖使鄉戸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戸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於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

第四節論兩稅外取庸錢之害。○第五小段論雇役之害。

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

行抑退ハ其申立ヲ抑ヘ退クルナリ。
所在追集云云、アチコチニテ老少ヲ狩リ集メテ事業ノ可否ヲ見ルナリ。
冒耕ハ百姓ガ押領シテ耕作ヲ爲スコト。
冒佃之訟ハ田地横領ノ訴訟。
郷戸ハ農家。
雇役ハ錢ヲ與ヘテ人民ヲ雇入ルルコト。
蹲鴟ハいもがしらナリ。
坊場ハ市場ナリ、商税酒税ノ出ヅル所。
衙前雇直ハ郷役ノ名。
賣坊場ノコトハ熙寧三年諸路ノ坊場河渡ヲヒサギ、人ヲ募リテ買取ラシメシコトアリ。
廚庖蕭然云云、食事旅舍ノ樣蕭然ト寂シクシテ衰亡國ノ陋シキ風ニ似タルハ決シテ盛代ノ美觀ニアラズ。
禁軍ハ今ノ近衞。

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第四小段論興水利之害。○此段以下就遣使中分出不便於民四件。）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閒。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第一節言不用鄉戶用雇役。猶愛遠產廢五穀。）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第二節言賣坊場充雇直之害。）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

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

道ヲ流レズ、此時ニ至リテ、獻議者ヲ殺シテ其肉ヲ食フト雖モ、心ニ嫌ラズ又民ニ補ヒナシ。

民物滋息ハ民モ次第ニ繁殖スルコト。

鑿空訪尋水利ハアテモナク水利ヲ尋ヌルコトヲ云フ。

即鹿無虞ハ易ノ辭、山ニ入リテ鹿ヲ捕ヘントシテ、案内ナキタトヘナリ。

擘畫ハ新ニ計畫スルコト。

官私格沮ハ官吏或ハ私人ノ此ヲ妨害スルモノアレバノ意。

赦原ハ容赦スルコト。

興修ノ興ハ新ニ事ヲ始ムルコト修ハ在來ノ事ニ手入スルコト。

申奏替換ハ其旨ヲ奏シテ人ヲ換フルコトヲ云フ。

諸色人ハ諸種類ノ人ト云フ義。

妄庸輕剽ハ愚カナル者ヤ、カルハヅミ者ノコト。

知其疎ハ其疎漏ナルコトヲ知ルナリ。

好動而惡靜ハ、多事ナルヲ好ンデ無事ナルヲニクムトナリ。

汴水濁流ハ今汴水ヲ用水トシテ、新田ヲ開拓セントスルモ、其水ハ濁流ナレバ其用ヲナシ難シ。

秦人之謠ハ漢書溝洫志ニ見ユ。

涇水ハ秦地ニアル河ノ名、其水濁ル、今之ヲ引クハ汴水濁流ノ例證トナセルナリ。

糞ハ培フコト。

粳稻ハうるち。

陂ハ用水池。

一歲一淤ハ一年ニ一度濁泥ヲ淸マスヲ云フ。

上糜帑――上ハ御倉錢穀ヲ費ヤシ、下ハ農事ヲ妨ゲ、堤防ガ出來上レバ、水ハ流ヲ改メ故

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

第三小段論遣使之害。

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淸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卽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眞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

蕭齊ハ南朝ノ齊ハ蕭氏ナルヲ以テ蕭齊ト云フ。
竟陵王子良ハ齊ノ皇族。
卽ハスグニナリ。
威福便行ハ巾ヲキカスコト。
招攜ハ招キ寄スルコト。
漏田ハ調ベニ漏レタル田。
都省ハ尙書省。
均稅寬恤ハ、租稅ノ輕重ヲ均シクシテ、民力ヲ緩メイタハルヲ云フ。
冠蓋相望ハ多人數出ルコトヲ云フ。
較然ハ明カニ知レル貌。

蕭齊。此弊不革。故竟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

書曰ハ尚書洪範ノ文ヲ括約シテ、此處ニ出セリ。

辭免不爲ハ皆其職ヲ辭シ又ハ免レテ事ヲ爲サザルヲ云フ。

宵旰ハ、宵衣旰食ニシテ、天ノ明ケザルニ衣服ヲ改メ政務ヲ聽キテ食事ノ遲クナルコト、政ニ勤勉ナルヲ云フ。

祠部度五千云云、僧道ヲ管轄スル職ニテ、五千餘人ノ僧ヲ入道得度セシムルコトナリ。

繡衣直指ハ官名諸國ヲ按察セシムルナリ。

守宰狼籍ハ地方長官ノ不始末ヲイフ。

文景ハ漢ノ文帝景帝ナリ、共ニ恭儉ノ主ナリ。

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鄉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汚。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内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

第三節論宜從衆論。○第二小段概論新法之害失人心。

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

智者所圖云云、智者ノ圖ル處ハ、始末ヲヨク付ケテ、後ヲ殘サヌ事ヲ尊ブトナリ。與ハユルスナリ。

赫赫之功ハ明カニ目ダツ功ナリ。

漕運使副ハ使ハ長官、副ハ次官ナリ。

不罷。

第一節言能條例司與使者人心悅。

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鬬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

第二節說條例司冗長。

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

工欲善其云云、職人ガ其仕事ヲ巧ニ爲サントスルニハ、必ズ先ヅ其道具ヲ克ク揃フト。必也正名乎ハ凡テノコトハ必名目ヲ正スベシトノ意。其器ハ前ノ少年ニ譬フ。有其名ハ三司條例司ヲ云フ。家置一喙ハ家家ニ一人ヲ置キテ、其利ヲ求ムルニ非ザルヲ解クナリ。喙ハ口ナリ。網罟ハ魚ヲ採ルあみナリ。讒慝ハ惡口。

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

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踴。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

テ國ノ安カラヌコト又剛情我慢ニ行ツテ國ノ危カラヌハナキコトナリ。

三司使ハ山澤ヲ司ル鹽鐵使ト、財政ヲ司ル度支使ト、戸籍ヲ司ル戸部使トナリ。

條例司ハ王安石新法ヲ行ハン爲メニ設ケタル官ナリ。

營幹ハ營管スルコト、取扱フコトナリ。

造端ハ事ヲ始ムルコトナリ。

淮甸ハ淮南、畿甸ヲ云フ。

川蜀夔路共ニ僻地ナリ。

拘收常住ハ寺祿ノ如キモノヲ取上グルコト。

減尅廩祿ハ扶持高ヲ削減スルコト。

狼顧ハ氣ノ落付カザル貌。

疑似ハ疑ハシク又似寄リタルコト。

載書ハ諸大夫ヨリ出シタル盟書ナリ、左傳襄十年ニ見ユ。

賂白石ハ賂フニ邑ヲ以テシタル事左傳襄三十年ニ見ユ。

巨室ハ大臣ヲ云フ、卽白石ヲサスナリ。

孔子亦曰云云、孔子モ亦曰ク、凡テ民ヲ使フ、民ニ信ゼラレテ後、之ヲ勞役スベシ、信ゼラレザルニ之ヲ使役セントセバ、己ニ對シテ怨ヲ抱カント。

旋踵ハ不旋踵ト同意ナリ。

田常ハ春秋ノ時ノ齊ノ臣ニテ、其君ヲ弑セシ者。

用諸桓ハ晉ノ桓溫威內外ニ震ヒシトキ、謝安反ツテ諸人ヲシテ要地ニ居ラシメ遂ニ晉室ヲ安ンゼリ。

庾亮之召蘇峻ハ、庾亮蘇峻ノ反センコトヲ知リ、大司農トシテ其兵權ヲ奪フ、羣朝之ヲ不可トナス、亮聽カズシテ之ヲ徵ス、而シテ峻遂ニ反ス。

未有和――今ノ世ニ至ルマデ衆ト和協同意シ

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狥。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閒。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强。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第二節實。○第一小段結人心總論。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

勝伏ハ厭伏ト同ジク、押シツクルコト。懍乎ハ危キコト。

歸往謂之云云、天下ノ人心歸往スルトキハ王ト云ヒ、人心區區ニナリ離レ叛クトキハ獨夫ト云フ。

逭ハ逃ルルコト。狂易ハ狂氣ニナルコト。肆其胸臆ハ我儘ヲナスコトナリ。

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第二小段揭主意。○以上第一大段自買燈小事引入三大事。提一篇主意。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閒。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逭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第一節虛。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

累日月之明ハ天子聖德ノ障碍トナランヤノ意。

智出天下ハ智識ノ天下ニ抽ヅルノ意。

措刑ハ國治リテ刑ヲ用ヒザルノ意。

捐棄肝膽云云、心ヲ碎キ力ノ限ヲ盡シテ、他ヲカヘリミズト云フ。

乃者ハ曩頃ノ意。

未信而諫云云、未ダ其人ニ信ゼラレザルニ其人ヲ諫ムルハ、聖人モユルサザル所ナリ。

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强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膽。盡力所至。不知其他。」

第一小段贊稱買燈停置起後。

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

備府僚ハ、老蘇此時公開封府ノ推官タリ、故ニ云フ。

具ハ官爵ヲ具書スルヲ云フ。

蕭藁ハ藁ノ席ナリ。

府司ハ開封府ノ有司ヲ云フ。

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竊嘗深咎之。』第二小段收主意。○以上第四大段引故事論諫言之不可止。臣忝備府僚。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出于職位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爲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以上第五大段收上言。且爲萬言書之地。

上神宗皇帝書

主意　以三大事駁新法。

年月日具。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

飭ハ戒ムルナリ。

恩例ノ恩ハ、天子ヨリ賜ハル臨時ノ下サレモノ、例ヘバ常例ノ賜ハリモノナリ。

痛自刻損ハ甚シク節儉スルナリ。

明皇ハ唐ノ玄宗ノコト。

鵁鶄ハ鳥ノ名。

半臂背子ハ今ノ袖ナシ羽織ナリ。

捍撥ハ琵琶ノ撥。

鏤牙合子ハ象牙刻ノ香箱。

銀盝子ハ銀ノ小箱。

二十事ハ二十箇ノコト。

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第二小段請類買燈凡百遊觀。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爲民。然竊揆其閒。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況於吾徒哉。非惟省費。亦且弭怨。第三小段言宜自刻損以裁恩例。○以上第三大段推及他失。

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明皇遣使江南採鵁鶄。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爲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盝子妝具二十事。織繚綾二千匹。德裕上疏極論。亦爲罷之。」第一小段列陳故事。

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

豈字ヲ添ヘテ見ルベシ、語氣ノセマルタメニ省ケルナリ。
放燈、正月十五日上元、夜都城燈ヲ放ツ、之ヲ元宵ノ放燈ト云フ。
內東門雜物務ハ官名、御用品買上ノコトヲ司ル。
拘收督迫ハ責立テ無理ニ買フコト。
怨讟ハ怨ミ譏ルコト。
造非語ハ飛語ト同ジ、無根ノ風說ヲ作ル也。
展年科場ハ科擧ノ年數ヲ展ブルトノ風說アリタルナリ。
榷酒之議ハ京城ニテ酒屋ノ商業ヲ官ニテ營ムトノ風說アリタリ。
減廩ハ手當ノ減ルコト。
聚斂ハ取立テノ嚴シキコト。
物力凋敝ハ民力疲弊スルコト。
內帑財物ハ 手元金ナリ。
大司農ハ財政ヲ司ル所。

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與。可不畏與。」第二小段願從故事少買。

○以上第二大段詳論買燈之失。願止之。

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於民。方當責己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爲口實。臣實惜之。」第一小段惜因買燈招小人妄語。

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敝。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畱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

府市司トハ開封府ノ有司ナリ。浙燈四十餘盞トハ、浙ヨリ燈籠四千餘盞ヲ買ヘルナリ、燈一箇ヲ一盞ト云フ。盡數拘收ハ、アラン限リ燈ヲ買占ムルナリ。

此不過――太皇太后曹氏、皇太后高氏二宮ノ御心ヲ悅バシメンガ爲メ天下ノ力ヲ盡シテ御孝養ナサレントノ御意ニスギズト思フ。例非豪戶云云、燈ヲ賣ル民ハ通例富豪ニ非ズ、故ニ何レモ利子ヲ出シ借債シテ燈ヲ畜フルコト一年ヲヘタル今此數日ノ商賣ガ衣食ノ計ヲ爲ス譯ナリ。添價貴買ハ價ヲ登シテ高ク買フベシト云フ。此事至――此事ハ極メテ細小事ナレドモ、體面上甚ダ大切ノ事ナリ。如勿買トハ買ハヌニシカズトノ意、如字ノ上

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賣。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爲陛下惜此擧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爲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戶。擧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唯有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此與小民爭此毫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 第一小段論減價多買之非。 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

浙燈ハ浙ノ地ヨリ産スル燈籠ナリ、正月十五日夜之ヲ點ズ。

奉德音ハ帝ノ命ヲ承ルヲ云フ。

稱頌盛德ハ天子ノ盛德ヲ譽メタルナリ。

卜其可否ハ陛下能ク臣下ノ言ヲ納ルルヤ否ヤヲトセント云フナリ。

中使ハ宮中ヨリ發スル使者。

諫買浙燈狀

主意　言買燈小過也。言小者以爲後日言大者之地。

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爲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爲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閒。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疏賤閒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

第一小段先頌神宗容言之美德。

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　揭主意。○伏結末大于此者。

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爲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　第二小段言言小者以試其受否。○以上第一大段進言緣由。

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

售ハ賣ルナリ。
浩然無當ハ意味茫漠ニシテ捕捉スベカラザルコト。
觀其貌云云、超然トシテ執着スル所ナク、其眞意ヲ量ル能ハズトナリ。
齊死生云云、死生毀譽富貴貧賤ヲ以テ意ニ介セザルニ至ラバ、人君ノ人世ヲ勉勵セシムル爲ノ名器ハ遂ニ廢棄セラルベシトナリ、名器トハ車服ノ類、礪世磨鈍ハ世俗魯鈍ノ者ヲ砥磨スルナリ。
法言ハ正シキ言ナリ。
浮議ハ浮薄ノ議論ナリ。
工ハ巧ナリ。
衰季之風ハ澆季ノ風俗ニテ晉唐ノ老佛ヲ云フ。

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捉。此豈眞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磨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 暗罵洛黨

道學空言。○第二節論今代。○第二小段更論性命空論之害。爲責實反映。

臣願陛下明敕有司。議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議者。雖工必黜。則風俗近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第三小段論責實之方。以結全篇。○以上第四大段論神宗與諸司之着實知人責實。總括一篇。

墨。
朴魯不化ハ天性質朴魯鈍ニシテ進士明經トナル能ハザルナリ。
定分ハ天才ノ分量ナリ。
貫穿馳騖ハ能ク事ヲ知ルヲ云フ。

庸回ハ、愚カニシテ心ノ曲レルモノナリ。
良二千石ハ賢大守ヲ云フ。
私憂過計ハヒソカニ憂ヘ、取越苦勞ヲスルコト。
王衍ハ晉人。
陵夷ハ漸ク衰フルコト。
南渡ハ東晉ノ元帝江南建康ニ都セシヲ云フ。
王縉ハ唐ノ代宗ノ宰相佛法ヲ信ゼリ。

學以爲虚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人能增長。亦已疏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第六小段論罷朴學之非。○以上第三大段言不必改貢擧之法。○以上諸段駁王安石。

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略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

第一小段言在神宗與諸司。知人責實。是遠者大者。

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歷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

第一節論古代。

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粥

尊王發微ヲ著ス。石介ハ歐文ノ墓誌ニアリ、參考スベシ。
迂闊矯誕ハ世事ニ暗ク人情ニ違ヒ、虛妄ノ說ヲナスコト。
近世士―近世ノ士人ハ經史中ヨリ時務ノ要ニ關スル點ヲ分類編輯シテ、策括ト云フ書ヲ作ル、此中ニ問題ニナルベキ條目ハ、盡ク搜索サレテ載セタレバ、之ヲ試場ニ攜ヘテ、時ニ臨ンデ切リ盜ミ、前後ヲ入レ換ヘテ綴リ合セテ、當事者ノ目ヲ眩マス、然レドモ有司ノ者ハ更ニ之ヲ分別スルナシ。
規矩準繩ハ法則ナリ。
聲病ハ四聲ノ違フコト。
對偶ハ對句ノコト。
考之難精ハ精シク優劣ヲ判ジ難キナリ。
通榜ハ唐ノ世選擧ノ名目。
厭伏ハ滿足セシムルコト。
權要請託ハ權門要路ニ請ヒ賴ムナリ。
中葉ハ中世。
三路ハ進士、明經、貼

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策括謂簡策中包括經史時務。蓋攜之臨場。搜策中以答問。）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

第三節言策論之弊甚於詩賦。

○第四小段論取策論之非。

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尙哉」。

第五小段論採譽望之非。

諸科擧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確言。）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

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第三小段論學德行之非。且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第一節言堯舜至今代試人以言功。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尙在。則忠淸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尙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閒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第二節言文章家不必負世。經學家或負世。近世士人。

ヲ誦讀セシムルナリ。表俗ハ俗ノ表準タルコト。

若欲設――若シ德行ノ課目ヲ設ケテ士ヲ取ラバ、是レ天下ニ詐欺ヲ教フルモノナリ、之ヲ例セバ、孝行ヲ以テ士ヲ取ランニハ、之ガ爲ニ勇者ハ自己ノ股ヲ割キ、其肉ヲ親ニ喰ハシメ、怯懦ナル者ハ親ノ墓上ニ廬ヲ結ビテ喪禮ヲ行ハン、又廉直ヲ以テセバ、破レ車ニ弱キ馬ヲ使用シ、惡衣惡食シテ上ノ意ニ協ハンヤウニ僞ノ行爲ヲナサン。

書曰敷奏云云、尙書舜典ニ人ヲシテ各〻其言論ヲ陳べ進メシメ、而シテ之ヲ實地ニ試ミテ、其功ヲ考フトアリ、サレバ古ヨリ既ニ人ヲ進ムルニ言ヲ以テシ、人ヲ試ムルニ功ヲ以テシタルナリ。

楊億、太宗眞宗ニ仕ヘテ官翰林學士ニイタル。

鯁亮之士ハ剛直眞實ノ士。

孫復、泰山ニ退居シ、

行之百年ハ蓋シ宋ノ初ヨリ此ニ至ルマデ凡ソ百年ナリ。
治亂盛衰云云、世ノ治亂盛衰ハ初メヨリコノ貢舉ノ法ニ關係ナシトナリ。

兼採譽望云云、學術ノ試驗ト共ニ、名譽德望アル者ヲ採リ、是レマデノ封彌ノ制ヲ罷メントナリ、封彌トハ試驗官ノ不公平ヲ防グ爲メ、受驗者ヲシテ其名ヲ糊封シ、唯、暗號ヲ以テ試文ヲ出サシムルナリ。
經世朴學ハ、專ラ經學ヲ修ムル質朴ナル學問。
貼墨ハ經義ヲ帖試スルコト、卽經書ヲ示シテ其記誦ヲ試ムルナリ、其方法ハ、經中ノ一行ヲ示シ、前後ヲ掩ヒ、之

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孰爲精。言語文章。與今孰爲優。所得文章長才。與今孰爲多。天下之士。與今孰爲辯。較此四者。而短長之議決矣。」

第一小段言祖宗貢舉之法勝于今。

今議者所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

第二小段揭議者論爲案。

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敎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

ハ、暴君トテモ之ヲ廢スル能ハズ、人既ニ厭ヒ惡ム時ハ、聖人トテモ復興スル能ハズ。
風俗之云云、風俗變ズレバ法律制度モ亦之ニ伴ウテ變ズ。
三代聖人ハ禹湯文武ヲ云フ。
選擧養才ハ人材ヲ選擧シ又敎育スルナリ。
由學ノ學ハ學校ヲ云フ。
慶歷ハ仁宗ノ年號、此時天下ノ州郡ニ詔シテ學校ヲ興サシム。
九年大成之業ハ古、大學ノ學期ハ九年ト定メ、此ヲ卒レバ義理ニ通達シテ、卓立獨行、外物ニ心ヲ奪ハレズ、コレヲ敎學ノ大成ト云フ。
簡ハえらぶナリ。
終身不齒ハ一生涯相手ニセザルコトナリ。
因循ハよりしたがふナリ。

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徒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爲功。彊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爲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擧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第一小段言革法制。宜隨風俗之變。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歷之閒。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歷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者。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第二小段言改學制則天下紛亂。故可循舊制。○以上第二大段論不必改立學校。至

準敕講云云、敕命ニ據リ、學校ト諸州トヨリ選出スル貢舉法ノ利害ヲ講究スルニ當ツテ、此ニ臣等各狀ヲ具シテ奏聞ストナリ、貢舉トハ、諸州ヨリ出デテ禮部ノ試ニ應ズルモノヲ云フ、專ラ經義策論ヲ以テ之ヲ試ム。

胥吏皁隸トハ、小吏及ビ僕ノ如キ賤人ナリ。

時有可――世ニハ事ヲ行フニ可ナル時ト不可ナル時アリ、又物ニハ興リ廢リアリテ、人心ノ安ンズル所ニ當ツテ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八

議學校貢舉劄子

主意　言君相得人之道。在知人責實。不必改學校貢舉。

準敕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今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者。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第一小段主意。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皁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第二小段正說。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猶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第三小段反說。○以上第一大段揭大意。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七終

二子ハ軾及轍ナリ。
輪、輻、蓋、軫ハ車ノ輪ヤ、ほろ、及ビ車ノ後ノ横木ナリ。
軾ハ車前ノ横木ニテ、以テ式禮スル所ノモノ。
完車ハ完全ナル車。
軾乎吾懼云云。我ハ汝(軾)ノ外ヲ飾ラザルヲ懼ル蓋シ軾ハ内ニ有用ノオアツテ外ニ見ハサザルガ爲メ世ニ憎マルルヲ憂フルナリ。
轍ハ車ノ迹ナリ。
吾知免ハ吾汝(轍)ノ禍ヲ免レンヲ知ルトナリ。

人開生。

名二子說

主意　名二子。勉軾之外飾、冀轍之免禍。○僅僅短文。多少曲折。如史公論贊。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第一小段說無爲。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第二小段說外飾。○以上第一大段說軾。

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第一小段說無功。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閒。轍乎吾知免矣。第二小段說免禍。○以上第二大段說轍。

宛轉膠戾ハ回リ戻ルコト。
縈ハ纒フナリ。
燧ハ烽火(のろし)。

溫然ハ豐滿ノ貌。
刻鏤ハ彫刻。
組繡ハ刺繡。
不可與――自然トハ日ヲ同ウシテ其美ヲ論ズベカラズ。

口實ハ話ノ種ナリ。
唯吾兄可也云云、唯我兄ト話シ得ルノミ。

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至此始露字文甫之主意妙。○第二節奇變。○第二小段合敍風水。○以上第二大段論文之生于渙。因風水二者

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第一小段說自然之妙。起後小波瀾。

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形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第二小段以玉與繡。形風水自然之文。遂入人文之自然。是主意。

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天下以我言藉口。是其言之確也。

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第三小段以人文望仲兄。○以上第三大段更進一層。自風水自然之文。論及人文之自然。○段中無意自然不得已三言。到底一意。而變文妙。○不得已三字見莊子

油然ハ水ノ流ルル貌。
淵然ハ瀦ム貌。
渟洄ハ水ノ止リテ渦ヲ巻クコト。
汪洋ハ水ノ深廣ノ貌。
蓬蓬然ハ風ノ吹キ起ル貌。
水實形之ハ水ノ動キテ風ノ形ヲアラハスナリ。
紆餘委蛇ハ廻リウネルコト。
蜿蜒淪漣ハウネウネト細波ノタツコト。
揖讓旋辟ハ會釋シ退歩スルコト、水波ノ反折シテ定マラザルヲ云フ。
縠ハ縮緬ちぢみ。
紛紜鬱擾ハ共ニ亂ルルコト。
滂薄洶湧ハ充チ涌クコト。
交橫綢繆ハ、波ノ縱橫ニ重リ合フコト。
無垠ハ限リナキ大洋ヲ云フ。
濆旋傾側ハ渦マクコト、

何』。第二小段敍以文甫代之。○以上第一大段敍所以文甫易公羣。 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第一節敍水。 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第二節敍風。○第一小段分敍風水。 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第一節平易。 汩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横流逆折。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焱。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

跅肆ハ巾チキカスコト。

意氣端重ハ樣子ノドコトナル正シク、重ミノアル樣ニ見ユルコト。

莊栗ハ愼ム貌。

刻峭ハスルドキコト。

岌然ハ高ク聳ユルコト。

阿附意ハ阿（おもね）リ従フコト。

見中峰——三峰ノ中峰ヲ見ルニ、如何ニモ大キク峙チ立派ニシテ、其樣子ノ何トナク正シク尊重ナル態度ハ、旁ノ二峰ヲ屈服スルカノ如シ、又二峰ハ、謹嚴ナル貌ヲ備ヘ、凜乎トシテ犯シガタキ威嚴アリ、中峰ニ服スル如キモ岌然ト聳ヘ、決シテ諂フノ意ナシ。

渙之六四ハ易ノ渙卦第四爻ナリ。

渙其羣元吉ハ六四ノ爻辭ニテ、渙ハ散ナリ、大德ノ君子ハ能ク小人ノ羣ヲ散ジテ、天下ノ大合同ヲ結成ス、故ニ大吉ナリト云フ。解散

滌蕩ハ解キ散ジテ平坦ニスルコト。

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峰。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才德不偶然。　第二小段實論。寓意在模糊之中。○以上第三大段敍所以愛敬之。所以愛敬之者即德也。暗比三蘇天授之

仲兄字文甫說

主意　以自然之人文望仲兄。○文字眼目。○此篇主意自莊子得來。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

原字公羣。　第一小段敍

他日以告。兄曰。子其可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

漂沈汨沒云云、淺瀨ノ沙場ナドノ間ニ浮沈シ、或ハ埋レテ數百年ニ至ル、或ハ波ナドノ爲ニ劇シク打タレ嚙マレシ爲メ、其形ノ山ニ似タル者ハ、好事者ノ爲ニ持去ラレ强ヒテ山ト爲サルルモノアリ。

三峰ハ是卽チ木假山ナリ。

有數存乎云云、運命ガ其間ニ存在スルカヲ疑フ。

魁岸ハ大キク峙チテ見榮ノアルコト。

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强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

第二小段說最幸爲假山。

第三小段說最幸中不幸。○以上第一大段論木有幸不幸。○此段翻弄無數幸字。筆端跳珠。

予家有三峰。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

第一小段概說。

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

第二小段畧說。

○以上第二大段論蘇家木假山之幸。出于理數。

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

第一小段虛論。

予見中峰魁岸踞肆。

娟。闉闠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第七解。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第八解。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第九解。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第十解。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第十一解。

騈騈ハ并列スル貌。淵淵ハ大鼓ノ聲。祝公萬年ハ公ノ萬歲ヲ祝スルナリ。娟娟ハ美シキ貌。闉闠閑閑ハ闉ノ戸モ靜カナリトノ義。哇哇ハ小兒ノ聲。亦既能言トハヤガテ又モノ言フ迄ニナリヌトナリ。期汝棄捐トハ、昔公未ダ來ラザリシ頃ニハ汝等女童ヲ棄テントマデ覺悟シタリ。芃芃ハ生ヒ茂ル貌。倉庾ノ庾ハ小倉ナリ。崇崇ハ充滿ノ貌。天子股肱ハ天子ガ股肱手足トタノム重臣。相告ハ相戒ムルナリ。逸荒ハ安ンジ荒ムナリ。

木假山記

主意　以木假山之幸。出于理數不偶然。比三蘇之才天授非偶然。○以論作記。蘇家慣手。

木之生。或櫱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第一小段說幸不幸。其最幸者。漂沉汨

櫱ハ木ノ切株ヨリ生ズル萠芽ヲ云フ。殤ハ人ノ早死スルゴトク木ノ早ク枯ルルヲ云フ。拱ハ兩手ニテ圍ム位ノ木ヲ云フ。夭ハ物ノ天然ヲ盡サズシテ死スルコト。

使天下―天下ノ人ヲシテ心ニ思フトキハ、必ズ目ニ存セシメテ視ルヤウニスルモノナリ、目ニ視ル故ニ心ニ思フコト固キ筈ナレバ、今公ノ像ヲ作ルモ、公ヲ思フノ助トナラザルワケナシ。
大節ハ大ニ守ル所アルナリ。
度量ハ量見ノ大ナルコト。
系之ハ、記ノ後ニ附クルコトナリ。
在祚ハ、在位ト同ジ。
西人ハ蜀人ナリ。
有寇在垣トハ寇ノ城下ニ迫ルヲイフ。
庭ハ朝廷。
舒舒ハシズシズト進ムコト。
暨暨ハ猛キ貌。
于于ハ寛ナル貌。
訛ハ妖言ニテ怪シキ風説ナリ。
條桑ハ桑ノ枝ノ儘ヲ折リテ葉ヲ採ルナリ。
滌場ハ農事畢テ場地ヲ掃フナリ。

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 第二小段解所以作像。○以上第三大段敍蜀人所以作像。 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 度量二字。總括全篇。 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以上第四大段敍平生爲人。結一篇。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 第一解。 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 第二解。 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 第三解。 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 第四解。 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 第五解。 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 第六解。 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

牧小民ハ下民ヲ治ムルナリ。
無常性――民ニハ一定ノ性質ナシ、上ノ取扱ニヨリテ善クモ惡シクナルナリ。
皆曰蜀――人皆云フ蜀人ハ欺多シト、故ニ之ヲ取扱フニ盜賊ノ如クニ扱ヒ、之ヲ正スニモ盜賊ヲ正ス法ヲ用フ。
重足屏息ハ恐怖ノ狀ヲ云フ。
碪斧、人ヲ戮スルノ具ニテ、碪ハ斬首臺、斧ハクビキリ斧。
父母妻子云云、父母妻子ガ專ラ依賴スル大切ナル己ガ身ヲ捨テヽ、盜賊ノ羣ニ入ルナリ。
約ハしめくゝるナリ。
刦齊民ハ貴賤ノ別ヲ爲サズ平等ノ民ヲ刦スト云フナリ。
其功業在史官云云、其功業ハ史官ノ記錄ニモアル故、敢テ像ヲ作ルニ及ブマジ、且ツ公ノ意トシテモ之ヲ欲セザルヲ如何ニゾ。
不釋焉ハ氣ガスマザルノ意。

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第一節言他人待蜀人以盜賊。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刦齊民。吾不忍爲也」。第二節言公待蜀人以齊魯人。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第三節歎息結一段。○第二小段擧公言詳其所以成功。

○以上第二大段稱揚其功業。

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第一小段難不須作像。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

大吏ハ將相。
以親辭ハ、親ノ在ルヲ以テ辭退スルナリ。
寇來在吾ハ、寇襲來ストモ、之ヲ防グ策ハ吾ガ胸中ニ在リ、汝等ヲ勞セズト。
如器之欹云云、器物ノ傾キテ未ダ倒レザルガ如シ、以テ將ニ亂レントスル時ニタトフ。
爾ハ衆人ヲ指ス。
正之トハ器物ノ傾ケルヲ整頓スルナリ、靜ヲ以テ亂ヲ鎭ムルヲ云フ。
油然ハ泰然ト落付キタル貌。
矜容ハ傲然タル樣子。

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不文不武以治將亂之功。在一度量。○第二小段敍天子命公爲帥。

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五句即上文不文不武之事。

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第三小段敍公度量能止亂於未興。是主意。○以上第一大段敍其功業。

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第一小段言不急不弛。能治之未形。

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

吾疾在身云云、吾身ニ病氣アルトキハ、兄爲ニ呻吟シテ心安カラズ。
彼死而生云云、彼ガ死スルモ生クルモ戚欣セザルナリ、戚ハ悲、欣ハ喜ナリ。
如足與手云云、兄弟手ト足トノ如ク親シムハ夫レ幾何時ゾ、斯ク短キ時日ナルニ、世ニハ兄弟ノ間睦シカラヌ者アルハ、ソモ何ノ心ゾヤ。
至和、仁宗ノ年號。
傳言ハ云ヒ觸スコトナリ。
有寇ハ時ニ儂知高蜀ニ入リ寇セントノ風說アリ。
邊軍夜呼ハ、邊境ノ軍兵、夜中ニ騷ギタツコト。
衆言朋興云云、種種ノ風聞ガ羣リ興ルトモ、朕ガ心既ニ定ル故ニ、其爲ニ動カサレズト。

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孝弟之心生。則不至忽忘。是主意。）系之以詩。曰。（第二小段敍救弊之意。○以上第二大段敍作譜之意。）

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情。如足與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張益州畫像記

主意　言公以度量止亂於未興。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第一小段敍亂將起。）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閒。其命往撫朕

油然而生ハ草木ノ生ズル貌チ云フ。

服始於衰ハ、喪服ニ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ノ五等アリ、服期ハ斬衰ノ三年ヨリ緦麻ノ三月ニ至ル、衰ハ縗ニ同ジ、音サイ。

塗人ハ途上ノ人、俗ニ云フ他人ノコトナリ。

至於塗人云云、分レテ他人トナルハ自然ノ成行ニテ、人力ノ如何トモスベカラザル處也。

忽モ亦忘ナリ。

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第四小段解所以不及旁親。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第五小段解所以書諱書名。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第六小段解所以詳且尊吾所出。○以上第一大段敍作譜之書法。凡六小段。自問自答。層層敍去。

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第一小段敍親盡漸疎之弊。

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

平城之域、冒頓七十萬ノ軍ヲ以テ漢高祖ヲ平城ニ圍ムヲ云フ。
孟子曰、身分ノ重キ大人ヲ説カントスルニハ氣ヲ呑マレヌ様ニ、此方ヨリ先方ヲ見下ゲテカカルベシトノ意。
請以爲贈、願ハクハ此言ヲ以テ贈物トセントナリ。

神堯ハ唐ノ高祖ノ尊號、然レドモ蘇味道ハ中宗ノ時ノ人ナリ、堯一本ニ龍ニツクル、神龍ハ中宗ノ年號ナリ。親盡ハ世ヲ隔ツル遠ク、緣ノ切レタルナリ。親ハみうち。

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域。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

第二小段敍示弱。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第三小段借孟子發己意。〇以上第三大段是贈言。

蘇氏族譜引

主意　言使子孫讀族譜。生孝弟之心。不相忽忘。〇此族譜。蓋自高祖至子而止。旁親至親盡而止。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

第一小段先擧書法。後段解其所以。

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

第二小段解所以不及子。

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

第三小段解所以不書孫。

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

往シテ勞リ合フナリ。
平生歡ハ平生ノヨシミナリ。
兩制ハ翰林學士中書舍人ナリ。
虜庭ハ契丹ヲ云フ。
折衝口舌之閒ハ、言論ヲ以テ對手ヲ折止スルコト。
彭任字ハ有道、蜀ノ人。
富公名ハ弼。
驛亭ハ宿場ナリ。
槊ハ槍ナリ。
怛然ハ畏縮スル貌。
震懼而失辭ハ恐怖シテ言葉ヲ間違フルコト。
奉春君ハ劉敬ナリ。
冒頓(ボクトツ)ハ匈奴ノ單于(ゼンウ)ノ名。

日為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 第四小段自喜。○以上第一大段論通好非一朝之故。凡四小段。一段深一段。

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 應。 安知其至此』 第一小段敍出使。 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閒足矣』 伏說大人。○第二小段書感。○以上第二大段敍出使意氣。

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為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尚心悼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 第一小段敍外虜示強。

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

石ハ姓、昌言ハ字、名ハ揚休、詩ヲ善クス、爲北使ハ契丹ニ使スルナリ、引ハ字義未詳ナレドモ大體序ト同ジ。

先府君ハ老泉ノ父ヲ云フ。

啖ハくらはすナリ。

屬對聲律ハ、四聲ノ音韻ヲ用フル文章ヲ綴ルコト。

摧折復學トハ、我ヲ挫キテ復タ學ニ就クコト、蓋シ此時老泉二十七歲ナリ。

相與勞問トハ、互ニ來

謂奇傑。而眞奇傑者出矣。　第二小段答。○以上第四大段論責成績防僞才。是補闕法。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主意　借孟子言代己言。使不怯夷狄。○宋後或稱序爲引。引長之意。體與序同。

昌言擧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伏案。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　第一小段甚狎。

昌言擧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　第二小段甚恨。

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　第三小段甚喜。

吾晚學無師。雖

八議トハ、周禮秋官ニ、罪人ノ刑ニ入ルモノモ事情ニ依テ特別ニ詮議スル八ツノ條目アリ、議能ハ其一ニシテ、才能アルモノハ輕減スルコトヲ得ルナリ。

簿書米鹽トハ、簿書米鹽ナドノ卑キ役ヲ云フ。

貰ハ其罪ヲ宥寛スルナリ。

挺然ハ特ニ拔出ヅル貌。

曉ハさとすノ意。

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風俗。尤復細密。擧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八議之中。猶有曰議能者。況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簿書米鹽閒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恕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貰其過。無使爲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以上第三大段引周公論宜恕過養才。是一篇本意。）

或曰奇傑之士。有過得以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爲奇傑。而欲免其過者。是終亦潰法亂教耳。」（第一小段問。）

曰是則然矣。然而奇傑之所爲。必挺然出於衆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

マデノ節ヲ屈シテ行ヲ改メ、先ノ道德ト勉強スベキモノトニ注意スルニ及ンデハ、何ンゾ其成功ノ地ニ至ラザルヲ憂ヘン、又如何ンゾ樸樕タル仁義廉信ノ如キ小道ヲ其上ニ加フルヲ得ン。

疎雋傲誕ハ世事ヲ打ヤリテ大言ナドヲ吹散ラスコト。

繩檢トハ正シキ法式ナリ。

酗ハ狂ナリ。

規規トハ規則ニ拘泥スルコト。

無尺寸之柄ハ少シノ權モナキヲ云フ。

一命ノ爵ハ士タルモノヲ云フ。

彼已憾ハ彼已ニ我ニ憾ヲ抱ク故ニ、用ヲ爲サヌナリ。

安肯默然云云、彼安ンゾ窮困無用ノ地ニ蟄居シ居ランヤ、必ズ何事カ爲スアラントスルナリ。

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伏末段責成績。）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於外。故不待於恣而後爲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踰禮而自快邪。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耶。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則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

第三小段論五才士之過失。由上之不優用之。

噫無事之時既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以召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肯默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已邪。』

第四小段論不能養才於無事之時。○

以上第二大段論近時不能養才之弊。

周公之時。天下號爲至治。四夷

未必失容ハ未ダ必シモ容儀ヲ取亂ストハ限ラヌトナリ。
好以可勉云云、世ノ人ハ勉強シテ出來ル道ト德トヲ、勉強シテモデキヌ才ノ上ニ置クコトヲ好ンデ、吾ハ賢ヲ貴ンデ能ヲ賤ムト云フ、故ニ道德ヲ以テ人ヲ化スル能ハザルニ、才ノ方ハオロソカニナリテ打棄ツルナリ。

奇傑之—奇才ノ俊傑ハ常ニ己ノ才能ニ自滿シ、事物ヲ放擲シ大言壯語シテ規則ヲ事トモセズ、或ハ法律ヲ犯シ禁制ニ觸レテ、反テ大聲讙呼シテ以テ一時ノ快ヲ取リ、後ノ禍ヲ顧ミズ、利ヲ好ミ酒ニ狂ヒ、氣勢ヲ使ヒ、物ニ高ブリ、其志氣ガ事ニ感ジテ發セバ、偶然トシテ高ク揚リ、遠ク去リ、之ヲ制スルニ禮法ナドヲ以テスルコト能ハザレドモ、一旦心ヲ翻シテ悔悟シ、己ノ是

者捨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易勉也』。 第二小段以揖讓喩道德。以騎射喩才能。

○以上第一大段假道德形才能難得。

吾觀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強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強之才之上。而曰。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 第一小段論以小道德加于大才能之上一段冒頭。

然而為此者亦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為衆人所勉強者。耳。何則奇傑之士。常好自負。疎雋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冒法律。觸刑禁。叫號讙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利酗酒。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偶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為此。以留意於嚮所謂道與德可勉強者。則何病不至。奈何以樸樕小道。加諸其上哉』。 第二小段論上之不貴才。

夫其不肯規規以事禮法。而必自縱以為此者。由才士多過失。

夫人之──人ノ爲ス所ニハ勉ムベキモノト、勉ムルコトノ出來ザルモノトアリ、煦煦然ト物ヲ溫ムルゴトク、小善ヲ行フヲ仁ト心得、孑孑然ト孤立シテ小義ヲ行フヲ義ト爲シ、片言ト曰ヘドモ約束ニ背カヌヲ信ト爲シ、小利ヲ貪ラザルヲ廉トナス者アレドモ、古ノ仁義信廉ハ此ノ如キニ止ラズ、而モ天下ノ人ハ仁義信廉ノ人ニ非ズトハ曰ハズ、是等ハ元來己ニ備ハラズトモ勉メ得ベケレバナリ。

羽檄奔走ハ軍事ノ急變多キヲ云フ、檄ハ木簡也、急ナレバコレニ鷄羽ヲハサムヲ以テ羽檄トイフ。

爲吏而吏ハ吏トナリテハ吏ノ職ニ稱フヲ云フ。

强揠ハ無理ニ引延バスコト。

揖讓ハ行儀作法ヲ云フ。

故非大才則不能行經綸天下之大道德。大道德必有大才。才德兼備。謂之聖人。

夫人之所爲。有可勉强者。有不可勉强者。煦煦然而爲仁。孑孑然而爲義。不食片言以爲信。不見小利以爲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與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則無諸己而可勉强以到者也。

第一節 道德。

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懼。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爲吏而吏。爲將而將。若是者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强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强揠以進也。」

第二節 才能。 ○第一小段

言小道德可勉强。才能不可勉强。

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

泰然自滿云云、安心滿足シテ功ヲ樹テンコトヲセザルナリ。

蒯通武涉ハ史記ニ、項羽武涉ヲシテ韓信ニ說カシメ與ニ和セントセシモ信從ハズ、又蒯通ハ韓信ニ事ヘシモノニテ、信ニ勸メテ漢ニ叛カシメントセシニ信又從ハズ。

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第二節才小者之證。○第四小段引故事證前段。○以上第三大段說御才將之術有大小。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即智術。○以上第四大段引漢高御韓信之事。爲御才將之證。結主意。

養才 衡論之一

主意　言人材難得。宜優養之平時。以待有事之時。○此篇道德。謂後世小道德耳。故曰。不止若是。蓋指古聖人大道德也。○道德者法則也。行法則者才也。

供具ハ調度ナリ。

捐數千里云云、幾千里ノ廣キ地モ見切ツテ之ニ與ヘタルコト、破レタル履ヲ棄ツルガ如ク惜マザリキ。

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

第三小段論先賞可施之才大者。後賞可施之才小者。

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弊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

第一節才大者之證。

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

チ折服スルニ威チ以テスルハ、是レ古名王ノオ將チ制御スル手段ナリ。

一隅之說云云、一方ニカタヨレル議論ニシテ、卽チ將ノ身チ棄テヽ力チ竭ス者ハ、賞チ希フ者ナレバ、賞チ先ニセズシテ功チ成スチ求メヨト云ヒ、又賞チ先ニセザレバ働カズト云フモ、共ニ天下ノ公論ニアラズ。

芻粒ハ藁、米、共ニ馬ノ食料ナリ。羈絡ハおもがひ及おもづらナリ、馬チ御スル具ナリ。新閑ハ馬チ養フ地ナリ。

彼知不盡云云、鷹ハ力チ擊搏ニ盡サズンバ、食物チ得ル能ハザルチ知ル、故ニ食チ得ントシテ先ヅ人間ノ用チナスナリ。

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 第一小段擧二或說。 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 第一節論才有小大。

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兎。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 第二節論養之有異同。○第二小段論才有小大排或說。

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

ヘ東ネタル木ナリ。

是天下——馬牛ノ蹄觸スル爲ヽ虎豹ノ屬ト共ニ幷セ殺シ、或ハ驅ルトナレバ、世ニハ騏驥ノ如キ良馬モ失セテ、終ニハ乘ルベキ馬モ無クナル譯ナリ。

廉隅細謹ハ折リメタダシク謹ミ深キコト。

是不肖者シ云、御シ難キモノヲ棄ツレバ、暗愚ナル者ノミ、宜シキ譯ナリ、是レ不道理ノ事ナリ。

結以重——重恩ヲ施シテ將ノ心ヲ結ビ付ケ、又吾ガ誠意赤心ヲ示シテ、美ナル田宅ヲ與ヘ、飮食ヲ豐ニシ、歌舞ノ童女ヲ供ヘテ、視聽ノ欲ヲ滿タセ、而シテ之

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耶」。第一小段引喩言才之不可棄。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第二小段論欲不棄才。則莫若以術制之。遂入本題。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第三小段引故事證前。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飮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第四小段論御才將之術在極其欲。以欲御才將。是智術。○以上第二大段論御才將之術。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志竭力犯霜露

ノ貴メザルヲ利トシテ、自己ノ利益ヲ肥ヤスヨリハ、自カラ勉メテ其位地身分ヲ安全ニシ、功名ヲ成スノ幸福ナルニ比シテ如何ニゾヤ。

御將ハ將ヲ御スルナリ、才將ヲ制御スルノ術ヲ論ズ。

六畜ハ六種ノ家畜、即馬、牛、羊、犬、豕、雞ナリ。

蹄ハ蹴ルナリ。

觸ハ角ニテ人ヲ突クコト。

驅ハ逐ヒ拂フコト。

羈紲ハおもがひ及手綱ニテ、共ニ馬ヲ御スル具ナリ。

楅衡ハ牛ノ人ニ逼ルヲ防グ爲、兩角ノ端ニ横

禍者也』。第二小段言人主以宰相厚報爲利。宰相以自勉安位成功爲福。○以上第四大段論天子宰相之利害禍福。結一篇。

御將　衡論之一

主意　言以欲御才將。然欲有大小。知之御之。有智術。故智術二字。一篇骨子。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信重于禮。智重于術。○以上第一大段論御才將之難。是一篇大意。相客將主。才將主中之主。

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材。

以不冠見云云ハ、漢武帝丞相ヲ輕ク取扱ヒ、冠ヲ著ケズシテ平津侯公孫弘ヲ見ル。

使石慶得云云、武帝ハ右ノ如ク大臣ヲ禮セザル爲、相ノ責モ輕クナリ、天下多事ノ際ニ當ツテモ、石慶ノ如キ凡才ノ者ヲ相位ニ置イテ、更ニ怪ムコトナシ。

自弛トハ自ラ廢スルコトナリ。

自裁トハ自殺スルコト。

彼人主——人主タル者、上位ニ在ツテ傲然ト高ブリ、宰相ヲ禮セズシテ自ラ尊大ニセンヨリハ、寧ロ宰相ヲ禮遇シテ、其力ヲ盡サシメ、上ニ報ユルノ利益アルニ比スレバ如何ニゾ、又相タル者、人主

皆始於不爲之禮。」第三節論已卑之。不可重責之。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則其臣有所不爲。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有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閒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第四節引賈誼言。勸厚禮之重責之。○第二小段論近時禮薄。故不可重責之。○以上第三大段論近時禮薄責輕之弊。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第一小段言君厚禮之。臣必重責以報之。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爲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爲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

特不顧以云云、伊尹太公ガ湯武ヨリ賢ナルニ非ラザルモ、猶ホ之ヲ師友トナセルハ、至尊ト雖モ尊ブ處アルヲ明ニ示シタルナリ。近世之――宋ノ近世ノ君ニ對シテ、湯武ノ故事ヲ以テ責ムルハ姑ク置キ、彼ノ漢ノ天子ノ如ク、御座ニ於テ宰相ヲ見給フトキ、相ノ姿ヲ見テ坐ヨリ起タルル者アリヤ否ヤ、ナシ、輿ニ在ストキ、車ヨリ下リ給フコトモナシ。掌儀之官ハ朝儀ヲ掌ル官ナリ。名而呼之云云、名ヲ云ツテ宰相百官ヲ呼ブコト、郡守ガ小吏ヲ召ブガ如シ。雖臣子云云ハ、臣子トシテ之ヲ爲スモ、亦之ヨリ外致方ナシ。

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

第一小段引故事言宋遇相將禮薄。

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爲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爲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明有尊也」。

第一節言湯武貴賢臣。

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爲此亦不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

第二節論近時天子卑宰臣。

夫既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鎭。此其弊

李廣利破云云、太初三年、大ニ兵ヲ發シ、李廣利ヲシテ宛ヲ伐タシム、善馬四十匹ヲ得タリ、四年廣利ヲ封ジテ海西侯トナス、然ルニ其常時軍中ノ將吏、貪ツテ士卒ヲ愛セズ、之ヲ侵セシガ故ニ、之ガ爲メ死スルモノ衆カリシガ、其罪ハ措イテ問ハザリキ。

以不起聞云云、天變地異アル時ハ、相ハ自カラ責ヲ引キ、奏スルニ病ヲ以テ起ツテ事ヲ視ル能ハザルヲ以テシ、其罪ヲ待ツ。

棧ハ竹木ノ車ナリ。

弛然不肯ハ、心自然ニ緩ミテ謹愼セザルニ至ルナリ。

恤其私ハ私事ヲ心配スルナリ。

長太息ハ、賈誼ノ書中ニ、長太息ヲナスベキモノ六箇條ヲアグ、其中大臣ノ優遇ヲ論ゼシ條アリ。

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爲之離席起立。在道爲之下輿。有病相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第三小段論任相之道以禮重責。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爲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爲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恤其私」第四小段論禮厚則相重責以報之○以上第二大段論任將之道輕。而任相之道重。然任相是主意。故詳論相。

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爲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爲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

侔ハ比ナリ、たぐひ。

相雖不――宰相賢ナラズト雖モ、將ノ權ニテ宰相ヲ易フルコト能ハズ、相ノ權重ケレバナリ、故ニ曰ク將ハ特別ナル一ノ役人ノミ、宰相ノ比ニアラズト。頑鈍無恥云云、強情遲鈍ニシテ、恥ヲ知ラザル者モアリ、皆節操清クシテ禮儀ヲ好ミ、犯スベカラザル者ノミト云フベカラズ、故ニ必ズシモ容貌ヲ以テ優待セズ、又禮節ヲ犯シ不法ノ事ヲ爲ストモ、常法ヲ以テ制御スベカラズ、何トナレバ、我儘ニシテ規則ヲ守ラザルハ將ノ常態ナレバナリ。視大將軍云云、武帝ノ大將軍衞青ヲ視ル時ニハ、ママ座牀ニ腰カケテ接見セリ、禮容ナキナリ。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　以上第一大段論相重于將。是虛冒。

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爲將者大概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體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　第一小段論將之常態豪縱不趨約束。

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　第二小段論任將之道以寛恕。

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爲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爲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　一句揭主意。

有內難――匈奴ニ內難アツテ、今ノ君ハ近頃立チタルモノ故、之ニ當ル容易ノ業ナリ、又鄰國ノ困難ハ、霸王ノ取テ以テ資トナスベキモノナリ。
天與不取云云、越語ニ云、范蠡曰、天ノ與フル、取ラズンバ反ツテ之ガ災チ爲スト。
傅相ハ、保護者又ハ輔佐ノ臣ナリ。
冠ハ成年シテ元服スルコト。
賜罷ハ暇チ賜ヒテ官チ罷メラルルコト。

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　第四小段引方典證易破。

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爲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第五小段論時機不可失。收一篇。○以上第四大段論主戰。○勢形實。此段字眼。

任相　衡論之一

主意　言優禮重責。故禮責一篇字眼。

除道ハ行軍ノ邪魔ニナルモノヲ除クナリ。
疑兵ハ敵ヲ惑ハス虚偽ノ軍兵。
淸野ハ畑ノ穀物蔬菜ナドヲ刈リ採ルコト。
形又不能云云、形ヲ以テモ猶中國人ヲ動カス能ハズンバ、術ハ之ニテ止メ、遂ニ實際ニ兵馬ヲ準備シテ出戰セントス。
夫勇者—勇ハ對手ガ怯者ナレバ用ニ立テドモ、智者ナレバ効力ノナキモノナリ、今叫ビ跳リナドシテ、氣ヲ先ニスル者ハ、鬪ニ巧ナル者ナレドモ、全力ヲ蓄ヘテ之ニ當ラバ勝タザルコトナシ。
乘人於卒、ダシヌケニ付ケ入ルナリ。
韓許公ハ、韓文許國公神道碑ニ見ユ。

翦棘。多爲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淸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

第二小段戰略。

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斃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

第三小段引韓喩證易破。

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虛言。滑帥告急。

タルヲ知ルナリ。

宏遠深切ハ深遠適切ナルコト。

此鼂錯所云云、此故ニ鼂錯ノ如キ思慮アル者モ、凡庸人ノ目ニハ愚者ト見ユルナリ。

今者匈奴云云、今ハ匈奴ガ禍ヲナストモ、夫ノ七國程ニ制シ難クハナシ、七國ノ時ニハ、天下ノ半ハ敵ナリ、今匈奴叛スルナラバ、中國ハ全力ヲ擧ゲテ之ガ後ヲ制セン、是レ容易ナル謀ナリ。

華人ハ中國ノ人ナリ。

先聲ハ下ニ云フ如ク風說ヲ先ニスルナリ。

形ハ外形ニシテ實際爲ス意ナキナリ。

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爲愚也』。第三小段入今

事。是主。○以上第三大段論勿略。

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爲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内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爲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爲謀也』。第一小段 承前起後。

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爲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絶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爲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

苟免吾身ハ、一時吾身ノ難ヲ免ルルナリ。

當時之議ハ漢ノ時ノ議論。

因循維持ハ、躊躇爲ス處ナク持續スルナリ。

駸駸乎ハ急ギ進ム貌。

所以自生之道云云、淺キ中ニ速ニ船ヲ棄テ、其身ノ助カル道ヲ求メズ、足ヲ濡ラスニ過ギズナド言ヒ譯ヲナス、遂ニ轉覆溺死スルノ道ナリ。

以爲是ハ、其勝ツコトヲ知ル故ニ、伐ツノ是

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爲一身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音）第二小段引故事。是客。○借七國爲客。以下主客雙雙相形至局末。今者匈奴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爲無事。而愚以爲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爲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爲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爲是。然則宏遠

信越布綰ハ韓信、彭越、黥布、盧綰ナリ。
帝制之心ハ帝位ニ卽キ制ヲ稱センコトヲ冀望スルナリ、制ハ天子ノ詔ヲ云フ。
黃屋ハ天子ノ車黃繒ヲ以テ蓋ノ裏トナス故ニイフ。
徜徉容與ハ徘徊閑適ト同意、ユツタリトシテ居ルコト。
月不圖——其月ハ其月ニテ事ヲ濟シテ、一年ノコトヲ計ラズ、朝ハ朝ニテ事ヲ濟シテ、夕ノ計ヲナサズ。
循循ハ撫デ摩スル貌、煦煦而吹ハ息氣ヲ吹キカケ溫ムルナリ。
寄之後人ハ、之ヲ後世ノ人ニ任スルナリ。

是時。諸侯王雖名爲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己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

王則之變ハ慶曆七年ニ貝州ノ卒王則城ニ據テ叛ス。

智高之亂ハ皇祐四年廣源州蠻儂智高叛ス。

於敵反之云云、敵ニ對シテハ之ニ反セヨト云フナリ。

彼以爲辭云云、彼ガ之ヲ以テ言ヒグサトナサバ、吾之ニ對ヘテ云ハン、汝ハ吾國ニ功ナクシテ、年年賂ヲ欲ス、吾ハ最早賂ヲ與ヘザルベシ、唯戰フニアルノミト。

七國ハ吳、楚、齊、趙、膠西、膠東、濟南ノ七ナリ。

八國ハ、楚王韓信、梁王彭越、韓王信、長沙王吳芮、淮南王黥布、燕王臧荼、趙王張耳、燕王盧綰ノ八國ナリ。

所不能。於敵反是。用其二句略。廢其一句戰。三其字暗指匈奴。敵字暗指宋。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彼以爲辭。則對曰。爾無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

第三小段引故事爲證。此對辭揭一篇大意。起下三大段。○第四小段收第二大段提主意。○以上第二大段論北胡欲大貪賂而不好戰。

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爲害。而勿賂之爲利。顧勢不可耳。』第一小段設問。

愚以爲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爲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强。反無以制。當

邀之而后云云、勢ヲ示シテ賂ヲ强請シ、而シテ之ヲ固ク得ベシト云フナリ。

兵法曰云云、孫子行軍篇ニ、敵ニシテ溫柔ノ言語ヲ用フル者ハ、進擊シ來ルモノナリ、强ク言語ヲ放ツモノハ、退卻スル敵ナリトアリ、言ト行ト反對ナルヲ云フ。

闔閭之入云云、史記楚世家ニ、吳王闔閭、唐蔡二國ト俱ニ楚ヲ伐ツ、楚大ニ敗レ、吳兵遂ニ郢ニ入ルト見ユ。

句踐之入吳云云、越世家ニ、越吳ヲ伐ツ、時ニ吳ノ輕銳既ニ盡ク、齊晉ノ戰ニ死ス、故ニ越大ニ吳ヲ破ルト見ユ。

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

言中國無可乘之勢。然匈奴之力足犯邊。其强非昔時之比。然吾保其不犯邊者。知其志之大也。

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爲。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

第二小段　就宋言。

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以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强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閭之入楚也。因唐蔡。句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

然後足以――吾ハ日日ニ富ミ中國ハ日日ニ貧ニ赴ク、斯クシテ後ニ思フママニ事ヲ行フコトヲ得ルナリ。
狺然ハ犬ノ吠ヘ爭フ貌。
釁ハ隙間ナリ。

彼不以動云云ハ、北狄ガ邊境ノ侵シ易キ處ヲ侵サザルハ、其志更ニ遠大ナルヲ以テナリ。
古人有言云云、國語呉語ニ、虺(小蛇)ノ中ニ殺サザレバ、成長シテ蛇トナリタル後如何トモスルコト能ハズト見ユ。
日長炎炎ハ、日日ニ長大スルヲ云フ、炎炎ハ盛ナル貌、此句亦呉語ニ見ユ。

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爲也」第一節言好富而不好戰。

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狺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第二節言其志非小。○第一小段就匈奴言。

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耶。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

積衰新造ハ當時、漸漸衰ヘ來レル國ヲ新タニ改造シタルコト。
晉塘ハ後晉ノ石敬塘ナリ。
以子行ハ子ガ父ニ事フル禮ヲ以テナリ。
孺子繼立云云、孺子ハ出帝ヲ云フ、出帝繼イデ立チ、當時大臣杜威ハ契丹ニ降リ、契丹ハ國內ノ兵ヲ擧ゲテ來リ寇シ、汴ニ入リ、晉主ヲ執ヘテ其國ニ歸ル。
章聖皇帝ハ眞宗ノ尊號。
石晉ハ後晉、姓ハ石氏ナリ。
一介ハ一夫ナリ。
以形凌之ハ擬勢ヲ以テ之ヲ踏ミ付クルナリ。
以勢邀之ハ威勢ヲ示シテ之ヲ求ムルナリ。

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第一節言漢土百倍匈奴。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塘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爲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擧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郤之。遂與之盟以和。」第二節言北胡輕中原。眞宗僅一勝。○第三小段引故典證前論。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第四小段言懼彼懲敗而勝。○以上第一大段論北胡志大非外憂。雖然數十年之閒。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

ムルコトサヘ困難ナリトナリ。
西羌之變ハ趙元昊ノ亂ヲイフ。
不遜語ハ契丹ガ宋ニ對シテ爲シタル無禮ノ語、卽宋ヨリ金帛ヲ贈ルヲ獻ズト云フベシトイヘル如キ之ナリ。
慊然ハ滿足セザル貌。
外府ハ國外ニ在ル府庫ナリ。
賦斂ハ人民ヨリ取リ上グル租稅ナドヲイフ。
殘ハ殘害スルコトニテソコナフナリ。
名爲外憂云云ハ、表面上、憂ハ國外ノ事件ノ如キモ、其實、民賦斂ニ苦シム故ニ、寧ロ憂國內ニアリト云フベシ。
冒頓ハ匈奴ノ君主ノ名。
刻剝ハ殘酷ナル政治ヲイフ。
劉項戰ハ漢ト楚トノ戰ナリ。
溘然ハ國力ノ盡キ果テタルヲ形容ス。

胡驕恣。爲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昔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將不止數十百萬也。」第一節言北胡視中國如外府。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爲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爲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爲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第二節言不去內憂。則天下不久安。○第二小段實論。古者匈奴之强。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疆固皆百倍於匈

又德ヲ用フルガ故ニ必ズシモ王ナリトモ云フベカラズ、モト王霸ノ別ハ、德ニ任ズルト刑ニ任ズルトニ由テ起ルモノニ非ザレバ也、但其時勢ニ於テ、何ヲ用フベキカヲ觀ルノミ。

敵情ヲ審ニシテ、戰ヲ宣スベキヲ論ズ、敵トハ契丹ナリ、當時宋室契丹ノ壓迫ヲ受ケ、歲歲之ニ賂ウテ平和ヲ維持セリ、時ニ契丹ノ主新ニ立チテ內難アリ、老蘇以テ機乘ズ可シトナス、故ニ此論アリ。盍釋其末——其本タル內部サヘ已ニ固ケレバ、何故ニ末タル外部ノ憂ヲ打捨テ心ヲ安ンゼザルカ。

今之蠻夷云云ハ、當今ノ蠻夷即契丹ハ、昔ノ蠻夷ト異ナリ、其臣トナルト遁ルルトハ暫ク措キ、其志ス處、單ニ侵掠ニ止マランコトヲ求

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第二小段辯明以結全局。○以上第七大段論宋宜尙威者因宋勢。至此始結審勢之局。

審敵

主意　言審敵情。則今之計。在勿賂主戰。○前篇以強制內。此篇以強制外。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第一節言夷狄之憂在內。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爲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第二節言夷狄之志不止侵略。○第一小段虛論。北

ノ云フベキコトニアラズ、霸者ハ權道ヲ以テ天下ヲ治ムル者ナリ。湯武ハ湯王武王ナリ。桓文ハ齊ノ桓公晉ノ文公ナリ。炮烙斬刖ハ、火アブリ首キリ足キリノ刑。桀、紂ハ共ニ古ノ暴虐ノ君。不事法度ハ法律制度ヲ守ラヌナリ。書曰有衆云云ハ、湯誓ノ篇ニアリ。有衆率怠、人民相競ウテ怠惰ニナリ、心ガ一致協和ゼザルナリ。昆吾氏、史記殷本紀ニ、諸侯昆吾氏亂ヲ爲スト見ユ。記曰、禮記表記ノ篇ヲ云フ。文公長者云云、文公ハ桓公ト異ナリ、寬仁大度ノ人ニテ、其補佐ノ臣狐偃、趙衰、先軫、魏犨ナドモ、公ニ勸ムルニ刑法ノ事ヲ以テセヌ故ニ、其政治ハ刑ヲ以テ本トセザルナリ。用刑不必霸、刑ヲ用フルガ故ニ必ズシモ霸ナリト云フベカラズ、

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

ヲニ下ツテ、何方ヨリ起リシヤヲ知ラズ、又之ヲ逃ルル能ハザラシムルヤウニスベシ。

所謂萬世云云、史記始皇本紀ニ、制ニ、朕始皇帝トナリ、二世三世千萬世ニ至リ、之ヲ無窮ニ傳ヘントアルヨリ出ヅ。

孰知夫萬云云、未來萬世ノ末マデ、其政一定シテ變ズルコトナク、必威ノ尙ブベキコトヲ知ル者アランヤ。

王者任德云云、謂ハユル王タル者ハ、德ヲ專一ニシテ刑ニ任セズ、刑ヲ專一ニスルモノハ霸者ノコトニテ、王者

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愼。而姧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强政。政强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强。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尙威而已矣」。第三小段論尙威濟弱政。○以上第五大段論宋宜尙威。○一篇主意發揮處。然未收審勢之局。故設第七大段。或曰。當今之世。事誠無便於尙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閒。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擧而棄之過矣」。以上第六大段論子孫宜變小節。收第一大段第三小段。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以刑代威。○第一小段設或問。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

一旦發怒トハ、諸侯ノ侵入ヲ見テ、威王大ニ怒リ、是迄ノ弱勢ヲ變ジテ强勢トナセルナリ。裂萬家封云云、萬戶ノ邑ヲ以テ卽墨ノ大夫ヲ封ズルナリ。走請和ハ率先シテ和ヲ請フナリ。

言脫於口云云、天子一タビ言ヘバ、天下響ノ如クニ之ニ應ズルナリ。

力行果斷云云ハ、極力働キ、思ヒ切ツテ事ヲ決行シ、世人ノ批評ニ耳ヲ傾クルコトナク、人人ノ測リ得ザル賞罰ヲ用ヒテ、天下ノ人ヲシテ、之ヲ視ルコト風雨雷電ノ如クニ至リ、忽

論弱政易治。不如弱勢難易。

夫齊古之彊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卽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彊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卽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衞。趙魏衞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

第二小段引故事證前段。

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以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爲。有爲焉而不可者。今誠能一醒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擧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

金ニテ事ヲ濟マセ、又有罪ノ者モ不問ニ附スルコトアリ、而シテ刑法ノ禁令行ハルル能ハズ。
冗兵ハ無用ノ兵士。
負力幸賞ハ我ガ力ヲ恃ンデ賞譽ヲ希フ。
維持姑息云云ハ人心ヲ維持セントノ間ニ合セノ恩惠ハ、惜シゲモナク與ヘルコト。
將帥覆軍云云、將軍戰敗ブレテ一匹ノ馬サヘ返リ來ラヌコトアリテモ、敗軍ノ責ガ別ニ重リタルニモアラズトナリ。
羌胡ハ西夏契丹ナリ。
邀ハ求ムルナリ。
幣帛ハ進物ノ絹ナリ。
浸微浸消ハ漸漸微カニ消エテ行クナリ。
釋然ハ解クル貌。
一輿薪之火云云、一車程ノ薪ノ火ニハ、人憚ツテ手ヲ出サヌモノナルモ、之ヲ河中ニ投ズレバ、何ホドノ熱カ爲サン。
委政ハ政ヲ放棄シテ顧ミザルナリ。

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彊盛淩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爲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第一小段本論。

然愚以爲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彊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擧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强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彊焉者。以此也」。火喩强。河喩弱。○第二小段以譬喩故典結第四大段。○以上第四大段論宋之弱政敗强勢。

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彊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第一小段

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以上第三大段論周秦不審勢之弊。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曠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

ニ亡ビタリトナリ。

周拘於惠云云、周ハ只惠ヲ施スヲ専一トシテ、臨機應變ノ道ヲ知ラズ、秦ハ盛ニ威ヲ用ヒタレドモ、何故ニ威ヲ用フベキカト云フ其本ヲ知ラズ。

郡守ハ刺史。

轉運使ハ財政官。

絲牽繩聯云云、絲ヤ繩ヲ以テ繫ギ、其絲繩ノ端ヲ集メテ之ヲ握リ居ル樣ニ、上ニシメククルナリ。

三尺ノ豎子ハ小兒ノコト。

馳傳ハ驛車ヲ馳セテ命ヲ傳フルナリ。

印ハ役目ノ證ナリ。

弱之實ハ弱勢ノ結果ノ意。

官吏曠——官吏ハ職ヲ空ウシ、勤務ヲ怠リテ、職務擧ガラザルモ、其罰嚴重ヲ加ヘズ、又罪人モ多クハ贖罪金卽罰

亢ハ過激ナルコト。

畿內ハ天子直轄ノ地。

守令無――郡縣ノ守令ニハ大ナル權力アリ、其伸縮進退共ニ天子ノ意ノ如クナラザルハナシ。

成康在云云、成王、康王、ノ良天子上ニアルヲ云フ。

禽奔獸――諸侯ガ鳥ノ如クニ奔リ、獸ノ如クニ逃ゲ去ツテ、各己ガ國ヲ固メ、以テ互ニ侵掠セリ。

區區ハ小事ニ拘ルコト。

姑息之道ハ一時凌ギノ方法ナリ。

駸駸焉ハ漸次進ム貌。

專任法制云云ハ、タダ法律制度ノミヲ重ンジテ、人民ヲ斬撻虐待セルヲイフ。

卒斃於强ハ、秦餘リニ强勢ヲ恣ニシタル爲メ

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强弱。以爲之謀。』

謀字含定所尙之意。○第三小段譬喩結第二大段。○以上第二大段論定所尙。在先審强弱之勢。通讀二大段。始了全篇大意。

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内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彊。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遯。各固其國。以相侵伐。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强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彊大。及其子孫。已幷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彊政濟彊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强。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

ノ竭キタル時、其ノ威ニ恐レズ、弱キコト甚シキ者ハ、惠ニ狎レテ其恩德ヲ思ハザルニ至ル、故ニ弱ニ對シテハ威ヲ用ヒ、強ニ對シテハ惠ヲ用フルヲ利トス、是ヲ以テ強者ノ威ニ加フルニ惠ヲ以テセバ與フル惠ハ尊ク、弱者ノ惠ニ加ヘ行フニ威ヲ以テセバ、天下ノ人皆震ヒ恐ル、サレバ威ト惠トハ、天下ノ強弱ヲ制裁スル所以ナリ。

强而益之云云、勢ノ強キ上ニ更ニ之ニ威ヲ加ヘ、弱クシテ反ツテ之ニ增スニ惠ヲ以テシ、途ニ折レ或ハ屈ムモノハ、是レ痛歎スベキコトナリ。

餌石ハ丹砂、石脂ノ類ヲ喰フヲ謂フ。

藥石之陽云云、藥石ガ陽性ナルトキ之ヲ陰性ノ病ニ用ヒ、藥石ガ陰性ナルトキハ之ヲ陽性ノ病ニ用フ、然ル時ハ陰陽ヨク調節シテ、陰モ竭クルニ至ラズ、陽モタカブルニ至ラズ、

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强弱之勢也」第一小段正論。

然而不知强弱之勢。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强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第二小段反論。

譬之一人之身。將欲飮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以陰。藥石之陰而投之以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己之爲陰。與己之爲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

制禮ハ禮義ヲ定ムルナリ。

賈誼ハ漢文武ノ臣。

革易ハ變更スルコト。享世長遠云云、世ガ幾千萬年ノ末ニ至ルモ、民ガ疎略ニセザルナリ。

愚猶有惑ハ我猶不審ニ堪ヘヌ所アリトナリ。

應之以權ハ、臨機應變ノ策ヲ以テ之ニ處スルナリ、即威ト惠トヲ用フルナリ。

聖人權――聖人ハヨク其權衡ヲ計ツテ、威嚴ト恩惠トヲ以テ之ニ臨ムガ故ニ、強キ者ハ折レズ、弱キ者モ屈スルニ至ラザルナリ。

夫強甚――夫レ強キコト甚シキ者ハ上ノ威嚴

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第二節更詳周而及漢。○第二小段引夏商周證前段。

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變小節云云。伏第六大段或問。○第一節論宜定所尚大體。待子孫變小節。

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閒。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第二節言未聞所尚。○第三小段論宋所尚未定。○以上第一大段論定所尚。

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七

審勢トハ天下ノ形勢ヲ審知シ、時勢ニ應ズルノ策ヲ講ズベキヲ論ズルナリ。

三代聖人ハ禹、湯、文武。

子孫得其云云ハ、子孫ガ祖先ノ定メタル法ヲ得テ、之ニ依リテ永久ニ傳フルコトヲ得ルナリ。

尙ハ貴ブナリ。

忠ハ忠信、質ハ質朴、文ハ文華ナリ。

固執ハ固ク守ルコト。

不朝文云云、文トモ質トモ方針一定セズ、朝變暮更遂ニ破レ亂ルルニ至ル樣ノコトナキナリ。

審勢

主意　言定所尚在審勢。而宋之勢宜尚威。所尚卽國是也。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爲依據。可以永久。　第一小段虛論所尚宜定。

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　第一節夏商周。

周之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六終

ノ類ニアラズ。
孫子ハ周ノ兵法家ナリ。
赫赫ハ盛大ナル貌。
將被其——天下其禍ニカカリ、吾チシテ不幸ニシテ先見アリトノ名響チ得シメントスルハ、是レ悲シムベキノ至ナリ。

子之比也』。二句並收主客。○第二小段以安石所為不近人情斷其大姦。○以上第三大段辨姦正論。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指姦人。而不用也。靜者不用之。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第一小段正結。不然不靜者用之。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第二小段反結。○以上第四大段以其辨之驗不驗結之。結而不結。妙。○蓋言老蘇不欲知言赫赫之功。

衍盛才美貌アリ、明悟神ノ如シ、自ラ子貢ニ比スト。

立名字ハ名譽ヲ遠方ニ聞ユルヲ云フ。

陰賊險狠ハ、陰カニ賊害ノ意ヲ懷キ、内心陰險ニシテ、人ノ言ヲ聽カザルヲ云フナリ。

臣虜トハ、臣僕、奴虜ヲ謂フ、卽チ賤者ノ意ナリ。

囚首喪面ハ囚人ノ如ク、頭髮ヲ櫛ケヅラズ、又喪ニ居ル人ノ如ク、汚レタル顏ヲ云フナリ。

以蓋世――世ヲ蓋フホドノ賢名ヲ盜ミ得テ、而シテ未ダ顯レザルノ患ヲ成サントスレバ、治ヲ欲スルノ君、賢ヲ好ム宰相ハ、必ズ將ニ之ヲ登用セントス、サアル時ハ必然ニ天下ノ大患ヲ爲スコト疑ナシ、是レ前ノ王盧ニ子

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之。第三小段言盧非暗主則不用之。

也。第四小段言山郭過慮。○以上第二大段引故典。證前段靜者辨姦。然王盧之姦猶淺。有明主或不至亂天下。因爲下段王荊公大姦。明主不能辨之地。

今有人。口誦孔子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第一小段言安石合王盧之姦。○宋史安石傳曰。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又作字說。多穿鑿傅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即見微而知著。是主意歸宿。

豎刀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擧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

事有必――凡テ世ノ中ノ事ニハ必ズ來ルベキモノアリ、又物ノ道理ニ於テモ、同ジク必然ノモノアリ、共ニ之ヲ避クベカラズ、只世ノ沈着ニシテ靜思ノ人ハ、人ノ氣ノ附カヌ微細ナルコトヲ見テ、後來顯ハレントスルコトヲ推知スルヲ得、風吹カントスル前ニハ月ガ暈（カサ）ヲ著ケ、雨フラントスル前ニハ、家ノ礎ノ潤フ如キハ、人ノ知ル所ナレドモ、人間世事ノ移リ變リ、道理形勢ノ相互ノ因果ハ、甚ダ人間ニハ疎クシテ、容易ニ知リ難ク、其變化ノ測ルベカラザルコト、天地陰陽ノ事ト較ブレバ如何ホドナルカ。

山巨源――晉ノ山濤、字ハ巨源、王衍ヲ見テ曰ク、天下ノ人ヲ惑亂スル者ハ此人ナラント。

郭汾陽ハ郭子儀ナリ、汾陽王ニ封ゼラル。

王衍之爲人、晉書ニ云、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此開主意言天道本難知。而人人知之。人事本易知。而賢者不知。蓋由靜與不靜也。○以上第一大段言靜者能辨姦。以起論端。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第一小段先擧王盧二姦。

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沈。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第二小段言王不亂天下。

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

仲之書ハ管子ヲ云フ。論鮑叔云云、管子ニ、管仲桓公ニ答ヘテ曰ク、鮑叔ハ直ヲ好メドモ、國ヲ强クスル能ハズ、賓胥無ハ善ヲ好メドモ、國ヲ以テ人ニ譏スル能ハズト、各〻其短處ヲ疏ス。逆ハ豫ナリ。觀史鰌――衞靈公賢者伯玉ヲ措キテ不肖者彌子瑕ヲ用フ、史鰌屢〻諫ムレドモ聽カズ、史鰌將ニ死セントス、其子ニ遺言シテ曰ク、我生前蘧伯玉ヲ進ムル能ハズ、彌子瑕ヲ退クル能ハズ、我罪大ナリ、我死ストモ葬ルニ禮ヲ以テスル勿レ、尸ヲ牖下ニ置ケヨト、史鰌死ス、靈公弔ス、怪ンデ之ヲ問フ、其子實ヲ以テ告グ、公容ヲ失シテ曰ク、我過テリト、乃チ史鰌身後ノ諫ヲ聽ク。蘧伯玉、名ハ瑗、衞ノ大夫ナリ。蕭何ハ漢高祖ノ相、曹參ト隙アリ、其將ニ死セントスルヤ、賢ヲ推スニ唯參ノミ。

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第二小段專歸罪管仲。○以上第三大段引客形主。明管仲之罪。

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以上第四大段自塞釁隙。

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第一小段引古典反照。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用難詰語作結。結法嶄絕。○第二小段責仲不用賢者。○以上第五大段引故典反照。以責仲不用賢者而死。收主意。

辨姦論

主意　言靜能辨姦。

仲ダニ居ラバ、三子ノ者ハ、世ニ出デ事ヲ爲ス能ハズシテ、徒ニ匹夫ニテ終ランノミ。

因威公——威公仲ニ問フ時、仲天下ノ賢人ヲ推擧シテ、己ノ後任者トナサバ、仲自身ハ此世ニアラズトモ、猶仲アルガ如ク、齊國ハ泰山ノ安キニアルベシ、何ンゾ三子者アルヲ患ヘン。

文公ハ晉ノ君、威王ニ繼イデ諸侯ニ霸タリ。靈公モ亦晉ノ君。

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第二節設言自右擊之。○第二小段設辭左右論駁。以迫出下段主意。 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本字承前文禍之所由兆三字。 因威公之問。擧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第三小段發揮主意。然猶爲仲爲謀耳。至結局始咎之。○不言二字。收上文言三子非人情二句。○以上第二大段論仲宜擧賢自代。豫防齊國之亂。而自亂說入。是逆入法。

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第一節合論主客。言齊君臣皆勝晉。 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第二節分論。言晉反勝齊者多賢臣也。 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第三節分論。言齊負晉者少賢臣也。○第一小段分合論主客。言齊晉優劣。因賢臣之多少。

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

爲ニ公ノ尸、殯斂セザルコト四十餘日、蟲尸ヨリ生ズトイフ。五公子ハ桓子ノ子ノ武孟、元潘、商人、雍、昭ノ五人ナリ、公子昭遂ニ立ツ、孝公ト爲ス。簡公ハ桓公十一世ノ孫、陳恒ニ弑セラル。四凶ハ四惡人ナリ、卽驩兜、共工、鯀、三苗ヲ云フ。

少正卯ハ魯ノ政ヲ亂セシ大夫ナリ、孔子魯ノ相トナリ、七月ニシテ之ヲ誅ス。

彈冠相慶云云、將ニ官ニ任ゼラレントスルヲ思ヒ、各冠ノ塵ヲ拂ヒテ、之ガ準備ヲシテ相祝ヒ賀スルナリ。齊國不――齊ノ國ニ於テハ三子アルモ毫モ患フルニ足ラズ、只管仲ノ居ラザルヲ患トス、

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忙中引典。）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收上文威公也句。○老蘇議論。喜中途而止。更起一論。至後收前論。故文極有姿態。○第二節實論。）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擧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刀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第三節微露不擧賢之意。○第一小段概論。微露主意。）鳴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第一節說言自左擊之。）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

生レ居タリト、殊ノ外ノ安産ヲイヒシナリト、或ハ云フ、寤生ハ逆産ナリト。

不祥トハ、卵ヲ呑ミ跡ヲ踐ミシコトヲサス。

避遷トハ、稷ヲ狹キ道路ニ置キタルニ、通過スル所ノ牛羊モ之ヲ避ケテ踏マズ、因ツテ之ヲ氷上ニ遷シ置ク、飛鳥降リ來リテ之ヲ覆ヒタリ。此等ノ異シキ說ハ余ハ惡マズト云フナリ。

乳、之ニ乳ヲ飲マルスコト。

威公ハ桓公ノ事、宋人欽宗ノ諱ヲサケテ桓ヲ威ニ改ム。

豎刁、易牙、開方ハ皆桓公ノ嬖人。

薨於亂云云、仲死シテ國漸ク亂レ、桓公薨ズル時、五公子位ヲ爭ヒ、

子文之生也。虎乳レ之。吾固不レ惡ニ夫異一也』。 以上第四大段借ニ或問一發ニ吾惡ニ不祥誣ニ聖人一非レ惡ニ其異一之意。二篇。○段中二異字。應ニ第一大段一異字一。

管仲論

主意 言下仲不レ擧レ賢自代上。故齊國亂。故賢者字眼。

管仲相ニ威公一。霸ニ諸侯一。攘ニ戎狄一。終ニ其身一齊國富強。諸侯不レ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ニ於亂一。五公子爭レ立。其禍蔓延。訖ニ簡公一齊無ニ寧歲一』 以上第一大段前敍。 夫功之成。非レ成ニ於成之日一。蓋必有レ所ニ由起一。禍之作。不レ作ニ於作之日一。亦必有レ所ニ由兆一。 第一節則虛論。 齊之治也。吾不レ曰ニ管仲一而曰ニ鮑叔一。及ニ其亂一也。吾不レ曰ニ豎刁易牙開方一而曰ニ管仲一。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ニ人國一者。

ハ、帝ノ足跡ヲ履ミ、心ニ異シミシガ、遂ニ踐ミテ后稷ヲ生メリ、敏ハ足ノ大指ナリト解ク、毛傳ハ然ラズ、毛公之傳詩以下之ナリ。夙トハ肅ナリ。毛公ハ漢ノ毛萇ト云フ人詩傳ヲ作ル。郊禖トハ天子子ヲ求ムル祭ノ名、古禮ナリ。鄭之箋トハ、漢ノ鄭玄作ル所ノ詩箋ナリ。其漦ハ龍ノ吐ク沫ナリ。

無菑無――詩ノ生民篇ニ見ユ、菑ハ災ト同ジ、即災モナク害モナク、至極ノ安産ナレバ、姜原ハ疑ツテ之ヲ棄ツルニ非ザルカト云フ。寤生、杜注ニハ、寤テ寤ムルトキ、莊公ガ已ニ

以鳦鳥降爲祀郊禖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疑猶誤也。）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詳誣聖人也』。

第二小段取毛傳駁遷史鄭箋。○史遷載怪事固妄。然詩人歌俗傳。以神其事耳。履軒以此取鄭箋。朱傳可謂活眼矣。山陽痴人說夢之評。蓋亦與履軒同見。

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漦。至周而發之。化爲黿。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原而踐跡。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

第三小段引褒姒不祥。辨簡姜非不祥。○以上第三大段辨遷之疑詩。

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原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之。吾豈惡之哉。楚

構ハ合ナリ、卽陰陽中和ノ氣ヲ合セ、元氣ノ精粹ヲ積ンデ、聖人ヲ生セントスルナリ。

隱然ハ明ナラザル貌。

詩有天命云云、詩ノ商頌玄鳥篇ニ出ヅ。

厥初生民云云、大雅生民篇ニ出ヅ。克禋克祀ハ誠意ヲ以テ祭ルヲ曰フ。弗ハ祓ナリ、子ナキヲ祓ヒ去テ、子アルヲ求ムルナリ。武敏云云、鄭箋ニヨレ

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有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異字。末段埋伏。）吾以爲天地必將構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第一小段言天地正氣生聖人。不用不祥。）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原之不自愛也』。（第二小段言誣簡狄喪心。姜原不自愛。）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原爲淫泆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第三小段言誣簡狄姜原淫泆無法。○以上第二大段辨妖濫。）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鳦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維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而言之』。（第一小段掲詩。）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

國ニ在ル時王ノ罪過ヲ奏シ、漢朝ニ聞知セザラシメ、又王ヲ輔道スル能ハズシテ、遂ニ大惡ニ陷ラシムルニ坐シテ、皆獄ニ下ル、誅殺セラルル者二百餘人。所有ハ賞ナリ、所無ハ刑ナリ。

帝嚳ハ高辛氏、黃帝ノ曾孫、五帝ノ一人ナリ。

跡ハ足ノ跡ナリ。

鮮哉。 第四小段歎後世墨刑之廢。○以上第四大段正喩合論。 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以上第五大段論今處置以結局。蓋賞意輕而刑意重。

嚳妃論

主意　辨史遷以不祥誣聖人。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原。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爲周始祖。 第一小段擧史記。 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 第二小段信可信。疑可疑。○以上第一大段揭妖濫大意。妖濫卽不祥。 商周有

康莊ハ大路ナリ、道ノ五方ニ達スル辻ヲ康トイヒ、六方ニ達スルヲ莊トイフ。

規失ハ過ヲタダスコト。

噤口卷舌ハ緘默シテ言ハザルナリ。

霍光誅昌云云、漢昭帝元平元年、昌邑ノ羣臣、

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以上第三大段譬喩。

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第一小段合正喩。

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第二小段言先王賞刑當。

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閒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第三小段言末世賞刑不當。

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

傳曰ハ晉語、范文子ノ言。

選耎ハ怯懦ナリ、前漢書選愞ノ注ニ、選耎畏怯之意ト見ユ。

書曰ハ尙書伊訓。

病風喪心ハ風癲狂疾。

博死ハ生命ト交換スルナリ。

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耎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第一小段先揭賞勸刑威。

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是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第二小段論人情就賞避刑。○以上第二大段發主意。

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

諫ム。龍逢比干、龍逢ハ夏桀ヲ諫メテ死ス、比干ハ紂ヲ諫メテ死ス。良臣、魏徵嘗テ太宗ニ告ゲテ曰ク、願クハ臣ヲシテ良臣タラシメヨ、臣ヲシテ忠臣タラシムル勿レト、上曰ク、忠ト良ト異ナルカ、徵曰ク、稷契皐陶ハ、君臣心ヲ協セテ倶ニ尊榮ヲ享ク、所謂良臣ナリ、龍逢比干ハ面折廷爭ス、身誅セラレ國亡ブ、所謂忠臣ナリト、上悅ブ。

嚮之論ハ前論、卽チ諫論上ナリ。

術者歟」。第一小段引一人兼忠術者。 噫、龍逢比干不得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第一節忠臣不得術。 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第二節術士無忠心。 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四人相兼爲魏鄭公。是一篇主意歸宿。○第三節合忠臣術士爲諫論。○第二小段分說忠臣術士。遂合爲一。○以上第三大段引故典。論以忠心行諫術。結全篇。○結末三故典。與上段二故典相應。

諫論下

主意　言欲臣必諫在賞勸刑威。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眞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眞能納諫之君。第一小段承上篇。 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第二小段入本篇。○以上第一大段承上篇起後段。是一篇發端。 夫君

人隱居シテ化ヘズ、蒯通時ノ相曹參ニ說イテ曰ク、方今婦人夫死シテ三日ニシテ再嫁スル者アリ、又幽居シテ門ヲ出デズ、嫁ヲ求メザル者アリ、足下若シ婦ヲ求メバ、此二人ノ中何レヲカ取ルト、參大ニ悟リ、東郭石梁ニ生ヲ延イテ上賓トス。

魏鄭公ハ唐ノ魏徵ナリ、太宗ニ事ヘテ克ク

誘

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

第五節激怒。

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

第六節隱諷。○第二小段論五術。○此段。學韓非十過。○機智勇辯。分爲五術。五者老泉諫術。卽主意發揮處。○老健之筆。運用典故。猶名將運用大軍。

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

第一節言忠臣用之必成功。

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

第二節詳言所以成功。

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

第三節一層進論効之又効。○第三小段論五術之効。結一大段。○有此疊疊碎句虛論。與上文累疊引典處。文勢相濟。○簡鍊如讀孫子。○以上第二大段論諫術。

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

熾ハ盛ナルコト。　抵觸忌諱ハ機嫌ニサハルコトナリ。　觸讋ハ戰國趙孝成王ノ時ノ左師ナリ、戰國策ニ云、趙太后新ニ政事ヲ執ル、秦急ニ之ヲ攻ム、趙氏救ヲ齊ニ請フニ、齊ハ長安君ヲ質トセバ諾セントイフ、長安君ハ太后ノ愛子ナルヲ以テ太后肯ンゼズ、大臣强諫スレドモ聞カズ、曰ク尙ホ諫ムル者アラバ我其面ニ唾セント、觸讋進デ太后ニ見エント請フ、太后色激ス、觸讋太后ニ說クニ太后ノ長安君ヲ愛スル、燕后（太后ノ女、燕ニ嫁ス）ニ如カザルヲ以テシ、長安君ヲシテ趙國ニ功ヲ成サシメズンバ、山陵崩ルルノ後（太后ノ殂）、長安君何ヲ以テ自ラ趙ニ託センヤト、太后悟ル、直ニ車百乘ヲ整ヘテ齊國ニ質タラシム。　甘羅ノ事亦戰國策秦策莊襄王ノ條ニ、文信侯（呂不韋）張唐ヲ燕ニ相タラシメ、共ニ趙ヲ討ツテ河間ノ地ヲ廣メント欲ス、是ヨリ先、張唐趙ヲ伐ツ、趙之ヲ怨ム、令シテ曰ク、張唐ヲ獲ル者ニハ百里ノ地ヲ與ヘント、今燕ニ赴クニハ趙ノ地ヲ通過セザル可カラズ、故ニ燕ノ相タルヲ肯ンゼズ、文信侯去ツテ快カラズ、少庶子甘羅曰ク、臣請フ張唐ヲ說イテ燕ニ行カシメント、侯曰ク、我ガ威ヲ以テスラ肯ンゼシムル能ハズ、汝安ンゾ能ク彼ヲシテ行カシメンヤト（甘羅時ニ年十二）、甘羅張唐ニ說クニ文信侯ノ專橫ナルヲ以テシ、嘗テ應侯ガ趙ヲ攻メントセシトキ、武安君之ヲ難ジタルノ故ヲ以テ杜郵（咸陽ヲ距ル七里ノ地）ニ殺サル、今卿文信侯ノ請ヲ可カズ、臣卿ノ死スル所ノ處ヲ知ラズト、張唐從フ、車馬幣帛ヲ整ヘ、行クニ日アリ云云ト見ユ。　趙卒ハ趙ノ斷養卒ナリ、事ハ史記ニ見ユ、趙王武臣燕軍ニ囚ハル、燕將趙地ヲ以テ王ニ易ヘント揚言ス、趙使ノ王ヲ奪ハントスル者皆得ズ、趙ノ斷養ノ一卒、燕ノ將ニ說イテ曰ク、君趙ノ二臣張耳陳餘ノ志ヲ知ルカ、名ハ王ヲ求メント欲ストイフト雖、實ハ燕ノ之ヲ殺スヲ欲ス、而シテ二人趙地ヲ分ツテ自立セントス、今燕一趙ヲ以テスラ尙ホ之ニ困メラル、兩賢王ヲ以テ左右ヨリ燕ノ王ヲ殺セル罪ヲ責メタランニハ、燕ヲ滅スコト易カラント、燕乃チ趙王ヲ歸ス。　子貢云云、齊ノ田常亂ヲ作シ、魯ヲ伐タントス、子貢往テ田常ニ說イテ曰ク、憂內ニアルモノハ强ヲ攻メ、憂外ニアル者ハ弱ヲ攻ムルニ利アリ、君三ビ封ゼラレントシテ成ラズ、大臣ノ聽カザル者アレバナリ、郎チ憂內ニ在リ、君今弱國ヲ責メテ勝タバ、內益〻强クシテ內憂更ニ大ナラン、强國ヲ攻メテ勝タズンバ、大臣內ニ空シク主孤ナラン、君因テ齊國ヲ專ニスルヲ得ベシ、故ニ弱國ノ魯ヲ攻メズシテ、强國ノ吳ヲ攻ムルニ如カズト、田常從フ、史記ニ出ヅ。　武公ノ事戰國策ニ見ユ、楚周ヲ謀ラントス、王東周ノ武公ヲシテ楚ノ昭子ニ謂ハシメテ曰ク、周ハ天下ノ共主ナリ、之ヲ攻メバ君ヲ弑スルノ名ヲ得ン、然ルニ敢テ周ヲ謀ル者アルハ三代ノ傳器アルヲ以テナリ、夫レ虎ハ肉臊クシテ敵ヲ防グノ爪牙アリ、若シ澤中ノ麋鹿ニシテ虎皮ヲ被ラバ、之ヲ狙フ者恐ラクハ萬倍ナラン、子今天下ノ共主ヲ誅殘シテ、三代ノ傳器ヲ居カバ、諸侯ノ兵萬倍シテ楚ニ向ハント、楚乃チ止ム。　魯連云云、同書ニ、魏新垣衍ヲシテ趙ニ說カシメ、共ニ秦ヲ尊ンデ帝トセントス、魯仲連往イテ衍ニ見エテ曰ク、秦ハ禮儀ヲ捨テテ首功ヲ尊ブノ國ナリ、連之ガ臣タルヲ欲セズ、且將ニ秦王ヲシテ梁王ヲ烹醢セシメントスト、衍再拜シテ曰ク、吾再ビ秦ヲ帝トスルヲ言ハズト。　田生ハ齊人ナリ、呂后ノ時游ンデ資ニ窮ス、營陵侯劉澤（高祖ノ從昆弟）金二百斤ヲ以テ田生ノ壽ヲナス、田生長安ニ適キ、子ヲシテ后ノ幸臣張卿ニ事ヘシメ、太后ノ呂產ヲ立テテ王トナサントスルノ意志アルヲ知リ、張卿ニ說イテ之ヲ大臣ニ諷セメテ曰ク、萬戶ノ侯ハ君ノ有ナラント、果シテ太后張卿ニ千金ヲ贈ル、因テ又太后ニ言ツテ劉澤ヲ封ゼシム、事ハ史記ニ見ユ。　朱建ハ平原君ナリ、辟陽侯罪セラレテ獄ニアリ、事急ナリ、朱建惠帝ノ幸臣閎籍孺ニ說イテ曰ク、辟陽侯ハ太后ノ幸臣ナリ、而シテ今獄ニ在リ、通路皆言フ、君讒シテ將ニ之ヲ殺サントスト、今日侯ヲ殺サバ、明日太后亦君ヲ誅セン、如カズ帝ニ言ヒテ侯ヲ赦シ、君亦太后ノ喜ヲ迎ヘテ富貴ヲ得ンニハト、孺之ニ從フ、辟陽侯果シテ獄ヲ出ヅ、史記ニ見ユ。　鄒陽ノ事漢書ニアリ、梁王袁盎ヲ殺ス、景帝王ヲ責ム、王恐レテ鄒陽ニ謀ル、陽長安ニ至リ、王長君（王美人ノ兄）ニ說イテ曰ク、梁王誅ヲ恐レテ太后（梁王ノ母）貴臣ニ切齒側目セバ、長君危フカラン、若シ景帝ニシテ梁王ヲ寬假セバ、太后ハ深ク長君ヲ德トセン、長君ニシテ太后景帝ニ寵セラルレバ、金城ノ固ナラント、長君乃チ入ツテ帝ノ怒ヲ解ク。　蘇秦韓王ニ說イテ曰ク、鄙諺ニイフ、寧ロ雞口トナルトモ牛後トナル勿レト、王劍ヲ按ジ、太息シテ曰ク、寡人不肖ナリト雖、秦ニ事フル能ハズト、戰國策ニ見ユ。　范雎始テ秦王ニ見ユ、佯リテ永巷ヲ知ラザルマネシテ其中ニ入ル、宦者曰ク、王在リ之ヲ避ケヨト、雎曰ク、秦安ンゾ王アラン、獨太后ト穰侯トアルノミト、王之ヲ聞キ、延イテ雎ニ謝シ、跪イテ敎ヲ請フ、戰國策ニ出ヅ。　酈生始テ沛公ニ見ユ、公方ニ牀ニ倚リ、兩女ニ足ヲ洗ハシム、酈生拜セズ、曰ク足下秦ヲ助ケテ諸侯ヲ攻メント欲スルカ、抑モ又諸侯ヲ率キテ秦ヲ破ラント欲スルカ、必ズ無道ノ秦ヲ誅セント欲セバ、宜シク牀ニ倚リテ長者ヲ見ル可カラズト、沛公洗ヲ輟メテ謝ス、史記ニ見ユ。　蘇代孟嘗君田文ニ見ユ、時ニ田文將ニ秦ニ入ラントス、代諷諫シテ曰ク、木偶人アリ、土偶人ニ謂ツテ曰ク、今雨フラントス、足下雨ニ遇ハバ必ズ破レント、土偶人曰ク、我破ルトモ土ニ歸ルノミ、足下ハ流レテ行ク所ヲ知ラザラント、蓋シ田文ヲ以テ木偶人ニ比スルナリ、田文終ニ止ル。　楚人弱弓微繳ヲ川ヒデ能ク歸雁ニ中ツル者アリ、頃襄王召シテ之ヲ問フ、對ヘテ曰ク、王聖人ヲ以テ弓トナシ、勇士ヲ以テ繳トナシ、張ツテ之ヲ放タバ、獲ル所豈鳧雁ノ類ノミナランヤト、事戰國策ニ見ユ。　蒯通云云、漢書ニ云、齊ノ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ニ

出サズ、日夜樂ヲナス、伍擧入リテ諫ム、隱語ヲ進メテ曰ク、鳥アリ阜ニ在リ、三年飛バズ鳴カズ、是レ何ノ鳥ゾト、莊王曰ク、三年飛バズ、飛バヾ將ニ天ヲ沖カントス、三年鳴カズ、鳴カバ將ニ人ヲ驚カサントス、汝退ケ吾之ヲ知ルト、居ルコト數月ニシテ淫益〻甚シ。茅焦解衣云云、秦ノ太后、嫪毒ト通ズ、始皇毒ヲ誅シ、太后ヲ遷ス、諫メテ死スルモノ三十七人、茅焦諫ヲ進メ、乃チ衣ヲ解キ鑕（首切リ臺）ニ伏ス、帝立ロニ悟リ、遂ニ太后ヲ迎ヘ歸ス。參乎權而云云、權道卽一時ノ方便ニ出ヅル變道ナレドモ、歸着スル所ハ經卽聖人ノ常道ナリ。虛己者ハ、虛心平氣ニシテ、己ノ我意ヲ捨テ、人ノ諫ニ聽ク者ヲイフ。逆忠者トハ、好ンデ忠諫ニ逆フモノヲイフ。機智勇辯ハ頓智ト勇氣トアリテ、且能辯ナルコトナリ。

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

第一小段　提論諷不如術。

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

第一節　綱。

觸讋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

第二節　理論。

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項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

第三節　勢禁。

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

第四節　利

ニ吾唯其一ヲ數ヘ擧グルトキハ、人人吾ノ餘ノ九ヲ知ラザルヲ知ラザラン、而ルニ若シ數ヘテ一ヨリ九ニ至リ、タダ其一ヲ知ラザルトキハ、之ガ爲ニ折角ノ智モ傷ク故、初ヨリ、タダ一ダケヲ擧ゲテ置ク方、奥ガ測ラレズシテ好シ、況ヤ一ヲ擧ゲテ九ニモ至ラザル中途ニテ止ム時ハ、恐クハ人ノ笑フ所トナラン。

其說トハ、家語辨正篇ニ、孔子曰ク忠臣ノ君ヲ諫ムルニ五義アリ、一ハ譎諫、二ハ戇諫、三ハ降諫、四ハ直諫・五ハ諷諫、唯主ヲハカリテ之ヲ行フ、吾ハ其諷諫ニ從ハント見ユ。

諷直ハ諷諫ト直諫トナリ、諷諫トハ寓言他事ヲ以テ閒接ニ君ヲ諫ムルモノ、伍擧ノ莊王ニ於ケル如キ之ナリ、直諫トハ面折指摘シテ直接ニ主ト諍フモノ、茅焦ノ始皇ニ對スル如キ之ナリ。

伍擧進隱云云、楚ノ莊王位ニ卽イテ三年令ヲ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第一節立案。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擧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一術字。含機智勇辯。○第二節破案。○第一小段駁諷諫起下問。○起手先列故典。與中腹相映。

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第二小段問答以發經權之說。迫出主意。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一術分爲機智勇辯。○機智勇辯。伏末段蘇張之術。忠字伏末段龍比之心。○第三小段揭主意。○以上第一大段揭大意。

周衰。游說卽術也。熾

コトニマデモ、行キ渡ラントスレバ、必ズ粗漏ニ流ルルニ至ラン、故ニ明之ニ及ボシ、能ク考究ガ行屆ク時ハ、人必ズ曰ハン、コレハ考究セザル爲ナルベシト、又若シ考究シテ明ノ及ブ時ハ、必ズ精密ナランド曰ハン、人皆用心注意スベシ。

齊威王云云、齊ノ威王即位ノ始メ國亂ル、時ニ即墨ノ大夫能ク其邑ヲ治メタレドモ、王ノ近臣ニ賂ハザレバ、皆之ヲ王ニ毀ル、阿ノ大夫ハ政治不善ナレドモ、賂ノ爲ニ譽メラル、王實ヲ知リ、即墨ノ大夫ヲ擧ゲテ、阿ノ大夫ト譽ムル者トヲ誅セリ、是ニ於テ國治マリ、諸侯復タ兵ヲ致サズ。

從其易知云云、其知ルコトノ易ク、智慮ノ及ブ所ニ從テ、明ヲ用ヒテ考究セシユヱニ、其心ヲ用フルコト少クシテ功ヲ收ムルコト大ナリ。

譬如有——天下ノ事、譬バ物ヲ數ルガ如シ、今茲ニ十箇アランニ、

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脩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而『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

以上第四大段實論。

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擧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擧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以上第五大段一喩收全篇。蓋學說難。

諫論上

主意　言用諫術濟忠心。然術重於忠。故術字眼目。〇此篇以法勝以鍊勝。

ヨリ此區區タル小明ヲ用フルコトナキナリ、日月ヲ以テ聖人ノ德ニ喩ヘテ常ヲ說クナリ。雷霆ハ造化ノ時ヲ云フ、日月ト云ヘルニ對シテ云ヘルナリ。兢兢然ハ、戒メ愼ルル貌。

轟轟焉ハ羣車ノ響ナリ、雷鳴ノ殷殷タルヲイフ。

日月雷霆云云、日月雷霆ノ分別ヲ知ル者ハ、己ノ分限ヲ量リ考ヘテ、常ニ用フベキカ、時ヲ用フベキカヲ分別スベシ、而シテ其分ニ應ジテ明ヲ用ヒ、智慮ヲ施スベシ。約ハ簡約ナリ、手短キコト。專於其――己ガ明、智慮ノ及ブ限ヲ專一ニ盡シテ、人之ニ及ボサントセバ、其及ブ所ハ必ズ精シク行キ屆クニ至ル、之ニ反シテ自己ノ明ノ及ブ能ハザル所ノ

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第二小段日月以喩聖人。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第三小段雷霆以喩賢人。故日轟轟然喩愚人也。○以上第二大段暢論前意。

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姦雄猶知權道。○以上第三大段獨論主。

齊威王即位大亂

ス、史記ニ樊噲ハ沛人、狗ヲ屠ルヲ以テ業トスト、又酷吏傳ノ注ニ、椎埋ハ人ヲ殺シテ之ヲ埋ムルナリトアリ。親戚乘勢爲帝王ハ呂氏ヲ指ス。

明論ハ明ヲ用フ可キヲ論ズル也、明ハ智ナリ。聖人以――聖人ハ天賦ノ大知アリテ、事物ノ大綱ヲ取計ルヲ以テ、小知ノ功モ之ニ附隨シテ、自然ニ兼ネ擧リ、又其智慮ノ及ブ所ハ、其事ノ要領ニ中ルヲ以テ、其及バザル所マデモ救濟スルコトヲ得ルニ至ル、然ルニ愚者ハ固ヨリ大知ナク、智慮足ラザルガ故ニ、其及バザル所ハ勿論、智慮ノ及ブ所マデモ失フニ至ルナリ。日月經云云、日月ノ天ヲ渡ル、其光ノ大ナルコトハ、四海ヲ照スベケレドモ、其小細ナル所ニ至リテハ、反ツテ一小室内ニスラ入ル能ハズ、サレドモ之ガ爲ニ日月ノ大明ヲ損ズルコトナシ、蓋シ彼ハ固

明論

主意　言賢人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可以用明矣。蓋聖人是客。賢人是主。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

以上第一大段　冒頭掲大意。

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

第一小段言聖人有常。賢人有時。時者有可用之時。常者無不可用之時。蓋聖人有治而無亂。賢人時有亂。

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

ニ川ヒバ、病ヲ治スベクシテ人ヲ殺スホドニ至ラズ、之ト同ジク、樊噲ノ如キ危險ナル病去ラバ、呂后ノ毒モ人ヲ殺スニハ至ラジ、故ニ高祖ハ菫ナル呂后ヲ以テ、病ナル樊噲ヲ去ルナリ。彼平勃云云、平勃兩人ハ、高帝ノ深意ヲ知ラズ、樊噲ヲ斬ルベキ命ヲ受ケナガラ、之ヲ殺サズシテ都ニ連レ歸リタリ、是レ漢ノ爲ニ憂ヲ後ニ殘セシモノナリ。天也ハ天命ナリ、噲幸ニ誅ニ遭ハズシテ病ヲ以テ終リシヲイフ。彼其尙在云云、彼ハ樊噲ナリ、太尉ハ周勃ナリ、北軍ハ常時京城ヲ守衞セシ兵ノ稱ナリ、初呂祿北軍ヲ統ブ、周勃紿イテ之ニ代ル、若シ噲ニシテ尙存命ナリセバ、呂祿モ卒ニ勃ニ欺カルベカラズ、周勃モ終ニ北軍ヲ領ス可カラザリシナラン。南面稱孤トハ諸侯王タルヲイフ。椎埋屠狗之人トハ、賤業者ヲイフ、樊噲ヲ指

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后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高帝以爲云云一篇歸宿處。○第一節結高帝死後之規畫。

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尙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第二節結平勃之失策。○第四小段合論呂氏。樊噲。平勃。結高帝之大智規畫。○以上第二大段實論規畫處置。

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尙在。未必與產祿叛。」第一小段駁論。

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第二小段辨論。○以上第三大段自塞釁隙。是餘波。

二當ツテ、後家ガ一家ノ主母トナリ、嚴重ニ取締ルナラバ、縱ヘ如何ナル惡シク手ゴハキ僕婢アルトモ、年弱キ嗣子ニ抵抗スルコトナシトナリ。

陳ハ陣ナリ。

亞父嗾云云、亞父ハ范增ナリ、嗾ハ犬ヲケシ掛クルナリ、人ヲ指揮シテ他ヲ害ハシムルヲイフ、鴻門ノ會ノ時、范增項莊ヲシテ劍舞セシメ、以テ高祖ヲ刺サシメントス、事急ナリ、樊噲盾ヲ擁シテ座ニ入リ、目ヲ瞋ラシテ項羽ヲ讓ム、高祖因テ虎口ヲ脫スルヲ得タリ。

漢之爲漢云云、漢果シテ克ク天下ヲ得タリヤ否ヤ疑フ可シトナリ。

戚氏ハ高祖ノ寵妾ナリ。

平勃ハ陳平、周勃。

一女子ハ戚氏ヲ指ス。

娶於呂氏、噲ノ妻ハ呂后ノ妹ナリ。

猶醫者云云、堇ハ毒ナレドモ、醫師之ヲ適當

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第五節斷案。○第二小段論知呂氏之禍而不除者。爲惠帝計。是規畫之二。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第一節先下斷案。文法變化。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第二節疑噲之不可斬。是波瀾。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第三節辨其不可不斬。以解斷案。○第三小段論欲斬樊噲者。削呂氏之黨也。是規畫之三。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以

こぶつきらぼうノ人ト云フニ同ジ。
規畫ハ計策ナリ。
中ハ的中スルコト、當テハマルナリ。
曉然ハ明ナル貌。

重厚少文云云、周勃ハ性質愼重ニシテ、事ニ對シテ手固ク、飾リ氣ナキ者ナレドモ、我ガ劉氏ノ家ヲ安ンズルハ此周勃ナランナリ、文ハ飾ナリ。
大尉ハ兵馬ノ權ヲ掌ル官。

三監叛トハ、武王殷ヲ亡ボシ、紂ノ子武庚祿父ヲ立テテ殷ノ祀ヲ承ケシメ、其三弟管叔、蔡叔、霍叔ヲシテ之ヲ監セシム、之ヲ三監ト云フ、武王崩ジテ此三叔武庚ト與ニ亂ヲ作セリ。
萬歲後ハ死後ヲ指ス。
家有主母云云、家長死シ、嗣子尙ホ幼ナル時

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自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第二小段論明于大。○以上第一大段論高帝之智。明于大。能爲死後之計。是大意。

帝常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第一節先揭高帝平常語。爲疑案。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第二節斷案。○第一小段論知呂氏之禍。以太尉屬勃。是規畫之一。

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第一節大意。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第二節忙中引典。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第三節帝之意。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第四節忙中挿喩。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鎭壓其邪心。

天下之大ハ、暗ニ宋朝ヲ指スナリ。

挾數ハ策略ヲ行フヲイフ。
制ハ制裁ナリ、トリサバクコト。
揣摩ハ推測スルコト。
擧指搖目ハ坐シテ人ヲ指揮スルコト。
木彊トハ、木ノ彊直ニシテ委曲ナキコト、俗

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 第二小段悲不出此策而至亡。○以上第三大段陳救之之策。以慨六國賂秦之失。收主意。 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以上第四大段餘波。餘波是作文之主意。

高帝　權書之一

主意　言高帝之智。明于大。故能爲身後規畫處置。其處置如何。爲惠帝存呂氏。一也。斬樊噲削呂氏黨。二也。遺周勃備呂氏禍。三也。然要之三事皆爲呂氏規畫也。○老泉好爲逆論倒敍。自遠及近。自後還先。文有態有味。不似一直了之平平。如此篇是也。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擧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 第一小段論暗于小。 然天下已定。後世

遷滅、秦齊王建ヲ松柏ノ間ニ遷シテ以テ死セシメ、遂ニ齊國ヲ滅ス、
嬴ハ秦ノ姓ナリ。
有遠略ハ、燕ノ文侯、趙ノ肅侯ト、蘇秦ノ說ヲ納レ、六國從約シテ、秦ヲ滅サント欲セシヲ云フナリ。
荊卿ハ荊軻ナリ、燕太子丹、荊軻ヲヤリテ秦王ヲ刺サシム、就ラズ、王怒ッテ燕ヲ伐ツ。
李牧ハ趙ノ將、趙王秦ノ反間ニ因ッテ牧ヲ殺ス。
邯鄲ハ趙ノ都ナリ、秦趙ヲ滅シテ郡ト爲ス。
革滅ハ秦六國ヲ滅シ、郡ニ改ムルヲ云フ。
刺客ハ荊軻ヲ云フ。
良將ハ李牧ヲ謂フ。
禮ハ禮遇スルナリ。
嚮ハ向フノ意。
食之不得云云ハ、心配ノ餘、食ノ喉ヲ下ラザルヲ云フ。

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　第一節言齊後五國而亡。

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　第二節言燕趙後三國而亡。○第二小段詳論不賂者之得。

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　第三小段合論六國得失。結上二小段。○以上第二大段詳論主意。

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幷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第一小段言救之在以賂地封謀臣。

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刦。

六國ヲ云フ。
互喪ハ、相前後シテ亡滅スルヲイフ。
不賂者以云云、秦ニ賂ハザル國モ、亦賂フ者ノ爲ニ遂ニ亡ブ、是レ互ニ彊堅ノ援ヲ失ヒテ、各自ニ己獨リ完キコト能ハザレバナリ。
以攻取之云云、兵ヲ用ヒテ攻メテ取ル外ニ、賂トシテ小ハ邑ヲ得、大ハ城ヲ得、今秦賂トシテ得タルモノト、戰捷ニ依ツテ得タル者トヲ較ブレバ、前者ハ後者ノ百倍ナリ。

古人云云ハ、蘇代魏王ニ說ク語ナリ、戰國策ニ見ユ。

道也」第一小段主意。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彊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第二小段釋或疑。○以上第一大段揭主意。

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第一節言秦賂得之地、百倍戰取之地。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顚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第二節言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第一小段詳論賂者之失。

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

盜跖ノ民間ニ居ルモノ耳、曷ゾ言フニ足ランヤトアリ。竇武何進ハ、後漢ノ末ニ宦官ヲ誅セントシテ、反ツテ之ニ死セシ人、其傳ノ論ニ、宋ノ襄公ノ天ニ違フ爲ニ、戰ニ敗レシコトヲ引イテ二人ヲ非トセリ。相將苟免ハ武、進ヲ指ス、相將タル者ガ、苟モ禍ヲ免レテ生ヲ貪ルヲ以テ、天ニ順フトスルカト云フナリ。戎神トハ佛ヲ云フ。監ハ鑒ニ通用ス、手本ニスルコトナリ。

此篇ハ齊楚六國ガ、地ヲ割キ秦ニ賂ウテ、自ラ亡滅ヲ招キシヲ論ズ、暗ニ宋朝ノ地ヲ割キ、金ニ賂フノ害ヲ寓スルナリ。六國トハ、戰國ノ時ノ齊、楚、燕、韓、魏、趙ノ

惜張騫班勇之遺佛書。是欲相將苟免以爲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奉戎神乎。此曄之失也。第一節曄之失。○中國上省欲字。得古文法。壽之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能有吳蜀。猶吳蜀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而以臣視吳蜀。吳蜀於魏。何有而然哉。此壽之失也。第二節壽之失。○第二小段論曄壽之失。○以上第三大段附論曄壽之失。噫。固識遷失。而固亦未爲得。曄識固失。而曄益甚。至壽復爾。史之才誠難矣。後之史。宜以是爲監。無徒譏之也。以上第四大段合遷固曄壽結之。

六國　權書之一

主意　言六國破滅之弊在賂秦。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

麟止ハ武帝ガ雍ニ至ツテ白麟ヲ獲タルコトアリ、司馬遷史記ヲ書シテ筆ヲ此ニ止ム、故ニ麟止ト云フ。
襲蹈ハ踵グコトナリ。
剽トハ竊ムナリ。
屑屑然ハ細詳ナル貌。
他載トハ其他ノ紀傳ノコトナリ。

范曄ハ六朝ノ人、後漢書ヲ著ス。
陳壽ハ晉ノ人、三國志ヲ著ス。
巨擘ハ大指ナリ。

概ハ是非ヲ問ハズシテ、一概ニ傳ヲ合スヲ云フ。

姚杜仇趙ハ、史記游俠傳ニ「北道ノ姚氏、西道ノ諸杜、南道ノ仇景、東道ノ趙佗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ノ如キ、此レ

足其書者過半。且褒賢貶不肖。誠己意也。書己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傳遷揚雄。皆取其自敍屑屑然。曲記其世系。固於他載。豈若是之備哉。彼遷雄自敍可也。已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

第二小段固之失。○以上第二大段詳論遷固之失。

或曰。遷固之失既爾。遷固之後。爲史者多矣。范曄陳壽實巨擘焉。然亦有失乎。」

第一小段設或問起後段。

曰烏免哉。曄之史之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人。間尤甚者。董宣以忠毅。概之酷吏。鄭衆呂強。以廉明直諒。概之宦者。蔡琰以忍恥妻胡概之列女。李善王忳。以深仁厚義。概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酷吏。史記姚杜仇趙之徒。不載於遊俠遠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異。論竇武何進。則戒以宋襄之違天。論西域。則

モノ、量稱ハはかるナリ、微ヲ探リ細ヲ討ネテ、過失ヲ摘發スルヲイフ。
汨亂ハ亂スナリ。
繡ハ刺繡(ぬひとり)。繪ハ模樣ヲエドルコトナリ。
轂ハ綾(あや)。
錯ハ交フルコト。
紉ハ繼ギ合ハスルコト
綈繒ハ太織紬(ふとおりつむぎ)。
自敍ハ史記ノ太史公自敍ナリ。
談ハ遷ノ父司馬談也。
遭李陵之禍、李陵ハ漢ノ將、戰敗レテ匈奴ニ降ル、司馬遷陵ト舊知ナレバ、爲ニ之ヲ辯解ス、武帝怒ッテ遷ヲ吏ニ下セリ、此處ニ云フ。
太史公ハ遷自身ヲ指ス、故ニ先ノ司馬談ト混合ス。
彪ハ固ノ父班彪ナリ。

爾其尤大彰明者焉」。第二小段答。○以上第一大段略提遷固之失。

遷之辭淳健簡直。足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閒。以破碎汨亂其體。五帝三代紀。多尚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衞陳鄭吳越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繡繪錦轂。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爲服。則綈繒之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第一節裂取六經傳記。

其自敍曰。談爲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先儒反謂。固沒彪之名。不若遷讓美於談。吾不知遷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遷之失也」。第二節父子同稱太史公。○第一小段遷之失。

固贊漢自創業。至麟止之閒。襲蹈遷論。以

悔過之漸トハ、漸漸ト過チ悔イ改ムルノ意。

鉤抉ハ鉤校剔抉シテ、遺サザルナリ。潛法隱義ハ潛ミタル法ト隱レタル義ト。

寸ハ長サノ小ナルモノ、銖ハ重サノ小ナル

彰。則後人樂得爲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爲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强臣專制之爲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爲春秋繼。應仲尼遺意。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以上第三大段總括。

史論下

主意　言遷固之史。不免有失。故失字一篇眼目。○按史直敍其實。是正體也。故三國自三國。南北自南北。紫陽以正統與蜀。山陽以正統與南朝。未免曲比。

或問。子之論史。鉤抉仲尼遷固潛法隱義。善矣。仲尼則非吾所可評。吾惟意遷固非聖人。其能如仲尼無一可指之失乎』。第一小段問。

曰遷喜雜說。不顧道所可否。固貴諛僞。賤死義。大者此既陳議矣。又欲寸量銖稱。以摘其失。則煩不可擧。今姑告

固之表ハ班固ノ前漢書年表八種ヲ云フ。

不曰名云云、表ノ首欄ノ目中ニハ、只號諡トノミ云ツテ、號諡姓名トイハザレドモ、表中ニハ名ヲ顯シタリ、故ニ實ハ之ガ名ヲ擧ゲシナリ。

不著ハ、名ヲ顯サズンバ、其人更ニ分明ナラザルナリ。

殺一等トハ、一等ヲ降スナリ。

元始ハ漢ノ平帝ノ年號。

名器ハ爵號、車服ナリ、此兩者ハ、唯天子專有ニテ、妄ニ人臣ニ貸スベカラズ。

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諡姓名。此異姓例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諡。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上則曰號諡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諡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閒。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 第五小段微而切之目。 ○以上第二大段綱目。 噫。隱而

多ハ之ヲ稱美スルナリ。
窒其自新云云、小人ガ改心シテ行ヲ新ニスル道ヲフサグナリ。
訖ハ終ルナリ。
周裔、吳ハ周ノ太王ノ長子、泰伯ノ後ナレバナリ。
霸盟上ト八、吳王夫差霸トナリ、中國ノ盟ニ與リシヲイフ、上國ハ中國ノコト。
鄫槖皐黃地共ニ地名。
華風ハ中國文華ノ風。
夷俗之名ハ、越人自ラ其國名ヲ稱スルニ、發聲ノトキ於字ヲ冠シ、於越ト云フ、故ニ夷俗ノ名ト言ヒタルナリ。
君子トハ孔子ヲ云フ。
罪之ハ越人自ラ稱スル於越ト云フ、名ヲ其マヽ用ヒテ之ヲ罪セシナリ。
檇李ハ地名。
夷狄畜ハ夷狄取扱ヒニスルコト。
西戎獫狁ハ皆北狄ノ名ナリ。
句踐ハ越王句踐ナリ。

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於鄫。書十二年公會吳於槖皐。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貍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於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閒。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句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

第四小段簡而明之目。

微而切トハ、隱微ニシテ而モ其意ハ深切也。

議救閼於云云、史記趙奢傳ニ秦韓ヲ伐チ、閼於ニ軍ス、趙王廉頗ヲ召シテ、救フベキヤ否ヤヲ問フ、頗對ヘテ、道遠クシテ險狹ナリ救ヒ難シト云フ、趙奢ニ問フニ奢曰ク、道遠リシテ險狹ナルハ、譬ヘバ兩鼠ノ穴中ニ鬪フガ如シ、將勇ナル者ハ勝タント、乃チ趙奢ヲシテ之ヲ救ハシム、奢遂ニ閼於ノ圍ヲ解イテ歸ル。

酈食其云云、漢王食其ノ說ヲ聽イテ六國ノ後ヲ立テントス、張良ノ諫ニ因テ之ヲ悟リ、俄ニ六國ノ印ヲ銷ス。

周勃云云、孝文周勃ニ問フニ天下一歲ノ決獄及ビ錢穀ノ出入ヲ以テス、勃皆知ラズト謝シ、惶懼シテ汗出デテ背ニ洽シト。

蘇秦ハ戰國ノ時、六國從約ノ長トナリシ辯士ナリ。

北宮伯子張湯ハ共ニ漢ノ酷吏ナリ。

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第二小段隱而彰之目。

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擧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第三小段直而寬之目。

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

王通ハ隋人、字ハ仲淹、春秋ニ法リテ元經ヲ著ス。
陸長源ハ唐人、字ハ泳、唐春秋ヲ著ス。
囂囂然云云、只ヤカマシクシテ、ムダゴト多ク、且ツ、自己ノ分ヲ越ユルコトナクバ善シト云フナリ。

不可以文云云、史ハ經ノ稱謂法ヤ凡例ノ如キモノアラザレバ、文字ノ上ヨリ作者ノ意ヲ曉ルベカラサレドモ、唯意ヲ以テ之ヲ求メテ通ズベシ。
隱而彰トハ、其一事實ハ隱レタル如クニシテ、其實ハ彰ナリ。
直而寬トハ、事ヲ記スルコト正直ナレドモ、寬大ナル處アリ。
簡而明トハ、其書法簡單ナレドモ、其意味明瞭ナリ。

錄可也。愼無若王通陸長源輩、囂囂然冗且僭則善矣』。第二小段

起下篇。○以上第三大段結全篇起下篇。

史論中

主意　言史記漢書得仲尼遺意。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以上第一大段大意。

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第一小段綱。

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於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

使後人——若シ後人ガ經書ノ道法ノ勝ツ所ニ通ゼズシテ、妄ニ史ヲ書傳ヘントスル時ハ、善惡ヲ表示スル稱謂名目ノ手本トスベキ所ヲ知ラザルガ故ニ、善ヲ勸メ惡ヲ懲サントストモ、之ヲ沮ミ止ムル所ヲ知ラザルベシ。

從僞赴トハ、隱ノ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ズルノ訃音アリ、而シテ其實ハ速ニ會センコトヲ欲シテ、日ヲ僞リハヤメテ告ゲシナリ、經ニハ僞赴ヲ載セテ臣子ノ過ヲ懲セリ。

規ハぶんまはし、矩ハさしがね、準ハ水準器、繩ハ墨繩ナリ。

待而正ハ、規矩等ヲ待ツテ後正シク器ヲ作ルコトヲ得ルナリ。

小段第三目。 使後人不通經而傳史。則稱謂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 第五小段第四目。 經或從僞赴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錄。」 第六小段第五目。 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閒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爲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 第七小段第六目。 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 規矩準繩喩經。器喩史。 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 第八小段第七目。○以上第二大段詳說。 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 第一小段結此篇。 後之人其務希遷固實

經ハ道ヲ載スルノ書ナリ。
文之用――文ノ運用ニ四種アリ、一ハ事實ヲ正確ニ記スルモノ、二ハ辭章ヲ修飾シテ記スルモノ、三ハ道理ヲ詳カニシテ義理ニ達スルモノ、四ハ禮法ニ依ツテ事迹ニ檢束ヲ加フルモノナリ。
酌ハはかるノ意。
體不相沿――史ト經ト記錄ノ體裁ハ同樣ナラズト雖モ、其功用ハ互ニ相助クルモノナリ。
驗ハ驗ナリ、ためすナリ。
赴告ノ赴ハ訃ト同ジ、喪ヲ告グルヲイフ。
策書ノ策ハ册ト同ジ、公式ノ書キ物ナリ。
臆斷トハ、己臆說ニ依テ斷定スルナリ。
本周禮以云云、周禮ハ周室ノ禮法ヲ載スル書ナリ、孔子ハ之ニ基イテ凡例ヲ作ル、是レ經ノ法ナリ。
夸耀ハはでやかナルコトナリ。
善狀ハヨキ有樣ナリ。
惡實ハ惡シキ事實ナリ。

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襃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體二。）而用實相資焉」。（義一。第一小段綱。）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爲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修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爲己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爲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擧其略。詞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第二小段第一目。）史則不然。事既曲詳。詞亦夸耀。所謂襃貶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事詞勝」。（第三小段第二目。）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襃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襃貶」。（第四

檮杌ハ本來惡獸ノ名ナリ、以テ惡人ニ比ス、春秋ノ時ノ楚國ノ史ニ名クルニ檮杌ヲ以テセルモノハ、蓋シ小人ヲ惡ムノ意ニ出デタルナリ。

四凶ノ一トハ四惡人ノ一ト云フ義ニシテ、顓頊氏不才ノ子アリ、敎訓スベカラズ、天下ノ民之ヲ檮杌ト云フ。

脩經ハ春秋ノ書ヲ作ルナリ。

卒之ハ結局ナリ。

曰史曰經、史ハ事ヲ記スル官名、故ニ其記スル所ノ書ヲ史トイフ、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六

史論上

主意　言經史皆聖人憂小人而作。故義一而體二。〇此篇。無賓主之辨。

史何爲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憂小人三字。經史同義。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第一小段言史憂小人而作。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脩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體二。義一體二。一篇主意。故曰史焉。曰經焉。第二小段言孔子因史修經。〇以上第一大段大意。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詞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五終

リ、故ニ天下ニ賞罰ヲ正ス天子アレバ、作ルベカラズ、是レ無ケレバ其權ノ與フベキ所ヲ知ラズ、何トナレバ天下ノ中ニ周公ノ子孫ノ如キ、與ヘテ然ルベキ人アルヤ疑ハシケレバナリ、若シ之ニ與ヘテ、其人ヲ得ザル時ハ、必ズ亂ヲ生ゼン、又人ニ與ヘズ、自ラ與フレバ、則僭越ノ次第ナリ、若シ又人ニモ自己ニモ誰ニモ與ヘザル時ハ、散ジテ歸スル所ナク、賞罰ノ道全ク地ヲ掃フニ至ル、サレバ孔子以後ノ春秋ハ亂カ僭カ散カ如何。

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回顧主意。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以疑問結一篇。文意不盡。妙。○第三小段論後世不知夫子之意。○以上第三大段論門人與後世。

皆不知夫子之意。以反映前段。是餘波。

吾觀春秋云云、春秋ノ法ハ皆周公ノ法ナリ、魯國内ノ事ハ詳シク書シテ外國ノ事ハ略セリ、是ハ古ノ周公ニ法リ、先自己ヲ治メテ後、人ヲ治メントスル意ナリ。

田常弑其云云、田常其君簡公ヲ弑セシトキ、孔子哀公ニ告ゲテ、之ヲ討ゼンコトヲ請フ、論語ニ出ヅ。

續經トハ、春秋ノ經、魯哀公十四年ニ終ル、子貢ノ徒其後ヲ續ケテ經文ヲ書ス、其十六年ノ經ニ孔丘卒ノ文アリ。

夫子獨書云云ハ、春秋ニ大夫ノ老ヲ告グル者卒スル時ハ書カザリシヲ、孔子ノミ之ヲ書ケリ、之レ孔子ノ意ニアラズ、子貢ノ徒ノ心得違ナリトノ意。

遷固之史トハ、史記ト漢書トヲイフ。

春秋有――春秋ニハ天子ノ事タル賞罰ノ權ア

也」。第十小段第七解。更論與其子孫所以思周公。足前段之意。

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第十一小段第八解。引夫子與征伐之權於魯。以為證左。結一段。主意最明確。○以上疊言三解。與首段疊言三難斤量均平。○以上第二大段論夫子以賞罰之權與魯。是辨解。而一篇主意在處。

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第一小段論門人不知夫子之意。

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第二小段言史之常法起下段。且收首段是非賞罰之案。

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惑一字。既含亂僭散三字。

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

故以天下云云、當時周王ニ權力ナキヲ以テ、孔子ハ周公ノ古事ノ如ク、已ムヲ得ズシテ周王ニ代リ、天下ヲ賞罰シタルモノナレバ、是レ天子ノ權ヲ以テ魯ニ與ヘタルモノナリ。
陽爲尊周云云、外ニハ周ヲ尊ブガ如ク裝ヒ、其實吾國ヲ富强ニセントシタルナリ。
與其事而云云、孔子ハ周室ヲ尊ブコトニハ與ヘ許スモ、其内實ノ野心ニハ許サザルナリ。
雖其子孫云云、周公ノ子孫ガ不肖ニシテ先祖ノ志ヲ繼グ能ハズト雖モ、孔子ハ周公ノ心ヲ思ヒテ、天子ノ權ヲ周公ノ子孫タル魯國ニ假シテ、賞罰スルヲ許セシナリ。

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第五小段第四解。言與天子之權於魯。傚周公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第六小段是第七難。曰。如齊桓晉文可也」第七小段第五解。言欲魯如齊晉之霸。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第八小段是第八難。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彊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第九小段第六解。言夫子惡齊晉之心。而善周公之心。故與權于其子孫。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

繫辭ハ孔子ガ易ノ爻卦ノ下ニ繫ゲシ註解ナリ。

天子之權、春秋ノ賞罰ハ魯一國ニ限ラレズシテ、廣ク天下ニワタル、之レ諸侯ノ權ナラズシテ天子ノ權ナリ。魯之賞罰云云、魯國ノ賞罰ハ、魯一國ニ限ラレ、他國ニハ及バズト云フ。

周之東遷ハ、周ノ平王、西戎ニ逼ラレ、都ヲ東都ノ王城ニ遷セリ、故ニ云フ。

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第一小段第二解。先揭主意。言與賞罰之權于魯也。○一篇主意在此段。第二小段是第五難。

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第三小段第三解。言與天子之權於魯。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第四小段是第六難。

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

セザルコトアリ、又邾ノ黒肱ガ魯ニ來奔セシ時、但黒肱ト名ノミヲ書シ、其國ヲ書セズ、其國ヲ絶チシコトアリ。又齊侯ガ山戎ヲ伐シ時、但齊人ト書シテ其爵ヲ貶セシコトアリ、又アル諸侯ヲ諱リテ其名ヲ書シ、アル大夫ヲ褒メテ其字ヲ書セシコトアリテ、一定ノ法則ナク、惟其人ノ情意ノアル所ニ依ッテ、褒貶ヲ爲シタリ。

僭ハ分ニ越ユルナリ。

道之權云云、道ノ權ハ單ニ是トカ非トカ人ヲ批評スルニ止マルトナリ。

塗之人ハ往來ニ出遇フ見ズ知ラズノ人ナリ。

春秋ハ本魯國史ノ名ナリ、孟子ニ、晉ノ乘、楚ノ檮杌、魯ノ春秋ハ一ナリト出デタリ。

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第三小段是第二難。

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是道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第四小段是第三難。總收上二小段。

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第五小段第一解。然爲下段設之。非眞解。謂波瀾亦可。

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第六小段更起一難。窮詰之。是第四難。○以上第一大段言夫子無位。宜執是非之私權。而執有位者賞罰之公權何也。是難問。

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之作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

春秋論

主意　言夫子以賞罰之權與魯。○權第一字眼。公第二字眼。位第三字眼。賞罰第四字眼。私第五字眼。是非第六字眼。道第七字眼。○此篇。文雄而論僻。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

第一小段虛論立公案。下段擧實事照此起難。

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絶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如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

第二小段是第一難。

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

賞罰者——賞罰ハ行政ノ一大事ニシテ天下ノ公道ナリ、人ノ行爲ヲ是非スルハ一個人ノ私論ナリ、其位ニ居ル聖人ハ其權ヲ用ヒテ、賞罰ノ公道ヲ行ヒ、天下ノ民惡ニ懲リテ善ニ勸ム、位ナキモ道ヲ行フ聖人ハ其權ヲ用ヒテ、私論ヲ以テ是非ヲ爲ス、而シテ天下之ガ爲ニ榮辱ヲ蒙ル。

賞人之功トハ齊桓ガ召陵ノ盟。

春秋賞——春秋ノ書ニテハ、其書キザマニ因リテ人ノ功ヲ賞スルコト、夫ノ晉ノ文公ノ城濮ノ戰ノ如キアリ、人ノ罪ヲ赦スコト、夫ノ齊桓公ガ項ヲ滅セシトキ、桓公ノ名ヲ出サザル如キアリ、又或時ハ名ノミ書シテ氏族ヲ書

亦既薄矣、ココハ已ニ德ノ寡キナリトイフ意。

受命而死ハ、天命ヲ受ケテ君位ニ登ルベキモ、不幸ニシテ死スルナリ。

倒戈、戈ヲ敵ト反對ノ方向ヘ向クルコト、卽チ、敵ニ降ルノ意ナリ。

納我ハ我ヲ其軍ニ迎ヘ入ルルコト。

攝位三年、伊尹ハ其君太甲不德ナルヲ以テ、之ヲ桐宮ニ放チ、己阿衡ノ官ニ居テ位ヲ攝スルコト三年ナリキ。

周公爲之云云、周公ハ伊尹ト異ニシテ、成王ヲ補ケテ攝政セシガ、決シテ位ヲ奪フニアラザルコトヲ、紛紛トシテ辨解ニ勉メタリ。

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既薄矣』。 第二小段論殷之質。 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擧兵而東征。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 第三小段論周之文。 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 第四小段論伊尹之質。周公之文。○以上第三大段實說。 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鎭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以上第四大段應首段結全篇。

チ制スル時ニ於テハ、固ヨリ後世ノ爲マデモ計畫シタルニアラズ、而シテ其後聖人ニ遇ハザル故ニ、變ジテ他ノ風俗ニ入ルナリ、卽其變ハ窮リタリ。度ハ推シハカリ見ルナリ。然則ノ則ハ而ニ作ルベシ。

未嘗與——未ダ嘗テ民ト共ニ己ノ天下ヲ得ベキ所以ノ理由モ語ラズ、又未ダ嘗テ民ニ利福ヲ與ヘテ之ヲ悅バシムルコトモセズ、又丹朱商均ノ如キ不肖不德ノ者ヲ生ジテ開ツル事モセズ、而シテ心ニ思フニ吾ノ位ニ在ルハ當然ノ事ナレバ、天ヲ引來ツテ之ヲ神ニシ、自分ヲ譽メテ其位ヲ固クスルニ及バズ。萬方有罪云云、萬民ノ罪ヲ犯スハ予一人ノ治メ方ノ惡シキ爲ナリ、朕一人罪アリトモ萬民ハ之ニ預カルコトナシト云フ。

計也。而又適不値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 第二小段説其變窮而不反。○以上第二大段詳論。

當堯之時。擧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則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己以固之也』。 第一小段論唐虞夏之忠。

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

風俗ノ變モ亦益〻多クシテ遂ニ其ノ舊ニ復スベカラザルニ至ル、故ニ聖人ノ後繼者ニシテ同ジク聖人ナレバ、天下ヲ治ムベキモ、不幸ニシテ聖人ナクンバ、其變ハ窮ツテ更ニ變化スルコトナクシテ已ム。

三代ハ夏殷周ノ三代ナリ。

忠之變——唐虞ノ時代ニ人人正直ニシテ、心一筋ナル忠ヲ貴ビシガ、商ノ時代ニ至リテ、之ガ變ジテ質朴ノ風俗トナリタリ、周ノ時代ニナリテハ、制度モ發達シテ此質朴ノ風俗ガ又變ジテ華ヤカナル文ノ風俗ニ入リタリ、是等ハ皆世間ノ趨勢ナリ。

太牢トハ牛羊雞豚等ヲ具ヘタル料理ナリ。

菽ハ粗食ナリ。

制其風俗ハ其風俗ヲ定ムルコト。

不容爲其云云、其風俗

聖人焉。承其後而繼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

以上第一大段冒頭。

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極也。』

第一小段言於書見變。

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鳴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

得ザルノ意。
水潦大至ハ洪水ノ至ルヲ云フ。
橋必解ハ橋ノ必ズ破損スルヲ云フ。
舟不至云云、舟ハ洪水大ニ至ルトモ、必ズシモ破壞セズ、故ニ斯ル折ニハ橋ノ力ノ及バザル所ヲ濟フモノナリ。
禮之權窮云云、禮ノ權勢ハ、人人其理旨ニ達シ易キガ爲ニ、遂ニ窮スルニ至ル、是ニ於テ聖人之ヲ誘フニ易ノ教ヲ設ク、而シテ後世ノ人、遂ニ禮ヲ信ゼザルニ至ルヲ以テ、又樂ヲ設ク、又餘リニ强制スル爲ニ、禮ノ教ガマタ廢棄ス、是ニ於テ更ニ詩ヲ設ケテ之ヲ教フ、嗚呼聖人ノ事ニ當ツテ思慮スルコト詳ナリト云フベシ。

風俗之——世ノ風俗ノ變化ハ聖人ノ爲ス所ニテ、聖人ハ風俗ノ變化ニ因ツテ、其權ヲ運用ス、故ニ其權道ガ世ニ用ヒラルルニツレテ、

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

第四小段推論不至叛亂之本。

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

第五小段譬喩。○橋以喩禮。舟以喩詩。

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强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第六小段總束。○以上第三大段主論詩之通。至末節帶說易樂。結主意。

書論

主意　言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成之。故權變者字眼。此篇。老蘇惡文。宜削去。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

嚴於禮而云云、禮ニ於テハ嚴重ニ之ヲ責ムレドモ、之ガ爲ニ人情ヲ抑制スル傾向アレバ、詩ニ於テハヨク其情ヲ通達セシムルナリ。
淫ハ樂ノ度ニ過グルヲ云フ。

國風ハ詩ノ篇名。
婉孌柔媚ハ好美ニシテヤサシクナマメカシキコト。
卒守以正ハ、結極ノ處、正シキ處ニ立ッテ其情欲ヲ肆ニセザルコトナリ。
小雅モ亦詩篇ノ名ナリ。
詬讟ハそしるナリ。

得當トハ吾ガ怨ガ理ニ合スルヲ云フナリ。
非斷不能ハヨクヨクノ決心ニアラズンバナシ

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 三字一篇骨子。○第二小段論濟禮之術。是起後。○以上第二大段論禮之嚴。反至叛亂。故聖人通以詩。至此始入主。前後過渡。 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 第一小段論禮之嚴。詩之通。相濟。

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 第二小段證詩之通。

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 第三小段言有詩之敎。人不至叛亂。

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

ユルヲ云フ。
博生ハ生命ニモ取リ換フルナリ。
勃然トハ、ムツクリ興ルコトナリ。
以死自處云云、人生命ヲ賭シテ事ニカカルニ至レバ、則チ死生ノ命ヲ制セントスル機關モ、已ニ去ツテ用ヲナサズ。
大棄ハ全ク棄テ去ツテ復セザルヲ云フ。
蕩然無所云云ハ空濶トシテ取リ止マルコトナキヲ云フ。
易內ハ人ト妻ヲ交換スルナリ。

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擧無權之禮。以强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第三小段詳論禮之權窮。○以上第一大段論人不畏死。禮之權窮。是客。

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第一小段論禮之弊。是承前。

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

泊然ハ安ラカニシテ無爲ナル貌。
無思ハ餘計ノコトヲ思ハヌコト。
和易ハ和ラギ易ラカナルコト。
優柔ハヤサシク柔ラカナルコト。
從事於此ハ聖人ノ示ス所ノ禮ニ從事スルナリ。
炎炎ハ嗜欲ノ念盛ニ燃

老泉之旨。○以上第三大段專論樂之妙用。至末節帶說禮。以收前段主客。

詩論

主意　言詩之通。以濟禮之嚴。是聖人權道。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第一小段揭一段主意。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毆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第二小段詳論人不畏死。噫禮之權。止於死

告語之云云、言語ヲ以テ告ゲテスラ及バザル所ナレバ、到底理論ノミニテハ効力ナシ、故ニ陰ニ之ヲ驅リ立テテ之ヲソツト率入ルル術ヲ運ラスノ要アリ、故ニ天地間ニ存スル至神ノ機ヲ竊ミテ、音樂ナル者ヲ爲リ出ダセリ。

隱隱ハ雷ノ聲ナリ。谹谹ハ大聲ナリ。蹙而不ハ屈シ縮ミテ伸ビザルナリ。

曰雷者云云、雷ハ目ヲ以テ見ルベカラズ、其作用神妙ナルヲ以テ用ヲナスナリ。

正聲ハ正シク清キ音樂ノ音。禮者固吾云云、禮ハ固ヨリ吾人ノ心中ニ存在スルモノニシテ、聖人ノ強制セシモノニアラズ、故ニ聖人ノ說モ十分ニ信ゼザル可カラザルナリ。

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閒。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

第三小段言竊至神之機作樂。濟禮之難。久。○以上第二大段自禮入樂。前後過渡。

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谹谹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

第一小段專論樂。

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第二小段主客雙收。歸重于樂。○此心樂以成之也。非天性固有之心。沈評引孟子事親從兄章捏合。失ゞ

勞逸之說云云、安逸ニ就キ、勞苦ヲ避クルノ說、死生ノ說ニ勝タバ、聖人ノ苦心セシ權道モ遂ニ廢棄スルニ至ル。
鴆ハ毒鳥、形、鷹ニ似テ大サ鶚ノ如ク、毛黑ク喙長シ、蛇ヲ食ス、其羽ヲ以テ酒ヲ攪シ、之ヲ飲メバ即死ス。
堇ハ烏頭、毒草ナリ。
不以苦口云云ハ、口當リ苦キ爲ニ藥ヲ飲ムコトヲ忌ミ惡マズ。
酒肉之權ノ權ハカト同義ナリ。
逆ハ豫ナリ、あらかじめ。

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

第三小段二條目。○以上第一大段論客。

鳴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

避勞就逸之說。是常情。○禮少勞而多逸之意。

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

第一小段言無禮則聖人之權去。始點權字。惹起段末至神之機。機權是老泉學之主旨。

酒有鴆。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

第二小段譬喩。○酒肉以喩勞逸之說。藥以喩禮。

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

挿ム）、少老陰陽ヲ知ルナリ、是吾人ガ殘餘ノ一本二本等ヲ知ツテ、之ヲ歸ス、之等ハ皆人爲ナレドモ、四十九本ヲ二分スルハ無意識ニシテ、幾本ナルヲ知ツテ分ツニアラサレバ、卽天ナリ。

禮之作――禮ノ始メテ起ルトキハ、甚ダ難キヤウナレド、之ヲ行フハ容易ナリ、既ニ行ハルル後ハ、平易ナガラ、久シク保チガタシ、世間ニテ未ダ君タリ父タリ兄タル所以ヲ知ラザリシ時ニ當ツテ、聖人ハ君父兄ノ名ヲ立ツ、然レドモ未ダ君父兄ヲ尊敬スルヲ知ラザルヲ以テ、聖人ハ禮ヲ設ク、然レドモ未ダ聖人ノ意ニ靡キ從ツテ、禮ヲ行ハザル故ニ、聖人身先ヅ之ヲ行ツテ、世人ニ恥ヅベキコトヲ知ラシメタリ。

宜何從ハ、勿論安キニ從フベキヲ云フ。

別白ハ特別ニ明白ニスルナリ。

樂論

主意　言聖人以樂濟禮之難久。是其權道。○禮是客。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

第一小段　一大段綱領。

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

第二小段　一條目。

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

聽乎天而云云、トハ吉凶ノ決ヲ天ニ任セテ、人ノ之ニ預カル能ハザルモノナリ。

決乎之天而云云、筮モ同ジク其決ヲ天ニ任スレドモ、人ノ之ヲ營ムモノナリ。

漫而無理云云、平平坦坦ニシテ條理ナキモノナリ、故ニ荊ヲ燒キ之ヲ刺ストキハ、方、功、義、弓ノ四兆ガ龜甲ニ現出ス、是惟自然ノ現象ニシテ、人ノ預カル所ニアラズ。

純乎天技ハ少シモ人工ヲ加ヘズ、純粹ナル天ノワザナリ。

分而爲二云云、筮儀ニ用フル總數五十本ノ筮竹ヨリ一本ヲ取リ、之ヲ左ノ小指ノ間ニ掛ク、是太極ニ象ル、卽始メテ掛レ一ナリ、餘ノ四十九本ヲ無意識ニ分テ二トナシ、之ヲ兩儀ニ象ル、是筮ノ始ナリ、此二分シタル一方ヲ四本ヅツ揲ス、卽數フルナリ、是四象ニ象ルナリ。

歸奇於扐云云ハ、四本ヅツ數ヘタル餘リノ數ヲ、指ノ間ニ歸シ(卽チ

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荊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第二小段論卜。 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扐。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第三小段論筮。 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第四小段一篇主意歸宿。○以上第四大段論聖人作易出于機權。○按六經中。屬聖人方便者唯易耳。所謂神道設教也。蒙昧之世。不得已之術耳。老泉以此論他經。恐不妥。

ンコトヲ知ル、故ニ聖人ノ道ノ天下ニ信ゼラレテ、而カモ廢セラレザル理由ハ、分明ニ人目ニ映ジ、確ニ諒知セラルル禮アルヲ以テナリ。
天地之象トハ宇宙萬物ノ現象ヲイフ。
爻ハ易卦ノ六爻ヲ云フ。
陰陽之變、陰陽二氣ノ變化ハ能ク宇宙ノ森羅萬象ヲ造ス、聖人此理ニ通ジテ易ヲ作ル、卽チ一畫ヲ陽トシ、二畫ヲ陰トシ、錯交シテ六十四卦トナス。
卦ハ、乾、坤、巽、艮、震、兌、離、坎ノ八卦ヲ云フ。
鬼神ハ造化ノ妙用ヲ云フ。
辭トハ卽チ三百八十四爻ノ辭ナリ。
冥冥ハ幽玄ナル貌。
易爲之幽、易ナル幽玄不可思議ノ理ガ、聖人ノ道ノ裏面ニ在ツテ存スレバナリ。
不然則——若シ然ラズンバ、聖人何ノ爲ニ不可思議ナル易ヲ作ツテ以テ後世ニ誇ランヤ。

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第一小段言聖人恐道廢作易。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第二小段言天下尊聖人遂尊道。○以上第三大段論易是第二目。

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明。而易有所不可窺。幽。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祕怪以誇後世邪。」第一小段論禮易得失收前起後。

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

率天下ハ天下ノ民ヲ引キ連レテナリ。

遵蹈ハ法制ニ從ヒ之ニ依テ進ミ行クナリ。

人之好生云云、人ハ安逸ヲ好ムト雖、生存ヲ好ム事ハ之ヨリ更ニ甚シ、勞苦ヲ嫌フト雖、死ヲ惡ムコトハ之ヨリ更ニ甚シ、是故ニ聖人、安逸ニ居テ徒ニ死スルコトヲ止メテ、其勞苦ヲ爲シテ、勉メテ一生ヲ送ルコトヲ與ヘタリ、是レ無智ノ童子ト雖、其死ヲ避ケ生ヲ得

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 第一節言聖人使天下之民去逸就勞。 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 第二節言民欣之者因有禮制也。○第一小段論聖人制禮。

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 第一節言無禮則禽獸與人相食。人相殺。 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 第二節言人好生。故從禮相生。○第二小段論制禮之說。○以上第二大段論禮。是第一目。

乃曰拜起、拜起坐立ノ如キハ禮ノ末ナルモノナリト云フ、此末ナル禮ヲ始メテ民衆ニ教ヘタルハ、聖人ノ非常ナル勞苦ヲ盡シタルヲ知ラズ。

聖人之道云云、聖人ノ道ハ禮アツテ人ニ信ゼラレ、易アリテ而シテ世ニ尊バル、故ニ人此禮ヲ信ジテ行フ時ハ、遂ニ棄ツル能ハズ、而シテ易ヲ尊ンデ學ブトキハ、是又棄ツルコト能ハズ、故ニ聖人ノ道ノ廢棄セラレザル所以ハ、明了ニシテ視ルベキ禮ガ聖人ノ道ノ經トナリ、神妙ニシテ測ルベカラザル易ガ緯トナレバナリ。

水之走下ハ容易ニ行ハルルヲ云フ。

拜起坐立。如此其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以上第三大段引易。以證禮之出于權道。權道何。聖人治民之術而已。〇老泉說禮似荀子。說權似老似韓。

易論

主意　言聖人用機權作易。故機權字母。幽明字眼。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客。）爲之明。而易（主。）爲之幽也。

幽是不可窺。已含機權意。〇以上第一大段雙提禮明易幽。是綱。

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畊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

聖人知――聖人ハ人情ノ一般逸樂ニ安ンジテ勞働ニ苦ムヲ知ル、故ニ貴キ者ヲ安逸ニ置キ、賤シキ者ヲ勞働セシム。

將有怒ハ、心中怒ノ生ズルコトアレバ、徐ロニ自己ヲ省ミテ曰フ、是ハ前ニ吾ガ上坐ニ置キテ、其下ニ拜セシ尊キ者ナリト。

匹夫匹婦云云、左傳ノ注ニ、庶人夫婦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匹、故ニ通謂二匹夫匹婦一トアリ。

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擧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吾勞。是賤於彼也。奮手擧挺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

第二小段言聖人作禮矯常情。以成習慣。

刻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

收前段恥字。○第三小段設喩說聖人微權。○以上第二大段論聖人權道制禮。是一篇頭腦。

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於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

トモ、人人ハ廻リ遠ク奇怪ナル振舞トシテ之ニ應ゼザルナリ。

不與之齒ハ、之ヲ相手ニセヌコトナリ。

相率ハ相連レテナリ。

微權、少シク權道ヲ用ヒタルナリ。

比肩而行ハ、同輩ノ心ニテ相並ンデ歩行シ、尊卑ノ別ナキナリ。

搏逐ハ之ヲ打チ追ヒカケルナリ。

吾儕ハ尊卑ノ分ナキ同等ノ人ト爲スナリ。

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第二小段暢論前段。○此段似冗。

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第三小段論聖人恥之之術。○以上第一大段論聖人以恥誘禮

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挺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第一小段先論常情。聖

人之情――人ノ情ハ平常ノ慣習ニ安ンジテ居ルモノ故、妄リニ其風俗習慣ヲ變ズルトキハ、勢從ヒ難キモノナリ。

厭服ハ、滿足シテ承服セシムルナリ。

遂翻然以云云、翻然トシテ忽チ心ヲ翻シテ我ガ言ニ從ヒ、君父兄ニ事フル所以ハ、君父兄ニ事フル能ハザルコトノ自己ノ恥辱ナルヲ知ラシメテ、彼ヲシテ誠心ヨリ滿足シテ承服セシメタレバナリ。

爲迂怪云云、突然君父兄ヲ拜スルコトヲ言フ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爲。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

第一小段虛論。○微權一篇骨子。沈評以以恥爲骨子。不當。

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曰。彼爲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己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爲禮而謂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爲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

不世之功ハ世ニ稀ナル功名。

長陵ハ漢ノ高祖ノ陵ナリ。

孰若ハ何レゾヤトヨム。

區區之心ハ事每ニ心配スル處ノ心ナリ。

狂易ハ漢書ノ注ニ、狂チ疾ンデ本性チ改易ストアリ。

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應首段。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爲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爲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救百姓之急。則先帝之意亦遂矣。故結一意而他一意亦在其中矣。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第二小段請相公改令。○以上第四大段惜有司不救天子之過。再揭相公大功。請其改厚葬之令。救百姓困難。

禮論

主意　言聖人權道制禮。誘禮以恥。故權第一字眼。恥第二字眼。

道トナスコトアリ。
子思ハ孔子ノ孫、名ハ伋。
三日而殯云云、禮記檀弓篇ニ出ヅ、殯ハ殯殮ノ殯ニテ、未ダ葬ラザル內、尸ヲ棺ニ斂メ、殯宮ニ置クかりもがりヲ云フ、凡テ身ニ附ク衣食ノ類ハ、必ズ誠信ヲ盡シテ後日ノ悔ヲ遺ス勿レ、又三月ニシテ葬ル、凡テ棺ニ附ク用器ノ屬ハ、必ズ誠信ヲ盡シテ、後悔ナキヤウセヨト云フナリ。
華元ハ春秋ノ時宋ノ大夫、左傳成公二年ニ見ユ。
漢文ハ漢ノ文帝。
木不改列トハ、山陵ノ樹木モ、舊ノママニシテ改メ植エザルナリ。
藏ハ墓穴ナリ。
溥葬ハ質素ナル葬式。
不達ハ理ニ通ゼザルコト。
僶俛而從云云、力ノ堪ヘザル處、心ノ欲セザル所ヲ勉メテ之ヲナスヲ云フ。
太后ハ仁宗ノ后曹氏ナリ。

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略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爲聖明。而後世安於泰山。」第二小段駁論。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第三小段總收二三大段。○以上第三大段駁或人議。遂收主意。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而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僶俛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爲之者。是可深惜也。」第一小段惜有司不救過。○應第二大段有司云云意。且

ニ配當シテ、山陵ノ費川ヲ負擔セシムルコトナリ。
聊賴ハ落チ着クコト。
推ハ推シ量ルナリ。
計其既歿ハ、既ニ亡クナラレタル後ノ思召ヲ推シ計ルナリ。
稱遂ハ其心ニ稱ヘ、其意ヲ遂ゲシムルコトナリ。
冒行ハムヤミニ行フコト。
古者君子云云、古ノ君子ハ、天下財政ノ爲ニ、其親ノ葬禮ニ對シテ儉約セズト、況ヤ天下ノ大ヲ以テシテ、天子ノ葬禮ニ不足ノ儀アランニハ、臣子タル者ノ人情ニ於テ不順ナラントノ異議ヲ唱フルモノアラン。
墨子之說トハ、孟子公孫丑下篇ニ、墨ノ喪ヲ治ムルヤ、薄ヲ以テ其

難。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歿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爲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

第三小段暢一小段。

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爲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況夫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

第四小段暢二小段。○以上第二大段發揮主意。

然議者必將以爲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

第一小段或議。

洵亦以爲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

百世不磨ハ、百代マデモ磨滅セザルノ功ナリ。

幃薄ノ幃ハとばりニテ薄ハ簾ナリ。

弊陋ハ破レ汚ルルコトナリ。

文景ハ漢ノ文帝及景帝ナリ、共ニ恭儉ノ主ナリ。

奄棄ハ忽チ棄ルニテ、崩ズルヲ謂フ。

休息長養ハ、身心ヲ休メ、且育テ養ヒタル民ナリ。

癸酉赦書ハ、蓋シ仁宗ノ崩御前後ニ出デシ大赦ノ布令ナラン。

貸ハ借ルノ意。

狼顧ハ前後ヲ回顧シ、叨ニ畏ルルコトナリ。

山陵ハ天子ノ廟ヲイフ。

配率ハ民ノ貧富ノ等差

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

第二小段論天下急務告相公。是所以報德。○以上第一大段上書緣由。

竊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游觀。無所增加。幃薄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爲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迺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爲當今之議。莫若薄葬。』

第一小段薄葬從先帝之意。

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威之以刀鋸。驅之以笞箠。爲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閒。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

第二小段厚葬致百姓困

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第二小段總括。○畏係大尉。愛係天子。○以上第七大段歸著前論于大尉身上。以總括主意。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主意　言薄葬以奉先帝節儉之意。且救百姓困難。

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爲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

第一小段言己思報盛德。　伏末段。

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昭即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爲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

韓昭文ハ韓琦ナリ、前文ニハ韓琦樞密使タリシヲ以テ韓樞密トイヒ、ココニハ昭文館學士タルヲ以テ韓昭文トイフ。

昭文相公、韓琦時ニ同平章事ヲ以テ昭文館ノ學士ヲ帶ブ、故ニ昭文相公トイフ。

布衣ハ、無位無官ノ平民。

相公不察云云、相公ハ洵ノ短才ナルヲ察セズシテ、辱クモ採用セラレテ、諸ノ執事ノ席末ニ連ラシメタリ。

先帝ハ仁宗、天子ハ英宗ヲイフ。

棄萬國ハ崩ズルナリ。

社稷柱石ハ、國家ノ柱トモ礎トモナル重臣ナリ。

莫先之臣トハ、之ガ上ニ立ツモノナキ程ノ重臣ナリ。

臨淮ハ、光弼臨淮王ニ封セラレシヲ以テ爾カ云フ。

竦然ハ恐怖スル貌。

其勢然也ハ自然ノ勢ナリトノ意。

威懐天下云云、天下ノ人民ヲ威シ、又懐クルコト。

無卹三軍之多言ハ、三軍ノ謗ヲ憂フル勿レトナリ。

天子推――天子深キ仁心ヲ推シ及シテ、軍人ノ心ヲ結ビ付ルナリ。

振其惰ハ、怠惰心ヲ去ラシムルコト。

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脱慈母之懐。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第二小段以故事答疑問。

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懐天下之術也。』第三小段以先王威懐之術答疑問。○以上第六大段駁疑問。

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第一小段歸著太尉。

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惰。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

豪縱ハ氣儘ナルコト。

狄公名ハ青、時ニ樞密使タリ。

狎昵ハ親ミ近ヅクルナリ。

郭子儀ハ、唐ノ肅宗ノ時、河南ノ節度使トナリ、汾陽王ニ封ゼラル。

轅門ハ軍門ナリ。

股慄ハ恐レヲノノクコト。

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第一節言人臣御兵。不可累天子。）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第二節言大臣好名懼謗。故兵驕。○第一小段虛論。）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第二小段實策。）

（○以上第五大段論御驕兵在威武。而用威武在將。一篇主意發揮處。）

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第一小段疑問。）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

饋餉ハ辨當ナリ。
杵聲未絕云云、城普請ノ杵聲未ダ終ラザル中ニ、其城ハ直ニ壞ルルナリ、事業ノハカドラヌヲ云フ。
阡陌ハ路ナリ、東西ニ通ズルヲ阡トイヒ、南北ニ通ズルヲ陌トイフ。
偶語ハ相對シテ語ルナリ。
横ハ横暴ナリ、非理ノ意。
耰ハ土塊ヲ打ツ椎、畚ハ土ヲ盛ル器、槃ハ杵ノ鐏（いしづき）アルモノ。
壖ハ岸邊ノ地ナリ。
睊睊狼顧云云ハ、目ヲソバダテテ後ヲ顧ミ、不滿ヲ懷イテ用ヲ爲サザルナリ。
天子者――天子タル者ハ、尊威ヲ養ヒ收メ、優優トシテ其位ニ在リ、恩澤ヲ人ニ施シ、名聲ヲ己ニ收メテ、以テ天下萬民ト喜樂ヲ爲スモノナリ。

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第一節敍西川所親見。）比來京師。遊阡陌閒。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橫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槃。列於兩河之壖。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睊睊狼顧。莫肯效用。且（且字闕下文天下之勢。）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第二節敍京師所聞。○第二小段實敍。○以上第四大段論宋代驕兵之害。）

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

蓋シ高祖親ラ陳豨ヲ征シ、流矢ニ中ツテ遂ニ崩ズ。

莫能止ハ其亂ヲ止ムルコト能ハザリシナリ。

拱手而莫云云ハ、高祖一代ノ中ニ韓信等ノ亂ヲ平ゲ得ザリシヲ云フ。

蓬蒿ハ羣雄ノ戰亂ニ喩フ。

卷甲ハ甲冑ヲ疊ンデ武裝ヲ解クコトナリ。

韓信黥布云云ハ、韓信等ノ如キ徒ノ、不良ノ心ヲ發スルコトヲ得ザレバナリトノ意。

求逞於良民ハ、良民ニ對シテ己ノ私慾ヲ逞シウセントスルナリ。

非人得千金云云、人每ニ千金ヲ與フルニアラズンバ使役スル能ハザルナリ。

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第一小段

引劉項故事。劉項之勢。初如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第二小段論初盛後崩。○以上第三大段引漢故事。證前論。

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荊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第一節言宋初四代無事。因無諸侯之害。

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第二節言及久遠兵驕不可使。○第一小段虛論。

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

者モ巧者モ其力ヲ他ニ用フル暇ナカリシナリ。

虎豹終月云云、虎ヤ豹ノ如キ猛獸ハ、一月モ狐狸等ノ生物ヲ殺サザレバ、跳リ上リ大叫シテ怒ヲ洩スモノナリ。

蝮蝎ハ共ニ毒蟲ナリ。

螫ハ毒蟲ノ刺スコト。

劉項ハ漢高祖ト項羽トナリ。

奮臂於云云、臂ヲ草莽ノ閒ニ奮ツテ相鬪爭スルナリ。

無賴ハ奪攘ヲ常トシテ之ヲ恥トセザルモノ。

韓信、黥布ハ共ニ高祖ノ功臣ナリ。

死於介冑云云ハ、陣ノ中ニ生ヲ終フルナリ。

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

第一節變不義之心爲忠。

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奸。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

第二節不義之徒爲天下之患。○第三小段正論。

蓋虎豹終月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

第四小段譬喩。○以上第二大段虛論驕兵之害。

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閒。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鬭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閒。而莫能止也。連延及

自比賈誼、兵事古今ヲ論ズルヲ以テ賈誼ノ治安策ニ比ス、事ハ前ノ上田樞密書ニ見ユ。成敗ハ事ノ成就スルト失敗スルト。

取其大綱云云ハ、其大體ノ意ヲ取ツテ、細事ハ責ムル勿レトナリ。

溝塍、溝ハ田間ノ水道、塍ハ稻田ノ畦ナリ。

委ハ流シ込ムコト。淮泗ハ大川ノ名。滙ハ水ノ廻ルコト。瀦ハ水ノ停ル所。

不仁之器ハ、人ヲ害フ器卽兵器ヲイフ。

當此時云云、天下騷擾ノ際ナレバ、勇者モ智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以上第一大段上書原由。

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第一小段揭主意。

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第一節喩易。

委江河。注淮泗。滙爲洪波。瀦爲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第二節喩難。○第二小段譬喩。

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敎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行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

權書十篇ハ、心術、法制、强弱、攻守、用間、孫武、子貢、六國、項羽、高祖ノ十篇ナリ。平生之文ハ、權書二策ヲ除キ他ノ雜著ヲ云フナリ。

韓琦字ハ稚圭、相州ノ人、仁宗ノ嘉祐元年樞密使タリ。

敢褻也」。第四節言不忍棄天褻天。卽一小段主意。○第三小段言己有天與之實。不忍棄天褻天。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第一節言自践不棄之實。蓋承上段意。若夫言之可用與夫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第二節言樞密之責。非己所知。○第四小段言樞密逆天與否。我所不知。然付之不知。卽所以大望于樞密也。○以上第三大段入題。言我天與不偶然。故不棄之不褻天。而樞密之逆天。非我所知。其實大欲樞密之不逆天。意在言外妙。

上韓樞密書

主意　言御驕兵。在用威武。而用之者。不在天子。而在太尉。

ハ文章ニ於テ、一言ノ道ニ近キモノ無シトモ限ラレズ。

聲律トハ平上去入四聲ノ法則ヲイフ、卽賦律ノコトナリ。

記問、雜博ニ話說ヲ識ルナリ。

詩人トハ三百篇ノ作者ヲ謂フ。

騷人トハ屈原宋玉ノ流ヲ云フ。

孟韓之―孟子韓退之ノオダヤカニシテ純粹ナル、司馬遷班固ノ雄剛ナル、孫武吳起ノ手短ニシテ適切ナル、等ノ文章ニ心ヲ傾ケテ之ヲ學ブニ、其何レノ文體モ己ノ意ノ如クナラザルナキナリ。

董生ハ董仲舒。

二道ハ二篇ナリ。

權書ハ兵書ナリ。

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此句猶侯正之受矢。○第三節言天與在我。○第二小段言我天與不偶然是

一篇大主意。

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第一節先言往年文之拙。

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疏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第二節言近來文章巧。

嘗試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

第三節言倣賈生作載道之文。

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

一蹴而造ハ、一躐シテ聖人ノ位地ニ達スルナリ。
造ハ到ルナリ。
求一言——聖人ノ域ニ到ル能ハズ、セメテ其一端ヲダニ求メント欲ストモ、是ヲスラ得ラレザルナリ。
千金之子云云、富豪ノ子ハ金力ノ爲人ヲ富マセ或ハ貧シウスルヲ得ルモ、天ノ賦與スル所ニアラザレバ、カカル權力ヲ以テストモ、道ニ近ヅク事能ハザルナリ。

方其致思云云ハ、心ニ於テ工夫ヲスルニ際シテハ、或ハ神ニヤモ之ヲ導キ開發スル樣ニ思ハルルナリ。
書之紙——其思想ヲ紙ニ述ブル時ハ、何物カ來テ之ヲ助クル樣ニ覺ユル也、サレバ言語或

第一節言不自輕冒一二小段。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第二節言尋常學者不得道。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第三節言富人不得道。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第四節言宰相不得道。○第一小段故言天與之難。以爲下段之地。紆餘。○天與即道也。然自言得道。近傲。故出道字于明滅隱微之閒。妙。

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第一節自謙。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啓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第二節言己文章幾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

升而爲天ハ、富貴榮達ニ喩フ。沈而爲淵ハ、沈淪貧窮ニ喩フ。流而爲川ハ、吾道行ハレテ、惠澤民ニ及ブニ喩フ。止而爲山ハ、世ニ隱レテ德ヲ積ムニ喩フ。彼不預——進退共ニ吾ハ吾ガ事ヲ盡スアルノミ、彼ノ衞靈ノ輩ハ吾ガ事ニ關係ナシ、吾ハ吾ガ責ヲ盡セバ吾事乃チ畢ルナリ。切怪夫後人云云ハ、退之等ヲ笑フナリ、切ハ竊ナリ。將必有在云云、後世ノ責ハ、則我ヲ用ヒザル上位ニ在ル人ニアランヲ云フ意ナリ。

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衞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

第二節擧不棄天不褻天。與逆天之證。

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沈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

第三節小束。○舖張妙。○第一小段言孔孟不棄天不褻天。

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

第一節言後賢棄褻。暗指韓愈。

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而吾取而加之我身。不亦過乎。

第二節論後賢之過。○第二小段論後人反孔孟。○以上第二大段言孔孟自不棄天不褻天。而不憂人之逆天。後人則反之。是實論。○此段。不點棄天褻天逆天等字。言其意。卻妙。

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

於此見天云云、之ヲ見ルモ、天ノ物ヲ我ニ賦與スルノ決シテ忽諸ニアラザルヲ知ル。其所以與云云、天ノ物ヲ吾人ニ賦與スルハ、吾人ヲ用ヒント欲スルガ爲ナリ。自卑以云云、余ト我身ヲ卑下シテ、其言ヲ人ニ容レラレンコトヲ冀フナリ。自小以云云、自ラ我料見ヲ小サクシテ、其道ヲ世ニ用ヒラレンコトヲ求ムルナリ。在我者云云、吾ノ職責トシテ、吾ハ吾ノ力ノ及バン限ヲ盡シテ、天ヨリ吾ニ賦與サレタル所ノ天意ヲ滿足セシメ、而シテ我ヨリ後ニ出デタル天下ノ人ヨリ來ル所ノ譏ヲ免レンコトヲ求メントス。不遇老云云ハ、世ニ容レラレズシテ野ニ老ユルナリ。不倦不慍云云ハ、即チ天ヲ棄テズ、天ニ褻レズ己ノ爲スベキ所ヲ盡シテ世ヲ終ル者ハ、我責任ノアル所ヲ知レバナリ。

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寘置之。其名曰棄天。（第一節 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始露道字。）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第二節 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第三節 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爲人憂乎哉。（第四節小束。○第二小段言棄天褻天逆天之理。○以上第一大段言天之與我者。不偶然。故我宜不棄天不褻天。若人之逆天。非我責。是理論。天與是幹。棄天褻天逆天是三枝。）

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第一節 自知道在我。）衞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

ルヲイフ。

田況字ハ元均、冀州信都ノ人、至和ノ初、樞密副使タリ。

天之所云云、我ニ天與ノ道アルコトハ、明明白白ニシテ、豈偶然ニ天ヨリ賦與セラレタルモノナランヤ、堯ハ聖人ナリ、ソノ子丹朱ハ不肖ナリ、サレド堯モ之ニ道ヲ與フル能ハズ、舜ハ聖人ナリ、其子商均ハ不肖ナリ、其親瞽瞍ハ獰惡ナリ、而シテ舜之ニ道ヲ與フル能ハズ、又之ヲ奪ハルルコトナシ、與奪ハ全ク天ノ爲ス所ニ屬ス。

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　知己二字。卻是上書眞意。與上文知我二字相照應。
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第三小段結主意。○以上
第三大段自敍平生。求歐陽公知己。

上田樞密書

主意　言天與道於我。是非偶然。故我不棄天。不褻天。樞密亦當不逆天。是老泉所望於樞密。即所以自薦。老泉眞巧于自薦者。○天第一字眼。道第二字眼。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　第一節大意。○猶弓之發矢。○天之所與者。道而已。　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　第二節證。　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　第三節小結。○第一小段言天與不偶然。　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

近而粗成ハ近頃ホボ成就ストナリ。咫尺之書ハ短キ手紙、咫ハ周制ノ八寸ナリ。刻意厲行ハ一生懸命ニ勉ムルコト。不以古人自期ハ、古人ノ如クニナランコトヲ期セズトナリ。視與己同列ハ、自分位ノ程度ノ輩ニ劣ラザレバ十分ナリトイフコト。

兀然ハ動カザル貌。入其中而云云、其書ヲ開テ之ヲ熟讀スルニ、心何トナク恐ロシク感ジ、又博ク外面ニ著シタル文字ヲ觀テ、其文ノ美妙ナルニ驚ク。惶然ハ恐ルル貌。駭然ハ驚ク貌。胸中豁然ハ、胸ガ急ニ開ケテ、物ノ理ノ明ニナルコト。渾渾乎ハ、水ノ涌キ出デテ止マザル貌。覺其來之易ハ、言語文句ノ胸中ヨリ出デ來ルコトノイト易キヲ感ズ

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囊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

第二小段 敍己履歷。

噫嘻。區區而自言不

ノ文ヲ形容シテイフ。
淵然ハ深クシテ靜ナル貌。
蒼然ハ深青ノ貌。
紆餘ハ屈曲アルコト。
委備ハ行キワタルコト。
條達疏暢ハ文理ガ通達シテ澁滯セザルヲイフ。
急言ハ急迫ニ說クコト。
竭論ハ十分ニ論ジ盡スコト。
容與ハ閑適ニシテ迫マラザルコト。
閑易ハ平易ナルコト。
此三者ハ孟、韓、歐ナリ。
李翺、字ハ習之、韓退之ノ門人。
黯然ハ明ナラズシテ沈メル貌。
油然而幽ハ、光澤アリテ又奥ユカシキ處アルヲイフ。
俯仰揖讓ハユッタリトシテ迫ラザルヲ云フ。
陸贄、字ハ敬與、唐ノ德宗ノ宰相ナリ、陸宣公奏議アリ、世ニ行ハル。
切近的當ハ事實ニ適切ニ當タルコト。
滿於天下ハ天下中ニ行キワタレリ。

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上知屬老泉。下知屬歐公。其指老泉。我指歐公。〇第二小段避諂諛之嫌。辨己所以稱歐公。〇以上第二大段譽歐陽公文章。表己知歐陽公。爲下段求歐陽公知己之地。

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第一小段承上起下。言天下知歐陽公。不獨我知之。唯我無人知之者。故敍平生欲公知己。

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

語約而意盡ハ、語詞簡單ナレドモ意ハ十分ニ表ハサレテ居ルナリ。巉刻斬絕、崖ノ極メテ險シキ形容ニシテ、文勢ノ鋭キニ喩フ。渾浩流轉ハ水ノ廣ク流ノ滯リナキコトニシテ文章ノ圓滑流暢ナルヲイフ。魚黿蛟龍云云、水底ノ萬怪、皆渾浩流轉ノ勢ニ惶惑シテ、游泳若シクハ滑伏スルヲ得ズ、而カモ之ヲ抑遏蔽掩シテ、其狀ヲ外ニ露サシメズ、故ニ其光淵然其色蒼然タルヲ見ルノミ、然レドモ人畏避シテ敢テ迫リ視ズ、退之

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第五小段總收前文。起下段。○山陽云。此處擬歐陽文態。然全篇皆擬歐文。不獨此處。○十年思慕歐陽公。是一篇主意。○以上第一大段自諸賢離合論起。反覆曲折。歸到思歐陽公。是十年思慕也。

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第一節擧孟韓之文。

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第二節言歐陽公之自爲一家。○第一小段稱文。

惟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

將有以發云云、我ガ修メタル道卽學問ヲ將サニ世ニ發表セントストナリ。

既又反——既ニシテ心ヲ轉ツテ徐ニ考フルニ、先達ノ士ニシテ傾慕愛服止ム能ハズシテ、而モ未ダ面晤ノ機ヲ得ザルモノ六人アリ、而シテ六人中范公ト尹公トハ既ニ死シテ今ヤナシ、思ヒ此ニ至レバ悲哀止ム能ハズ、潸然トシテ涕泗ノ襟ヲ濕スヲ覺エザルナリ、嗚呼范公尹公ノ二人ハ復相見テ悅樂ヲ取ル能ハズ、幸ニ猶ホ四人ノアルアリ、恃ンデ以テ此心ヲ慰安スルヲ得ベシ。

遠方寒士ハ邊鄙ニ居ル貧窮ノ士。

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第二節合。○第三小段再離合之目。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閒。而其位差不甚貴。至此所合者。歐公一人而已。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第四小段排除諸賢。歸歐公一人。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

范公西富公北ハ、慶歷四年。范仲淹陝西宣撫使ト爲リ、富弼河北宣撫使ト爲ルヲイフ。忽忽ハ事ヲ顧慮セザル貌。

浩浩乎ハヒロビロシタル貌。

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 第一節合。 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 第二節離。○第二小段一離合之目。 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爲閒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 第一節離。 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

心暗鬼ヲ生ジ、大ニ便利ナラザルモノアラントス。
提擧ハ、禮書纂修ノ總裁。
參政ハ參知政事。
侍郞ハ禮部侍郞。
備錄ハ詳細ニ書錄スルナリ。

歐陽ハ歐陽修、內翰ハ翰林學士ナリ。

布衣ハ無位無官ノ平民。
賢人君子之云云、賢人君子世ニ在リテ離合常ナキヲ云フ。
范公ハ仲淹。
富公名ハ弼。
余公名ハ靖。
執事ハ歐公ヲ指ス。
蔡公名ハ襄。
尹公名ハ洙。
毛髮絲粟之才ハ才ノ微小ナル者。

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意。　第一小段收第二第三大段。〇班固作漢志。應上文史書之類。

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擧參政侍郞。欲乞備錄聞奏。　第二小段收第一大段。〇以上第四大段結主意。

上歐陽內翰書

主意　老泉說己善知歐陽公。以求歐陽公知己。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　第一小段揭賢人君子離合。綱領。

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

成宋亂云云、魯桓公宋ノ內亂ヲ平ゲ賄賂ヲ受ケシヲイフ、及齊狩ハ魯莊公齊ノ賤人ト國境外ニ狩セシ非禮ノ事ヲ指ス、躋僖公ハ魯僖公ガ弟閔公ニ嗣イデ位ニ卽キ、逆祀ヲナセルヲ指ス、邱甲ハ、十六井ノ地ヨリ戎車一乘ノ重稅ヲ出サシムル法、（一邱ハ十六井ニシテ一萬四千四百畝ノ地ニテ百四十四夫ニテ之ヲ合作スルナリ）、田賦ハ、邱甲ノ外更ニ一家コトニ一夫ヲ出サシムル法、丹桓宮楹ハ、桓公ノ廟ノ柱ヲ丹ク塗レル僭上非禮ヲイフ。桷ハたるき、桓宮ノ桷ヲ彫刻スルコト亦禮ニ非ズ。先世ハ宋ノ祖先。

公羊之說ハ春秋公羊傳ノ說。

迂曲其文ハ遠廻ハシニ書スルナリ。

無故乃——何ノ理由モナク、唯人情忍ビザル所ヨリシテ、先世ノ事實ヲ隱諱シテ眞相ヲ書キアラハサズ、後世ノ人モ其眞僞ヲ疑ヒ、疑

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爲雖不善。而尙可書也。」第一節引春秋。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第二節言大可諱小不必諱。○第二小段言小大隱諱招後世疑。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爲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第一節引公羊。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第二節言大不便。○第三小段言使後世大疑是大不便。○以上第三大段論隱諱之大不便。○第二第三大段皆說己職不可爲。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

詳其曲折ハ、入リ込ミタル些細ナル個處ヲ明白ニ記載スルナリ。
制作之事云云、韓退之ノ禘祫議ニ、制レ禮作レ樂者天子之職也ト見ユ、禮儀ヲ制シ音樂ヲ作ル事ハ、本ヨリ天子タル者ノ職務ニシテ、我ガ職務ニハアラザルナリ。

牴牾ハ違戾トイフガ如シ。
齟齬ハ歯ノ合ハザルコトニテ、事ノクヒ違ヒニナルコト。
惻怛ハ痛ミカナシム。
桓公薨子般云云、桓公夫人姜氏ト齊ニ之キ、遂ニ殺サル、而ルニ春秋ニ薨ズト書セリ、子般ハ莊公ノ子、慶父ニ殺サル、而ルニ春秋ニハ卒スト書セリ、皆其事實ヲ隱諱シテ書セザルナリ。

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第二小段主意。○以上第一大段言己職可爲。

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爲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爲牴牾齟齬。而不可齊一』。以上第二大段論艾去於勢不可。

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第一小段第三大段立案。

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桓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爲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邱甲。用田賦。丹桓宮。

禮書ハ洵姚闢ト敕ヲ奉ジテ編纂シタル太常因革禮ヲイフ、時ニ臣寮ノ上言シテ之ヲ非難スルモノアリ、因テ此狀ヲ作リ、編纂ノ主意ヲ明ニス。

祖宗所行云云、皇祖皇宗ノ施行セシ所ト雖、過失非常識ノ事ナキヲ保スル能ハザレバ、悉ク此等ノ點ヲ刪リ去リテ、書キ殘スコトナカラシメントナリ。

典禮ハ法典禮儀。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五

清　沈德潛確士選

日本　三島毅遠叔評

蘇洵明允著

議修禮書狀

主意　言奉敕纂集故事。非制為典禮。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為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

第一小段揭臣僚言。為下二三大段駁論之案。

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

唐宋八家文讀本下目次終

與趙卨書　一五
周禮義序　一七
慈谿縣學記　一九
桂州新城記　二三
芝閣記　二六
遊褒禪山記　二七
楊州龍興講院記　三〇
讀孟嘗君傳　三三
讀孔子世家　三三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三四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三八
祭范潁州文　四〇
祭歐陽文忠公文　四二
傷仲永　四四

王安石　介甫

卷二十九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一
進戒疏　三七
原過　三九
性情　四〇

卷三十

周公論　一
禮論　三
莊周論上　六
上田正言第一書　一〇
答韶州張殿臣書　一三

卷二十八

送江任序 一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四
宜黃縣學記 六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一一
越州趙公救菑記 一四
思政堂記 一八
墨池記 二〇
道山亭記 二一
分寧縣雲峯院記 二四
書魏鄭公傳 二七

曾鞏 子固

卷二十七

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一
福州上執政書 一〇
寄歐陽舍人書 一六
與孫司封書 二〇
戰國策目錄序 二四
列女傳目錄序 二七
陳書目錄序 三一
禮閣新儀目錄序 三四
先大夫集後序 三八
范貫之奏議集序 四二

卷二十六

臣事策一　一
臣事策四　五
民政策二　一〇
元祐會計錄序　一五
古今家誡序　二〇
齊州閔子廟記　二三
武昌九曲亭記　二五
黃州快哉亭記　二七
上樞密韓太尉書　二九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三三

蘇轍 子由

卷二十五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一
爲兄軾下獄上書 九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一三
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 一六
乞責降韓縝第七狀 一九
乞誅竄呂惠卿狀 二二
乞牽復英州別駕鄭俠狀 二〇
商論 三一
六國論 三三
三國論 三六
隋論 三九
唐論 四三

石鐘山記　三九

卷二十四

潮州韓文公廟碑　一
表忠觀碑　六
司馬溫公神道碑　一〇
日喩　二〇
稼說送張琥　二三
剛說　二四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二六
書吳道子畫後　二八
書蒲永昇畫後　二九
方山子傳　三一
亡妻王氏墓志銘　三三
祭歐陽文忠公文　三五

上梅直講書　一
答李端叔書　四
答張文潛縣丞書　六
與謝民師推官書　八
與李公擇　一〇
范文正公文集序　一一
六一居士集序　一四
鼂君成詩集序　一八
韓魏公醉白堂記　二一
李氏山房藏書記　二三
寶繪堂記　二六
眉州遠景樓記　二八
凌虛臺記　三二
超然臺記　三四
放鶴亭記　三七

鼂錯論　三

卷二十二

策略一　一
策略四　四
策略五　九
決壅蔽　一五
無沮善　二〇
敦教化　二三
敎戰守　二八
蓄材用　三三
倡勇敢　三七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四一

卷二十三

論周東遷 二六
論魯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二九
宋襄公論 三三
范文子論 三五

卷二十一

屈到嗜芰論 一
論商鞅 六
荀卿論 七
韓非論 一〇
論養士 一四
論始皇漢宣 一七
論范增 二三
留侯論 二五
賈誼論 二九

謝量移汝州表　一九
到昌化軍謝表　二一
乞常州居住表　二二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二五
代滕甫辨謗乞郡書　三四

卷二十

正統論上　一
正統論中　三
正統論下　七
大臣論上　一二
大臣論下　一四
刑賞忠厚之至論　一七
既醉備五福論　二〇
伊尹論　二三

蘇軾　子瞻

卷十八

議學校貢舉箚子　一
諫買浙燈狀　八
上神宗皇帝書　一三
再上皇帝書　四四

卷十九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箚子　一
論積欠狀　三
杭州召還乞郡狀　九
狄山論匈奴和親　一六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一七
到黃州謝表　一八

卷十七

審勢 一
審敵 一〇
任相 二〇
御將 二五
養才 二九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三四
蘇氏族譜引 三六
張益州畫像記 三八
木假山記 四三
仲兄字文甫說 四四
名二子說 四七

春秋論　四四

卷十六

史論上　一
史論中　四
史論下　八
六國　一二
高帝　一四
明論　一八
諫論上　二〇
諫論下　二五
嚳妃論　二六
管仲論　三一
辨姦論　三四

唐宋八家文讀本下目次

蘇洵明允

卷十五
議修禮書狀 一
上歐陽內翰書 四
上田樞密書 一〇
上韓樞密書 一五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二三
禮論 二六
易論 三〇
樂論 三四
詩論 三七
書論 四〇

一　年譜は冨山房編輯局の編纂に係り、解題は予の起草せしものなり。

明治四十三年八月

兒島獻吉郎識

例言

一　本書本文中の評語及び段落は、總べて文學博士三島中洲先生の說にして、從來二松學舍生獨得のものなりしを、今回博士に請ひて、博く之を江湖に發表することと爲せり。而して博士の令息文學士三島復氏特にこれが校閲の勞を執られしものなり。ここに記して謝意を表す。

一　欄外假名交りの注釋は予の擔當する所なりしが、多忙の故を以て果さず、專ら文學士若木廣良氏の筆に成りしものにして、中洲先生の與り知らるる所に非ざるなり。本文中の句讀訓點亦然り。

LIBRARY
SEP 3 [illegible]
UNIVERSITY OF TORONTO

唐宋八家文 下

PL
2619
S5
1914
v. 2

漢文大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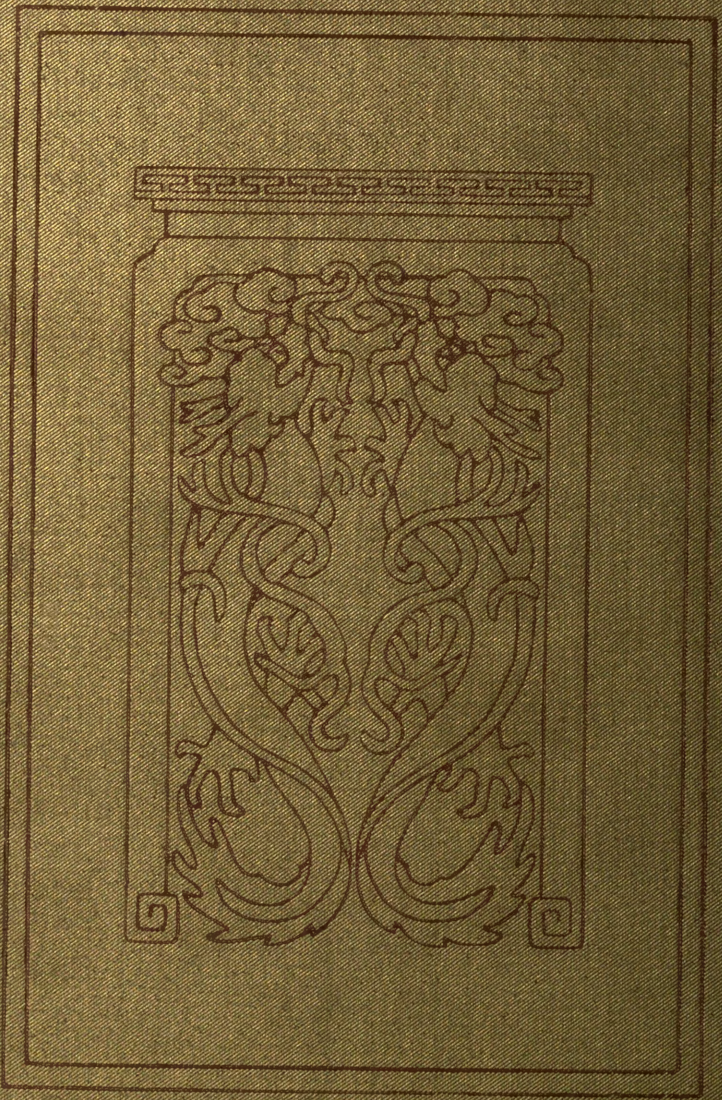
PL
2619
S5
1914
v.2

Shên, Tê-ch'ien
To So hakkabun

East Asia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東京　冨山房藏版